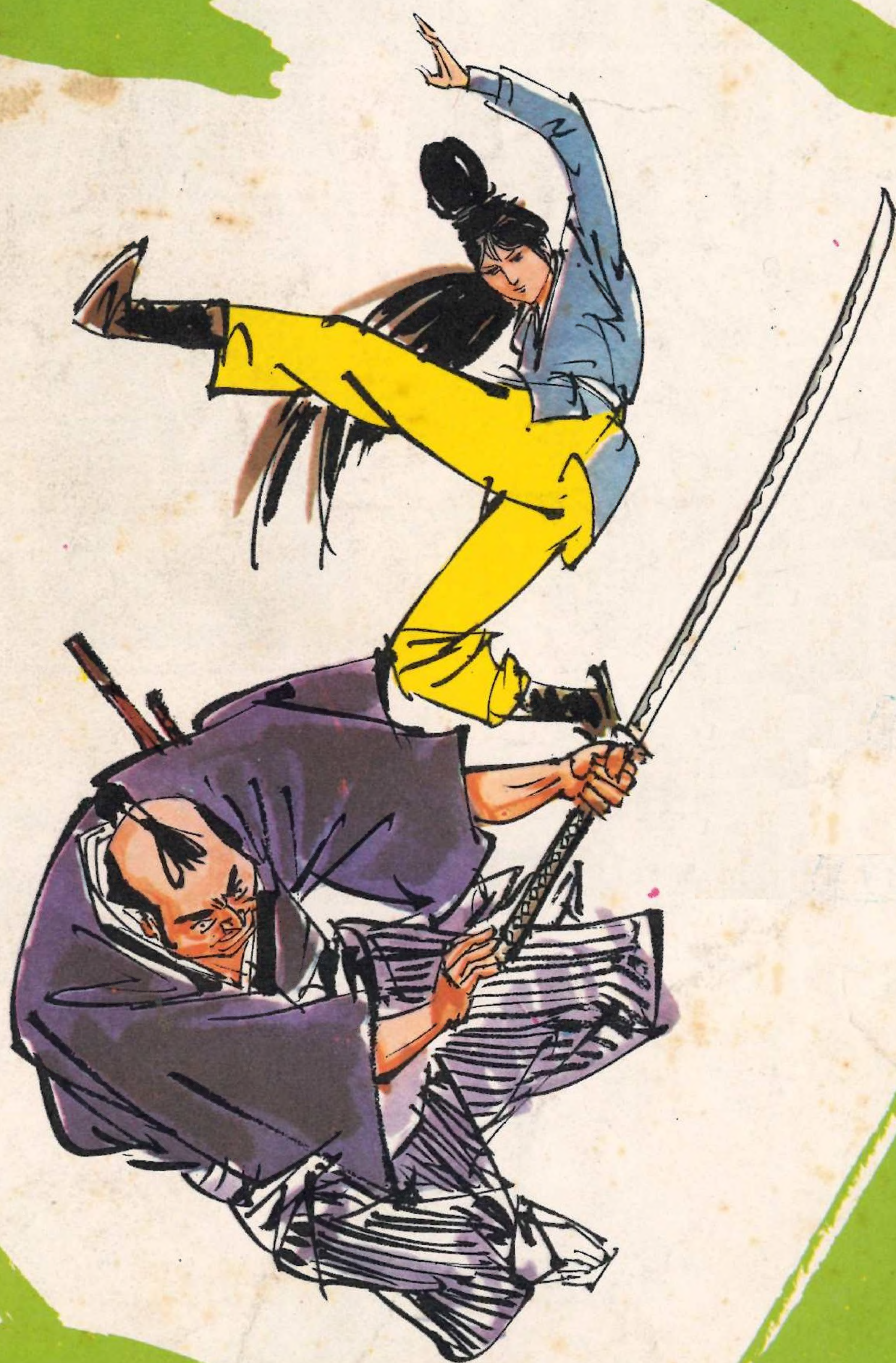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699

· 特別介紹 ·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問題人物 馬雲·著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在我們面前的，都有可能就是問題人物。可惜人不可以貌相，當一個充滿了危險性的人物混進你生活中的時候，你可能仍然一無所覺，這的確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而「鐵拐俠盜」呂偉良和他的徒弟阿生，偏偏就遇上了這樣可怕的事情，詳情請看本期「鐵拐俠盜故事」中的新故事「問題人物」。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問題人物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億萬富翁 突然失蹤
四個兒子 都有嫌疑
遺囑內容 離奇古怪
藏屍詭計 出人意表

馬雲 27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龍潭劍影 (珍珠令續篇)
群英出立關 鐵廟絲絲羅
浮玉風雲 (單拾兒傳奇故事續篇)
鐵掌降老魔 玉手刃親仇

東方玉 107

孫玉鑫 127

拳師武術技擊訪問專欄

兩名教頭真劍比武
江永順大戰游彬

陳光 6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滄海盟
合污冀保命 忍辱探意圖

蕭逸 3

九月鷹飛
貌如芙蓉豔 功若禪機玄

古龍 11

半世英雄
慘劇重演冤難白

秦紅 19

洗心環
智破嫁禍計 暗施激將謀

東方英 75

羽林箭
名城現魔影 清流訴心聲

高阜 83

斷劍殘琴
一招寒衆胆 絕學懾群倫

曹若冰 89

三日驚濤
殺人驚滅口 獻策反成仇

朱羽 95

天殺星
喋血為黃金 獻媚圖藏寶

慕容美 101

神眼遊龍
誓師挽浩劫 折節晤英豪

臥龍生 115

香羅帶
妙種調虎因 慘收畫餅果

高庸 121

孤劍盟
火焚助桀賊 計戀奸惡徒

武陵子 133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郵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政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廣告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69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冊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最新出版

情愛換交



谷睡



迷惑



剖視了社會上各階層的人生百態
有蕩氣迴腸的刻劃，賺人熱淚！

動人的構思
感人的故事

暢銷的小說

陸續搬上銀幕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 四八四二二一（四綫）

滄海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奇人紀楓，隱居兩湖，靜參玄功，因心
急而致走火入魔，更遭孽子紀軒，暗施毒手，毀去他兩
腿琵琶筋，囚之於海洋中的一處插天孤島上，命其女紀潛梅運送食物，軟硬兼施
，要迫老父傳授太乙神功，紀楓心知其子心狠毒，堅拒不允，那日紀潛梅又送
來食物，又向紀楓求授玄功，紀楓仍不答應，紀潛梅悻然而去，適邱長亨到來探
摘燕窩，紀楓揚聲引導邱長亨來至囚室，向他說明原委，並願傳他絕世神功，收
他為徒，邱長亨也將此來目的說出，並說有夥伴留在青沙堡——

合污冀保命 忍辱探意圖

紀楓道：「原來如此……那麼你所採摘的燕窩又如何出手銷
售？」

邱長亨道：「弟子本來是銷售於城內的商人，可是現在改售
於同夥六人，價錢倒也公道……」

他笑了笑道：「今後奉養你老人家衣食，應該綽綽有餘！我
們走吧！」

言罷，抱持着紀楓，一逕的奔向峯下，找到了藏匿在岩岸間
的那葉小舟，小心的把紀楓放置在舟上，遂即連槳向海面上放舟
直去！

入夜，海風較白天為強！

大風猝然壓在海面，激起了滔天的白浪，浪花飛濺着——

小舟在一個起伏的前進姿態裏，搶上了灘頭！

邱長亨抱着老人縱身上岸，却見面前滿是參差不齊的奇形怪
石，月光下大齒交錯，森森可怖，浪花、潮聲、風勢……交織成
一片大自然的壯觀氣氛，却含着一種說不出的肅殺、恐怖，令人
怦然心悸！

是個小得可憐的石頭島，週圍不過十里見方，正面石堆亂草
間，矗立着年久失修的那所古堡！

古堡係大塊的青石堆砌而成，莊嚴、壯觀，但是，却破舊不
堪——

蜿蜒的石牆，也許是在某一次的地震時，已經塌垮無存，只
剩下殘磚斷垣。

古堡原係「星」狀的六角樓，如今六樓倒塌盡盡，僅餘正中
一樓，却也微微歪傾，看上去怪可怕的。

「它」的存在如謎，有人說是當年朝鮮王的故居，看看那個
派頭，也確實够得上，只是如今却成了海鳥棲息之所，平常連鬼
都沒有！

踏入了古堡的正門，那是昔年的上苑春園，而今亂石星佈，
雜草叢生，秋虫鳴噪聲裏，明滅着點點流螢，那調調兒實在淒涼
的緊！

中院裏有一道曲折的長廊，蛇也似的蜿蜒着，只是廊簷破殘，
石徑崩陷，看上去面目全非，已完全失去了美感，腐蝕的木質
氣息，隨風飄散着。

邱長亨抱着紀楓步入中庭，已看見了古堡的正樓！這時樓下
透出一片燈光！

紀楓道：「堡內有人？」

邱長亨道：「他們回來了！」

話方出口，迎面匹練般的射出了一道燈光，一人大聲叱道：

「什麼人？」

倏地那人連撲帶縱的來到了面前，手上的一盞孔明燈在邱、
紀二人臉上一照，赫赫笑道：「這不是邱小兄弟麼！怎麼這麼晚
才回來？這個人又是誰？」

來人四十左右的年歲，一臉張飛鬍子，目如銅鈴，鼻似銅鈎，
個頭兒雖不高，看上去却是精壯得很！這人身上穿着一襲大紅
袍子，像是做官的關人穿的，只是穿在他身上，却是不顯眼，很
不相襯。

邱長亨在他掄動燈光時，才看清了他是誰，當下笑道：「謝
兄還沒睡麼？」

姓謝的紅袍漢子哈哈一笑，道：「咱們這片基業，可不能再
讓外人闖入了，老大關照，從今天起，輪流放哨，我這是第一班，
想不到一上來就抓着你！」

說着步迎，並且揚動手上的燈，狠命的往紀楓臉上照着——

「這老傢伙是幹什麼的？」

「啊……」邱長亨道：「是我一個遠房的親戚……無處投靠，
淪落街頭，怪可憐的！」

姓謝的哈哈一笑道：「那好，我們這裏正少一個人侍候，就
把他留下來吧！」

邱長亨冷笑一聲，正要反唇相譏，不意紀楓已是答道：「是
謝謝老爺！」

姓謝的大聲笑着，揮手道：「你們快進去吧！」

邱長亨就抱着紀楓直接步入古堡，在古堡前，紀楓道：「放
下我來。」

邱長亨就把他身子放下來。



道：「師父，請跟我來，爲我你引見一下幾個朋友。」說完，推門步入紀楓蛇行後隨！

大廳內傳出陣陣哄笑聲，彷彿有許多人在高談闊論，邱長亨推開了門步入，紀楓隨後跟入——廳內頓時鴉雀無聲。好大的一座客廳，廳內長列的大理石案，正中而設，其上點着一列巨燭，光焰炯炯照映着案上琳瑯滿目的一些銀器，匣鏡，珍玩古董之類……

却有五個人，分踞在長案四週……五個人，十隻眼睛就像是十道電光般的，全數集中在邱長亨的身上，像是突然的警覺到什麼似的！

其中之一，怪笑一聲，一撒手攤開了一張極大的布幔，把長案上琳瑯滿目的物件掩蓋住！

另一人——也就是坐在主位上的一個六旬左右的矮老頭兒，却嘻嘻一笑道：「用不着怕，是自己人……來來來！小兄弟快坐下……坐下……」

最後「坐下」二字尚未出口，却陡然大吃了一驚，目光發覺到了後面的紀楓。其他幾個人，在突然發覺到紀楓這個人時，無不大吃了一驚，全都禁不住站了起來！

邱長亨見狀忙抱拳道：「我來爲各位引見一下——」

紀楓上身向後一仰，很自然的坐了起來，兩道白色長髯掛在兩鬢，那副樣子確實怪異之極！

坐在首席上的老者，黃臉，細眉，三

現紀楓的一剎間，似乎面色變了一下。此刻，他頻頻注視着紀楓，像是極力的追憶些什麼，努力的在腦海裡發掘什麼人似的……

在他身側，依次類推的四個人——一個是瘦削面頰，雙額高聳的黑衣漢子，年歲在五旬左右。

第二個是面有一條顯著紅色刀疤的彪形大漢，約有四旬左右，雙目閃閃帶兇光。

第三個是黃眉黃鬚的一個瘦高老者。

第四個人是三旬左右的一個黑面漢子，這漢子兩隻手腕之上，緊緊的束着一對銀色的圈子，目光圓亮，眉濃且長！他是五人中身材最高的一個。

第五個人却是一個女的，年歲不大可也不算太小，總在二十七八之間，柳眉細眼，面若芙蓉，鼻子高，再配上一口細白的牙齒，看上去確是很標緻，只是眉梢眼角，盪漾着一脈春情，有點不太正經的模樣。

邱長亨咳了一聲，回望着地上的紀楓，道：「這是我的一位族祖父，姓——」

「紀」字尚未出口，地上的紀楓却乾咳一聲，插口道：「小老兒邱三才，給各位大爺見禮！」

說罷，連連向着座上五人抱拳打拱爲禮。

邱長亨這才想起方才紀楓的關照，不由暗中慶幸不已，否則冒然說出一個別姓，二姓自無同族之理！

他上前一步，手指向首席上藍袍的黃

藍袍老人一雙三角眼咕咕嚕嚕在紀楓身上轉着，用着沉濁的四川口音道：「你姓什麼？姓邱？」

紀楓拱手道：「是……邱三才，邱長亨是小老兒同族的子孫！」

姓「風」的老人喃喃自語道：「我看錯了……你的一雙腿腿格攪的？」

紀楓道：「被大車輾碎了膝蓋骨，殘廢了！」

風大爺點點頭，就不再說話！

邱長亨遂介紹第二個——也就是面有刀疤的那個彪形大漢道：「這位是……」

刀疤漢子狂笑一聲道：「你這小子，老是忘了你老子的姓，再告訴你一遍，老子姓曹，叫曹三鍾！你小子記好了，別再忘了！」

邱長亨沒答理他，去爲紀楓引見第三個——黃鬚老者，道：「這位姓秦，秦大爺！」

黃鬚老人抱抱拳道：「秦無影！」

紀楓拱手道：「秦大爺——」頭垂得更低了。

秦無影沉默含蓄的目光，和首席的藍袍老人一般模樣，好似十分注視着紀楓。

邱長亨又介紹第四個人——身材最高的濃眉漢子道：「這位姓焦大名是……」

姓焦的一笑道：「焦天化。」

邱長亨道：「對了，焦六爺！剛才在外面碰見的那位是謝五爺。」

紀楓連連的拱手，道：「焦六爺多關照……多關照。」

焦天化道：「吃過飯沒有？這裏有我

他轉身向身後的刀疤漢子曹三鍾道：「拿五十兩銀子給他，把燕窩留下——」

去焦天化。

最後焦天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邱長亨如同墜入五里霧中，那裏瞭解個中隱情。

焦天化笑聲一頓，朗聲道：「邱兄弟，你不用急，早晚你就會知道，我們弟兄幹的是好買賣，憑着一身本事替天行道，賺的是大錢。」

邱長亨還是不解，他旁邊的紀楓却啞聲笑道：「對啦，能賺大錢就好……那一天咱們長亨也能賺大錢就好了。」

風大爺冷冷的道：「只要你孫子願意，他就能賺大錢。」

紀楓厚顏笑道：「他那能不願意呀？……老爺子，我代他答應了。」

風大爺點點頭，看向邱長亨道：「是麼？」

邱長亨心裏已經有些起疑了，可是聽師父這麼說，情知有因，當下站起來，抱拳道：「風老當家的一切多關照，邱長亨豈有不顧之理？」

風大爺的臉上情不自禁的流露出一片笑容，在座各人也都顯得很高興。

那偉岸的黑衣大漢焦天化道：「對啦，兄弟，你這就對啦，你雖然談不上武功，可是那一身水功，却是我們在座各人，誰也及不上的，這裏四面是海，少不了你的。」

邱長亨謙虛道：「焦兄多關照！」

風大爺在一旁笑道：「好了，你同着

你爺爺歇息吧，記住，從明天起，就不必再去摘燕窩了……你幹什麼，到時候我們會分付你的，去罷。」

黃鬚老人秦無影道：「這個青沙堡是你先發現的……我們破格收容你，要不然，嘿……」

守……？」

邱長亨呆了呆，說道：「爲你們看守……？」

黃鬚老人秦無影道：「這個青沙堡是你先發現的……我們破格收容你，要不然，嘿……」

「小兄弟，嚇壞了吧，不是我們瞞着你，

邱長亨怔一怔，說道：「要不了這麼多銀子……」

風大爺嘿一笑道：「你收下，收下我還有話跟你說。」

刀疤漢子曹三鍾把一錠滾圓的江西庫銀，塞進了邱長亨的手內道：「收下吧，以後你改行了！」

邱長亨不解道：「什麼改行……？」

風大爺却在一旁笑道：「老弟，剛才我們哥兒幾個商量定了，你呀，以後不必再去採燕窩了！」

「不摘燕窩？」

「不錯！」風大爺道：「你過去一個月摘燕窩，能有多少收入？」

「這個……」邱長亨想了想一下道：「總有百十兩銀子！」

風大爺點頭微笑道：「那好，以後我們給你二百兩銀子一個月。」

邱長亨一驚道：「爲什麼？」

「不爲什麼！」風大爺說：「你不必去摘燕窩了。」

「那我……幹什麼？」

風大爺用着他低沉的聲音笑了，笑得很神秘！

另一座上那個黃鬚老人秦無影道：「小夥子，你就爲我們負責看守門戶，看守着這個小島，不許外人登臨！」

邱長亨心中一動，嘴裏却没有出聲，一雙疑惑的眸子，掃過現場各人。

在座唯一的那位女客郭美如，聽到此處發出了一陣嬌笑之聲，凝目邱長亨道：「小兄弟，嚇壞了吧，不是我們瞞着你，

她嫵媚離開座位，走向邱長亨面前，笑哈哈的道：「好啦，現在你知道了，可不能離開了，風大哥的意思，是要你也參加我們一份兒，你答不答應？」

邱長亨目光一掃身旁的紀楓，後者笑道：「長亨呀！人家風老當家的，這是抬舉你，你可不能不知趣呀！」

邱長亨道：「是！爺爺！」

桑大嫂子妙目向着紀楓一瞟，道：「還是你爺爺懂事，好啦，咱們這就算是一家人了！」

首席上的風大爺哼了一聲道，說：「六弟妹先坐下，沒要你說話，你就別多說話！」

郭美如粉面一紅退了下去！

邱長亨道：「風大爺……以後我幹些什麼事呢？」

風大爺冷冷的道：「我正要告訴你，你的事情很簡單，只要看住這個家，以後慢慢的等你熟悉我們工作性質，再加入我們正式的行列！」

一旁的紀楓，聞言到此，情不自禁的拍了一下手道：「好呀……我老殘廢別的事不行，叫我看守我會的，夜裏不睡覺都行！」

風大爺點頭道：「對啦！也算上你一份兒！」

紀楓樂得手舞足蹈，一副興奮歡慰的樣子。

邱長亨道：「你們不是採摘燕窩是幹什麼呢？」

風大爺鼻子裏「哼！」一聲，扭頭去

言身則向黃鬚老人秦無影，長照影又正頂

風大爺這番氣勢，他先就看不慣，只是眼前情形似乎相當的複雜，要慢慢的與師父從長計議，却不便逞一時之氣。

這麼一想，就向在場各人抱拳為禮，那紀楓却不待他來接抱，由位子上跳而下，以熟練的肘部動作，蛇也似的爬行了一圈，逗得在場各人全都笑了。

紀楓就像個滑稽人似的，跟着邱長亨步出大廳。

出了大廳，邱長亨在前，紀楓在後，一路前進，約三四個拐彎，來到了一間靜室。

邱長亨推門步入，紀楓自後跟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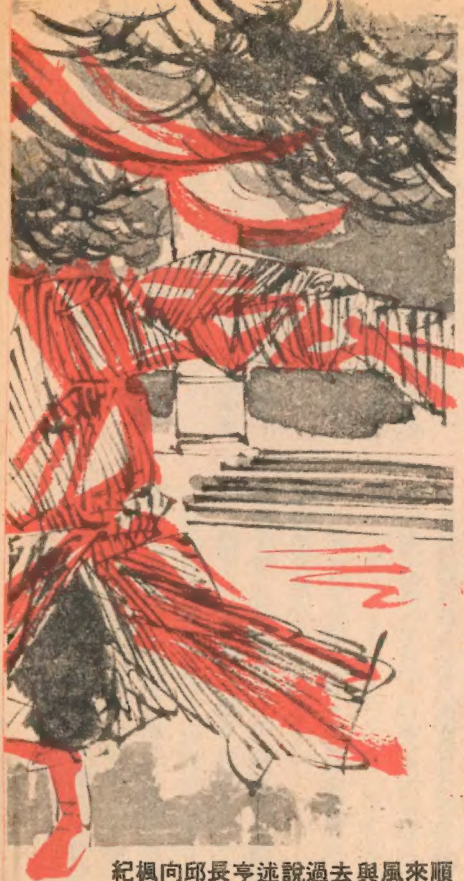
等到紀楓進內之後，邱長亨馬上去關門。

紀楓道：「不要關！」

邱長亨停止道：「為什麼？」

紀楓道：「有人跟着！」

果然甫道裏人影兒一閃，現出了一個高大的影子，正是那面有刀痕的漢子曹三。



紀楓向邱長亨述說過去與風來順等結仇經過。

他發現房門是敞開時，却轉向另一條甬道去了。

邱長亨轉向紀楓問道：「師父這是怎麼回事？我們好好的，幹嘛要加入他們一夥？」

紀楓沉聲道：「傻孩子……我們目前只有加入一途！」

邱長亨益加的不解道：「這是怎麼回事？」

「不加入，就別想活命了！」紀楓搖頭笑道：「你的開歷太差！」

「我實在不明白……」

「你還有什麼不明白？這夥子人是名符其實的強盜，你還不知道？」

「是強盜——？」

邱長亨一下子可就怔住了。

紀楓冷冷一笑道：「不止是平常的強盜，他們是燒殺劫擄，無所不為的浪蕩大盜，平素惡跡昭彰，壞透了！」

邱長亨面色一變，有點匪夷所思！

紀楓頓了一下，向着邱長亨道：「你

否則隨時你都會有殺身之禍……我們慢慢再圖設法才好！」

邱長亨道：「師父你怎會知道的？」

「我怎麼不知道？」紀楓臉上帶着神秘的笑容，道：「旁人我不清楚，『九現雲龍』風來順和『黃葉飄零』秦無影，却是當年舊相識！他們就是燒成灰，我也認識他們！」

「風來順——？」邱長亨道：「風來順就是風大爺？」

「不是他是誰？」紀楓喃喃的說道：「二十多年前，『九現雲龍』風來順和『黃葉飄零』秦無影，另外還有蘇，李，蔡等共五人，合夥在川貴一帶，專門打家劫舍，幹着無法無天的勾當，人稱『川東五鬼』，其中以風來順和李子燦武功最高，人也最壞！」

「誰又是李子燦？」

「李子燦已經死了！」紀楓的臉上，帶出了一絲冷笑，喃喃地說道：「是我殺的！」

「哦——？」

想不到事情的發展，竟是如此的出奇想像不到，莫怪乎邱長亨更爲不解了。

紀楓目注着他，道：「那一夜，川東五鬼是打劫川西李大善人的府第，李家二十餘口，死傷泰半，老善人夫婦被活活吊死，僅其兩個女兒幸免，但是五鬼中的李，蔡二人，兀自不放過她們，意圖染指，加以蹂躪……」

他頓了一下，接道：「那一夜我正因林外過，遠遠看見火光，一時好奇趕至，

三人展開激戰！」

「後來呢？」

「後來，我以『一字追風劍』連傷了秦無影和姓蔡的，僅風來順一人得以倖免於難，望風而逃，我本想取其性命，奈何本身亦爲秦無影的風鈴針所傷，才未能將這一干惡人趕盡殺絕！」

邱長亨道：「難怪剛才那風大爺和姓秦的對師父一直注意……只是他們怎麼沒有認出師父來呢？」

紀楓慘然笑道：「他們又怎麼會認出我？他們怎會料到我是個殘廢？而且當年我並未留鬚！話雖如此，他們對我多少有一點疑心！」

邱長亨恨聲道：「既然這樣，我們還是逃走吧！」

「不能逃走！」紀楓說：「一來我行動不便，再者，如今風，秦二人重振勢力，盤踞海島，一定在圖大舉，難得我二人適逢其會，潛伏核心，正好摸一摸這件事的底細，如能見機行事，除去這一干人，正是我輩行使江湖應有的作爲！」

邱長亨點點頭道：「對，我們就留下來！」

紀楓道：「不但要留下來，而且要與他們打成一片，你也要取得他們信心，才能相機行事！」

「師父的意思是……？」

「加入他們的一夥，看看他們幹些是什麼！」

邱長亨嘆息一聲道：「只怪我認人無法，如果不是師父點破，我還躲在五里霧



中！」

紀楓苦笑了一下，道：「這件事恐怕日後還有麻煩！」

「什麼麻煩？」

紀楓反問道：「這夥人來到青沙堡有多久了？」

邱長亨道：「不久，才六七天吧！」

「這就難怪了！」紀楓慢吞吞的說道：「這遠東地方，黑道人物多強悍之輩，只怕，他們要想佔這個地盤，並非是件易事！」

邱長亨道：「師父說的是……？」

紀楓道：「等着瞧吧！」

他在房內爬了一轉，點點頭道：「這裏內外環境你都熟悉麼？」

邱長亨道：「都熟悉！」

紀楓兩隻手攀着高出的石床邊沿，身子一盪，折了一個凌空的跟斗，已經四平八穩的坐在床上，身體輕快極了！

邱長亨驚得張大了眸子道：「原來你老人家還有這身本事？」

紀楓道：「我是殘而不廢，人前不得不裝着一點點兒！今天咱們早一點睡，明天開始，每日晨晚，我再教你練功夫，我既然收了這個徒弟，就不能讓你給我丟人！」

室內只有一張床，紀楓獨佔了，邱長亨只好打了個地鋪，暫時委屈一夜再說！

偌大的古堡，當人聲沉寂之後，確是安靜極了，所能聽到的，只是浪花拍打着礁岸的聲音……

關門就寢，邱長亨很快的入了夢鄉！

黎明——也許時間還要更早點——邱長亨被撲面的冷風給驚醒了，他翻身坐起來，室內的光亮，僅僅可以看清人面——

他發覺到師父紀楓，正在靈巧的運行着他的身子！

這是邱長亨第一次目睹到武術的精妙部分，他簡直有些給嚇得呆住了。

如果他不是事先知道師父有一雙靈巧的手，真說不定會疑心是一隻大山猴闖進來了。

紀楓無異的是在練習一種輕功，因為他雙腿已失去能力，所以不得不借助於他的雙手。

只見他身子像是一隻極大的飛猿，滿室穿躍飛騰着，那雙長手往往在室頂一托，或是任何可以攀附借留之處，一抓一擰，僅僅靠着一點微力，就可以使得他身子如同乳燕穿林般的在室內穿行着。

呼呼來去的疾風裏，他身子不時的撲左盪右，竄上騰下，看上去簡直像空中飛人一般！

邱長亨看得眼花繚亂，倏地紀楓雙臂一收，轉個身子如同四兩棉花般的已飄落在邱長亨身前，只是他雙足一經沾地，全身却又坐了下來！

邱長亨目瞪口呆道：「你老人家這是在練什麼功夫？」

紀楓一笑道：「這那叫練什麼功夫，只不過是活動筋骨而已，一個人如果沒有運動，就失去了力量，失去力量的人就等於是一個死人！」

說到這裏，他向着窗外看了一眼，道：「你現在起來最好，天交『卯』時，最

易洗練筋骨，今日我傳你易筋經，每晨向東而習，日久自有妙用！」

邱長亭恭敬道：「是！」

紀楓頓然一嘆道：「我廢了雙足，有些式子你必須要自己好好的揣摩——」

邱長亭道：「是！」

紀楓似乎對於這個新收的弟子極為重視，而且期望極殷，他的與眾很高！

「昔日三豐真人創太極一學，乃武學之始……」紀楓侃侃而論道：「演變至今日，武術門派多矣……我之所宗，亦真人嫡系之秘！」

他頓了一下，接道：「你身為紀家第十三世傳人，對於為師之武術發源，不可不知！」

邱長亭恭敬的又道：「是！」

紀楓道：「真人之術，相傳為其夜夢元帝所授，初為一十三式，後演為百餘手，本朝初，關中五宗傳溫州陳州同，再傳張松溪，張翠山，是名溫台一派！」

邱長亭仰天吐出長長氣息，霍然覺到他一隻左手，緊緊按在臍上，那一口氣吐出極長極久，直至息微而寧才休！

他在吐出最後一息之間，隨地鬆手，丹田之間霍地又鼓膨脹滿了氣機。

「太極！」紀楓道：「看見沒有，這就是太極！」

邱長亭初涉精妙武術，只覺得無限希望！

紀楓這才又拾起先前話題道：「……張翠山傳四明的葉近泉……那葉近泉入金華傳紀梅山！」

總算出現了一個姓「紀」的！邱長亭

心裏像鬆了一口氣似的！

紀楓頻頻點頭道：「這紀梅山，也就是我紀門武功的老祖宗！我那老祖宗隱入梅山，窮三年之智，乃成就了『紀門小九天功外玄功』，小九天功外玄功，也就是紀門武功的精華。」

邱長亭雖不解這些武功奧秘，却把這秘傳的名字牢記心中。

紀楓慨然道：「小九天功外玄功，又名梅山派武功，我那老祖宗雖是創了這門功夫，却險些毀了自己，你道又是為了什麼？」

邱長亭搖搖頭：「我當然是不知道……我那老祖宗紀梅山因妻室早故，晚年收有一妾許氏，許氏心機詭異，心儀『梅山派武功』已非一日，為了得償夙願，竟然作下無恥之事……勾引紀梅山之子紀飛盟成姦！」

像是聽故事一樣，邱長亭聽得津津有味，但是訴說者却現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樣！

紀楓冷冷一笑道：「紀飛盟為許氏花言巧語所騙，居然不惜違背父言，竟然把『梅山派』不傳之秘，傾囊傳授了許氏，許氏功成之後，竟然棄紀飛盟而別，外成一派，改其名為『九華玄陰』，意圖廣收門生……」他冷笑一聲，接道：「幸虧她未能得逞，却為紀梅山父子親自尋到，許氏不敵，死在梅山老祖宗的一式『提嬌手』之下！」

「……紀飛盟引罪自殺之後，這件事才算平息下來！」

可出之際，才又換為「吸」！

如此十數易後，眼看著天空那層白氣由濃而淡，漸逝于無形，紀楓這才令停！

邱長亭只覺得腦新目清，全身有說不出的舒泰！

紀楓道：「這就是所謂的吐納之功，重點在於拿住丹田！拿住丹田之氣，鍊固元形，能打得哈「氣」！」

於是就字義，詳細的為之解說了一番，又道：「氣宜鼓盪，神宜內斂，無使有凸凹處，無使有斷續處！」

紀楓把一番練氣吐納要訣詳細為之解說一番，足足用了半個多時辰，邱長亭已經意味到此一番恩澤來得突然，是以特別的用心求教！

第一天的頭一課，到此為止！

邱長亭接着張羅清水一桶，二人漱洗一番，却聞得房門外有人輕聲呼喚道：「邱兄弟起來了麼？」

聲音像是一個女人！

邱長亭忙自答應着開了門，就見本名郭美如的桑六嫂，雙手捧着一個托盤，笑哈哈的走進來！

紀楓忙道：「唉唷……這可不敢當，長亭呀，快進來！」

郭美如笑道：「老爺子不打緊的，我奉令掌廚，照顧這堡裏各人飲食，只是現在人手不夠，你們得將就一點，過一兩天，我找到合適的人以後，就用不着我親手下廚了！」

邱長亭道謝接過食盤，見裏面是熱騰騰的稀飯，還有烙的餅，炸的魚。

師徒二人也就不客氣，吃了個乾淨！

邱長亭忽然明白道：「原來紀門武功有不傳女子之一說，得因此此！」

紀楓點頭道：「不錯，事後我那老祖宗親手書刻『銅板手令』留之于後，自承罪狀，斷舌自焚而亡，其衣鉢賴其幼子紀飛霞承受，發揚延續至今！」

邱長亭聽得有些寒慄而慄，他體會到一個武術世家的立身嚴謹與自律之苛！

紀楓冷冷一笑道：「銅板手令遵行了十世無差，直到我祖父紀春明一代，却又生出了一番事故，我祖父因心疼他膝下愛女紀明竹過甚，不忍其日夕糾纏，竟然違背了銅板手令，暗中以紀門絕功，也是小九天功外玄功，私相傳授！」

說到此，他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我那姑母自從學得紀門絕功之後，倒也能遵守父訓，絲毫不敢人前顯露，無奈日久天長，未免靜極思動，這一年……唉！也合該有事！」

他在這及這件事時，心情至為沉痛！

「這一年江西九江設下一個擂台，台主鎮三江黃霸，為一武技精湛，但素行不良之人，所練掌力『一掌紅』十分了得，長江上下游英雄俠士，竟有七人喪生在這種掌力之下！」

紀楓冷冷的接下去道：「適巧，我那姑母奉侍公婆路過九江，眼見此情大為氣憤！」

「那一日她改頭換面，喬裝為一男士來到擂台，與黃霸動起手！」

「……黃霸武功十分了得，一雙眼睛更是觀察入微，看出了我那姑母是女扮男裝，竟然當眾拆穿我姑母身份，恣意放言

輕薄……我姑母忍無可忍，一時自承身份，現出原來女兒之身，黃霸乍聞我姑母出身紀門，大為驚懼，臨場再欲改口已是不及，就這麼打了起來！」

邱長亭道：「結果呢？」

「結果自然是我姑母勝了！」紀楓嘆了一聲，接道：「我姑母因為久戰不勝，一時忍不住施展出『小九天功外玄功』的絕技，當場把黃霸擊斃掌下，一時間，武林為之轟動！」

邱長亭道：「死得好！」

「死壞了！」紀楓苦笑着道：「黃霸出身西崑崙一派，這一死，乃驚動其掌門人『一指神翁』率領其門下四堂元老，大舉與師問罪，找到了我祖父紀春明……力指我祖父違背祖宗銅板手令，傳紀門絕技于女……當時我祖父已是九旬之人，被西崑崙一派指責得體無完膚，惱羞成怒之下，運用玄功，掌傷了西崑崙掌門人『一指神翁』，並敗傷了其四長老，使西崑崙一派健者貽羞而去！」

紀楓說到這冷冷一笑，徐徐的接道：「我那爺爺雖是打了個勝仗，却未解決了這件事情，反而貽羞武林！」

「這又為什麼？」

邱長亭初聞江湖風險，固是曲折離奇，但是血淚交織，令人不無同情之感。

紀楓冷笑道：「事情是這樣的，一指神翁返回之後竟然廣發武林帖，約集了武林各派掌門人，據實力責我祖父不遵祖宗遺令，是以我那年邁的祖父，因此一錯，而至百口莫辯！」

「……他老人家正在研習心性大法，

紀楓道：「行！」

郭美如點頭道：「好！以後每天晨昏，你就在上面負責瞭望，看看海上有什麼動靜，沒有事不許輕離職守！你去吧！」

邱長亭深恐紀楓會為他激怒，誰知不然，聽了她的話之後，紀楓答應了一聲，真個的向着那座石峯上爬去，邱長亭暗暗佩服師父的容忍，自己也只有更加的耐下性子倒要看看這夥子強盜玩些什麼！

郭美如見紀楓走了以後，才又向邱長亭道：「來兄弟，你同着我來！」

邱長亭道：「姑娘關照！」

郭美如細長的眼睛彌散了無限情意，微微一笑，似有意又似無意的，把一隻手腕子輕輕搭在了邱長亭肩頭上！

邱長亭只覺得臉上一陣發熱，整個的臉都紅了。

郭美如抿嘴一笑，伸出一根手指，輕輕在邱長亭臉上點了一下，道：「怎麼，還跟嫂子我害羞呀！」

邱長亭後退一步，掙脫了她搭在肩上的手。郭美如粉面微微一變——

邱長亭欠身道：「姑娘有事只請關照，如被外人看見……只怕不好！」

郭美如雙手在胸前一抱，嬌笑着道：「外人？」

邱長亭喃喃道：「風大爺他們如果知道了……不會饒我！」

郭美如峨眉輕挑着，靈活的一對黑眼睛珠子，斜斜的望着他，嬌嗔道：「今兒個可是我自己心甘情願的留下來陪你的，兄弟！你可得有份良心，你不是木頭人，是不是？」

(未完)

邱長亭依言長吸，紀楓這「吸」字口訣報出極長，直到邱長亭無能為力，才改為「吐」。

「吐」字訣更長，吐到氣若游絲無息

受此一激，毀了元基，竟然不出七日一命歸陰，我姑母深深愧疚，自覺欠父太甚，亦絕食而亡……」

紀楓說到這裏，長長嘆了一聲，老淚紛垂！

「我紀家素乃不幸之家，兩次大禍，皆由女人而起，是以我父臨亡之際，再書玉批令，力囑紀門武功不得傳女，並單傳不可傳雙！」

「……所以，我那孫女兒，雖是百般嘶纏，我也不為此動，偏偏我那兒子，又是這等的不肖……」

他無限淒然的目視向邱長亭，道：「……紀家武功在我這一代傳于外姓，也是破天荒第一遭兒……至於你成不成材，我可就不知道了！」

這番知遇無私的情誼使得邱長亭衷心感戴不已，他憤然抱拳道：「師父請放寬心，弟子定不負師父期望，學成絕技！」

紀楓道：「果能如此，也不枉我破例教授，甘為紀家的罪人了……」

說話時，却見遠處海面上泛出一片紫氣，天光已然大明，紀楓向邱長亭點頭道：「你快快面窗立定站好，隨我吸吐之口令遵行！」

邱長亭方才站好，倏見東方紫氣擴展極速，暮地紫色包衣撕開，射出匹練般的一道白氣，利時間瀾散六合！

紀楓叱了聲：「吸——」

邱長亭依言長吸，紀楓這「吸」字口訣報出極長，直到邱長亭無能為力，才改為「吐」。

「吐」字訣更長，吐到氣若游絲無息



沒看過這麼美麗的女人。
她就像是被這陣風吹進來的。
白衣人看見她時，立刻就發覺自己握刀的手已經被她托着。
她也正在微笑着看他，笑得溫柔而甜蜜，說話的聲音也同樣甜。
「刀砍在肉上，是會疼的。」
白衣人冷冷道：「這不是你的肉。」
這美麗的女人柔聲道：「雖然不是我的肉，我也一樣心疼。」
她春蔥般的纖纖手指輕輕一拂，就好像在為她的情人從瓶中摘下一朵鮮花！
白衣人突然發覺自己手裏的刀，忽然已到了她的手裏。
百煉精鋼的快刀，薄而鋒利。
她十指纖纖，輕輕一勾，又彷彿在勾斷花枝，只聽「啪」的一响，這柄百煉精鋼的快刀，竟已被她勾斷了一截。
「何況這地方我早已包下來了，你們又何必爭來爭去！」
她嘴裏說着話，竟將勾斷的那一截鋼刀，用兩根手指拈起，放在嘴裏，慢慢的吞了下去。
然後她美麗的臉上就露出那種滿意的表情，竟像是剛吞下片美味的糖果一樣。
馮六怔住。
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連白衣人的眼睛裏都不禁露出了驚嚇之色。
世上怎麼可能有這麼奇怪的事，這麼可怕的武功？
她難道就不怕刀鋒割爛她的腸胃。
這美麗的女人却又將鋼刀勾下一塊，吞了下去，輕輕嘆了口氣，微笑道：「這

飛鷹九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童銅山奉衛八太爺之命要在長街屠殺西城老杜，詎在火併前為青城死士所阻，向鐵椎子韓貞詢問了墨白的身世後，命馮六往長安，要把整座瀾有千畝，遍植梅花的梅園包租下來。馮六來到梅園，管事的楊軒告以已有人願出千兩一日的重價包租梅園，馮六一看那包租的人竟是青城死士，遂加價千五百兩以競，詎青城死士比價等值，並自腿上一割下一塊股肉以示決心，馮六不願示弱，也照樣割下一塊股肉——

貌如芙蓉艷 功若禪機玄
兩片血淋淋的肉放在桌上，楊軒的人，已軟了下去。
白衣人又看馮六一樣，突然揮刀，割下了自己的一隻耳朵。
馮六只覺得自己的臂已僵硬，他割過別人的耳朵，當時只覺得有種殘酷快意。但割自己的耳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本可揮刀殺了這白衣人，可是韓貞的話他沒有忘記。
——你的出手雖然比他快，但你殺他時，他還是可以殺了你！
謹慎的人，大多數都很珍惜自己的性命，馮六是個謹慎的人。
他慢慢的抬起頭，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割得更慢，更仔細。
白衣人的肩上也被他自己的鮮血染紅，一雙冷漠空洞的眼睛裏，竟忽然露出種殘酷快意的表情，馮六的這隻耳朵，就好像是他割下來的一樣。
兩隻血淋淋的耳朵放在桌上，楊軒似已連站都站不住了。
白衣人看着馮六耳畔流下的鮮血，冷冷道：「這價錢你也出得起？」
他突然揮刀，向自己左腕上砍下去。馮六的心已隨着他這一刀沉下。
就在這時，他忽然感覺到一陣風吹過，風中彷彿帶着極奇異的香氣。
然後他就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女人。
一眼看過去，馮六只覺得自己從來也

把刀倒真不錯，非但鋼質很好，煉得也很純，比我昨天吃的那把刀滋味好多了。」

馮六忍不住問道：「你天天吃刀？」

這美麗的女人道：「吃得也不多，每天只吃三柄，刀劍也跟魚肉一樣，若是吃得太多，腸胃會不舒服的。」

馮六直着眼睛，看着她。

他很少在美麗的女人面前如此失態，但現在却完全沒法子控制自己。

這美麗的女人看着他，又道：「像你手裏這把刀，就不太好吃了。」

馮六又忍不住問：「為什麼？」

她笑了笑，淡淡道：「你這把刀以前殺的人太多了，血腥氣太重。」

白衣人看着她，突然轉過頭，大步走了出去。

他不怕死，可是要他將一柄鋼刀切成一塊塊吞下去，他根本就做不到。

沒有人能想得到，這根本就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她又笑了笑，道：「看來他已不想跟我爭了，你呢？」

馮六不開口，他根本無法開口。

這美麗的女人道：「男子漢大丈夫，無論跟女人爭什麼，就算爭贏了，也不是件光榮的事，你說對不對？」

馮六終於嘆了口氣，道：「請教尊姓大名，在下回去也好交待！」

她也嘆了口氣，道：「我只不過是個丫頭，你問出我名字，也沒用的。」

這個風華絕代，明艷照人，武功更深不可測的女人，竟只不過是個丫頭。

她的主人又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才緩緩道：「她接放暗器和小巧擒拿的功夫，在當時已沒有人能比得上，易容術之精妙，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就在地聲名最盛時，却忽然失蹤了，誰也不知道是為什麼，更不知道她去了那裏，這三十年來，江湖中從來也沒有人再聽到過她的消息，連我都沒有聽到。」

大家面面相覷，並不敢說話。

現在每個人都已看出來，衛八太爺和南海娘子之間，必定有種神秘而不同尋常的關係。

但大家心裏却更好奇！

這南海娘子既然已失蹤了三十年，為什麼又突然出現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衛天鵬突然大聲道：「老公，你過來。」

一個穿着銀狐披肩，長身玉立的少年，應聲走了出來。

他的衣着很華麗，剪裁得也非常合身，一張非常漂亮的臉上，不笑時也彷彿帶着三分笑意，看來顯然很討女人歡喜，只不過眼睛裏帶着些紅絲，經常顯得有點睡眠不足的樣子。

也許每一個能討女人歡心的少年，都難免有點睡眠不足的。

這少年正是衛八太爺門下十三太保中的老么「粉郎君」西門十三。

衛天鵬用一雙刀鋒般的眼睛盯着他，過了很久，才冷冷道：「八月中秋那天晚上，你是不是交了一個叫林挺的朋友？」

西門十三彷彿有點吃驚，却終於還是垂頭承認：「是的。」

「你不妨回去轉告衛八爺，就說這地方已被南海娘子包下來了，他老人家若是有空，隨時都可以請過來玩幾天。」

馮六道：「南海娘子！」

這美麗的女人點點頭，道：「南海娘子就是我的主人，你回去告訴衛八爺，他一定知道的。」

衛八太爺愉快時和憤怒時，若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那麼他現在的樣子，就是第三個人了。

從來也沒有人看見過他像現在這麼樣緊張，這麼樣驚訝。

甚至連他那張總是紅光滿面的臉，現在都已變成了鐵青色。

「南海娘子！難道她真的還沒有死？」

他握緊雙拳，聲音裏也充滿了緊張和驚訝，甚至彷彿帶着種說不出的恐懼。

沒有人敢出聲。

誰也想不到在這世上居然還有能令衛八太爺緊張恐懼的人！

衛天鵬又瞪起眼睛，大聲道：「你們知不知道南海娘子是什麼人？」

這句話他雖然是問大家的，但眼睛却還是盯在韓貞一個人身上。

但這次却連韓貞也沒有開口。

衛天鵬已衝過來，一把拉住他衣襟，厲聲道：「你連南海娘子都不知道，你還知道什麼？」

韓貞的臉忽然也變得像是那些白衣人一樣，完全沒有表情，一雙眼睛也彷彿在凝視着遠方。

衛天鵬瞪着他，臉上的怒容似在漸漸

衛天鵬道：「自從你跟那小子養的搭上了之後，這個月來，你做了些什麼？」

西門十三的臉突然漲紅，似已連話都說不出來。

衛天鵬冷笑道：「我也知道你不說說的，好！韓貞，你替他說。」

韓貞想也不想，立刻就慢慢的說：「八月二十日的那天晚上，他們到官庫裏去借了三萬兩銀子。」

「八月三十，他們又去借了一次。」

衛天鵬冷笑道：「十天就花了三萬兩，這兩個王八且出手倒真大方。」

韓貞又接着說下去：「九月初六的晚上，他們在醉中和從關外來的崑崙子弟爭風，當時雖然忍了口氣，但等到崑崙三俠知道他們的來歷，連夜逃走了之後，他們却追出八十里，將崑崙三俠全都殺得一個不留。」

衛八太爺冷冷道：「看來崑崙門下的子弟，自從從道人死了後，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韓貞道：「殺了人之後，他們的與敵反而更高，竟乘酒興，闖入石家莊，將一雙才十四歲的孿生姐妹架出來，陪了他們一天一夜。」

說到這裏，西門十三的眼睛裏已露出乞憐之色，不停的悄悄向韓貞打眼色。

但韓貞却像是有看見，接着又道：「從此之後，他們的胆子更大，九月十三那天……」

西門十三不等他再說下去，已「撲」的跪了下來，直挺挺的跪在衛八太爺面前，反手撕開了自己的衣襟，道：「弟子錯了」

消遣，抓住他衣襟的手也漸漸鬆開，忽然長嘆了口氣，道：「也不能怪你，你年紀還青，南海娘子顛倒眾生，縱橫天下時，你只怕還沒有生出來。」

他忽又挺起胸，大聲道：「但我却見過她，普天之下，親眼看見過她真面目的，除了我衛天鵬之外，絕不會再有第二個人。」

他的臉上又開始發出了紅光，能親眼見到南海娘子的真面目，竟好像是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

每個人心裏都想問：

「這南海娘子究竟是什麼人，長得究竟是什麼樣子？」

這句話當然並沒有人敢真的問出來，在衛八太爺面前，無論任何人都只能回答，不能發問，衛八太爺一向不喜歡多嘴的人。

但後來聽見她說話，他又覺得她好像只不過是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

但當他又看了她兩眼時，就發現她眼角似已有了皺紋，應該已有三十多了。

現在想起來，以她手扣鋼刀，口吞刀鋒那種功夫，若沒有練過四五十年苦功，又怎會有那麼深的火候？

衛天鵬道：「你看不出她有多大的年紀！」

馮六垂下頭，垂得更低。

衛天鵬突然一拍巴掌，道：「這女人很可能就是千手觀音。」

馮六忍不住道：「她退隱若已有三四十年，現在豈非已應該是個老太婆？」

衛天鵬冷笑道：「她十七八歲時，就有人認為她是個老太婆，過了三十年後，却又有入說她只不過是個小姑娘。」

馮六怔住，他實在想不通。

衛天鵬道：「這個人化身千百，你看見過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她改扮的，據說有一次少林普法大師在泰山講經，聽經的人其中還有幾位是普法大師的老朋友，聽了兩天兩夜後，忽然又有個普法大師來了，於是這才有入發現，先前講經的那普法大師，竟是南海娘子！」

這種事簡直像是神話，幾乎沒有人相信，但每個人却又知道，衛八太爺是從不說謊的。

衛天鵬道：「無論誰只要看過南海娘子真面目一眼都必死無疑，所以就說在她聲名最盛時，也沒有人知道她是個怎麼樣的人，只有我知道……只有我知道……」

他聲音越說越低，臉上忽然露出種很

你老人家殺了我吧。」

衛天鵬瞪着他，望了半天，突然大笑，道：「好，有種，大丈夫敢做敢當，殺幾個不成材的伙子，玩幾個生得賤的小姑娘，他媽的算得了什麼？」

西門十三吃驚的張大了眼睛，道：「你老人家不怪我？」

衛天鵬笑了笑，道：「我怪你什麼？那兩個小姑娘若是不喜歡你，難道不會一頭撞死，為什麼要陪你一天一夜？若是喜歡你，又有誰管得着？小姑娘愛上了個小伙子，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連天王老子都管不着。」

西門十三忍不住笑了，道：「回稟你老人家她們前幾天還偷偷的來找過我。」

衛天鵬又大笑，道：「男子漢活在世上，就得要有胆子殺人，有本事勾引小姑娘，否則還不如一頭撞死算了。」

他笑聲突然停頓，瞪着西門十三，道：「我既然不怪你，你知不知道我叫你出來幹什麼？」

西門十三道：「不知道。」

衛天鵬道：「你知不知道那小子養的林挺，本來是什麼人？」

西門十三道：「不知道。」

衛天鵬突然飛起一脚，將他踢得滾出去一丈開外，又追過去，一把揪住他頭髮，把他整個人都拉了起來，正正反反，給了他十七八個耳括子，然後才問道：「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打你。」

西門十三吃驚道：「不知道。」

他的確不知道，他簡直已被打得怔住了。

衛天鵬厲聲道：「男子漢大丈夫，殺人放火都算不了什麼，但若自己的朋友究竟是什麼人都不知道，那才真是個活混蛋，砍一百次都不嫌多。」

這句話剛說完，忽然間，人影一閃，西門十三旁邊已多了一個人。

大廳裏三三雙眼睛，竟全都沒有看清這個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燈光照耀下，只見這個人白白淨淨一張臉，瘦瘦高高的身材，長得很秀氣，態度也很斯文，神情間還彷彿帶着幾分小姑娘的羞澀。

可是他倏忽而來，落地無聲，輕功之高連十三太保中都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

他身子一站穩，就長揖到地，道：「晚輩丁麟，特來拜見八太爺。」

衛天鵬瞪着他，厲聲道：「你居然敢來？」

丁麟道：「晚輩不敢不來！」

衛天鵬突然大笑道：「好，有種，我老人家就喜歡你們這些有種的小伙子！」

他放開了西門十三，又道：「你這混蛋現在總算明白了吧，林挺就是丁麟，你能交得到他這種朋友！造化總算不錯！」

西門十三吃驚的看着他的朋友，每個人都看着這個朋友。

丁麟這名字每個人都聽見過，但却沒有人能想得到，這斯斯文文，像小姑娘一樣的少年，居然就是武林後起一代高手中，輕功最高的「風雨郎」丁麟。

除了韓貞和衛八太爺外，的確沒有別人能想得到。

丁麟的臉却已紅了。

但後來聽見她說話，他又覺得她好像只不過是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

但當他又看了她兩眼時，就發現她眼角似已有了皺紋，應該已有三十多了。

現在想起來，以她手扣鋼刀，口吞刀鋒那種功夫，若沒有練過四五十年苦功，又怎會有那麼深的火候？

衛天鵬道：「你看不出她有多大的年紀！」

馮六垂下頭，垂得更低。

衛天鵬突然一拍巴掌，道：「這女人很可能就是千手觀音。」

馮六忍不住道：「她退隱若已有三四十年，現在豈非已應該是個老太婆？」

衛天鵬冷笑道：「她十七八歲時，就有人認為她是個老太婆，過了三十年後，却又有入說她只不過是個小姑娘。」

馮六怔住，他實在想不通。

衛天鵬道：「這個人化身千百，你看見過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她改扮的，據說有一次少林普法大師在泰山講經，聽經的人其中還有幾位是普法大師的老朋友，聽了兩天兩夜後，忽然又有個普法大師來了，於是這才有入發現，先前講經的那普法大師，竟是南海娘子！」

這種事簡直像是神話，幾乎沒有人相信，但每個人却又知道，衛八太爺是從不說謊的。

衛天鵬道：「無論誰只要看過南海娘子真面目一眼都必死無疑，所以就說在她聲名最盛時，也沒有人知道她是個怎麼樣的人，只有我知道……只有我知道……」

他聲音越說越低，臉上忽然露出種很

你老人家殺了我吧。」

衛天鵬瞪着他，望了半天，突然大笑，道：「好，有種，大丈夫敢做敢當，殺幾個不成材的伙子，玩幾個生得賤的小姑娘，他媽的算得了什麼？」

西門十三吃驚的張大了眼睛，道：「你老人家不怪我？」

衛天鵬笑了笑，道：「我怪你什麼？那兩個小姑娘若是不喜歡你，難道不會一頭撞死，為什麼要陪你一天一夜？若是喜歡你，又有誰管得着？小姑娘愛上了個小伙子，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連天王老子都管不着。」

西門十三忍不住笑了，道：「回稟你老人家她們前幾天還偷偷的來找過我。」

衛天鵬又大笑，道：「男子漢活在世上，就得要有胆子殺人，有本事勾引小姑娘，否則還不如一頭撞死算了。」

他笑聲突然停頓，瞪着西門十三，道：「我既然不怪你，你知不知道我叫你出來幹什麼？」

西門十三道：「不知道。」

衛天鵬道：「你知不知道那小子養的林挺，本來是什麼人？」

西門十三道：「不知道。」

衛天鵬突然飛起一脚，將他踢得滾出去一丈開外，又追過去，一把揪住他頭髮，把他整個人都拉了起來，正正反反，給了他十七八個耳括子，然後才問道：「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打你。」

西門十三吃驚道：「不知道。」

他的確不知道，他簡直已被打得怔住了。

衛天鵬厲聲道：「男子漢大丈夫，殺人放火都算不了什麼，但若自己的朋友究竟是什麼人都不知道，那才真是個活混蛋，砍一百次都不嫌多。」

這句話剛說完，忽然間，人影一閃，西門十三旁邊已多了一個人。

大廳裏三三雙眼睛，竟全都沒有看清這個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燈光照耀下，只見這個人白白淨淨一張臉，瘦瘦高高的身材，長得很秀氣，態度也很斯文，神情間還彷彿帶着幾分小姑娘的羞澀。

可是他倏忽而來，落地無聲，輕功之高連十三太保中都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

他身子一站穩，就長揖到地，道：「晚輩丁麟，特來拜見八太爺。」

衛天鵬瞪着他，厲聲道：「你居然敢來？」

丁麟道：「晚輩不敢不來！」

衛天鵬突然大笑道：「好，有種，我老人家就喜歡你們這些有種的小伙子！」

他放開了西門十三，又道：「你這混蛋現在總算明白了吧，林挺就是丁麟，你能交得到他這種朋友！造化總算不錯！」

西門十三吃驚的看着他的朋友，每個人都看着這個朋友。

丁麟這名字每個人都聽見過，但却沒有人能想得到，這斯斯文文，像小姑娘一樣的少年，居然就是武林後起一代高手中，輕功最高的「風雨郎」丁麟。

除了韓貞和衛八太爺外，的確沒有別人能想得到。

丁麟的臉却已紅了。

衛天鵬道：「我揍這小混蛋，爲的就是要把你揍出來。」

丁麟紅着臉道：「却不知前輩有何吩咐。」

衛天鵬道：「我有件事要你替我去做，這件事也非要去不可。」

他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接着道：「可是我也不想你去送死，所以我還想看看你的輕功究竟怎麼樣？」

丁麟站着，他的肩沒有移，臂沒有舉，彷彿連指尖都沒有動。

但就在這時，他的人已忽然像燕子般飛了起來，又像是一陣風似的，從衆人頭頂上吹過。

等到這陣風吹回來的時候，他的人竟又好好的站在原來的地方，手裏却又多了盞燈籠。

這盞燈籠原來是高懸在廳外一根竹竿上的，這竹竿至少有三丈多高，距離他站着的地方，至少有五六丈遠。

可是他倏忽來去，連氣都沒有喘。

衛天鵬拊掌大笑，說道：「好，別人都說『風雨君』輕功之高，已可名列天下五大高手之中，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他用力拍着丁麟的肩，又道：「你這樣的輕功，儘可去得了。」

丁麟忍不住問道：「到那裏去？」

衛天鵬道：「到冷香園去，看看那南海娘子究竟是真是假？」

丁麟的臉色突然蒼白。

衛天鵬道：「你知道南海娘子？」

丁麟點點頭。

衛天鵬道：「你也知道她的厲害？」

丁麟又點點頭。

衛天鵬又盯着他看了半天，突又問道：「你師傅是什麼人？」

丁麟爲難着，忽然走上兩步，在他身旁輕輕說了個名字。

衛天鵬立刻動容，道：「這就難怪你知道了，昔年天山一戰，你師傅也曾領教過她的手段。」

丁麟道：「家師常說，南海娘子的輕功與暗器天下無人能及，晚輩只怕……」

衛天鵬道：「你只怕去得回不來？」

丁麟紅着臉，道：「晚輩雖不敢妄自菲薄，却還有點自知之明。」

衛天鵬道：「但有件事却是你不知道的。」

丁麟道：「請教！」

衛天鵬道：「南海娘子爲了要駐顏長生，練了種極邪門的內功，但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却沒有練好，所以每天一到子正時，真氣就會突然走岔，至少有半盞茶的時候，全身僵木，連動都不能動。」

丁麟靜靜的聽着。

衛天鵬道：「可是她的行踪素來很隱秘，真氣走岔的這一刻，時刻又非常短，所以雖然有人知道她這唯一的弱點，也不敢去找她的！」

他慢慢的接着道：「現在我們既已知道她這幾天必定在冷香園，你的輕功又如此高明，只要能找到她的練功處，就不妨在子正那一刻，想法子進去揭開她的面具來……」

丁麟忍不住問道：「面具？是什麼面具？」

衛天鵬道：「她平時臉上總是戴着個面具的，因為她沒有易容改扮時，也往往不願以真面目示人。」

丁麟道：「既然沒有人見過她的真面目，晚輩雖然能揭開她的面具，也同樣分不出她是真是假的？」

衛天鵬道：「我見過她的真面目，她臉上有個很特別的標記，你只要看見，就一定能認出來。」

丁麟道：「什麼標記？」

衛天鵬也突然俯過身，在他耳旁輕輕說了兩句話。

丁麟的臉色變了變，又爲難了很久，才試探着道：「前輩既然見過她的真面目，想必是她的朋友，爲什麼不自己去看看她是真是假？」

衛天鵬面上，突又現出怒容，怒聲道：「我叫你去，你就得去，別的事你最好少管。」

丁麟不說話了，衛天鵬盛怒時，沒有人敢說話。

衛天鵬瞪着他，厲聲問道：「你去不去？」

丁麟嘆了口氣，道：「晚輩既然知道了這秘密，想不去只怕也不行了！」

衛天鵬突又大笑道：「好，你果然是個聰明人，我老人家一向喜歡聰明人！」

他用力拍着丁麟的肩，又道：「只要你去，別的無論什麼事，我都答應。」

丁麟忽然也笑了，道：「現在晚輩只想求前輩答應一件事。」

衛天鵬道：「什麼事？」

丁麟道：「晚輩想打一個人。」

衛天鵬道：「你要打誰？」

韓貞忽然嘆了口氣，道：「我。」

丁麟果然已轉過身來，慢慢的走到他面前，微笑着道：「不錯，我的確是想打你！」

他笑得還是很溫柔，很害羞的樣子，

如春天。

西門十三一口氣喝下那杯酒，才看了那坐擁貂裘的少年一眼，道：「你知道我會來！」

這少年人當然就是丁麟，只不過現在看來却已不像是剛才那個人了。

剛才那個丁麟，是個很斯文，很害羞的少年，現在這個丁麟，却是個放蕩不羈的風流浪子。

他用眼角瞟着西門十三，懶洋洋的微笑着，道：「我當然知道，那老王八且不叫你們等我的消息，還能叫誰來？」

西門十三也笑了，說道：「你既然很有種，剛才爲什麼不敢當着他的面，叫他老王八且？爲什麼要變成那種龜孫子的樣子！」

丁麟淡淡道：「因爲我怕你這龜孫子的臉被他打成爛柿子。」

姐姐妹妹都吃吃的笑了。

她們的年紀都不大，可是看她們身材，就算是瞎子，也看得出她們都已不算小孩子了。

西門十三又笑道：「不管怎麼樣，你剛才揍韓貞那一拳，揍得真痛快！」

丁麟道：「其實我不該揍他的。」

西門十三道：「爲什麼？」

丁麟道：「因爲他說的話，全都是那老王八且叫他說的，他只不過是個活傀儡而已。」

他冷笑了一聲，又說道：「那老王八且，其實是個老狐狸，却偏偏要裝成老虎的樣子，只可惜他能瞞得過別人，却瞞不過我。」



丁麟一拳打在韓貞的鼻子上，把他整个人打得飛了出去。



可是他的手却已突然揮出，一拳打在韓貞的鼻樑上。

韓貞整個人都已被打得飛了出去。

丁麟這才轉回身，向衛天鵬一揖到地，微笑着道：「晚輩這就到冷香園去，五天之內，必有消息。」

「消息」兩個字說出來，他的人已不見了。

衛天鵬居然也嘆了口氣，喃喃道：「這一代的年青人，好像比我們那一代還不是東西，這倒真是件要命的事——」

高牆，寒夜。

高牆下的角門裏，忽然有一個人悄悄的走出來，非常英俊的一張臉，已被打腫了半邊，正是那風流成性的西門十三。

他一走出這條巷子，竟有輛發亮的黑漆馬車，急馳而來，驟然在他身旁停下。車門一開，他就跳了進去，車廂裏已有一杯酒在等着他。

一杯溫得恰到好處的陳年女兒紅，一雙比女兒紅更醉人的姐妹花。

姐姐看起來，就像是妹妹的影子，妹妹雖嬌憨，姐姐更動人。

一個少年人，擁着貂裘，端着金杯，懶洋洋的倚在姐姐懷裏，却將妹妹推給了西門十三，笑道：「這小子今天挨了揍，你趕快好好的安慰安慰他！」

妹妹已在輕吻着西門十三被打腫了的那半邊臉。

車馬急馳而去，馳向長安！

寒風如刀，已是歲末，車廂裏却溫暖

西門十三嘆了口氣，道：「難怪老頭子說你厲害，他果然沒有看錯。」

丁麟冷冷道：「這一代的年青人，能在江湖中成名的，有那個不厲害，真正厲害的，他只怕還沒有看見哩。」

西門十三道：「江湖中難道還有像你這麼厲害的人？」

丁麟道：「像我這樣的人，至少還有十來個，只有你們這些龜孫子，整天躲在老頭子的褲襠裏，外面的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你們連影子都摸不到。」

他冷笑着，又道：「我看你們不是十三太保，是吃得飽了，所以撐得頭暈腦漲，老頭子放個屁你們都以爲是香的。」

西門十三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嘆了口氣，苦笑道：「近來他們的確吃得飽，日子也過得太舒服了，所以一出了事，就死了兩個。」

丁麟道：「在你看來，那也算是件大事？」

西門十三道：「雖然不大，也不太小，至少連老頭子，都已準備爲這件事出手了。」

丁麟道：「哦？」

西門十三道：「就因爲他已準備出手，所以才找你到冷香園去探聽消息。」

丁麟道：「你以爲他真是爲了對付黑白，才想到冷香園去的？」

西門十三道：「難道不是？」

丁麟道：「就算根本沒有黑白這個人，我保證他還是一樣要到冷香園去。」

西門十三目光閃動，說道：「如果他找不到你，你也一樣要去探聽南海娘子的行踪！」

踪！」

丁麟道：「一點也不錯！」

西門十三道：「你們爲了什麼呢？」

丁麟道：「是爲了另外一件事，那才是真正的大事。」

西門十三的眼睛亮了，道：「南海娘子莫非也是爲了這件事才來的？」

丁麟嘆了口氣，道：「你總算已變得聰明了些。」

西門十三道：「這件事不但能令老頭子和你出手，而且是把已經失蹤了三十年的南海娘子驚動出來，看來，倒真是件大事！」

他的臉已因興奮而發紅，他顯然也是個不甘寂寞的少年。

丁麟的眼睛裏，也在發白，道：「除了你們知道的這些人外，據我所知，五天之內，至少還有六七個人，要趕到冷香園去！」

西門十三道：「什麼樣的人？」

丁麟說道：「當然都是很有兩下子的人。」

西門十三道：「他們也都知道老頭子這次已準備出手？」

丁麟淡淡道：「這些人年紀雖然都不大，但未必會將你們的老頭子看眼裏。」

西門十三勉強笑了笑，道：「老頭子也並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丁麟道：「可是江湖中後起一代的高手，却沒有幾個人看得起他的，正如他也看不起這些年青人。」

西門十三忍不住道：「不管怎麼樣，年青人的經驗總是比较差些。」

丁麟道：「經驗並不是決定勝負的最大關鍵！」

西門十三道：「哦！」

丁麟道：「據我所知，這次只要是敢到冷香園去的人，絕沒有一個人的武功在衛天鵬之下的，尤其是其中一個人……」

西門十三道：「你？」

丁麟笑了笑，道：「我本來當然也有野心的，但自從知道這個人要來後，我已準備在旁邊看熱鬧就算了。」

西門十三皺眉道：「連你也服他！」

丁麟又嘆了口氣，道：「我說過，我是個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西門十三顯得有點不服氣的樣子，道：「那個人究竟是誰？」

丁麟慢慢的喝了口酒，悠然道：「你有沒有聽說過小李飛刀！」

西門十三聳然動容，幾乎連手裏的酒杯都拿不穩了。

「小李飛刀！」

這四個字本身就彷彿有種懾人魔力。西門十三失聲說道：「小李飛刀也要來？」

丁麟又笑了笑，淡淡道：「小李飛刀若也要來，你們的老頭子和千面觀音，只怕都已躲到八千里外去了。」

西門十三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小李探花已有多年不問江湖中的事，有人甚至說，他也跟昔日的名俠沈依，那些人一樣，到了海外的仙山，嘯傲雲霞，成了地上的散仙。」

丁麟道：「我說的這個人雖不是小李飛刀，却跟小李飛刀有極深的關係。」

中年人，狐皮袍子外，還套着件藍布單袍，看來就像是個規規矩矩的生意人，只不過一雙炯炯有光的眼睛裏，總是帶着極精明而狡滑的微笑。

丁麟已微笑着道：「這位就是冷香園裏的楊大總管楊軒。」

楊軒看了西門十三一眼，接着道：「這位想必就是衛八太爺門下的高足十三公子了，幸會幸會。」

西門十三吃驚的看着他，接着忍不住問道：「你就是我六哥上次來見過的那個楊軒？」

楊軒道：「是的。」

西門十三苦笑道：「他居然說你祇不過是個胆小的生意人，看來他的確吃得太飽了。」

楊軒淡淡道：「我本來就是個胆小的生意人，他沒有看錯。」

丁麟道：「我却看錯了。」

楊軒道：「哦。」

丁麟笑道：「我還以爲你就是『飛狐』楊天哩。」

楊軒皺了皺眉，西門十三也不禁爲之動容。

「飛狐」楊天這名字他聽過。

事實上，江湖中沒有聽說這名字的人還很少，他不但是近十年來江湖中最出名的獨行盜，也是近十年來軟功練得最好的一個人。據說你就算用手銬腳鍊鎖住了他，再把他全身都用牛筋捆得緊緊的，關在一間祇有一個小氣窗的牢房裏，他還是一樣能逃得出去。

像這樣一個人，居然肯到冷香園裏來做管事的，當然絕不會沒有企圖。

他所圖謀的，當然也絕不會是件很普通的事。

西門十三忽然發覺這件事已變得越來越有趣，也同樣變得越來越可怕了。

丁麟好像也知道自己太多嘴，立刻改變話題，道：「那位南海娘子已來了。」

楊軒點點頭，道：「剛到。」

丁麟道：「你看見了她？」

楊軒搖搖頭，道：「我祇看見她門下的一些家丁和丫頭。」

丁麟道：「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西門十三道：「什麼關係？」

丁麟道：「他就是普天之下，唯一得到過小李飛刀真傳的人。」

西門十三又不禁聳然動容，道：「但江湖中爲什麼從來也沒有人聽說過小李飛刀有徒弟？」

丁麟道：「因爲他並沒有真正拜在小李探花門下，他和小李探花的關係，也是最近才有人知道的。」

西門十三道：「我們怎麼不知道。」

丁麟淡淡道：「這也許只因爲你們都吃得飽了。」

西門十三苦笑，却還是忍不住問道：「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丁麟又慢慢的喝了口酒，才緩緩道：「他姓葉，叫葉開！」

葉開！

西門十三沉默着，眼睛裏閃閃發光，顯然已決定將這名字記在心裏。

丁麟又道：「葉開雖然了不起，另外那些年青人也同樣很可怕。」

他忽又笑了笑，道：「你是粉郎君，我是風郎君，你知不知道另外還有幾個郎君？」

西門十三點了點頭，說道：「我知道有個木郎君，有個鐵郎君，好像還有個鬼郎君！」

丁麟悠然道：「這次你說不定也可見到他們的，只不過等你見到他們時，也許就會後悔了。」

西門十三道：「後悔？」

丁麟的眼睛裏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

情，緩緩道：「因爲無論誰見到這個人，都不會好受的，所以你是永遠莫要見到他們的好。」

夜，無雲無月。

車馬已停在冷香園後一個草窠裏，這草窠竟好像是爲他們準備好在這裏的。

那一雙可愛的學生姐妹，却已蜷曲着身子，靠在角落裏睡着了。

西門十三看着妹妹已完全成熟的胴體，忍不住嘆了口氣，道：「今天晚上，我們難道就歇在這裏？」

丁麟點了點頭，仰頭道：「你若已整不住，不妨把我當做瞌睡子。」

西門十三也笑了，道：「我倒還沒有急成這樣子，只奇怪你今天怎麼會忽然變得如此安份的？」

丁麟道：「今天晚上我有約會。」

西門十三道：「有約會？跟什麼人有約會？」

丁麟笑了笑，道：「當然是跟一個女人！」

西門十三立刻急急問道：「她長得怎麼樣？」

丁麟笑得很神秘道：「長得很美。」

西門十三更急了，道：「難道你想一個人溜去，把我甩在這裏？」

丁麟道：「你要去也行。」

西門十三道：「我就知道你不會是個重色輕友的人。」

丁麟忽然道：「只不過，我們這一去，未必能活着回來的。」

西門十三動容道：「你約的是誰？」

丁麟道：「一點也不錯！」

西門十三道：「你們爲了什麼呢？」

丁麟道：「是爲了另外一件事，那才是真正的大事。」

西門十三的眼睛亮了，道：「南海娘子莫非也是爲了這件事才來的？」

丁麟嘆了口氣，道：「你總算已變得聰明了些。」

色輕友的人。」

丁麟忽然道：「只不過，我們這一去，未必能活着回來的。」

西門十三動容道：「你約的是誰？」

踪！」

丁麟道：「一點也不錯！」

西門十三道：「你們爲了什麼呢？」

丁麟道：「是爲了另外一件事，那才是真正的大事。」

西門十三的眼睛亮了，道：「南海娘子莫非也是爲了這件事才來的？」

丁麟嘆了口氣，道：「你總算已變得聰明了些。」

西門十三道：「這件事不但能令老頭子和你出手，而且是把已經失蹤了三十年的南海娘子驚動出來，看來，倒真是件大事！」

他的臉已因興奮而發紅，他顯然也是個不甘寂寞的少年。

丁麟的眼睛裏，也在發白，道：「除了你們知道的這些人外，據我所知，五天之內，至少還有六七個人，要趕到冷香園去！」

西門十三道：「什麼樣的人？」

丁麟說道：「當然都是很有兩下子的人。」

西門十三道：「他們也都知道老頭子這次已準備出手？」

丁麟淡淡道：「這些人年紀雖然都不大，但未必會將你們的老頭子看眼裏。」

西門十三勉強笑了笑，道：「老頭子也並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丁麟道：「可是江湖中後起一代的高手，却沒有幾個人看得起他的，正如他也看不起這些年青人。」

西門十三忍不住道：「不管怎麼樣，年青人的經驗總是比较差些。」

丁麟道：「經驗並不是決定勝負的最大關鍵！」

西門十三道：「哦！」

丁麟道：「據我所知，這次只要是敢到冷香園去的人，絕沒有一個人的武功在衛天鵬之下的，尤其是其中一個人……」

西門十三道：「你？」

丁麟笑了笑，道：「我本來當然也有野心的，但自從知道這個人要來後，我已準備在旁邊看熱鬧就算了。」

西門十三皺眉道：「連你也服他！」

丁麟又嘆了口氣，道：「我說過，我是個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西門十三顯得有點不服氣的樣子，道：「那個人究竟是誰？」

丁麟慢慢的喝了口酒，悠然道：「你有沒有聽說過小李飛刀！」

西門十三聳然動容，幾乎連手裏的酒杯都拿不穩了。

「小李飛刀！」

這四個字本身就彷彿有種懾人魔力。西門十三失聲說道：「小李飛刀也要來？」

丁麟又笑了笑，淡淡道：「小李飛刀若也要來，你們的老頭子和千面觀音，只怕都已躲到八千里外去了。」

西門十三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小李探花已有多年不問江湖中的事，有人甚至說，他也跟昔日的名俠沈依，那些人一樣，到了海外的仙山，嘯傲雲霞，成了地上的散仙。」

丁麟道：「我說的這個人雖不是小李飛刀，却跟小李飛刀有極深的關係。」

中年人，狐皮袍子外，還套着件藍布單袍，看來就像是個規規矩矩的生意人，只不過一雙炯炯有光的眼睛裏，總是帶着極精明而狡滑的微笑。

丁麟已微笑着道：「這位就是冷香園裏的楊大總管楊軒。」

楊軒看了西門十三一眼，接着道：「這位想必就是衛八太爺門下的高足十三公子了，幸會幸會。」

西門十三吃驚的看着他，接着忍不住問道：「你就是我六哥上次來見過的那個楊軒？」

楊軒道：「是的。」

西門十三苦笑道：「他居然說你祇不過是個胆小的生意人，看來他的確吃得太飽了。」

楊軒淡淡道：「我本來就是個胆小的生意人，他沒有看錯。」

丁麟道：「我却看錯了。」

楊軒道：「哦。」

丁麟笑道：「我還以爲你就是『飛狐』楊天哩。」

楊軒皺了皺眉，西門十三也不禁爲之動容。

「飛狐」楊天這名字他聽過。

事實上，江湖中沒有聽說這名字的人還很少，他不但是近十年來江湖中最出名的獨行盜，也是近十年來軟功練得最好的一個人。據說你就算用手銬腳鍊鎖住了他，再把他全身都用牛筋捆得緊緊的，關在一間祇有一個小氣窗的牢房裏，他還是一樣能逃得出去。

像這樣一個人，居然肯到冷香園裏來做管事的，當然絕不會沒有企圖。

他所圖謀的，當然也絕不會是件很普通的事。

西門十三忽然發覺這件事已變得越來越有趣，也同樣變得越來越可怕了。

丁麟好像也知道自己太多嘴，立刻改變話題，道：「那位南海娘子已來了。」

楊軒點點頭，道：「剛到。」

丁麟道：「你看見了她？」

楊軒搖搖頭，道：「我祇看見她門下的一些家丁和丫頭。」

丁麟道：「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西門十三道：「什麼關係？」

丁麟道：「他就是普天之下，唯一得到過小李飛刀真傳的人。」

西門十三又不禁聳然動容，道：「但江湖中爲什麼從來也沒有人聽說過小李飛刀有徒弟？」

丁麟道：「因爲他並沒有真正拜在小李探花門下，他和小李探花的關係，也是最近才有人知道的。」

西門十三道：「我們怎麼不知道。」

丁麟淡淡道：「這也許只因爲你們都吃得飽了。」

西門十三苦笑，却還是忍不住問道：「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丁麟又慢慢的喝了口酒，才緩緩道：「他姓葉，叫葉開！」

葉開！

西門十三沉默着，眼睛裏閃閃發光，顯然已決定將這名字記在心裏。

丁麟又道：「葉開雖然了不起，另外那些年青人也同樣很可怕。」

他忽又笑了笑，道：「你是粉郎君，我是風郎君，你知不知道另外還有幾個郎君？」

西門十三點了點頭，說道：「我知道有個木郎君，有個鐵郎君，好像還有個鬼郎君！」

丁麟悠然道：「這次你說不定也可見到他們的，只不過等你見到他們時，也許就會後悔了。」

西門十三道：「後悔？」

丁麟的眼睛裏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

情，緩緩道：「因爲無論誰見到這個人，都不會好受的，所以你是永遠莫要見到他們的好。」

夜，無雲無月。

車馬已停在冷香園後一個草窠裏，這草窠竟好像是爲他們準備好在這裏的。

那一雙可愛的學生姐妹，却已蜷曲着身子，靠在角落裏睡着了。

西門十三看着妹妹已完全成熟的胴體，忍不住嘆了口氣，道：「今天晚上，我們難道就歇在這裏？」

丁麟點了點頭，仰頭道：「你若已整不住，不妨把我當做瞌睡子。」

西門十三也笑了，道：「我倒還沒有急成這樣子，只奇怪你今天怎麼會忽然變得如此安份的？」

丁麟道：「今天晚上我有約會。」

西門十三道：「有約會？跟什麼人有約會？」

丁麟笑了笑，道：「當然是跟一個女人！」

西門十三立刻急急問道：「她長得怎麼樣？」

丁麟笑得很神秘道：「長得很美。」

西門十三更急了，道：「難道你想一個人溜去，把我甩在這裏？」

丁麟道：「你要去也行。」

西門十三道：「我就知道你不會是個重色輕友的人。」

丁麟忽然道：「只不過，我們這一去，未必能活着回來的。」

西門十三動容道：「你約的是誰？」

丁麟道：「一點也不錯！」

西門十三道：「你們爲了什麼呢？」

丁麟道：「是爲了另外一件事，那才是真正的大事。」

西門十三的眼睛亮了，道：「南海娘子莫非也是爲了這件事才來的？」

丁麟嘆了口氣，道：「你總算已變得聰明了些。」

天外怪叟道：「正是！」

三尺判官錫山仰頭哈哈大笑道：「得了，裝神弄鬼的把戲在我們五老面前是行不通的，尊駕還是出來和我們相見吧！」

天外怪叟嘿然一笑，一陣，忽然聲調一沉道：「周正軒！」

周正軒嚇了一跳，道：「幹什麼？」

天外怪叟道：「麻煩你替我拉開布幕，右邊有一條繩子，你往下一拉，布幕便會啓開。」

周正軒點頭一應，移步走到布幕右邊，果見有一條繩子垂着，他於是抓住繩子往下一拉——

布幕果然應手由中間向兩邊分開！

「啊！」

「嘿！」

百善禪師，無憂子，白頭翁，三尺判官錫山和九華神尼一見之下，均不禁驚跳起來。

原來，布幕裏面沒有人，只有一具骷髏！

骷髏全身完整，居中端坐於一張交椅上！

周正軒一見之下，也大吃一驚，渾身毛髮直立，慌忙頓足縱退，大叫道：「天啊，是一具死人的骷髏！」

死人的骷髏居然能開口說話，的確是一樁駭人聽聞的怪事了！

五老雖然都是見多識廣，和身懷絕藝的老江湖，這時也驚得面色蒼白，心弦顫慄！

「諸位莫怕，我雖然是個鬼，但却是

很講道理的鬼，絕不會胡亂傷害人的。」

骷髏又說話了！

當然，他的「嘴巴」沒有動，話聲也不像是從他口中發出的，但是聲音却在老少六人的身邊响着！

百善禪師驚愕萬分，失聲道：「你……你真是個鬼？」

骷髏道：「是的，我含冤而死，已有十年，因此不揣冒昧，請五位到此爲我伸冤！」

無憂子渾身直泛雞皮疙瘩，瞪目顫聲道：「你是『天外怪叟魯巴公』麼？」

骷髏道：「不，由於要請諸位到此，不得不冒用天外怪叟之名，這一點十分抱歉。」

白頭翁驚惶地說道：「那麼，你是誰？」

骷髏道：「你們的老朋友。」

白頭翁道：「老朋友？」

骷髏道：「是的。」

九華神尼合十道：「阿彌陀佛，貧尼想不起尊駕是誰？尊駕就請報個姓名吧。」

骷髏笑道：「諸位當真想不起我是誰麼？」

九華神尼道：「是的。」

骷髏忽然嘆了口氣，道：「其實，十年前的今天，諸位若不跑得太快，就可看到我現在這個樣子！」

九華神尼一怔：「你說什麼？」

骷髏道：「妳還聽不明白？」

九華神尼道：「不明白？」

骷髏又道：「百善禪師，你也不明白麼？」

在鼓凳上坐下來。

骷髏笑道：「二位掌教是否已發現我躲藏的地方了？」

無憂子沉吟一聲道：「我們遲早會把你找出來的！」

骷髏道：「你耳朵並無毛病，應該聽得出我是在廳中說話的，不是麼？」

無憂子沉默不語。

他自然也聽得出對方是在廳中說話的，因之心甚爲駭懼，但爲了保持他一派掌門人的身份，故不讓心中的駭懼形諸於面上。

百善禪師却禁不住內心的驚奇，面露苦笑，道：「貧僧不信鬼魂會開口說話，你到底躲在何處？」

骷髏道：「我就在你們身邊，你們走到那裏，我就跟到那裏！」

百善禪師道：「你誘騙我們到此，究竟意欲如何？」

骷髏道：「我要你們選我一個公道啊！」

百善禪師道：「還甚麼公道？」

骷髏道：「你們心中明白！」

百善禪師道：「貧僧一點都不明白，你還是直說了吧！」

骷髏道：「周正軒，我的故事說到那裏了。」

周正軒道：「你喝了兩盅葡萄酒後，

五老突然變了態度，告訴你有人向五老會告了一狀，指控你犯了三件罪行，一是弑師，二是恩將仇報，三是淫人妻女。」

骷髏道：「對了，所謂弑師，是說我使用毒藥毒殺了家師『天野散人』，奪走

百善禪師凝容答道：「是的，貧僧不知尊駕所言何事，尚請明說！」

骷髏道：「無憂道長，你呢？」

無憂子惴惴不安地道：「貧道也不明白尊駕說的是什麼！」

骷髏道：「修掌門人，你呢？」

白頭翁面色陣陣蒼白，道：「修某亦不明白。」

骷髏道：「半掌門，你的回答大概也一樣，嗯？」

三尺判官錫山勉強擠出一絲笑容道：「是的，老夫想不起十年前的今天，曾見過你！」

骷髏又嘆息一聲道：「你們五老，身爲盟主，日理萬機，難怪不記得我這個人了！」

三尺判官錫山道：「也許我們曾經見過你，只是你已變成一具骷髏，我們自然不識得。」

骷髏苦笑一聲道：「哼，你們真會裝蒜！」

三尺判官錫山面色微變道：「你請報出姓名，並說出你含冤而死的經過，果真身負奇冤，我們當爲你報仇。」

骷髏道：「真的麼？」

三尺判官錫山道：「當然！」

骷髏道：「好的，既然你們已不記得我，我只好自我介紹了——我是劍君子岳一實！」

五老又大吃一驚，齊聲道：「什麼，你是劍君子岳一實？」

骷髏冷笑道：「不然，你們以爲我是誰？」

五老相顧失色，驚愕了好半天，百善禪師才長嘆一聲道：「十多年未見你岳大俠，貧僧還以爲岳大俠已歸隱林下，沒想到岳大俠竟已作古……」

骷髏嘿然笑起來。

百善禪師肅容道：「岳大俠是被誰殺害的？」

骷髏笑聲更爲陰森可怕，道：「老禿驢，你可真會裝傻啊！」

百善禪師愕然說道：「岳大俠何出此言？」

骷髏道：「周正軒！」

周正軒又嚇了一跳，惶然道：「什麼事？」

骷髏道：「我講個故事給你聽……」

周正軒道：「哦？」

骷髏道：「十年前的今天，我奉命到此謁見五老，我說『奉命』，是因為在重九的前幾天，他們五老前往仙華天聖找我，其時正好我不在家，他們便留下一道『五老令』，要我在重九這一天前來鬼堡見面，說有要事欲與我商量……」

無憂子聽到此處，忽然不動聲色的轉身走去門側，拿下掛在牆上的油燈，沿着花廳的牆壁搜視起來。

百善禪師看了無憂子的舉動，也頓時如夢初醒，於是也舉步過去，跟他一起搜索探測。

骷髏停止講故事，冷冷一笑道：「二位掌教在尋找什麼呢？」

百善禪師沉聲道：「找你！」

骷髏哈哈大笑道：「別找了，除非我自願讓你們看見，否則你們的肉眼是看不

無憂子大喝道：「滿口胡言，吃我一掌！」

起身一掌隔空推出！

凌厲的掌風捲上骷髏，登時將骷髏和椅子撞倒地上，撞得椅子四分五裂，骷髏根根散開，骨碌碌的在地上打滾！

然而，骷髏雖已散爲一堆骨骸，他的聲音仍然在廳中响起，只聽他發出淒厲的笑聲道：「這有何用！你們再也傷害不到我了！即使我的骨骸根根敲碎擊成塵粉，也無法再殺死我了！」

無憂子又驚又怒，厲聲道：「你出來！你若真是劍君子岳一實的鬼魂，就顯靈出來讓我們瞧瞧！」

鬼魂嘿然笑道：「不，我如顯靈出現，你們必會嚇死，我還要你們死去，我要你們說出殺害我的原因！」

無憂子忽然跳到鐵門下，叫道：「四位，咱們合力來撞開這扇鐵門！」

百善禪師，九華神尼，白頭翁和三尺判官聞言一齊跳過去，五人一齊動手，運出畢生功力，十隻手掌同時擊上鐵門！

「轟！」

一聲巨響之下，鐵門只輕微震動了一下。

他們五人都有一身驚人的雄厚功力，此刻合力出手，勢如怒濤拍岸，可是却撞不倒鐵門。

無憂子喝道：「再來一次！」

「轟！」

十隻手掌再度擊上鐵門，但是情況仍然一樣，好像鐵門外擋着一座山似的！

三尺判官錫山道：「正軒你也來！」

見鬼魂的！」

百善禪師冷笑道：「哼，你以爲我們還相信你是鬼魂？」

骷髏道：「不然，你們以爲我是個活人？」

百善禪師道：「不錯，這種鬼把戲騙三歲小孩還可以，要想騙過我們，簡直是笑話！」

骷髏道：「這麼說，你們繼續尋找好了，我可要繼續講我的故事。」

他輕咳一聲，道：「周正軒，你在聽麼？」

周正軒神色已漸恢復常態，聞言冷冷道：「你說吧！」

骷髏道：「那一天，我回家看到了『五老令』之後，以爲他們五老真有要事欲與我商量，次日一早立即動身來此，到了鬼堡一看，他們五老果然均在——」

三尺判官錫山眉頭一皺，開口打岔道：「你胡說什麼，十年前的今天，我們五老何曾到過此處？」

骷髏不理他，繼續說：「那天他們還帶了不少的酒菜，就在前面客廳接待我，我因自認與他們毫無仇恨，故未加警戒，一連喝了他們兩盅葡萄酒，然後他們態度突然變了，說有人向『五老會』告了一狀，指控我犯了三條罪狀，一是弑師，二是恩將仇報，三是淫人妻女——」

白頭翁喝道：「又胡說了！我們『五老會』幾曾收到指控你的狀子？又幾曾下『五老令』要你到此？都是一派胡言！」

這時，無憂子和百善禪師已將整個花廳搜遍，因無任何發現，只好悻悻而回，

周正軒豁然一吸，當即跳了上去，跟着五老一齊出手，十二隻手掌三度拍上鐵門。

又是「轟」！一聲巨響，鐵門仍只輕微震動了一下，毫無鬆動之象！

「嘿，嘿！」

鬼魂又在他們身邊開了口，陰惻惻的笑着：「沒有用的，就算你們撞開了鐵門，你們也別想逃下山去！」

五老聽得毛骨悚然，不覺一齊跳開，他們原都不信這是鬼的安排，但現在有些相信了。

三尺判半錫山沉聲道：「岳一實，你弄錯了，如果你當真被人殺害於此，那不是我們五老幹的，你既變為厲鬼，難道還不知誰是殺害你的兇手麼！」

鬼魂冷笑道：「半錫山，你這個老匹夫，五老之中，要數你最狡猾，當年在酒中下毒的就是你！」

三尺判半錫山面色陣陣蒼白，顫聲道：「胡說，老夫一生之中，從未下毒害人，你別含血噴人！」

鬼魂尖聲道：「事到如今，你還死不認帳？」

三尺判半錫山渾身哆嗦起來。

鬼魂道：「你不再說實話，我先殺了你的徒弟！」

三尺判半錫山神色大變，疾忙以身護住周正軒，瞋目厲聲說道：「岳一實，你是個糊塗鬼，你要就殺我，此事與小徒無關！」

鬼魂陰陰而笑道：「不，我要先殺死你的徒弟，讓你先嘗嘗痛苦的滋味！」

三尺判半錫山驚怒交迸忿然道：「好，老夫實說便了，當年確是老夫下毒殺害你的，你要報仇，就衝着老夫來好了！」

鬼魂道：「很好，現在再告訴我，你們為何要捏造不實的罪狀來陷害我？」

三尺判半錫山道：「因為你武功超過我們，你不死，對我們是個威脅！」

鬼魂道：「老禿驢，是這樣麼？」

百善禪師面色變得很難看，一頓手中禪杖道：「不，沒有這種事！」

鬼魂冷笑道：「半錫山都承認了，你還不承認？」

百善禪師嚴正地說道：「貧僧絕不承認！」

鬼魂道：「老牛鼻子你也不承認？」

無憂子乾笑一聲道：「如果你真是劍君子，一實鬼魂，貧道倒要請教一事！」

鬼魂道：「說！」

無憂子道：「你說十年前你接到我們的『五老令』，是麼？」

鬼魂道：「不錯！」

無憂子道：「好，那方『五老令』如今何在？」

鬼魂道：「你要看？」

無憂子道：「是！」

鬼魂道：「你認為那『五老令』是真的？」

無憂子道：「不錯，我們五老會的五老令箋，均是刺繡名家梅老夫人親製的，沒有人能够仿造，而且我們一向把五老令箋保管得很好，何時發出『五老令』也有詳細的記載，到現在我們總共只發出二十七道『五老令』，而當年梅老夫人只為我們

製成五十面『五老令箋』，也就是說目前我們五老會還珍藏着二十三面『五老令箋』，所以貧道敢說你接到的『五老令』必是假的！」

鬼魂道：「你能分辨出真假？」

無憂子道：「能！」

鬼魂道：「聽右壁角下有一個木箱，看見沒有？」

無憂子轉頭一看果見那壁角下放着一個木箱，乃道：「五老令就在那箱中？」

鬼魂道：「是的，你可以拿出來大家看看！」

無憂子於是走去那壁角，揭開箱蓋，只見箱中還有一個小鐵盒子，他再將小鐵盒子打開，就看見了那方『五老令箋』，他拿起『五老令箋』走回廳門旁邊，就燈光下展開起來。

百善禪師，九華神尼，白頭翁，三尺判和周正軒亦圍過去觀看。

很快的，他們的臉色都變了！

鬼魂冷冷一笑道：「是假的麼？」

無憂子眉頭緊皺，嚴肅地道：「這面『五老令箋』不假，但下面的署名却不是我們的筆跡！」

鬼魂道：「你是說，那是別人偷了你們的『五老令箋』，假借你們之名發給我們的？」

無恨，你沒有理由傷他！

鬼魂沉默了半晌，才開聲道：「好的，我將他帶出去，只留你們五人在此！」

一言甫畢，壁上油燈突然熄滅！整個花廳，頓又陷入黑色的恐怖世界之中！

三尺判半錫山悚然一驚，反手一摸身後，發覺徒弟周正軒已然不在，不禁駭聲道：「正軒！正軒！」

沒有聽到周正軒的回答，好像周正軒已突然消失了！

九華神尼急叫道：「快點燈瞧瞧！」

無憂子聞言迅速掏出火摺子，再把熄滅的油燈點亮，燈光復亮之下，原來站在三尺判半錫山身邊的周正軒果然已失了踪跡。

五老又一次的相顧失色，渾身陣陣發寒。

三尺判半錫山不信徒弟就這樣被攝出密不通風的花廳，他取下壁上的油燈，四下搜索起來，一面呼喚道：「正軒，正軒，你在那裏？」

但搜遍整個廳上，證明周正軒確實已不在廳上！

白頭翁駭然道：「老天爺，咱們當真是活見鬼了！」

百善禪師嘆：「阿彌陀佛，貧僧本不信世上有鬼作祟，但看今天這情形——」

三尺判半錫山接口道：「不錯，咱們的確遇了鬼，這回恐怕有死無生了！」

「你們不會馬上死的——」

鬼魂的聲音又起，緩緩說道：「現在我讓你們好好想一想，等你們想通了，願意供認之時，我再來和你們說話！」

語畢，又發出一陣淒厲的哭聲，然後慢慢的消失，好像靈魂已飄出花廳而去！

周正軒由走道走到前面的客廳上，在靠牆的一張鼓凳上坐下，滿面憂愁的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他們為何死不認帳？莫非他們當真不是當年殺害我爹的兇手？」

「岳鶴，你說甚麼？」

一個女人的聲音飄入廳上！

隨着話聲，門口人影一幌，出現了一個女人！

這女人年約二十七歲，容貌頗俏麗，長髮披肩，膚白如雪，只是臉上毫無笑容，也可說毫無生氣，給人一種鬼氣森森的感覺！

被稱為「岳鶴」的周正軒對於這個突然出現的女人並無一絲驚奇之色，只是長嘆一聲道：「他們死不認帳！」

長髮女人倚門而立，神色平靜地道：「你何必一定要他們承認呢？」

岳鶴抵牾唇道：「我要等他們認罪並說出殺害家父的原因之後，才下手處死他們！」

長髮女人道：「要是他們抵死不承認呢？」



個整花廳，突然陷入黑色的恐怖世界之中。



無憂子打開那鐵盒見到一幅「五老令箋」。

三面『五老令箋』，那麼怎麼會多出這一面『五老令箋』呢？」

無憂子還是無言可對。

鬼魂道：「你說話呀！」

百善禪師滿面疑惑地道：「我們也不知道這一面『五老令箋』是怎麼樣出現的，但這下面的署名，確非出自貧僧五人的手筆。」

鬼魂桀桀笑道：「我替你們解答吧！你們不顧別人的武功超過你們，因此決定聯合殺害我，爲了怕我不來，就使用一面真的『五老令箋』，但又怕這面『五老令箋』落入別人手中，做爲物証反控你們，因此你們叫別人在上面簽字，圖逃罪嫌，對不對？」

白頭翁怒喝道：「胡說！」

鬼魂道：「胡說麼？哼，半錫山都已承認了，你們還想抵賴不成？」

白頭翁轉對半錫山怒問道：「半掌門人，莫非你假借我們四人之名，邀人冒充我們幹的？」

三尺判半錫山忙忙的搖頭道：「沒有沒有，老夫剛才所以承認是因他威脅要殺害小徒，因此——因此——」

白頭翁冷笑道：「這樣的事情，也可以屈意承認的麼？」

三尺判半錫山低頭長嘆一聲，喃喃道：「老夫只想保護小徒的性命——」

鬼魂語調一沉道：「半錫山，照你這樣說，你還是不承認謀害我了？」

三尺判半錫山似已決定豁出性命，再無恐懼之色，厲聲道：「不錯，如果你認爲老夫是殺你之人，你直管動手便了，但小徒與你無仇，

製成五十面『五老令箋』，也就是說目前我們五老會還珍藏着二十三面『五老令箋』，所以貧道敢說你接到的『五老令』必是假的！」

鬼魂道：「你能分辨出真假？」

無憂子道：「能！」

鬼魂道：「聽右壁角下有一個木箱，看見沒有？」

無憂子轉頭一看果見那壁角下放着一個木箱，乃道：「五老令就在那箱中？」

鬼魂道：「是的，你可以拿出來大家看看！」

無憂子於是走去那壁角，揭開箱蓋，只見箱中還有一個小鐵盒子，他再將小鐵盒子打開，就看見了那方『五老令箋』，他拿起『五老令箋』走回廳門旁邊，就燈光下展開起來。

百善禪師，九華神尼，白頭翁，三尺判和周正軒亦圍過去觀看。

很快的，他們的臉色都變了！

鬼魂冷冷一笑道：「是假的麼？」

無憂子眉頭緊皺，嚴肅地道：「這面『五老令箋』不假，但下面的署名却不是我們的筆跡！」

長髮女人道：「嗯？」
岳鵠道：「根據小弟的觀察，他們似乎不是殺害家父的兇手。」

長髮女人道：「你懷疑我說謊？」
岳鵠搖頭道：「不，小弟猜想，姐姐當年看到的五老可能是別人冒充的。」

長髮女人冷冷一笑道：「可是當年我曾親眼目睹他們下山，後來他們在杭州分開時，我又繼續跟蹤其中的三尺判半錫山，一直跟到他們白鶴派的白鶴山莊，親眼看見他走入白鶴山莊之中！」

岳鵠道：「那時是半夜裏……」
長髮女人道：「白天和夜裏又有何不同？」

岳鵠皺眉道：「還有，我拜他為師已有一年餘的時間，經過一年多的暗中觀察，我覺得他為人頗正直，看不出有一點殺害家父的跡象，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向門下提起家父，稱讚家父的武功和品德。」
長髮女人道：「這就是他老奸巨滑之處！」

岳鵠道：「此外，今天當他們五人在橋前會合的時候，並未表露出十年前曾到過鬼堡的樣子，如果他們即是殺害家父之人，在舊地重遊的情況之下，一定會有什麼表露的，是不是？」

長髮女人道：「殺害令尊，是他們五人一樁秘密，有你在身邊，他們怎敢表露出來！」

岳鵠嘆道：「話雖不錯，但我總覺得，他們不像是殺害家父之人……」

長髮女人幽幽一嘆道：「你的心腸太直了，不知人心之險惡！」

岳鵠抬目望她，神色茫然道：「姐姐認為小弟應該立刻下手處死他們麼？」

長髮女人領首道：「是的！」
岳鵠道：「但他們已插翼難飛，依小弟之見，不如多因循他們幾天，也許他們在忍受不了恐怖的折磨之下，會自動供認出殺害家父的經過情形的。」

長髮女人道：「隨便你。」
岳鵠搓着手嘆道：「等他們認罪之後，小弟才敢處死他們，因為他們是掌門人物，又是武林公認推舉的盟主……」

長髮女人問道：「他們沒有看出破綻吧？」
岳鵠道：「沒有，他們起初不信是家父的鬼魂顯靈，後來就慢慢相信了。」

長髮女人道：「你甚麼時候傳授我腹語之術？」
岳鵠道：「等解決了這樁大事之後，好麼？」

長髮女人點點頭，幽幽地道：「等我學會了腹語之後，我就像一個女鬼了。」
岳鵠又問道：「姐姐認為他一定會回來？」

長髮女人面露怨恨之色道：「是的，總有一天，他會回到此處！」

岳鵠道：「何不下山去找他？」
長髮女人道：「我不知道他搬到那裏去了，人海茫茫，何處尋覓！」

岳鵠道：「他今年大約多大年紀？」
長髮女人道：「六十多歲吧。」

岳鵠道：「姐姐應該下山找他，六十多歲的年紀的人，再沒有幾年好活了，要是他在外面壽終正寢，姐姐的願望豈不落空？」

空？」

長髮女人冷笑道：「落葉歸根，我相信他一定會回來的！」

岳鵠站了起來，走到廳門口望望外面的天色，說道：「天快黑了。」

長髮女人道：「嗯。」
岳鵠道：「咱們去聽聽看他們談些甚麼好麼？」

長髮女人道：「好。」

於是，兩人轉入裏面，走到花廳外面，登上二樓，進入一間黑漆漆的房中，揭開地面上的一塊石板。

石板下，有個碗口大的圓孔。

從圓孔望下去，可以看到花廳上的情形。

岳鵠蹲身湊上圓孔，往下一望，却見花廳中一片漆黑，不由微微一呆，抬頭低聲道：「那盞油燈已經熄了！」

長髮女人跪下去探頭一望，亦感意外，輕聲道：「奇怪，那盞油燈的油還很多，怎麼會熄了呢？」

兩人再凝神側耳諦聽了一會，竟聽不出一點聲響，岳鵠更感奇怪，又低聲道：「他們怎麼都不說話？」

長髮女人臉現疑色道：「是呀！」
岳鵠想了想冷笑道：「我明白了！」

岳鵠道：「他們可能還不大相信家父鬼魂顯靈之事，認為有人在裝神弄鬼嚇唬他們，因此他們熄滅了燈火，要等我打開秘門之時，乘機衝出來。」

長髮女人道：「對。」
岳鵠道：「咱們來嚇唬他們如何？」

長髮女人道：「好。」

岳鵠於是對着圓孔運氣傳聲，發出陰惻惻的聲調道：「諸位，你們想通了沒有，是否已決定認罪了？」

花廳裏的五老顯然已聽見「劍君子岳一實」的「鬼話」，但是沒有一人回答！
岳鵠嘿嘿怪笑道：「你們竟是抵死不認罪，嗯？」

花廳裏的五老仍是不發一語，靜得鴉雀無聲！

岳鵠冷冷一哼，說道：「大丈夫敢作敢當，當年你們合謀殺害了我，如今竟不肯認帳，難道你們以為不認罪，就能逃過一死麼？」

五老仍不回答，好像全數在廳上暴斃了。

岳鵠冷笑道：「好吧，我再提醒你們一件事，當年你們殺害我時，本堡的一個女鬼曾經在場目擊——半掌門人，你不是親眼看見那個女鬼麼？」

三尺判半錫山也不回答。

岳鵠道：「那個女鬼，如今仍在本堡，我請她跟你談談吧！」

說到這裏，直起身子，向長髮女人做了個手勢，示意她向廳上五老說話。

長髮女人湊上圓孔，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笑道：「五位掌門人，當年你們在此殺害了劍君子岳一實，奴家自始至終看的清清楚楚，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今天岳大俠要向你們索命了，哈哈哈哈哈！」
她的笑聲，比岳鵠裝的更淒厲可怕，連岳鵠聽了都為之寒毛豎立！
可是，花廳裏的五老仍無一點反應，

整個廳上寂無一點聲響！

長髮女人笑道：「半掌門人，你聽到奴家的話麼？哈哈，你們馬上就要死了，今後這座鬼堡可要熱鬧起來啦！」

岳鵠聽不出五老發出一點聲音，心中大奇，低聲訝然道：「怪了，他們為何不發一言？」

長髮女人搖搖頭，拉着他退到一旁，輕聲道：「我覺得有些古怪……」

岳鵠道：「嗯？」

長髮女人道：「我聽不到他們呼吸的聲音！」

岳鵠道：「花廳那麼大，他們必是躲在某個角落下，因此聽不到。」

長髮女人搖搖頭道：「恐怕不是。」

岳鵠道：「不然，姐姐認為是甚麼原因？」

長髮女人道：「我不知道，不過……你不敢冒一次險？」

岳鵠搖頭道：「不行，讓他們逃出花廳之後，再想控制他們就不容易了。」

長髮女人道：「那麼只有一個辦法了，咱們點一盞油燈，用一條繩子綁着，由這上面垂下去，就可看清楚他們在攪甚麼鬼。」

岳鵠道：「但那樣一來，他們就再也不肯相信咱們是鬼了。」

長髮女人道：「你已裝了半天的鬼，他們還是不肯認罪，也許你表明身份之後，他們反而肯把一切說出來。」

岳鵠沉思良久之後，毅然點頭道：「好吧，表明身份跟他們談談也好！」

長髮女人道：「你等着，我去找一條

繩子來。」

說畢，出房而去。

岳鵠又走近圓孔旁邊，把耳朵貼上圓孔，凝神諦聽着，但聽了好一會，還是聽不到一點聲響，不由暗哼一聲，忖道：「難道他們已被我嚇死了？或者已逃出花廳？」

不，不，花廳如銅牆鐵壁，他們如何逃得出去？我看必是故意不出聲，希望誘使我打開廳門，哼，你們別做夢了，爲了報殺父之仇，我已計劃了許多年，豈容你們輕易逃脫！」

思忖方過，只見長髮女人已拿着一條繩子走回房中，乃起身輕聲問道：「油燈呢？」

長髮女人走去一面房壁上，取下一盞琉璃燈，揭去燈罩，取出火摺子引火點上，再將燈罩蓋回去，然後用繩子綁起來。

綁好之後，她便把琉璃燈放入圓孔，讓它慢慢的垂入花廳之中。

兩人的視線，隨着琉璃燈投入花廳，一眼就瞥見了花廳中的五老。

但見五老或仰躺或俯臥，東歪西倒的「陳屍」於廳上，仰躺的雙目暴瞪，一臉死相！

兩人一見之下，不覺呆了。

好端端的五個人，怎麼會突然暴斃了呢？

岳鵠睜大眼睛，駭然道：「怎麼回事？他們怎麼死了呀？」

長髮女人也滿臉驚奇道：「這可怪了，他們無緣無故怎麼會死呢？難道是自殺死的？」

岳鵠吃驚道：「自殺？他們怎會自殺

的？」

長髮女人抬目凝望他，道：「岳鵠，如果你殺了他們，你是不會瞞騙我的，是不是？」

岳鵠點頭道：「當然！」
長髮女人道：「那麼，我猜他們是在裝死！」

岳鵠又向圓孔下望了一眼，道：「好像不是，他們的確確是死了！」

長髮女人拔出一柄匕首，說道：「你讓我來試試。」

岳鵠知她要由圓孔發下匕首，攻擊其中一人，以試探他們是真還是假死，乃讓開道：「不要打他們的要害，打腿部就可以知道了。」

長髮女人點點頭，舉起匕首，對準圓孔，運力發刀打了下去。

「噢！」

一聲輕响，匕首正中白頭翁修天球的臀部！白頭翁修天球沒有動。

只有真正死亡的人，挨了一刀才會不動。

長髮女人驚奇地道：「沒有錯，他們的確都死了！」

岳鵠跳起道：「快去看看！」

轉身疾衝出房。

長髮女人拉起琉璃燈，解下繩子，即提燈跟出，下了樓梯，來到花廳門外，只見岳鵠已按動機鈕，原來落下的鐵門正在上升，她怕有意外，連忙道：「小心，不要立刻進去！」

岳鵠連忙退開幾步。

鐵門在「隆隆」聲中升至頂端而止。

長髮女人小心的趨近廳門邊，舉燈一照，只見五老躺的姿勢未變，確已死亡，她於是輕步入廳，提燈四下照射一遍，不見任何異狀，才向廳外的岳鵠道：「岳鵠，你可以進來了。」

岳鵠疾步入廳，趨至五老身旁，將五老屍體逐一翻動了一下，見他們毫無反應，不由發呆道：「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

長髮女人把琉璃燈放在地上，亦趨至五老身旁察看，她翻開九華神尼的眼皮看看，臉色一變道：「噢，是中毒死的！」

岳鵠愕然道：「中毒死的？」

長髮女人又將其餘四老的眼皮翻開審視，點點頭道：「都一樣！」

岳鵠不勝驚惑的道：「他們怎麼會中毒而死呢？」

長髮女人不答，又將九華神尼的全身仔細察看一番，忽然一指九華神尼腰部道：「你看，就是這東西要了他們的命！」

岳鵠趨前一望，只見九華神尼的腰部上釘着一支黑針，不禁駭然道：「啊，是中暗器！」

長髮女人取出一方手巾，將黑針拔出，拿到燈前細視，說道：「這是淬毒的七步斷魂針！」

岳鵠神色嚴肅起來，星目迸出精光，攏頭四望道：「這麼，一定有人在小弟離開時，偷偷混了進來！」

長髮女人冷笑道：「不錯，看來今天來到這座鬼堡之人，除了你們六人之外，還有一位不速之客！」她說到這裏，立刻拉起岳鵠跳出廳外。

(未完)

億萬富翁 突然失蹤

大富豪席慎有四個兒子，長子席大禮是建築工程師，次子席次義是一位出色的科學家，第三兒子席三廉是一個醫生，可以說各有所成，獨是第四個最小的兒子席四恥一無所成。

席四恥是個典型的頹廢派青年，在外國讀書時已經是個嬉皮士，長髮蓬鬆，雙目無神，身穿背心型單性服裝，足踏日本式涼鞋，鼻架闊邊茶色大眼鏡，肩掛新潮藤包布袋。要是不知新潮為何物的人，必然會懷疑他是個來路乞丐。

儘管如此，相信許多做父親的人，都會非常羨慕席慎，因為四個兒子有三個學有所成，確是不容易的事，何況那三種職

業全是當今世人最仰慕的。所以，即使有一個兒子一事無成，照理亦不是一件值得傷心的事。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席慎是個非常成功的商人，他的財富完全是由各種商業中賺回來的，故此他一直希望四個兒子之中，起碼有一個可以繼承自己的事業。相信不少父親都會像他一樣想法吧？可是，偏偏四個兒子之中，竟然沒有一個可以繼承他的衣鉢。因此，這些日子以來，他雖然身體不大好，仍然要親自去處理那繁複的商業事務。有時還得坐飛機飛來飛去，到老遠的外國去洽商和簽訂合約。

席慎本來不算老，只不過五十五歲，無奈身體不爭氣，心臟病隨時會令到他的生命旅程完結，甚至他的醫生兒子亦無法知道他何時離開人世，只是勸諫他別太操

勞，最好就是退休。

不過，假如他真的退休了，他的一切事業將會隨之而結束，那麼，又將會有一大批人因此而失業。因為席慎決不會把這一切事業交給外人去處理，那就非結束不可了。

然而席慎絕對不會那樣做，那並不是因為他的財富不多，而是多少年來他一直習慣了忙忙碌碌的，一旦要他靜下來，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一天，席慎剛由外地回來，習慣上他是不喜歡事前把行踪告訴別人的，所以機場上沒有半個親人去迎接他。事實上他坐飛機有如一般人坐巴士，經常就是這樣靜悄悄地來，靜悄悄地去。

他下了飛機之後，並不急於返家，也不急於往辦事處，而是趕往醫生那兒，去

檢驗心臟；這幾乎是他每月的例行事項之一。

他的第三個兒子席三廉，也是醫生，但他還是相信老朋友祁樂加醫生，因為祁醫生是一位心臟專家，兼是席慎的多年好友。

祁醫生為他檢查過心臟之後，說道：「你此行必然又大有所獲。」

席慎洋洋自得地說：「是的，你原來不但懂得診症，還懂得看氣色；老祁，不怕對你說，我這次跟外國一間大公司簽訂了一張長期合約，價值數億元，的確是不負此行啊！」

祁醫生嘆了一口氣，問道：「老席，你到現在為止，大概有多少家財？」

席慎怔了一怔，說道：「我沒有正確估計過。」

「但我却因為你的健康，而約署替你估計過了。你的財產最保守的估計亦在一億元以上，當然，在目前本市的富翁行列中，你可能無法擠上十名以內，但總應該滿足了吧？」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你今年多少歲了？」

「五十五。這個你是知道的，為什麼又再問我？」席慎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忽然又若有所悟地「哦」的一聲，說道：「我明白了，你看出毛病來了，所以才問年齡，又問我有多少遺產，是不？」

祁樂加笑了笑：「不！不是這意思，我只想你能明白一件事，你的年紀不小，家財又有那麼多，兒子都成長了，加上自己身體不好，所以，我勸你還是早些退

休吧，像你眼前這情形，最好是平平靜靜的過日子，太刺激就會有問題。」

席慎道：「到底我的心臟病是否更加嚴重了？」

「不！只是你太興奮，加上四處奔波，所以剛才我猜你大有所獲，就是爲了這緣故。」

「老祁，你別噓囉了，要注射什麼藥麼？我還有事要趕着去做。改天再跟你談吧！」

祁樂加道：「服藥吧，如果要注射，下次你可能不再來光顧我了！」

這固然是開玩笑而已，因為祁樂加知道他最怕注射的。

席慎穿好衣服，取了一包藥片，便匆匆離開了祁樂加的醫務所；祁醫生瞪住他的背影，不斷地搖頭苦笑。心裏在想：到底他在忙什麼？又在為什麼？爲金錢嗎？爲興趣嗎？

席慎剛想截一輛街車，突然有一輛白色的中型房車開到他的身旁停了下來。

這不會是他的座駕車，因為他回來之後並未通知他的司機；而且，他的座駕車是銀灰色的勞斯萊斯大型房車，不是這種流線型的車。

坐在中型房車內的，是一位三十歲左右的貴婦，她含笑盈盈地，瞪住席慎，說道：「怎麼，你回來了，也不打個電話給我？」

席慎當然認得這個女人，因為她並非別人，正是他的情婦費莎。

費莎推開了面前的車廂門，讓席慎進來。

文·雲
圖·馬
蓉·王

人物問題



席植走到她身旁，一陣幽香撲鼻，令到他不由自主地深深吸了一口氣，欣然問道：「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的？」

「心有靈犀一點通，我想你今天總應該回來檢查心臟了。」費莎一邊說一邊把車子開動。

席植說：「把我送返公司，我回頭再到你那兒去好不好？」

費莎道：「你回到公司之後，可能要忙到今晚，難道你要我等你一直等到今晚嗎？只怕到那時你那些寶貝兒子又要找你談遺囑的事啦。」

席植不知怎的，總覺得這個女子有一股無法抗拒的魅力，所以每次見到她之後，幾乎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任得她如何擺佈。

雖然那醫生曾暗示過他，叫他在私生活方面要檢點一下，但是，他到底是個精力充沛的人，除了心臟有問題之外，一切生理正常，再加上費莎的媚功，於是他又一次屈服在女色之下。

他覺得自己不算太老，但與他年紀相若的妻子，正是雞皮鶴髮，這大概就是男人與女人最顯著的分別地方吧？

因此，席植有時會在私心底下這樣想：趁住自己還未衰退，何不讓身心舒暢一下！

費莎很美，難得的是那一份高貴的氣質，要不是家庭環境與他的社會地位構成了無形的枷鎖！席植早已名正言順地把她迎娶過門。無奈他的妻子，他的兒女以及他的親友們，都成了無形的障礙。

不過，費莎似乎並不計較名份，她時

時都對席植這麼說：「名份只不過是形式上的不同，唯一的好處就是你無須再畏首畏尾的偷偷摸摸，至於我……我只要時時見到你就是了！」

試想想，一個事業上有了成就的男人，面對着如此嬌媚欲滴的成熟婦人，她既不忘在自己的金錢，又看不出有其他企圖，只求靈慾上互相安慰，這又怎不叫席植為她而顛倒！

席植第一次認識費莎是很偶然的事，他們在飛往東京的班機上，彼此是隣座，就由此交談起來，當時席植對她的印象已是難忘。

後來席植知道費莎是個失婚少婦，此行獨身飛往日本，無非想散悶。於是在寂寞的旅途中，感情的增進有如航機在噴射時代的時速一般，數以百里計。

在日本東京，當晚他們已經彷彿是一對初戀的情侶，由共晉晚餐，而至把臂同遊，由同一家酒店隣房分居，而至共處一室。

他們就是這樣開始，以後席植為了業務上的藉口，往往與費莎同機飛往外國，有時雙雙對對的同機往返，有時則相約在異地重逢。

最近這些日子以來，費莎似乎有些厭倦了那種生涯，所以安頓下來，把席植邀返家中。

即使如此，她仍然沒有佔席植的便宜，也從來沒有提及金錢與代價的問題。

在席植的眼中，她是個頗為富有的婦人，說不定手上有點私蓄，說不定是她前任丈夫補償給她的金錢，總之，她從來沒

有跟他討論過。

彼此既沒有利用，也沒有金錢的要求，自然是感情在作祟了。

席植今天突然覺得佔了她太多便宜，總該補償一些錢給她，但又不知道怎樣開口才好。

他想了許久，終於說道：「你對得太好了，如果我想送一些東西給你，應該送些什麼好？我希望你告訴我，你會喜歡一些什麼？」

費莎聳肩一笑，道：「我希望你不把我看作妓女，如果我要賺錢的話，我應該有更多對象。」

「我不是這意思，你不要誤會。只是我太忙，也太疏忽，我們既是朋友，送些東西給你總是應該的。」

「你的意思是：紀念品之類？」

「對了。無論多少錢，只要你喜歡，我就送。」

「那麼，讓我先考慮一下。」費莎沉吟一會，那神態美極了。

席植在這一剎那間，幾乎連性命也可以送給她。

她突然把車子停下來。

席植往外一望，那是一間著名的珠寶店。他不以為意，因為他的心目中打算送她一層高價洋樓，要是送珠寶，只擔心這裏沒有太高價的。

費莎回頭笑道：「我看中了一枚鑽石胸針，一直沒有把它購下，如果你要送我紀念品，這是十分合適的。只怕價錢太貴些。」

「不要緊！」席植只怕她拒絕接受。

間又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他。直至那人把一張名片遞過來，他才恍然大悟，原來現在他面對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鐵拐俠盜」呂偉良。

對了，他似乎在很久以前，從一些報紙上面見過呂偉良的照片。怪不得看上去有些面善了。

席植知道他是一位俠盜，不期而然地問：「有什麼指教？」

呂偉良指指車內一名長髮青年，反問道：「他可是令郎？」

席植彎腰望進車子裏去，阿生監視着那個新潮青年。

「是你！」席植有點生氣地問：「你到底又犯了什麼事？」

車內那新潮青年正是他的第四個兒子呂四恥。

呂偉良解釋道：「他在街上被數名青年圍毆，我們救了他，本來想把他送到警局裏去的，但他不肯去，還說你是他父親，所以我才把他帶到這裏來。」

「謝謝你！他確是我的第四兒子，也是我最不長進的一個。」

席植說到這裏，忽然又掏出了銀包來，取出了一疊鈔票，呂偉良以為他打發席四恥去看醫生，想不到他竟把那疊鈔票交給呂偉良。

席植又說：「這是小小意思，希望你收下它。老實說，如果這些事鬧上警局去，明天我又會變成了新聞人物，報紙不會說他壞話，只會說我是他的父親。唉！總之我前生不知欠了他一些什麼！」

呂偉良笑了笑，把鈔票遞給他，說道

這一邊，他已急不及待地將車門推開，跳下車去，再推開另一邊車門讓費莎下車。

費莎挽住他的手臂，親親熱熱地進入那家珠寶首飾店去。

這是一間全部以紫色為主的裝飾，飾櫃裏的錦盒是紫色的，地毯也是紫色的，還有櫃前的圓形旋轉椅也是紫色的。

一名紳士型的男仕笑盈盈地出來接待他們，但是，費莎參觀過幾件名貴飾物之後，表示不滿意。她對那男子說：「你們經理呢？我本來看好一件胸針，想再看清楚。」

那男子於是又把他們引領到內進的會客室。這是用鐵閘隔開的特別會客室。有二名西裝畢挺的男子把守着，他們是警衛，只是外人不輕易一眼就看得出，還以為他們是高級職員呢。

至於那些不銹鋼製成的鐵閘，則以紫色的絨布包裹，像一幅可以透視的屏風，要不是有金屬聲傳出，誰也不會想到這是鐵閘。

費莎和席植坐下之後，那男子進經理室去了。另一名女侍應過來，問二人喝什麼酒，結果他們分別要了兩杯汽水。

經理出來了，他未跟費莎招呼，就先認出了席植，但席植並不認識他，還要費莎從中介紹。這一點不足為奇的，席植是富有商人，有時在一些上流社會的交際場合中，可能被人認識，但未經介紹，他自然沒有認識對方是誰。

費莎要求經理讓她看看那枚鑽石胸針，她半開玩笑說：「我買不起，但我的男

：「這些錢你還是省下來替他看醫生吧，我看令郎可能已被那數名青年人毆傷了。要不是他堅持不肯報警的話，我相信警察一定有辦法找到兇手。想不到你做父親的，也同意了這種見解。」

阿生推開車門，讓席四恥落車。

呂偉良正擬登車之際，席植忽然又叫住他：「呂先生，請等一等！」

呂偉良停在車門旁，回頭問道：「有什麼指教？」

席植說道：「閣下的大名我早聽過了，但想不到你果然是個行俠仗義的人，既然你不收任何報酬，可否給我留下一個電話號碼？」

呂偉良道：「剛才我給你的名帖上，有我的電話號碼。」

席植剛才匆匆忙忙，把名帖瞟了一眼，只看見「呂偉良」三個字，却未注意左下角的電話號碼，現在給呂偉良提醒了，不禁為之失笑。

事實上席植也不過是一時之間給呂偉良的俠義行為感動了，才希望以後有機會跟他取得連絡，但往後是否有此需要，他也不知道。呂偉良坐上汽車之後，阿生立即把車子開走。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想不到那長髮阿飛果然是個富家子。早知如此，讓報紙為他免費宣傳一下，倒是件好事！」

呂偉良道：「不！席植雖然是富有的人，但起碼至今為止，我們仍未聽到關於他的什麼壞話，那又何必與他為難？」

「聽說席植有四個兒子，就是這個最

友是大富翁，我希望他送給我。」

那位經理看來是個老實人，他笑道：「你別開玩笑，別說這小意思，更大的數目你也付得起，誰不知道你名下的樓宇和有價證券全面報升！」

席植早就懷疑費莎是個富有的婦人，想不到現在竟由這位經理間接證實了；因此，他對費莎更是另眼相看。

經理自保險庫內將一枚名貴胸針取出，發覺那原來是一枚巨鑽。會客室之內，登時光芒四射，令人不敢追視。

巨鑽大如指頭，四周襯以小石，那些白金的鑲作，手工都是第一流的。

席植一看，就曉得這是高價的珍品，只是想不到，它的價值竟然超過了一千萬元。

他開始有些後悔，却又不知如何下台；一千萬送一個禮當然不是一件尋常的事。不過，一直以來他連機票也沒有送過一張給對方，而對方已是他的半個妻子，想到這裏，就有些內疚。

費莎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趁着那位經理走開的時間，低聲說道：「如果你現金不足，我付一半吧，你先開一張一千萬元的支票給他，回頭我付你五百萬元湊足此數，好不好？」

席植到了這田地，實在也不知應該怎樣做才好。送紀念品是出自他自己的主意，既然心目中已打算送給對方價值數十萬元的一層洋房，現在所付出的只不過是十倍於此數，又怎能表現得太吝嗇？

費莎表示付回五百萬元給他，他是絕不懷疑的。這個女人既然如此富有，剛才

那位經理又說她手上有洋樓以及不少有價證券，也就是說她不但有屋收租，而且還有不少股票。

面對着一位令他神魂顛倒的美人兒，想起她對自己的恩情，這區區五百萬元之數，在他過億元家財裏面，只不過是一小部份而已……一想到這裏，席植就毫不考慮地取出了他的支票簿來。

不過，席植是個生意人，他輕輕提醒費莎：「你懂鑽石嗎？」

費莎嫣然一笑：「不但懂，而且還是專家。」

同時費莎又告訴他：這胸針她看了不下十次之多，價錢亦由一千一百萬元開始，每次要求那位經理減價出售，目前一千萬元整數，是個合理的價錢。因為那是一顆絕無瑕疵的巨鑽。

這宗交易很快就完成。費莎歡天喜地的，挽住席植的手臂離開了珠寶店。

席植看看腕表，將近中午十二時了。他對費莎說道：「親愛的，還是先把我送到公司裏去，有些重要事務必須交代一下，回頭我會到你那兒去的。」

費莎顯得有點無可奈何，最後還是把他送到他的辦事處去。然後才獨自把車子開走！

席植剛想走進一幢辦公大廈去，突然背後有人叫住他：「席先生，你可是席植先生嗎？」

席植怔了一怔！

他回頭一看，那是一個手拄鐵杖的人，正由一輛銀灰色的汽車裏走出來！

他覺得這個人有點面善，可是一時之

都很出色，相信不少做父親的，都十分羨慕。」

「是的，剛才我們看見那個跟席槓在一起的兒女又是誰？」

「可能是他的女兒。」

「你怎麼知道？」

「我只是猜測而已。」

呂偉良苦笑搖頭，他沒有立即否決阿生的猜測，事實他內心已經否決了，因為他記得那女子用汽車把席槓送到那兒路旁時，跟他很親熱，看情形不可能是席槓的女兒。

阿生又問：「師父，我們現在到那兒去？」

呂偉良道：「去參觀一個別開生面的展覽會——土木工程展覽會。」

阿生把車子開到市立大會堂，那兒的展覽廳卻是靜悄悄的。

阿生低語呂偉良：「師父，可能攪錯了，這裏不像有什麼展覽會舉行呢。」

呂偉良也覺得奇怪，但入口處明明是寫住「土木工程結構展覽會」的。

正疑思間，已有人招呼他們：「兩位先生，請在這兒留下芳名。」

他們沒有找錯，是這兒了。

會場之內，有著各種模型，包括介紹古今中外的知名建築物，以及本市即將興建的大廈結構等等，但參觀的人竟然少得可憐。

呂偉良逐漸明白了，因為這不是下班時間，加上本市民根本對這方面引不起興趣，所以難怪會小貓三隻四隻了。

要是這是明星劇照展覽，或者股票，鈔票展覽的話，情形一定又是兩樣。

呂偉良是讀報之後才曉得有這個展覽會舉行的。其中內容實在相當豐富，即使是外行人亦值得一看；例如介紹我國古代的建築鼻祖魯班，以及搭棚技藝，都足以代表我國建築學優秀的一面。

另十部份介紹最新併式的新型建築

法，那是事先製成一個個有如紙盒的三合土房屋間隔，然後用巨型起重機將它們併合而成爲一座樓房。據說此乃西方最新發明的建築學，好處是節省時間，尤其是在鬧市中的地盤，只須在別處空地上，用巨型貨車把事先製好的盒狀三合土製作運來，一併即合，的確是簡單快捷。

爲什麼一個如此有爲，一個却無出息？真是叫人難明究竟。」

「這大概與遺傳無關，主要是個人的際遇問題，如四周的環境，以及每個人所接近的朋友，都有直接的影響。」

阿生又走到那邊去。

那邊介紹一座古代建築，據說是魯班的偉大傑作之一。

高達二百七十尺的六榕寺花塔，相信不少粵籍人士都不會陌生。模型製作得十分精緻而酷似，八稜九級，巍峨宏偉！

塔頂有巨大的鋼柱，四周刻有佛像，塔內有魯班先師像，一手遮額，作仰視塔頂狀，栩栩如生。但最令人驚奇者，則爲無論任何時刻，均不見塔影。介紹文字中雖曰傳說，但百粵人士多知此事。

此外，還介紹魯班發明的各種建築用具，例如繩尺墨斗，刨刀斧頭，坭批鐵鑿等等，應有盡有，的確令人目不暇給。

師徒二人，在那兒逗留了大半天才離去。

當晚，師徒二人在「飛鏢俱樂部」進晚餐，餐廳裏的電視機一直開放着。

呂偉良和阿生的生活就是這樣，去到那裏吃到那裏，但大部份時間在俱樂部裏用膳，主要是由於他們對俱樂部的廚師有信心。再加上他們是老會員，俱樂部裏自上至下，都熟悉他們，所以一切都比较方便。

阿生忽然停下來，呂偉良詫異地問：「怎麼？你飽啦？」

呂偉良知道自己這個徒弟向來好胃口，那裏會這麼快就吃飽？

了，就是不知道是什麼事。」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又搖搖頭，繼續吃飯。

阿生道：「何不打电话給探長查問一下？新聞報告剛才說警方正調查中，大概探長不會不知道的吧？」

呂偉良道：「算了，反正事情與我們無關。」

「但是，我擔心席四龍被人圍毆，可能禍及他的老子。」

呂偉良知道阿生好奇心重，性又焦急，於是讓他打電話去！

阿生在電話中只找到探長的助手辛尼，辛尼告訴他說：「可能只是一場虛驚而已，席太太說她的丈夫失了踪，要求我們偵查他的下落。其實根據我們初步的調查結果，知道席槓今天上午才由外地坐飛機回來，見過了一位心臟專家之後便返回辦事處去，後來可能到朋友家去了。這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阿生掛了線，回到座位去告訴他師父。呂偉良也覺得有些奇怪，雖然他不知道席槓的私生活，但是，席太太不會無故報警的。

呂偉良回頭想起那個用汽車送席槓到辦事處去的女人，心裏就釋然！

他苦笑搖頭：「有錢人的生活就是這樣。假如今天我們見到的女人是他情婦，那麼，他現在應該在溫柔鄉裏。」

阿生道：「好不好告訴辛尼？」

「何必呢？」呂偉良說：「那樣可能破壞他的家庭幸福。」

「是的，也許我們不該枉作小人，明



呂偉良和阿生與一便衣探員假扮病人，坐在候診室，突見席大禮怒沖沖地自診症室出來。

阿生反問他師父：「你可聽到這是什麼聲音？」

是的，一陣陣的哭聲，從那裏來的？呂偉良給阿生提醒之後，胃納也在作悶，真的吃不下咽了！

呂偉良很快就發覺，那是電視機裏的聲音，原來電視台正在播映一齣悲劇，怪不得有女人的哭泣聲了。

阿生把侍者召來，道：「可以轉收第二個台嗎？我給她哭得心煩胃悶！實在吃不下去！」

侍者是相熟的，笑道：「這是晚飯時間，我們也知道沒有人喜歡看悲劇，但是剛才才有位太太說，她的乾兒子第一次升任男主角，所以才會選擇這個台的節目。其實，電視台編排節目的人很應該請教一下專家，晚飯時間怎麼可以播映哭哭啼啼的節目？」

侍者一邊說着，一邊已把選台器扭動，另一個台正在播映新聞節目。

新聞報告員突然提及富翁席槓的名字，令到呂偉良也不能不加关注。因爲當日呂偉良對這位富翁特別有緣份，首先是教了他的小兒子，然後是在展覽會場內見到他長子的建築工程設計。

可惜那一段新聞已播到尾聲，呂偉良只聽到「……此事警方正調查中。又根據本台資料，富翁席槓現年五十五歲，身體壯健，但有輕微心臟病。詳細消息留心收看本台下一次的新聞報告……」

呂偉良不禁默在一旁，怔怔地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阿生也聽到了，他說：「席槓似乎出

天他可能會回到家裏去的。」

「席太太可能知道了一些風聲，故意報警亦未可料；如果席植在他情婦家中也有看到這次電視新聞的話，起碼也該打個電話回家安慰一下老妻才對。」

「有錢人的生活真胡塗！」

「你說胡塗，他們却自鳴風流，認為這才多麼多姿！」

晚飯後，師徒二人照例又跑到俱樂部射擊室去；在那裏忽然有個人向呂偉良招呼。

這個人是保險公司的經理，他跟呂偉良是老朋友。他叫龍新。

龍新一見呂偉良就說：「你有沒有看過今晚的電視新聞？」

「什麼新聞？」呂偉良反問道。

「就是富翁席植的新聞。」

「看過一部份，聽說席植失蹤了。」

「是的，我看今回總是凶多吉少，萬一他不幸身亡，我們公司要賠大本！」

「為什麼？」

龍新說道：「他在我們公司購了保險，以美金計算，無論意外或病死，我們也得負擔五百萬美元。還好我們的私家偵探最近查得他的心臟病轉趨嚴重，所以把一部份賣給其他公司。」

呂偉良也知道許多保險公司有聯保的習慣，太大宗的保險，往往在表面上，是一家公司負責，實則背後有幾家公司負擔的。

呂偉良聽到龍新的說話之後，也覺得席植的確是凶多吉少。

一宿無話。到了第二天，富翁席植突

然神秘失蹤的事，竟然成為全市大小各報的頭條新聞。

師徒二人也想到了這件事已經趨於嚴重，但是，他們仍想不到要插手這件事的充分理由。

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呂偉良拿起聽筒，一個青年人的聲音顯得十分焦慮地說：「呂先生，你可以讓我見你一面嗎？」

呂偉良聽得沒頭沒腦的，問道：「請問你是誰？」

對方這才想起太過冒失，苦笑道：「真對不起，我忘記了告訴你，我就是你昨天救過的席四趾！我從你留下給父親的唱片中知道府上的電話號碼，我希望可以立刻見到你。」

呂偉良沒有在電話中問他為什麼，他心裏已經明白，這件事大概必然與席植失蹤的事有關。所以呂偉良當時只問道：「你在那裏？」

「我就在十字大道的一個電話亭裏打電話給你。」席四趾說。

「好吧！你就在電話亭附近等我，我立刻駕車來會你。」

「最好請你快一點，我怕被人發覺，可能有人對我不利。」

呂偉良答應一聲，立即掛上電話。

阿生在旁也隱約聽到了，他說：「果然是那臭鳥連累了他的父親。」

師徒二人離家外出，駕車趕到十字大道去，果然在一個電話亭附近找到了席四趾。要不是師徒二人沒見過這位新潮青年，還以為他是路邊乞丐。

你昨天中午左右見過你父親，是不？」

「是的。」席四趾道：「但他們應該同時對你說清楚，我離開公司時，我父親仍未走。」

夏維說：「一名助手帶席四趾到那邊去問口供，他却對呂偉良道：『那臭鳥跟你說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道：「你首先要答應我不能拘捕他，我們才可以交換情報。」

「暫時不拘捕倒可以。但證據足夠時，又當別論。」

「他吸毒，有一班流氓向他勒索，這是一條重要線索。」呂偉良又問：「你在席氏公司的職員口中查到一些什麼？」

夏維皺着眉梢道：「公司職員說，席植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左右，接到一個電話，就匆匆出去了，但沒有說他要到何處去。」

「席四趾是不是先走一步？」

「公司裏的職員是這樣說。」

呂偉良道：「這點起碼證明他沒有說謊。」

「但我認為他起碼也是個問題人物。」

「夏維說道：『因為我查過了，席植四個兒子之中，最沒有出息就是這一個。』」

「但是，你答允我的諾言一定要遵守，我希望他帶我去找那班人。」

「事情本來很簡單，但現在看來又非常嚴重。」夏維皺着眉梢說，「告訴你，今天我們查過席植的銀行戶口，突然少了一千萬元。」

「一千萬？」呂偉良也感到無限驚奇地怔住了！

席四趾匆匆跳上汽車，說道：「請快些開車，我擔心有人會跟蹤我！」

呂偉良看見他神色緊張，也示意阿生開車。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留心四下裏的環境，這是一條大街，車多人擠，根本也看不出什麼可疑人物。

呂偉良向他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席四趾道：「昨天的事，相信你還記得吧？」

呂偉良道：「當然記得，你有沒有看過醫生？」

「我三哥就是醫生，他替我檢驗過了，沒有事的。不過我父親却出了事，他可能給歹徒們殺害了。」

「你說什麼？」呂偉良不禁大吃一驚，「請你再說一次！」

「呂先生，不怕對你說，昨天那班人是向我勒索的歹徒；他們曾聲言，如果我不付出一筆錢給他們，他們就讓我父親丟盡面子！」

呂偉良聽得沒頭沒腦的，問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要勒索你？又如何可以令你父親丟盡面子？請你慢慢的說下去，否則我實在無法明白你的處境。」

席四趾痛苦地掩着面說：「他們要脅我，是因為我吸毒……」

「吸毒？」呂偉良呆了一陣。

席四趾說了出來，心裏反而覺得舒服了，他說：「是的，當時我真想殺死那個要脅我的人，但是，想不到他的同黨突然從隱蔽處撲出來，要不是你兩位，我可能

「是的，整數一千萬元，這不是一個小數目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另有別情。」

「你的意思是：席植帶着一千萬元巨款，悄悄離開了本市呢，還是他給別人勒索？」

夏維沉吟道：「目前我仍無法肯定，因為銀行要作有限度保密，我們透過合法手續，才查出席植的戶口一次過被人提去了一千萬元，但銀行不允說出更進一步的情形，例如提款人是誰等等。由於這是大數目，相信銀行方面一定知道詳情。」

呂偉良道：「你們警方有權作進一步偵查麼？」

「當然有！」夏維說，「如果銀行要我們依足手續必須向法院申請。」

呂偉良道：「他會不會離開本市？一千萬元，的確不是一個小數目，為什麼一次過付出這麼龐大的現金？會不會是生意上的來往？」

「問題就在這裏，如果是生意上的來往，一點也不奇怪。」

「查出收欸人就明白了，如果是某一間商號，大概便是生意上的往來，否則就有問題。」

夏維說道：「不怕對你說，即使是商號，也可能有問題。所以，我們決定依足手續向銀行方面偵查，看看誰去提了那筆巨款。」

呂偉良看見席四趾由那邊走過來，便對夏維說道：「讓我們向席四趾的朋友方面查查吧。不過照我看，他們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胃口。」

席四趾到了面前，他哭喪着臉向呂偉良

給他們活活地打死！」

呂偉良問道：「你有沒有把此事告訴令尊翁？」

「什麼令尊翁？」席四趾把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直盯着呂偉良。

呂偉良不知所措地呆了一呆，後來他覺得自己太過直覺，因為現在他面對的，是一個外國化的嬉皮士青年，在外國讀書，又怎麼知道「令尊翁」是尊稱別人的父親呢？

呂偉良不禁為之失笑道：「我的意思是問你有沒有把此事告訴你爸爸？」

「有！」席四趾道：「你把我送到他手中，我怎麼可以不交待清楚？」

呂偉良臉上那一絲笑容也消失了，他說：「你可知道他有心臟病？」

「我當然知道，但也沒有辦法。」席四趾無奈地把手一攤，聳聳肩說：「我想過了，讓他知道，總好過讓全市的人都知道。因為如果他不替我想辦法去應付那班人，一切事情將會公開。」

「為什麼當當時你沒有對我提及這點？」呂偉良埋怨着說。

「坦白說吧，我一直不知道你的來頭，後來聽父親說出你的事跡，我才如夢初覺。」席四趾又問：「呂先生，照你看，我父親是否已經給他們抓去了？」

「他們？你的意思是指曾經毆打過你的那班人麼？」

「除了他們還有誰呢？他們什麼事情也敢做，我已經告訴過父親了！」

「當時他有什麼反應？」

「很憤怒！」

良訴苦：「他們怎會懷疑到我身上來？呂先生，你是知道的，我不可能把我父親收藏起來！」

呂偉良道：「這不過是例行的查問，你何必太過緊張呢？」

「算了！」夏維對呂偉良說，「你們有事可以走了。」

呂偉良帶着席四趾回到車子裏，一邊對他說道：「告訴我，你的朋友們在那裏可以找到？」

席四趾道：「你懷疑他們把我父親綁架嗎？」

「有可能的，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去看看。」呂偉良說，「除非你根本不想把你父親找回來。」

席四趾想了想，說道：「他們不准我報警，你們雖然是警方的人，但是，他們可能怪我！」

「你到這還怕什麼？大不了就是入戒毒所，到了這個時候，你不該再畏首畏尾了。」

「好吧！那麼我們先到昨天你救過我的那條橫街，我只知道他們經常在那兒出沒。」

阿生於是開車離去。

席四趾又想說：「照道理不可能是他們的，因為據我所知，他們只是一夥人，不是有組織的。他們只不過利用我的弱點，希望勒索一筆，不會有胆量把父親綁架。」

呂偉良道：「現代的青年人很難理解的，我們希望你的話說對了。」

汽車在一條馬路旁停下來，席四趾

夏維說道：「我聽席氏公司的人說，

席四趾點點頭。

夏維把視線移向席四趾的身上，問道：「你是席先生的第四個兒子吧？」

不是我跟你爭出風頭。」

夏維與席四趾剛想進去，就看見夏維探長與他的助手由裏面出來。

夏維笑道：「我們真有緣份！」

呂偉良道：「是席公子邀請我來的，

「你跟我爭出風頭。」

夏維與席四趾剛想進去，就看見夏維探長與他的助手由裏面出來。

夏維笑道：「我們真有緣份！」

呂偉良道：「是席公子邀請我來的，

「你跟我爭出風頭。」

夏維與席四趾剛想進去，就看見夏維探長與他的助手由裏面出來。

夏維笑道：「我們真有緣份！」

呂偉良道：「是席公子邀請我來的，

「你跟我爭出風頭。」

夏維與席四趾剛想進去，就看見夏維探長與他的助手由裏面出來。

夏維笑道：「我們真有緣份！」

呂偉良道：「是席公子邀請我來的，

所說的橫街就在附近。

呂偉良對席四趾道：「你當然認得他們，那你先行一步，向他們打聽一下。」

「那麼，你兩位呢？」席四趾惶恐地說。

「我們跟在後面，你放心吧，他們不會把你生割的。」呂偉良道。

席四趾為難地下了車。呂偉良拄杖跟在後面，又對他說道：「你不要怕成這副樣子，我們不是來打架的，目的只是要找個人問明白一下。」

話猶未完，迎面來了一個青年人，他發覺席四趾時正擬跟他打招呼，但是，很快他又發現了旁邊有個呂偉良在着。

與此同時，呂偉良和席四趾也發現了那個青年人阿飛，他正是昨天參加圍毆的打手之一。

青年阿飛心感不妙，回頭就走！

呂偉良一步也不肯放鬆，拄杖急躍，沿住行人道直衝過去！

青年阿飛昨天領教過師徒二人的厲害，那裏還敢交手？迅速拐進橫街裏面，一邊高聲招呼他的同黨們！

阿生本來留在汽車裏的，但看見了這種情形也擔心呂偉良會有不測，連忙下了車。這時席四趾正回頭找地方躲藏起來。阿生沒有理會他，迅速轉進橫街裏去！

只見那青年阿飛一聲呼嘯，十多名阿飛分別由隱蔽處撲了出來！他們的手上都有武器——單軍械、木棒和西瓜刀等等，陣勢擺開，把呂偉良和阿生圍在核心裏。

呂偉良冷冷一笑，道：「你們別恃人多，我不會把你們放在眼內的，但我得先

元。

在這個以珠寶買賣中心的都市，三數千萬元的交易，本是尋常事，要不是牽涉及人口失踪案件，本來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的。

珠寶店既然依正手續，有單有據，警方實在也找不到什麼可疑的地方。

警方要求珠寶店提供進一步的資料，但那名經理人却無法說得更多，他擔心這樣會影響其他顧客的心理恐懼。

最後還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想起了那個「神秘女郎」來。

他們認為那個神秘女郎才是真正的「問題人物」！

呂偉良頗後悔當時沒有記起那輛汽車的號碼，現在變了無法可查。

還好他記得那車子的外形，那是一種著名的牌子，希望會有些幫助。

但是，正是由於太過流行，代理的車行銷售的數目龐大，更加無法去查。

呂偉良也曾問過席四趾，但席四趾也不知那女人是誰，當時他正在心慌意亂之際，甚至看不清楚對方的輪廓。

看來這將會變成無頭公案。

席氏家屬由於不知席植是生是死，焦急之情是可以想得到的。

警方查過了機場和碼頭，海關的出口旅客登記都沒有席植這個人。

席太太透過警方懸紅萬元，希望可以獲得席植的消息，事實上警探早已懸出了暗花，但錢人們全無消息。

這是令人費解的事，席植不是離開本市，那就是躲了起來，他為什麼要躲起來

聲明一句，今天我也不是來打架，只想查問一件事！」

飛羣們互相交換眼色，其中一人似是首領，問道：「你要查問什麼？」

「我想知道席植的下落。」呂偉良說

「你們當然知道席植是什麼人吧？」

「我當然知道。席植就是本市有數的億萬富翁之一，也就是席老四的那個老頭兒。」

「對了，他在什麼地方？」

「我們不知道。」

呂偉良道：「但是，你們既然向席四趾勒索，偏偏席植又在這時候失踪，不是太巧合嗎？」

「賊鬼！」另一個青年阿飛把刀子幌了幌，說道：「我勸你走吧！否則我會宰了你！今天可不同昨天，我們不是好欺侮的！」

呂偉良淡淡地說：「我有胆到這裏來，當然不會怕你一把刀，如果你有種的，獨個兒上來吧，我不會避開你半步。」

那青年阿飛「哼」一聲，吐了一口涎沫，果然單刀直入！

呂偉良不閃不避，站在原來位置，只見鐵杖翻飛，忽高忽低，那金雞獨立的姿勢，身形搖搖幌幌，雖然刀光閃閃，也無法傷他分毫。

其他各人包括阿生在內，也沒有第二個人動手，大家都看得出了神。

呂偉良鐵杖擋格利刀之際，這邊已伸出了鐵臂橫拳，「蓬蓬」二聲，但見一條人影直跌了出去！

隨即傳來「啞」的一聲，那傢伙的鼻

呢？

警方查出席氏公司的一切記錄，証明席植在經濟上根本毫無困難。那麼，他當然亦無須逃避什麼，即如債主之類。

他暴斃了，但是，屍體呢？

他被人綁票吧！為什麼至今他的家人連電話也未接到一個？

當然也沒有任何信函收到。

過去有過這樣的事例，有些綁匪在獲得肉票之後，待高潮過去後才與事主接頭。故此警方認為這個可能性較大。

不過，呂偉良仍然覺得那個女人最可疑。

呂偉良決定從珠寶店開始着手偵查，他覺得席植能化上千元購一枚胸針送給這個女人，她必是他的情婦無疑。

他們可能為情煩惱，雙雙躲了起來。也可能另有別情。

雖則席太太表示得十分大方，她說：「我老了，就算他要納妾，我也不反對。何況歷年來他經常出門，誰不知道男人們的門路？我一直以來就故作不知，其實我明知管不了他的，又何必出聲？」

話雖如此，呂偉良仍覺得席植有理由與那女人秘密同居。

呂偉良的理由是：席氏夫婦的兒子長大了，在兒女面前他不能表現得「為老不尊」，這正是偷偷摸摸的大好理由。

但是，為什麼他會突然之間失踪。

想到女人，呂偉良難免會想到許多問題來，他是個老江湖，自然了解到此時此地有不少無恥之徒靠女人吃飯的。

「對了！」呂偉良突然叫將起來，「

子碰壁，鮮血淋漓，手中利刀早已被鐵杖震落一旁。

阿生本來不想動手，他早已看出那飛型青年，不是他師父的敵手，但是，一聲吆喝，只見其他十多名青年阿飛一湧而上！

阿生再不袖手旁觀，側身偷步，首先避過了一名青年的棒擊，循往來勢，連消帶打，抓住棒子往上一格，剛好及時擋煞了對方另一名青年的一柄西瓜刀。

阿生急促飛起一脚，勁踢那傢伙的小腹，這邊却沉肘後撞，持棒青年痛不欲生，倒在一旁！

阿生奪得木棒在手，如虎添翼，左衝右撞，上挑下撞，數名青年阿飛，紛紛受創！再加上呂偉良的默契，登時把形勢改觀！

衆飛正紛紛奪路而逃之際，橫街兩個街口出現了大批武裝警員和便衣警探。這種情形不但令到羣飛為之愕然，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也覺得無限詫異。

更令人感到驚奇的，就是夏維傑長與他的助手也出現在警隊之中。

夏維傑親自指揮警隊把飛型青年一一拘捕，呂偉良這時才知道是席四趾發電召警的，他担心師徒二人，不是那飛羣們的對手。

夏維傑的手下們就把羣飛推入附近民居的梯間，就在那裏開口供。

飛羣們明知不說實話就惟有吃苦頭，只有問一句答一句。

一名探目問一名阿飛：「知道席植在什麼地方嗎？」

他可能被人捉黃腳雞！」

這是一種桃色騙術，阿生已經逐漸長大成人，自然明白到，什麼是被捉黃腳雞！

但是，呂偉良想深一層，又自言自語地說：「不對！對方的目的如果在平錢，一千萬元不是個小數目，既已得手，又何必引起警方的注意？」

阿生有阿生的想法，他說：「問題出在那筆巨款之上。由於他被色迷，一時胡塗，把一千萬元花在一個女人身上，怕他的妻子和兒女責怪，所以躲了起來。」

呂偉良道：「不！我查過了，錢是他自己的，從來沒有人過問。他根本無須如此！」

阿生呆想一陣，道：「還是到珠寶店去一次，那老頭知道一定不少。一千萬元的交易豈會毫無印象呢？分明是騙人！」

呂偉良道：「他知道，但他有權什麼都不說。」

「試一試吧！」

「警方已經去過了。」

「警方有他們傳統的做法，未必及得上我們的。」阿生笑了笑！

呂偉良在束手無策中，也沒有意見，只好讓阿生把車子開到那間珠寶店去。

珠寶店的門市生意也相當繁忙，有客人購首飾，也有客人把舊的首飾拿來修理，更有以舊換新，另外補錢的。

師徒二人表示要見珠寶店的經理，但是，店員打量了他們一遍之後，把頭橫搖，大概他很有眼光，亦富於經驗，知道師徒二人不是來買珠寶的，也懶得代他們通

那名阿飛答道：「我不知道。」

探目舉起拳頭，放到那傢伙的鼻端：「想想清楚再答吧！」

阿飛苦着脸，說：「我是真的不知道。」

那邊梯間另一名阿飛也被盤問，同樣答不知道席植的下落。

夏維傑要他們供出巢穴所在，飛羣只好帶各人到那條街道的天台去。

那兒一帶天台木屋就是飛羣盤據的地方，也是毒窟之一。

警方包圍那一帶街道，展開大規模的搜索行動，結果，也無法找到席植的影子。由此亦可以証明飛羣沒有說謊。不過，即使如此，飛羣們仍被帶返警局去落案查究。

警方雖然無法証實席植的失踪與飛羣有關，但是却因此而破獲了那個天台毒窟，把一羣企圖勒索席四趾的阿飛們，置於獄中。

席四趾在無可奈何的情形底下，惟有承認吸毒，結果，也要被送往戒毒所去。他父親的面子丟了，可惜此時席植仍無下落。

警方受到各方的壓力，曾展開了地毯式的搜查，也無法找到席植之所在。唯一的進展就是：透過合法手續，終於查出一家珠寶店，就是提取那一千萬元現款的經手者。

不過，人家是有根據的，收據上雖則沒有註明席植的名字，但該店的確出售了一枚用巨鑽鑲成的胸針。價錢正是一千萬

傳，就索性說經理不在店內。

但是，阿生幾乎肯定經理必然在着的。他心裏生氣，却又找不到理由在這場合生事，只好忍氣吞聲地，悄然離去！

呂偉良正覺得安慰，難得這個性情魯莽的徒弟學到了容忍，阿生却突然跑到一間電話亭裏面。

阿生打電話到珠寶店，聲明要找經理聽電話，想不到接聽電話的，就是那位經理先生，原來那個電話剛好是直通經理室的。阿生只是翻電話簿見到幾個號碼，選了其中一個，不料這一個就毫不費力地把經理找到了。

阿生說：「你好大的臭架子，為什麼你明明躲在經理室裏，却不敢見客？」

那位經理給阿生罵得一頭霧水，後來才想起他確曾吩咐過店員，若非商業上的客人，盡量避免接見陌生人。

他的用意本是避免記者的採訪以及警探的再去查問，想不到現在有人在電話中責罵他。

他問道：「你是誰？」

阿生道：「別管我是誰，我現在也不想見你了，但我知道你會後悔的。」

「為什麼我會後悔？」

「你到外面去問問你的店員吧，五分鐘之後，老子再打電話給你。」

阿生說完，生氣地把電話掛斷了。

呂偉良不知道他幹什麼，直至他回到汽車來之後，才忍不住問他。

他一邊開車一邊說道：「現在我們可以進行電話訪問了。」

呂偉良有如墮入五里霧中，他真的不

知道阿生要什麼把戲。但看他滿有把握的樣子，大概他已想出了什麼妙法了。

車子在一條橫街停下來，這兒相當僻靜，阿生又將車子停在一處路旁，附近也有一個電話亭，呂偉良忍不住又問：「阿生，到底你幹什麼？」

阿生一邊下車，一邊說道：「師父，來吧，我們電話訪問那個珠寶商人。」

呂偉良拄杖跟進電話亭去。

阿生把硬幣塞入電話機內，接線後，對方正是剛才那位經理。

他的聲音抖擻，跟剛才完全不同，阿生反而顯得十分輕鬆地說道：「怎麼啦？你現在大概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吧？」

那位經理在電話中問道：「閣下到底是何方神聖？」

「少管老子是什麼人，我就是看不慣你的臭鴿子，明白嗎？」

「明白了，那麼，剛才客人交來修理的鑽石耳環，可是你拿走了？」

「是又怎麼樣？」

「請你別開玩笑，那是人家的紀念品，都太過兩天就憑單取回，郝先生乃本市要人，到時我們交不出這名貴耳環，那就大件事了。英雄好漢，你要多少錢儘管開聲，只要把那對耳環交回我們修理，花一點錢不成問題的。」

阿生忍不住哈哈大笑：「臭經理，想不到你也會求人的。告訴你，我不是一般竊賊，只要你答允我一件事，我保證你不必五分鐘，便可以取回那對名貴鑽石耳環，否則，你等着吃官司好了。」

那位經理果然軟了下來，問道：「什

麼條件？請你說吧！」

「告訴我，席槓是不是向你購下千萬元的珠寶？」阿生問。

「是的，那是一枚胸針——俗稱鑽石心口針，用一顆罕見的巨鑽鑲成。」那位經理又說：「先生，你可是記者？然則，請包涵一下，否則可能會影響我們的店譽。你也知道，有錢人的私事，往往不希望太多人知道的。」

阿生又問：「除了他之外，還有什麼人？」

「一個女人。」

「你當然知道那女人是誰。」

「一個失婚婦人，經常到這兒來購買珠寶，是老主顧。我只知道她姓費。」

「好極了，請告訴我，她住在什麼地方？」

「鳳舞街九十四號三樓。」對方忽然又說：「你要找她我不反對，但最好別提本店名字。」

阿生說道：「你放心吧，只要你不是同謀者，你不會有麻煩的。」

「我們人客的耳環呢？」

「你小心點聽清楚！」阿生說，「你貴號門外不及一百碼的路旁不是有個電話亭麼？」

「是的，難道那對名貴耳環，就放在電話亭裏面不成？」

阿生道：「正是放在安置電話簿的架子底下，用香口膠附貼着，伸手進去就可以找到了。」

阿生幾乎未說完，對方已掛綫，大概他擔心太遲會有變故吧！因此爭取時間，

匆匆趕到電話亭去。

呂偉良這時候才知道阿生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施展了空空妙手。難得的是他身為師父，竟然一無所覺。

阿生把費莎的地址交給呂偉良，說道：「這個女人就是曾經接受千萬元禮物的人了。」

呂偉良瞥了一眼，說道：「如果我所料不差，她早已搬遷了。」

「搬遷？」阿生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

「我只是猜測，但却是根據的猜測。」呂偉良說，「她如果存心欺騙，固然早已逃之夭夭，假如與席槓真情相愛的話，這時亦已變變躲躲起來了。不過，無論如何我們也去看看。」

阿生把車子開到鳳舞街。

出乎意料之外，師徒二人按址找到九十四號三樓去，費莎竟然在着！

呂偉良自我介紹之後，費莎請師徒二人坐了下來。

費莎無限驚奇地問：「兩位怎麼會找到這裏來？」

阿生諷刺地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費莎有點不高興，她反問阿生：「你這是什麼意思？」

阿生道：「你心裏明白的。」

「我雖然是席先生的朋友，却未必知道他的下落。」費莎說：「到底你們在懷疑一些什麼？懷疑我把他收藏起來嗎？」

呂偉良道：「席先生失蹤之前，送了一件十分名貴的禮物給你，是不？」

「那醫生，有一位席先生要見你。」

「席先生？」那樂加呆了一呆，「不是病人？」

「不！不是病人。」護士小姐說。

那樂加醫生想了想，說道：「請他入來吧！」

不久，房門開處，一個身型高大的男人進來，他就是席槓的長子席大禮。

席大禮發覺他的三弟也在着，顯得有些意外，問道：「你什麼時候來的？」

席三廉道：「不足半小時。大哥，想不到會在這裏見到你。」

席大禮道：「是的，我找那醫生，無非想知道父親的病況是否嚴重。」

那樂加說：「我剛對三廉說過了，令尊大人的心臟病屬於嚴重一類，如果他能依我說話按時服藥，大概不會有事。」

席大禮道：「醫生，既然嚴重，為什麼你不把他安置在醫院裏，還讓他到處走動？」

那醫生苦笑道：「大禮，你以為他還是孩子麼？你也知道他的個性頑固，我雖然是醫生，也是他的好朋友，有時也沒有他辦法。加上他的事業心重，叫他躺在床上，無異叫他坐牢。」

席三廉覺得他的兄長太過魯莽，對長輩說話豈可如此無禮？他正想說話，席大禮又搶先說了。

席大禮問道：「醫生，你能否證明我父親隨時會有性命危險？」

那醫生又是一怔：「我不明白，你這樣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的病況是否到了極

「是的，這是我們的私事。」費莎說，「你懷疑的範圍似乎越來越廣了。」

呂偉良道：「一件禮物值一千萬元，這當然不會太簡單。問題却是送完厚禮給你之後，他已經不知下落，這就有點奇怪了。」

費莎嘆一口氣說：「不怕坦白告訴你，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那天我們本來約好下午見面的，但我一直在這裏等到黃昏，結果連人影也不見。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出了事。」

呂偉良問道：「為什麼你不與警方連絡？」

「我覺得沒有這種必要，反正我們的關係是秘密的，很少人會知道。」費莎又說：「除此之外，我也要想到他的家人方面。」

呂偉良想了一會兒，又問：「他有沒有向你提過，可能有什麼麻煩，或者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沒有。」費莎說：「他那天剛從外地回來，不可能這麼快就離開本市的。」

呂偉良在直覺上覺得這個女人很正派，加上她出乎意外地留在家中，沒有搬走，所以呂偉良更加覺得她沒有可疑之處。

費莎又顯得十分擔心地說：「他有心臟病，會不會出了事？」

「很難說，總之，這件事看來很奇怪，如果你沒有說謊，他可能凶多吉少。」

「我為什麼要說謊？不怕坦白對你說，我也一直在明查暗訪。我也同樣希望能夠找到他，因為我發覺我已愛上他了。」

阿生忍不住說：「是因為他送了你一

度危險的階段？是否會隨時發作而告死亡？」

席大禮說：「三廉也是醫生，他明白到心臟病，是可以隨時令到一個人突然死亡的。」

席三廉忍不住說：「大哥，你不該這樣對那醫生說話的。」

席大禮瞪了他一眼，說：「我有什麼不對？」

「你的態度不對。」席三廉說，「那醫生不但是父親的家庭醫生，也是我們世伯輩。」

「嘿！你既然知道他是我們的世伯輩，你可知道我也是你兄長？難道我還須要你来教導麼？」席大禮回頭又對那醫生說：「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希望你能證明他已死亡。」

那樂加呆了一呆，說道：「這又是什麼意思？」

「我希望你站在世伯輩的立場，替我們召開一次家庭會議。」席大禮說道：「我坦白告訴你，我無法忍受目前這種情形的。」

那樂加道：「我仍然無法了解你的意思。」

「我想有人能够證明他確已死亡之後，便可公佈他的遺囑！」席大禮說。

席三廉恍然大悟道：「原來你想分家。」

席大禮毫不隱瞞地說：「是的，難道你不想麼？三弟，我知道你的病人不多，收入自然不好。」

「能够維持生活，也就罷了。」席三

件名貴禮物，還是爲了希望收穫更大？」

費莎苦笑搖頭：「你說什麼我也不會怪你，總之，我的地位的確是令人覺得可疑的。不過，我不妨對你說，我自己本身也很富有，雖則及不上他，但我無須要求更多的金錢。」

呂偉良覺得這裏一切佈置十分華貴，不像個普通家庭。因此費莎自稱相當富有，這可能是真的。

費莎忽然又把一張支票取出示，對呂偉良說：「這五百萬元本來是我準備交給他的，換句話說，我喜愛的鑽石，他只負擔一半。因此證明，我不是個貪心的女人。但是，想不到，後來我一直無法再見到他！」

費莎眼睛一紅，淚水直流！

呂偉良不知是否給她那一份女性的溫柔美惑住了，總覺得她不像在演戲。

五百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她的支票可以一次提取五百萬元，可見她的確相當富有。假如她存心欺騙，早該逃之夭夭才對，又怎會留下來？

但阿生的想法却不同，他覺得：即使費莎不是存心欺騙，也可能把席槓收藏起來。

呂偉良逗留片刻，便與阿生離去。

費莎臨別時，要求呂偉良留下電話號碼和他的住址。她說：「我希望我們彼此之間能保持連絡，因為我實在希望知道他的消息，却又不想把我們的關係公開，你明白我意思嗎？」

呂偉良把他的名咭留下，這才告辭。回到汽車裏，阿生說道：「我覺得她

的說話，不能入信，這件事，應該通知警方。」

呂偉良笑道：「你長大了，應該有個主意的，你認為應該怎樣做，就怎樣做好了。」

阿生果然利用汽車上的無線電話，與夏維探長取得連絡。

四個兒子 都有嫌疑

在耶樂加醫生的醫務所裏，席槓的第三個兒子席三廉正與那醫生閉門密談。

席三廉本身也是一個醫生，那樂加醫生不但是他的世伯輩，也是行家中長輩。席三廉此行是要知道他父親最後一次查檢心臟的結果。

那樂加說：「如果他聽我的吩咐，依時服藥，大概不會出事的，問題只是你也知道他的脾氣，有時他很頑固的。」

席三廉擔心地說：「他不能失蹤這麼久的，萬一落入壞人手中，遭到拳腳交加地對待的話，那後果一定不堪設想。」

「是的。」那樂加說，「本地治安日壞，誰也不知道他是否在被劫。」

「錢財是身外物，被劫事小，問題只怕被人綁架去了。」

「如果是綁匪的所爲，現在你們應該收到勒索的信函了。」

「奇怪的是一點消息也沒有。」那醫生案頭上的電話響了起來，這是內綫電話。

外面一位護士小姐向那醫生傳話說：

廉說：「我從來沒有想到父親的遺產那一方面。」

「哈……你真大方！」席大禮道：「那你何不放棄權利？」

「放棄什麼權利？」

「分配遺產的權利！」

「你希望我會如此嗎？」

「當然，分三份好過分四份吧！」

席三廉不屑地說：「虧你說得出口！莫講父親生死未卜，即使真的死了，也是屍骨未寒，做兒子的，豈可如此？」

那樂加醫生道：「大家別吵了，這些事情如果傳了出去，一定會被人取笑！」

席大禮理直氣壯地說：「算了！反正這是我們家事，你不主持，那就讓我召集吧！」

席三廉生氣地說：「本來我尊重你的，但我想不到你是這種人！」

「我有什麼不對？」席大禮睜大眼睛，說道：「父親分明是凶多吉少，問題只是找不到屍體而已，我們為什麼不設法善後？」

席三廉道：「你既然急於分配財產，那麼你就去找律師談談吧，何必找我們開會？」

「我當然會找律師的，嘿！」席大禮說完就憤憤地走了。

在那樂加醫生的候診室裏，有着一個「鐵拐俠盜」呂偉良和徒二人，還有警方派出的密探，但是，呂偉良並不認識這位便衣警探。

他是由警方直接派來的，伴作病人，目的似乎是監視那醫生和席三兄弟。剛才

疑人物。

現在呂偉良當然明白了，那些人不是為了呂偉良的，目的却在乎席三廉。

然則，他們是什麼人？

呂偉良回到那樂加醫生的診所去，阿生已經不在候診室內。

柜檯那邊，却有個男子正與一名護士小姐交談。

那名護士小姐說：「他似乎曾跟醫生提及『大禮』這名字。」

那男子說：「我要見見醫生。不怕對你說，我不是來看病的，我是警探，請通知那醫生吧！」

「你等一等，我代你通傳。」

護士由櫃內的一度橫門轉進了診症室去了。

不久之後，阿生由裏面出來，他對呂偉良打個眼色道：「醫生替我作全身檢驗，他說沒有事的，只是我心理作用！」

呂偉良拄杖過去，故意揀了一個接近診室門口的座位坐了下來。

阿生也伴作等候取藥一樣，在他的身旁坐了下來。

不久，護士由診室裏面出來，把那名警探請進裏面來。

那醫生的聲音傳了出來：「有什麼指教？」

那警探說道：「不敢當，我只是奉命來查問一下，當日席柏先生由外地回到本市後，是否到這裏來檢查過心臟？」

「是的。」

「席先生當時有沒有提過，他要到什麼地方去？我的意思是：他離開這裏之後

在祈醫生診室內的一場爭吵，他可能也聽到了。

呂偉良和阿生也隱約聽到了席三兄弟的吵鬧聲，但是，他却不知道剛才氣憤憤地離去的人是席大禮。等到席三廉也由那醫生診室出來之後，呂偉良便向阿生遞個眼色，跟着他出去了。

阿生仍然扮作病人，等在醫務所那候診室裏。

呂偉良跟着席三廉到了門外，不待他登車便趨前作自我介紹。

席三廉起初的確有些愕然，後來聽到了「呂偉良」三個字，自然就想到了一「鐵拐俠盜」，他的態度，也立即變得更親切了。

席三廉邀請呂偉良登上了他的汽車裏去。

呂偉良在有意無意之間，發覺有人在附近監視，他不知道那些人的目標是席三廉還是自己。

席三廉道：「呂先生，人家都說你是個大俠士，這次家父出了事，你認為你會不會遭歹徒毒手？」

呂偉良道：「很難說，不妨告訴你，當日我見過他，萬一他不幸出了事，那便是不幸的最後一面了。」

「你見過他？」席三廉呆了一呆，「是什麼時候的事？」

「當日十二時左右，你弟弟席四被賊人圍毆，我師徒二人救他出了重圍，本來想交給警方，他却要求我不要張揚，最後便帶他來見你父親。」

「是的，四弟很不爭氣！」席三廉深

，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到他的辦事處去。」

「他曾提及他長子席大禮的名字，是不？」

那醫生道：「誰說的？」

「護士小姐聽到了，你回憶一下吧，醫生，除非你不希望水落石出，讓他永遠失踪。」

「是的，他當時確曾提及大禮的名字，但我以為那是人家的家事。」

「如果不是出事，我們當然不應該理人家的家事，但是，現在席先生不知所踪，你是他的家庭醫生兼老朋友，相信你也希望我們查查水落石出吧？」

那醫生沉思片刻，說道：「是的，他向我提及大禮，主要是由於大禮要建築一間新型的戲院大廈，他不同意，他準備把大禮召到他的辦事處去訓話。當時我勸他別太衝動，因為他這種病不適宜刺激的，一定要保持心平氣和。」

「他還向你提及什麼？」

「你也知道我們是老朋友，平時談到的當然很多。但是，我認為無關重要的。」

警探道：「醫生，有時你認為最無關重要的，可能就是線索。」

「那麼，我們談及的每一句話，都要告訴你，是不？」

「那又不是，只是你認為那一點最可疑，那一句對我們有幫助，不妨提出來研究一下。」

「他有四個兒子，其中三個已經有點成就。當日我記得老席除了提及大禮要建大廈的事之外，也有提及老二。」

「他還有什麼？」

「對，他似乎很生氣。」

「那是我的兄長——老大席大禮。」

席三廉說：「你知道他為什麼生氣嗎？因為他急於要分遺產，我因此與他發生口角。」

「遺產？你父親——」

「對，父親生死也未卜，他便急於要瓜分父親名下的財產，這是多麼笑話的事啊！」

呂偉良道：「他似乎是個出色的建築工程師。」

「他算不上『出色』，但充滿夢想却是真的，最近就為了完成他的夢想而跟父親發生意見。」

「發生什麼意見？」

「他希望利用父親的財產，建築一幢由他設計的新型大廈。」席三廉說道：「但是，據我所知，父親絕不同意這項計劃的。」

「地產建築是一門賺錢的生意，為什麼你父親要反對？」

「父親是個商場上的老手，他自然有他的一套，否則，不會積聚了這麼多的財富。」

「你大哥計劃中的大廈，是否席氏戲院大廈？」

「是的，你怎麼知道？」

「是不是席大禮？」

「對了。」那醫生道：「次義最得他歡心，據我所知，每次他回來，幾乎必去看老二一次。」

「就是去他的私人實驗室吧？」

「是的，稍為熟悉老二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沉醉於科學的怪物，一天到晚躲在實驗室裏。」

警探重複地問：「席老先生最喜歡他的次子——席次義，是不？」

那樂加肯定地說：「是的。大概你們也查到了，老席精打細算，從不做虧本生意，但是，他為了次子這家實驗室，却化了一筆可觀的金錢。主要並不是因為他偏心，而是希望他有點成就。」

「席次義是研究什麼的？」

「可以說是無奇不有，但我勸你到他的實驗室去調查時，最好小心點。」

「為什麼？」

「裏面的化學藥物不是每個人都懂的，稍不小心便可能弄出亂子來。」那醫生道：「再說，次義從不喜歡別人到他的實驗室去。除了他的父親之外。」

「他的實驗室在什麼地方？」

「北郊三家鄉附近。」

「謝謝你，那醫生，你已向我提供得太多了，我謹代表警方，很感謝閣下的合作。」

「別客氣！」那醫生示意護士：「叫下一個病人入來吧！」

當警探由裏面出來時，呂偉良和阿生亦已先後離開了候診室。他們本來就沒有病，所以取不取藥也沒有關係。

呂偉良說：「我看過他的模型。」

「毫無疑問，大哥是個天才，無奈他的設計不容易被一般人接受，偏偏個人的主觀太強，所以人緣很差。建築業如此蓬勃的今日，也對他毫無幫助。」

呂偉良自然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由於席大禮腦海中只有「藝術與創作」，缺乏商業化的頭腦，所以由他設計出來的，全是創新的作品。但是，試看看市面上的高樓大廈吧，低價樓宇有如白鶴，無風無雨也會出現裂痕處處，至於中上樓宇，也會在一場暴風雨底下蕩然無存。

想到這裏，呂偉良就明白席三廉口中的「大哥」是怎麼樣一個人了。席大禮大概是個不懂得適應潮流的工程師。

至於席柏為什麼不同意席大禮的計劃呢？也許商業家也有他的想法，與其建築一幢大廈，還要待它租出去或者售賣出去，倒不如讓金錢在商業上運用，還可以賺得更多。

這可能就是席柏反對席大禮計劃的原因之一，至於有沒有其他因素，正是「清官難審家庭事」，呂偉良也不便再追問下去。

呂偉良看見席三廉將汽車的油門開啓，問道：「你去那裏？」

「我要返回我的醫務所去，你去什麼地方？我可以送你一程。」

呂偉良道：「不！謝謝你了，我還是下車吧！我還有點事。」

呂偉良推開車門下車，揮手與席三廉告別，他看見另一輛停在附近路旁的小房車也開走了，那就是剛才監視着他們的可疑人物。

警方接到阿生的無線電話報告後，感謝他的提供。但是，當夏維維探長親自去找費沙，費沙已經不在家中。

夏維維探長在他的座駕裏先後收到自總部方面轉來的報告。那是他的手下們根據調查到的資料，用電話通知總部的，總部把電話錄音，然後又從無線電話中播放給夏維維收聽。

夏維維在聽過了一次電話錄音之後，便吩咐司機把車子開往北郊。

北郊的三家鄉附近，果然有一幢別墅隱藏在叢林之內。

夏維維探長的汽車，在小路上停下來，他的司機說道：「前面有一輛銀灰色的汽車。」

夏維維下了車走過去，他很快就認出了這是呂偉良的車子。

呂偉良和阿生這時正躲在一叢矮林後面窺望着，原來那邊有個青年人正在太陽之下做着一項實驗。

夏維維和助手走過來時，把師徒二人嚇了一跳。

夏維維問：「到底你在看什麼？」

呂偉良說道：「你的探員大概已經告訴你了，前面那一位就是席次義——偉大科學家。」

夏維維由樹叢中望過去，看見一個青年人正在將一些植物割下來，收集在一個布袋之內。

呂偉良道：「那醫生大概沒有說錯，果真是個科學怪人。」

夏維維道：「原來你也向那醫生查問過

「他還有什麼？」

「你也知道我們是老朋友，平時談到的當然很多。但是，我認為無關重要的。」

警探道：「醫生，有時你認為最無關重要的，可能就是線索。」

「那麼，我們談及的每一句話，都要告訴你，是不？」

「那又不是，只是你認為那一點最可疑，那一句對我們有幫助，不妨提出來研究一下。」

「他有四個兒子，其中三個已經有點成就。當日我記得老席除了提及大禮要建大廈的事之外，也有提及老二。」

「他還有什麼？」

「對，他似乎很生氣。」

「那是我的兄長——老大席大禮。」

席三廉說：「你知道他為什麼生氣嗎？因為他急於要分遺產，我因此與他發生口角。」

「遺產？你父親——」

「對，父親生死也未卜，他便急於要瓜分父親名下的財產，這是多麼笑話的事啊！」

呂偉良道：「他似乎是個出色的建築工程師。」

「他算不上『出色』，但充滿夢想却是真的，最近就為了完成他的夢想而跟父親發生意見。」

「發生什麼意見？」

「他希望利用父親的財產，建築一幢由他設計的新型大廈。」席三廉說道：「但是，據我所知，父親絕不同意這項計劃的。」

「地產建築是一門賺錢的生意，為什麼你父親要反對？」

「父親是個商場上的老手，他自然有他的一套，否則，不會積聚了這麼多的財富。」

「你大哥計劃中的大廈，是否席氏戲院大廈？」

「是的，你怎麼知道？」

「是不是席大禮？」

「對了。」那醫生道：「次義最得他歡心，據我所知，每次他回來，幾乎必去看老二一次。」

「就是去他的私人實驗室吧？」

「是的，稍為熟悉老二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沉醉於科學的怪物，一天到晚躲在實驗室裏。」

了。」

呂偉良苦笑道：「你的手下去看病，我們也去檢查身體，我們不是警察，怎可以直捷查問？」

「不過，阿生所講的女人費莎，却不在家。」夏維說道。

阿生道：「也許她出去了。告訴你，她是席次義的情婦，那價值千萬元的巨鑽，席次義就是購下送給這個女子的。」

他們在談話時，轉眼間却不見了席次義。他們以為對方跑到更深入的樹林中去了，所以不以為意。

呂偉良對夏維說：「席次義這個時候還集中精神在這裏做研究工作，難道他對父親失蹤的事，一點也不關心？」

夏維正想答話，却有人搶先答道：「你錯了，做兒子的，誰不關心他的父親？但是，找尋我父親的工作，却是屬於你們的。」

說這話的正是席次義。

席次義不知什麼時候到了一叢矮林後面，包括夏維助手在內總共四個人，竟然沒有一個人發覺。

由於席次義神出鬼沒的來得突然，所以各人都有點愕然！

席次義又說：「你們到這裏來幹什麼？看情形你們是警察，為什麼找我父親却找到這兒來了？可以解釋嗎？」

四個人互相交換着眼色，最後還是由夏維答他說：「你就是席次義先生的第二公子吧？我是總部的夏維探長，我有幾句話想問問你。」

席次義打量一番，說道：「可以讓我看

看看你的證件嗎？」

夏維出示證件，席次義非常小心地檢閱過之後，才交還給夏維。

席次義又說：「你有什么問題？」

「聽說你父親很疼愛你的。」夏維說道。

「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如果你也有兒女，你也會同樣的愛他們！」

夏維道：「據我所知，席老先生對你有點特別。」

「有什么特別？」

「例如你大哥席大禮，就無法得到他的支持。」

席次義沉思片刻，十分謹慎地說：「也許是的，大哥主觀太強。」

夏維又問：「你在研究什麼？」

「一種植物的纖維。」

夏維道：「可以讓我們參觀閣下的實驗室嗎？」

「當然可以，坦白說句，我從來不喜歡迎外人參觀，一則防止秘密洩洩，二則擔心會出意外。」

夏維怔了一怔：「秘密洩洩，這是什麼意思？」

「探長先生，我想問你，你到我這兒來之前，有沒有查過政府的檔案？」

「什麼檔案？」

「註冊登記官的檔案。」

夏維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是說，我的實驗室是經過正式申請登記手續的，當然是合法的。」

「我沒說過你不合法啊！」

席次義道：「既然合法，那你對『秘

密』二字的含義就無須大驚小怪了。我的意思是：我不斷埋頭實驗研究的結果，難免會有不少新發明，這些發明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工商業製品，所以，我為了防止秘密洩洩，從來不歡迎外人參觀我的實驗室。

不過，你是探長，也就是警方的高級負責人，如果我拒絕你，你可能不高興，甚至會對我的生疑，所以我迫得破例一次。」

夏維恍然笑道：「你放心吧，我只是為了查明令尊大人的行踪以確定他的去向，根本無心要了解你的發明和實驗。」

席次義說着走在前面，各人相繼跟了過去。

透過樹林，便是一塊大草坪，上面有許多晒乾了的植物樣本。

那邊有幾間用透明玻璃纖維建成的長方形屋宇，裏面有着一盆盆的盆栽植物，隱隱約約可以看見有些人在裏面走動。

阿生忍不住好奇的衝動，問道：「那是什麼？」

席次義道：「那是空氣調節的種植場，這是亞熱帶，有些植物根本不適宜生長，但我為了研究，不得不把一些植物移到這兒來種植。幸好現在科學昌明，人力可以勝天。」

阿生對一切新奇事物都感到興趣濃厚，他說：「這就是說，裏面的氣溫經常在一個溫度標準中保持着，令到某種植物可以生長下去，以供閣下研究，是不是？」

「對了，情形正是這樣。」席次義說，「屋頂是透明的，陽光可以照常射進去，但天氣不受影響，植物可以照常生長。例如有些植物在冷僻地區才可以生長，我

的，我父親更加不會例外。」

這時他們已由另一個出口走出了屋外，這是一個環境恬靜的花園，石枱石凳，假山魚池，的確是另有一番迷人景色。

剛才他們實際上，只是走馬看花，一掠而過，席次義看來無心讓各人逗留得太久。

從他的談話及態度看來，他顯然擔心他口中的「秘密」會洩洩。但是由於夏維是警方的人，只是迫於無奈而已。

關於他的心情，夏維探長當然了解和同情。

魚池裏養着各種各樣的熱帶魚，在玻璃的透視下顯得五光十色！美不勝收。

席次義走到池畔，取起一個半透明的塑膠瓶，倒出一些粒狀的飼料進入池內。

他說：「這是我們研究出來的製成品之一，專為養熱帶魚的人而設。也許各位以為這是小兒科，其實是大學問。如果各位喜歡養熱帶魚，一定有這種經驗，讓牠們吃紅蟲嗎？太累贅了，天天要跑到街上

去買回來，而且那蠕蠕而動的情形，也叫人感到肉麻非常。用日本製的麵塊乾吧，但只可以偶而為之，長期吃下去會令到你的熱帶魚變得色澤不鮮明，甚至變得沒有顏色亦不足為奇。」

在場的人只有阿生有過養熱帶魚的經驗，所以阿生聽得興趣盎然，其他人就不知所云。

阿生說道：「你這些粒狀飼料，很像日本製的科學飼料。」

「不！絕對不是日本貨。」席次義驕傲地說，「我這種東西可以令到熱帶魚色澤鮮明，也可以令到魚兒和平共處。」

「和平共處？」

「是的，如果你養過熱帶魚一定知道，有些魚不能和平共處的，例如大的與小的就有問題，有些一見面就要廝殺，就要吞食對方。但是，我這些飼料却不同了，它能使牠們心平氣和，但基本營養不會缺乏。與日本貨比較，勝得多了。」

阿生忍不住又問道：「市面有得出售麼？」

這裏就有一間屋經常保持在零度左右，又例如有些植物在赤道上生長的，我這裏也有一間屋經常處於高氣壓的氣候中。」

夏維插嘴問道：「你是專門研究植物的？」

「不！我沒有固定的範圍。」席次義道：「但我的研究對人類有極大貢獻！」

呂偉良說：「可以舉個例嗎？」

「對不起，你們是門外漢，怎樣說也不會明白的。」席次義又說：「我知道你們的目的，無非想看看我是否把父親收藏起來，那就讓你們看個飽好了。」

夏維探長道：「你這樣就想錯了。我們的目的，在乎尋求找回令尊翁的線索。如果我是你，我會與警方絕對合作。」

「告訴你，我絕不相信父親出了事。」席次義說道：「但報紙說，他可能已遭人殺害，這是十分無稽的事，他從來沒有開罪過任何人，人們為什麼要殺他？真是笑話！」

「你一直躲在這裏，很少出市區，是不是？」夏維忽然又問。

「是的，但父親時時來看我。」

「我也知道他很關心你。」

「所以，可以說我最清楚他。」

「這點我同意了。」夏維說，「他失蹤那天，你見過他嗎？」

「見過。」席次義毫無考慮地答道，「我們談了一會兒之後，他要到大哥那兒去，因為大哥約了他，談建築席次義大廈的事。」

夏維問道：「你怎麼知道他要去看你大哥？」

澤保持鮮明，也可以令魚兒和平共處。」

「和平共處？」

「是的，如果你養過熱帶魚一定知道，有些魚不能和平共處的，例如大的與小的就有問題，有些一見面就要廝殺，就要吞食對方。但是，我這些飼料却不同了，它能使牠們心平氣和，但基本營養不會缺乏。與日本貨比較，勝得多了。」

阿生忍不住又問道：「市面有得出售麼？」

席次義道：「還沒有，但不久將會大量上市，目前仍然因為成本太貴，我們正在設法降低成本，以適應大眾需要。」

趁住阿生離去席次義開長閒短之際，夏維和他的助手正想到處看看，但是剛才一度後門就不知怎樣才可以開啓。

席次義似乎早已看出了他的企圖，說道：「探長先生，你還想知道一些甚麼。你是警務人員，我的地位是被迫要有問必答。但是，如果你要獨自在這裏走動，萬一發生危險，就恕不負責。」

夏維道：「怎麼會有危險？」

「因為有些化學藥物隨時會發生爆炸，所以我從來不准外人進來參觀，除了保密之外，就是為了安全問題。」席次義一邊走過來一邊說道。

夏維想了一想，又問道：「令尊翁當日除了向你表示要到大哥席大禮那兒去之外，還有提及要到別的地方去嗎？」

「沒有。」席次義道：「不過我知道他最近很忙，他告訴我，只可能在本區內逗留一兩天，又要到外地去簽合約。所以當日他在百忙之中，也趕到這兒來，看看

「是父親對我說的，他說大哥曾經打電話約了他。」

「原來十二時四十五分左右那個電話是你大哥打給他的。」夏維又問：「為什麼他不先到市區去見你大哥，却先來見你呢？」

這時候各人走到了實驗室門口，席次義站下來回答探長：「這個不妨告訴你，父親每遇上難於決斷的事，例必先來找我討論，關於席次義大廈的事，當然也沒有例外。」

「那麼，你給他的意見又是怎樣？」

「我不想告訴你。」

「有保密的必要嗎？」

席次義道：「坦白說，我知道你們必會找到大哥那兒去的，我擔心你離開我們兄弟之間的感情。」

夏維沉吟道：「聽說你父親不贊成令兄的計劃，是不？」

「這正是他的意見。」

「那麼，你可贊成？」

「探長，別迫我，我剛才說過了，我不想說得太多了。」

席次義說着，已將門推開，打個手勢，引領各人進入屋內。

呂偉良和阿生，都不是警察，但現在席次義却好像把他們一視同仁的，當作警察。

阿生四處打量，覺得這裏面一切陳設都十分現代化，裏面有空氣調節，也有自動化的防火系統，而且看來規模頗大，不似外表那麼簡單。

「當日他是坐甚麼車子來的？」
「我不知道，當時我在三號玻璃屋內，直至他入來我才發覺。」

夏維維皺眉道：「據我們調查所得，他不是乘坐他的座駕車，因為他的司機被我查問過了，當日他整日未用過那輛名貴房車。」

「是，他多數喜歡召街車，除非出席甚麼宴會才用大車。」

呂偉良忍不住插嘴道：「只有這樣，他的行踪才不易被人發覺。因為街車到處都有，而他的豪華房車却惹人注目。」

席次義瞪住呂偉良問：「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呂偉良反問道：「你可知你父親的私生活？」

「指那一方面？」

「指他在外面有個女人之類。」

席次義笑了，淡淡地說：「這有甚麼稀奇？我母親年紀老了，但父親精力過人，整天東奔西跑，全無疲態，所以，即使你所講的是實話，也值得同情的。」

夏維維覺得席次義的態度很輕鬆，他似乎絕不相信老父會突然死去。

各人在那兒逗留了大半小時，這才離去。

夏維維覺得此行唯一的收穫，就是知道席次義失蹤之前不但見過席次義，還見過大兒子席大禮。

在此之前，警方已向席大禮調查過了，但是，當時席大禮却說當日未見過他父親。

大有可疑。

席大禮年約三十，生長得十分高大，像個體育家一般的身軀。

席次義年約二十七，却是個書生型的青年，戴眼鏡，一看就知道他聰明過人，難怪他父親對他特別疼愛了。據說，他在外國得過某基金會的科學獎學金，擁有博士榮銜。

席三廉最英俊，他只有二十五歲，只有一年的行醫經驗，難怪他父親不敢讓他去診視自己的心臟病了。即使如此，他仍然很忙，因為他有很多女病人，而且年青漂亮。當然有些根本沒有事，目的只爲了追求這位年青英俊的醫生而已。

最「年少老成」的，大概就是年紀最細的席四耻了。他是席次的第四個兒子，年紀只有二十一歲左右，長髮蓄鬚，令人看上去像是超過了三十歲。

根據已經知道的資料，當日席次義在失蹤之前，起碼見過他的三個兒子，除了席三廉之外，每個都見過他才對，但這並非表示席三廉沒有可疑之處。

正如夏維維在歸途中所說：「問題是，他太過富有，所以，我覺得他四個兒子都有懷疑。」

呂偉良道：「但是，他四個兒子之中，有三個都有正當職業，只有第四個兒子席四耻是個遊手好閒的嬉皮士而已。」

「有職業又怎樣？」夏維維探長說道：「席大禮的業務不大好，從他急於要分配父親的財產這一點看來，他的可疑成份最大。」

呂偉良道：「如果這樣簡單，這件案很快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但是，經過剛才採訪過席次義之後，我覺得他也有問題。」夏維維沉吟道。

「是的，他有點像電影中的科學怪人，雙目炯炯有光，十分可怕！」阿生插嘴道，「如果說他殺人，起碼我會相信。」

夏維維想又說：「我的想法有些不同，席次義突然失蹤，並不表示他已經被殺，可能被人軟禁起來？」

「被人軟禁？」阿生呆了一呆，「你的意思是：他被人綁架？」

「是的，極有可能。」夏維維說。

「但是，爲什麼沒有收到歹徒的勒索函件？」阿生問道。

夏維維探長說：「未必是勒索，如果是他四個兒子之中，其中一個的所爲，那麼，他們的目的，在迫老父簽字或者是更改遺囑。」

阿生拍腿驚叫起來：「對了！這種推理最合邏輯，一定是迫老父簽字改遺囑，誰綁架他，誰就可以獲得更大好處。」

呂偉良說：「我以爲除了四個兒子之外，還有一個問題人物。」

「誰？」夏維維和阿生都異口同聲問。

呂偉良說道：「就是那個神秘女郎費莎。」

「嗯！」阿生點點頭，「對了，那女人嫌疑更大，說不定她要入宮，正式成爲席夫人。」

夏維維探長吩咐他的助手把車子開往席大禮的辦事處，一邊又對呂偉良說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親自處理這件奇怪的嗎？」

呂偉良問道：「席先生的父親你見過嗎？」

小斯道：「見過了，他很兇！」

夏維維又問：「當日席先生的父親是否來過了？」

「是的，我記得差不多一點多鐘，我由外面回來時，曾聽到一陣劇烈的吵鬧聲，當時我不敢進去，但我聽得出那是他們父子二人的聲音。」小斯說道。

夏維維大爲興奮，他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小福。」

「你現在工作多久？」

「將近一年。」

「現在請你重新再講一次當日你甚麼時候離開這裏？什麼時候由外面回來？」

小福摸摸後腦：「我記得當日一時正，席先生叫我去吃午飯，門由他鎖好了，他說他要等人，叫我吃了午飯，兩點鐘才好回來。但是，我因爲外面不輕易找到座位，所以我習慣只買了一片麵包回來，沖牛奶或咖啡，如此這般又作一餐，但是當日我買完麵包回來時，竟然無意中聽到他們吵得如此劇烈，所以我不敢進去。」

夏維維探長又問道：「那時大約是什麼時候？」

「一時十五分左右吧！」小福說，「席先生吩咐我二時正才好回去，所以我担

事嗎？」

呂偉良半開玩笑道：「大概又是上司的命令吧！」

夏維維苦笑道：「局長找過我談話，他說本市最近的劫殺案太多了，如果有錢人紛紛失蹤，將會影響人心，那時本市的富有人家，一定紛紛離去，屆時將對本市經濟有極大影響。故此，我非親自找出答案不可。」

「你說『紛紛神秘失蹤』，這是甚麼意思？」呂偉良問道。

夏維維說：「不怕告訴你吧，除了席次義外，還有一個有錢人在半山醫院突然失了踪。」

「在醫院裏失蹤？」

「是的，他患了癌症，如所周知，這是不治之症，起初醫院裏的人以爲他厭世自盡，但找遍了醫院每一個角落，也不見人影。如果他是自殺的話，當然有屍體以及其他痕跡的。」

呂偉良問道：「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

「最近一兩天。」夏維維說道，「剛才所說在半山醫院失蹤的申火旭，是個年已六十的富商，他的財富不及席次義，但家財也有數以百萬計，這是第二宗奇事。」

「難道還有第三宗不成？」呂偉良又問。

「你沒有說錯，今天我們又接到一宗投訴，一個年約半百的有錢人在他的遊艇中失去了踪跡，事後大隊蛙人到海面找尋他的屍體，找了半天也一無所獲。」夏維維嘆氣說：「坦白說吧，我希望三宗怪事都

問。

劉秘書道：「我吃完午飯後，二時零十分左右回來，看不見有什麼不對。」

但小福却說道：「不，老闆的辦公室內，十分凌亂，只是我執拾好了，你才回來。」

夏維維覺得時間上有矛盾，席次義說他父親先見過他，然後才來找席大禮，除非席次義不是十二時四十五分開他的辦事處，否則，席次義與小福之間，必有一個人把時間弄錯了。

因此夏維維又說道：「小福，請你再想想，你是否一時十五分開來的？」

小福又摸摸後腦：「我想，不會差的太遠，因爲我記得，確是下午一時離去，買兩個麵包，只須幾分鐘，再加上我在隔壁一間百貨公司的櫥窗外參觀了幾分鐘，回來時，應該是一時十五分至二十分之間而已。」

夏維維拍拍他的肩膀：「多謝你與我們警方合作。但是，我對二位有個小小要求，非迫不得已，不要對你們老闆說及我們今天來過了。」

小福點點頭。

呂偉良與阿生首先退了出去，夏維維走在最後，他的助手們一直留在外面的車子裏。

夏維維約聽到劉小姐在埋怨小福，怪他太多嘴，回頭老闆一定會怪他的。

你負。」

女秘書看來不過二十歲左右，樣子不錯，身材也十分健美。

夏維維道：「請你記憶一下，七月十

屬於獨立案件，否則後果就難以想像！」

「你是擔心還有第四宗發生吧？」呂偉良說。

夏維維道：「你也想得到的，假如是個有計劃的行動，必是有組織的人做的。我們警方已經忙了，還加上這些怪事，叫我如何吃得消？呂老兄，一場朋友，你一定要幫我的忙。」

呂偉良笑了，道：「我有甚麼本領？不過，我對這件事有興趣却是真的。起初我以爲席四耻那班豬狗朋友做的，但事後你們抓去了那班人，結果已證明與他們全無關係。」

夏維維道：「別的我不敢誇口，但談到對付歹徒，我的手下們自有好辦法，不到他們不講真話的，所以壞人落在我們手中，說謊的機會少之又少。」

「那是因爲你手下的拳頭又硬又大！」呂偉良會心一笑，又說道：「不過，如果那是那班臭飛的所爲，而你們也查不出的話，我看閣下也該早日退休了。」

車子開到一幢辦公大廈，夏維維從名牌上，找到席大禮的辦事處就在二樓二零六室。

各人去到二〇六室的時候，席大禮並不在那裏，只有一名小斯和一名女秘書。

夏維維出示身份，女秘書有點愕然。

夏維維探長對她說：「我們想問你幾句話，只要你照實作答，一切責任，亦無須你負。」

女秘書看來不過二十歲左右，樣子不錯，身材也十分健美。

夏維維道：「請你記憶一下，七月十

九日那天，也就是星期三，你是否在此上班？」

「是的。」女秘書答。

夏維維又問：「當日中午時份，大約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一點這段時間內，你當然在着的，是不是？」

「讓我看看！」女秘書在桌上的日曆揭開七月十九日那一頁，看了一眼後，又說：「探長，當日我十二時半，就去吃午飯。」

「爲甚麼你早退？你不是下午一時放工的麼？」

「本來是的，但我波士很體貼，如果沒有特別事情要我辦，往往十二時二十五分左右就通知我：『劉秘書，你可以在十二時半去吃飯。』這的確是很難得的，因爲如果搭正一時下班，要找個座位吃飯，比登天更難。早半小時，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夏維維有點洩氣。

呂偉良却從旁問道：「當日席大禮是否打過電話給他父親？」

劉秘書回憶着說：「似乎沒有。」

夏維維問道：「你爲什麼知道沒有？」

「因爲這是分機，只要我未下班，他打電話時必然叫我代爲接綫。」女秘書說，「所以，如果他打電話給他父親，我多數知道。」

夏維維道：「也許你走後，他用了電話呢。」

「這是有可能的。」女秘書指指電話機說，「只要把這個按掣按下去，電話就可以在裏面攪號碼。因爲席先生在裏面寫

回到汽車裏，夏維決定要等到席大禮回來為止。

不久之後，有一輛汽車停下來，席大禮的車子裏除了他自己之外，還有一個人，他正是長髮蓄鬚的席四趾。兄弟二人下了車，正擬併肩步入辦公大廈去之際，夏維已帶同助手走過去攔住他們的去路。

夏維首先出示了他的證件。

席大禮只瞥了一眼，道：「我知道你是警察，有什麼這樣緊張。」

與席大禮的冷靜態度剛好相反的，就是他的弟弟席四趾。

席四趾拔足狂奔，但是走了數碼，就給夏維的助手抓住了。

席大禮高聲對他說：「四弟，不要怕！過來吧，你別忘記這是法治之區啊！」

夏維道：「想不到你也懂一點法律，在我未向你問話之前，請你先告訴我，席四趾不是被送往戒癮所麼怎麼會出來？」

席大禮道：「是我請律師担保他告一天假出來的，我們有要事商量。探長先生，你也知道，我弟弟只是吸毒，又不是殺人放火，有什麼大不了呢？」

夏維道：「好了，現在我想問你，七月十九日那天，你是否見過你父親？」

「我們的關係既是父子，見面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夏維又問：「當日你們在你們的辦公室內，吵過架，是不？」

席大禮顯得有點錯愕，說道：「這是我們的家事，我不一定要回答你。」

「友誼式的問答，總好過把你請回警署中去問話吧！」夏維說道，「何況，你

父親不明不白地失了踪，這時候我們要找回他，等於為你効勞，為什麼你不樂意幫助我們，反而採取這種態度，真叫人難以明白。」

席大禮想了想，嘆了一口氣，道：「好吧！讓我告訴你，當日父親確實到過我的辦公室來。」

「時間是中午過後，一時左右，是不是？」

「大概是，那時我的女秘書和小廝都去吃午飯了，只留下我一個人。」

「你們曾經吵架，為的是什麼？」

「不是吵架，父親對我們說話習慣了這樣的，外人不明白往往以為吵架，其實當時我們在討論席氏大廈的建築計劃。」

夏維問：「他老人家反對這項投資計劃，是不？」

「最初他的確反對，但經我再三解釋之後，他終於同意了。」席大禮煞有介事地透了一口氣：「可惜他偏偏在這時候失了踪，真的叫人難明。」

夏維想了想，又問道：「你的業務如何？」

「過得去。」

「當日席老先生大約在什麼時候離開你的？」

「未到兩點。」

「他沒有告訴你到什麼地方去？」

「沒有。」

「你猜他可能到什麼地方去？」

席大禮沉思一會，道：「可能到二弟的實驗室去，他經常在我面前盛讚二弟，這令我心裏生氣，所以我們在討論與建席

「好的。」席老太答得很爽快，「只要我知道的，一定答你。」

呂偉良道：「席老先生對四個兒子的感情如何？」

「不怕對你說吧，他這個人對家庭兒子很冷淡，只對生意有興趣，所以整天東奔西跑的，難得有一天留在家中。」

呂偉良聽她這口氣，似乎她還不知道她丈夫與費莎的事。

呂偉良又說：「他有四個兒子，三個已經有了事業上的成就……」

席老太却不等他說完，接續說道：「老實講，那又算得什麼成就？如果他們都有成就，根本就無須我這老傢伙了。」

呂偉良不大明白。

席老太又說：「外子許多時都為這四大天王而感煩惱。」

「什麼四大天王？」

「就是我這四個寶貝兒子，他們三個有了事業，無奈時運不濟，每一個都要父親在後面撐腰。例如老大，他的圖則引不起建築商的興趣，他又不肯遷就別人，所以沒有生意，他整天在幻想，希望一舉成名，名利雙收，但外人却不同情他。」

「次公子似乎很不錯。」

席老太嘆氣說：「又有什麼用？他不過油腔滑調，時時把老傢伙騙得開心而已，在研究室實驗，到頭來還是攪不出一個名堂來。」

「聽說他在外國得到過博士名銜。」

「那又怎樣？不知用了多少錢才換來這虛名，如果他肯屈就一下，一萬八千一個月的月薪，總可找得到的，偏偏心頭大

父親不明不白地失了踪，這時候我們要找回他，等於為你効勞，為什麼你不樂意幫助我們，反而採取這種態度，真叫人難以明白。」

席大禮想了想，嘆了一口氣，道：「好吧！讓我告訴你，當日父親確實到過我的辦公室來。」

「時間是中午過後，一時左右，是不是？」

「大概是，那時我的女秘書和小廝都去吃午飯了，只留下我一個人。」

「你們曾經吵架，為的是什麼？」

「不是吵架，父親對我們說話習慣了這樣的，外人不明白往往以為吵架，其實當時我們在討論席氏大廈的建築計劃。」

夏維問：「他老人家反對這項投資計劃，是不？」

「最初他的確反對，但經我再三解釋之後，他終於同意了。」席大禮煞有介事地透了一口氣：「可惜他偏偏在這時候失了踪，真的叫人難明。」

夏維想了想，又問道：「你的業務如何？」

「過得去。」

「當日席老先生大約在什麼時候離開你的？」

「未到兩點。」

「他沒有告訴你到什麼地方去？」

「沒有。」

「你猜他可能到什麼地方去？」

席大禮沉思一會，道：「可能到二弟的實驗室去，他經常在我面前盛讚二弟，這令我心裏生氣，所以我們在討論與建席

「要發明什麼，又說要取得世界性的專利權，結果還不是辛苦丁老傢伙麼？花了那麼多錢，一些果實也沒有。」

呂偉良道：「第三公子，是個醫生，是不？」

席老太道：「是的，老三與老四都與我同住，老大和老二他們，一個月也難得見他們一次。不過，老三最近也嚷着要搬出去住了。」

「為什麼？」

「唉，現在的青年人真的是渾蛋，有人說老三在外面結識了一個有錢女人。其實，以前他也不見得常常留在家中，有時一連幾晚也沒有回來。」

「老四呢？」

「老四更糟，聽說二位救過他了。」

席老太又說：「其實，照我說老四除了吸毒之外，只有外型令人討厭，他肯改一改，倒還有藥可救，但其他三個則定了型，好好歹歹也不到我們去管了。」

「你有女兒嗎？」

席老太道：「有一個，已經結婚生子了。她是五個兒女中最孝順的一個，時時也有來看我。」

呂偉良覺得這個富有的大家庭實在太複雜，席老太對這班兒子均無好感，更加令到呂偉良覺得可疑。

呂偉良又問：「席老先生當然有遺囑立下的，你可知內容？」

「我不知道，因為遺囑一直保管在律師那裏，只有正式證明他不幸身故，律師才可以公開遺囑的內容。」席老太又說，「不過，他跟我偶然在一次閒談中談過了

氏大廈計劃時，對他說如果他拒絕支持我，我會另外找人支持，但席氏大廈的名字要更改，而且我會跟他脫離父子關係。」

「那麼嚴重？」夏維說：「你們當時似乎吵到最劇烈時，曾經動手，是不？」

「不！是他拍枱時把一個文件籃子掃落地上。我想這些事情一定是那個傻瓜告訴你的。」

「你是說小福嗎？」

「那傢伙的話你不可盡信，他的神經不大正常的。」

「那你為什麼又僱用他？」

「可憐他，同時薪金不貴。」席大禮瞪了他一眼，回頭就拖住席四趾走進屋子裏去。

夏維回到他的汽車裏去，對一名助手說：「派人在這裏監視他！」

夏維帶着其他人離去，呂偉良和阿生却呆在一旁默默她想。

阿生說：「這件事到底怎樣攪的？」

「我也給他們弄得糊塗起來了。」呂偉良說，「夏探長如果向其他二名失蹤者着手調查，可能會更易找到答案。」

「如果三宗案件能找出一條線索把它串在一起，也許更易辦，但我猜測這種可能性極小。」

「那麼，席棧的失蹤，應該是他的四個兒子在門法。」呂偉良又說：「那當然難免涉及家產的爭執了。看席大禮拉攏他四弟的情形，相信好戲還在後頭。」

「在我記憶中，從來沒有一宗案子這麼奇怪的，首先是席棧不知生死，其次是問題人物太多，看來我們應該設法找到席

他打算在他死後，將遺產分作六份，四個兒子各佔百分之二十，我和女兒又各佔百分之十，我當時曾提出反對。」

「你為什麼要反對？」

「因為這是不公平的，我是他妻子，而且常常生病，應該佔多一些，女兒最孝順，為什麼我和她每人只得百分之十？」

呂偉良笑道：「我們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往往就是這樣重男輕女。」

「所以我反對，其實，兒孫自有兒孫福，何必要為兒孫作馬牛呢？我就贊成外國人的作風，無奈老傢伙太頑固了。」

呂偉良真想問她有沒有聽過「費莎」這名字，但幾番說到嘴邊，又吞了回去。

雖然警方如果證明了費莎與席棧的關係之後，報紙遲早會登出來的，但呂偉良總不想從他口中令到人家夫妻感情破裂。

呂偉良師徒二人離開了席家之後，才發覺宅外有警察暗中監視。

他們趕往席氏公司去，但只到了海角大廈門前，就遇到了探長的助手辛尼。

席氏公司就在海角大廈二十一和二十二樓全層，這是罕見的巨型辦公室，也是席氏公司的總部，包括席氏公司所經營的每一種生意，幾乎都要經過這裏。

辛尼迎着呂偉良道：「你不是跟我的上司在一起的嗎？」

呂偉良說：「是的，但後來我們又分別了，你在那裏幹什麼？」

「探長要我來再三查問，以便證實席棧當日到底在什麼時候離開他辦事處。」

「那你一定查過了？」

「是的，我問過了數名職員，口供如

「我也這樣想。但是，到那兒去找他立下的遺囑呢？」

「他的律師那裏一定有。」

呂偉良說：「我們又不是席棧的親屬，律師必然拒絕。」

阿生又說：「我有辦法，可以去找席老太，她一定急於找回她的丈夫。」

「好吧！那就讓我們去探訪她，希望不要碰得一鼻子灰就好了。」

席老太只有五十歲左右，但她的樣子十分蒼老，身體也十分弱。

呂偉良透過席家的女傭，出乎意外地順利，獲得了席老太的接見。

席老太原來聽過了呂偉良的大名，所以看見了他的名帖之後，立即接見。

席老太的雙眼微腫，看來她似乎哭的太多了，她說：「兩位請坐，我雖然請了私家偵探，但是，如果二位能為我找到外子，我一定付酬的。」

呂偉良笑道：「我們不是為了酬勞而來，只不過對這件奇事產生了興趣。」

阿生說：「如果我們沒有興趣，多多錢也無法請到我們。」

席老太道：「是的，我也聽親友說過了兩位的大名，既然你們對外子的事有興趣，又在這時候來找我，可不知是否有了線索？」

「不！就是毫無線索，所以才來找你。」呂偉良說：「如果你希望找回席老先生，請你答我幾個問題。」

「他們怎麼說？」

「正如早日所講的一樣，當日十二時四十五分左右，席棧聽完了一個電話之後就走。」

「電話是男人或女人打來的？」

「男人。」

「認得是誰嗎？」

「接線生太忙，未有注意。」辛尼又問：「你又來查一些什麼？」

「與你不約而同，都是為了這些小事。」呂偉良沉吟道：「然則，老二有問題了。」

辛尼一怔：「你是說席次義麼？」

「對了，他為什麼要說謊？」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席棧分明是先到老大的兒子去，然後才往郊外見老二的。照時間推算，十二時四十五分開這兒，一時左右可以到達席大禮的辦公室，但却不可能在短短二十分鐘裏面來回北郊三家鄉。」

辛尼也說道：「是的，我也這樣想，探長所以要證實時間上的差別，也就是為了這一點，他認為是重要關鍵。」

「嗯！」呂偉良忽然又想起了什麼，他問辛尼：「你們有沒有把費莎找到？」

辛尼道：「我們已分頭派人去找那個女人，但至今未有消息。」

汽車開了過來，把辛尼接走了。

呂偉良對阿生說：「現在我們已經有點頭緒了，只要證明費莎沒有說謊，焦點不如集中在老二的上。」

「你的意思是：席次義把他父親軟禁起來，是不？」阿生問。

呂偉良正想答話，突然看見一輛車子停了下來，呂偉良手急眼快，一把將阿生拉過一旁，低聲說道：「不要讓老三看見我們！」

「老三？」阿生呆了一呆！

果是「老三」，席三廉這時正由一輛車子出來，看他的樣子似乎很生氣，匆匆忙忙的走進了海角大廈裏面去。

呂偉良和阿生也雜在人羣中走入內。海角大廈樓高二十多層，每層面積都相當大，所以裏面容納的大小辦事處甚多，因此十二部自動電梯也上上落落的，整日不停。

呂偉良知道席三廉必是登上二十一或二十二樓「席氏公司」去的，所以也和阿生由另一部電梯進去，按了二十一樓的按鍵。

兩部電梯幾乎是同時到達，呂偉良看見席三廉怒沖沖地，進了席氏公司的辦事處去。

職員們都認得席三廉，所以沒有人阻止他，大家似乎都知道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要發生，因此有些人已在竊竊私議。

由於大家過份注意席三廉，所以沒有人留心到呂偉良和阿生也進來了。再加上這辦事處內人來人往，竟然沒有人想到他們另有目的。

席三廉進了一間房——那是位於大辦事處盡頭的一間半透明的玻璃房，房門外漆上三個字：「會計部」。

呂偉良和師徒二人可以離遠看見房內有人手舞足蹈的吵吵嚷嚷，那人影分明就是剛剛進去的席三廉了。他這麼生氣，看來

裏面的人要遭殃了。

房間外面的男女職員，沒有一個敢入去，大家都可以隱隱約約聽到席三廉的聲音，原來他在指責會計部，不替他結一筆帳單。

聽他的口氣，那是購買一批醫學器材的帳單。

但是，會計主任答道：「三公子，這不關我的事，是警方通知我，暫時不能付出額外的金錢，我們這裏以及你父親的戶口，已被暫時凍結了。」

「真是豈有此理！」席三廉說，「我父親又不是犯罪，他們為什麼要凍結？」

「我也不大清楚，可能是有客戶投訴，說我們公司欠下他們的錢。」會計主任說道，「做生意的人就是這樣緊張，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就擔心有虧損出現，其實誰不知道我們公司資本雄厚？不過，警方和法庭的命令，我們又不能不理的。」

會計主任的一番搶白之後，席三廉似乎較為冷靜下來了。

這時候，副經理室有個中年人聞聲走出來，轉入會計室內排解。

氣氛似乎鬆弛下來了，於是有人注意到呂偉良和阿生這兩個不速之客，師徒二人也不得不離去。

目睹剛才那一幕之後，給呂偉良和阿生留下較佳印象的席三廉，這時在他們的腦海中變成了問題人物。

席三廉似乎沒有說錯，席氏四兄弟看來真的是沒有一個有自立性的，他們表面看來已有三個有了他們的事業，實則仍然要依靠他們的父親，難怪席三廉說他們沒

出息了。

呂偉良回到汽車裏等了一會，仍不見席三廉下來，反而在東張西望中，發現有個人鬼鬼祟祟的出現在附近，呂偉良很快就認得他是私家偵探江強。

呂偉良走過去招呼他，江強很不願意，但亦無可奈何。呂偉良問道：「你在這裏幹什麼？」

江強用手指往上一指：「我要跟踪的人到上面去了，等一會兒你切不可再纏住我。」

呂偉良惡作劇地說：「好吧，我可以答應你，但你一定要告訴我，你要跟踪什麼人？」

「這是我業務上的秘密，你又何必知道？」

「我知道你有許多探員，何必必要勞動你？」

「不怕坦白對你說，這是大生意，事主是個富有的人，指明要我親力親為，一點也不能馬虎。」

呂偉良道：「是錢債糾紛，還是商業詐騙？」

「兩者都不是。」江強四顧無人，做了一個鬼臉，低聲說：「是桃色事件。」

「桃色事件？」呂偉良呆了一呆。

江強又說：「是的，一個有錢人的妻子，愛上了一個年青英俊的醫生。我這次的任務就是要查清楚他們的關係。」

呂偉良有點恍然大悟，道：「是不是姓席的年青醫生？」

江強反而呆了一陣：「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呂偉良笑了笑，又

說：「我還知他是席三廉醫生，對嗎？」

江強瞪住呂偉良好一會，在思索着一些什麼，終於又說道：「我想起，剛才你由裏面出來，難道是到席氏公司去？」

「是的，告訴你吧，席三廉失蹤的事，引起了我的興趣。」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奇怪，這年頭，許多人都會忽然之間變得無影無踪。你如果不健忘，數年前就有一位得過勳銜的名流，帶同幾個兒子一齊失蹤，再早幾年，也有一位股票經紀連妻子兒女也不要，一直下落不明。因此，在這個號稱「冒險家樂園」的地方，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呂偉良道：「你所講的那兩個人，一個有人在巴黎見過他，另一個亦證明離開本市。但是，現在這個席三廉，根本未離開過本市。」

「你怎麼知道他未離本市？」江強神秘地笑了笑，又說道：「我就聽人說過了，說他為了一個女人，弄到渾身不妥，又有人說他在外國炒股票虧了大本，更加有人說他在本市外強中乾，在商場上欠下人家許多債務，根本到了無法轉圜的地步，所以不能不躲起來。你說他未離開本市，可能只是根據警方的調查而已，事實上本市的偷渡事業十分成功。」

呂偉良道：「我在江湖上混，自然明白這些偏門生意，但據我們調查所得，他並沒有偷渡出境。所以，我才對這件事更加有興趣。」

呂偉良剛說到這裏，席三廉已由裏面出來。江強一聲「對不起」，又匆匆跟了

上去，席三廉上了車，江強也登上另一輛車。

遺囑內容 離奇古怪

本來只是一宗十分平凡的失蹤案件，現在却變成舉世矚目的事件。

席三廉因為生意做得大，範圍又廣，所以他的神祕失蹤的消息傳出之後，立即引起一些虛驚的連鎖反應。他們之中有人要求警方犯罪偵查內幕，也有人透過律師向法院申請將席三廉的資金凍結。

當地股票市場原是無風三尺浪的場合，一種價值二元的股票可以炒到二十元以上，經濟學家也感到莫名其妙，但跟風的人却層出不窮。

但是，由於席氏公司與不少大企業有商業上的往來，席三廉失蹤所引起的連鎖反應，登時令到不少種類的股票紛紛下瀉。當地人士本來就神經過敏，街上有三兩個孩童急急奔跑，就有人以為是暴動，一輛汽車的輪胎突然「砰」的一聲爆裂了，就會有人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股票市場既是無風三尺浪的地方，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其狼狽的情形，更加可想而知。

三幾種股票狂瀉，已經足以引起人心惶惶，十多種股票在連鎖反應中下跌，後果可想而知。於是持有股票的盲目跟風者紛紛拋售，你放我又放，甚至實力股亦難以支持。

因為牽涉太大，所以一件十分平凡的大宗案件，現在也變得人盡皆知。

然而，席三廉這位億萬富翁至今仍是下落不明。

席氏四個兒子和他的妻女都希望律師公開他的遺囑內容。但是，律師認為這將違反他當事人的主意，因為既無屍體發現，亦無充份證據證明席三廉已不在人間，所以只算是暫時性的失蹤。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插手這件事原是十分偶然的，想不到現在會引起那麼多人的注意，許多人都希望能夠有人證實席三廉是否尚在人間，無論生也好死也好，總應該有結論。

如果席三廉尚在人間，許多商家都會鬆一口氣，假如証實他死亡的話，那麼他的家屬亦會得益不淺，因為他們自信席三廉的資產會大大地超過他的負債，再加上席氏公司是一間有限公司，負債只能在它的「註冊資本額」之內結算。在法理上公司負債是不能牽涉到私人的產業的。

現在問題就在席三廉生死未卜，才會弄到「公私兩忙」，公是指警方，私是指席氏家屬以及與席氏公司有關係的人。

警方要查出席三廉的下落，無論是生是死，以及這次失蹤的動機。因此，警探分頭追查有關的人，但却毫無結果。

呂偉良師徒二人也在追查幕後真相，因為他手上幾種股票都因此事件而狂瀉，自然呂偉良也有許多朋友受到牽連。

不過，呂偉良的偵查方式與警方稍有不同，他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席三廉的遺囑。偏偏律師又不肯在此時把內容公開。

呂偉良覺得遺囑之內必有線索可尋，所以他決定要看看遺囑的內容。那麼，他

必須偷進律師樓裏面去，這幾乎是唯一的辦法。

如果他是警方的人，當然不可能這樣做，但他是一個俠盜，他的一切行動沒有人可以加以控制。

呂偉良從席三廉的口中知道，席三廉的遺囑保管在一位祝律師的事務所內。

祝律師事務所所在一幢陳舊的辦公大廈裏，呂偉良覺得要偷進去是易如反掌的事。辦公大廈內雖然有看更人，但那些看門都沒有鐵枝窗花，以師徒二人的身手，再加上新式的機械化設備，相信一切將會是輕而易舉的。

阿生駕車在那幢大廈前後左右巡視了一遍之後，滿懷信心地說：「看這情形，你只要帶着那根萬能樹枝就可以上去。」但是，老於此道的呂偉良卻一直在默然沉思，反而不表樂觀。

呂偉良說道：「這會不會太容易？」阿生說道：「難道，你希望困難重重嗎？」

「不！我的意思只是：這麼容易的事，除了我們之外，其他人亦可以做。」

「我明白了，你是指四大天王吧？」

「是的，席氏四個兒子相信也希望知道遺囑的內容。」

阿生道：「不管怎樣，我們既然來了，總要上去看看吧！」

於是阿生把汽車停在路旁，這時已是深夜二時三十分。

與一幢新型大廈相對的小巷，一名看更員正打從那兒用電筒照路而過。

呂偉良向上面仰望，祝律師的事務所就在三樓，那個窗口的漆油已經剝落了。

呂偉良把萬能樹枝往上一指，輕按機掣，「卡察」一聲，銀光一閃，一根鋼索緊隨着一個不銹鋼的倒鉤鉤了上去！

鋼鉤釘在二樓一個木窗框外面，呂偉良用力一拉，登時嚇了一跳，原來木窗框已經腐朽，根本不受力，還好呂偉良未攀上去，否則一定會跌得屁股作痛為止。

呂偉良眼看鋼鉤帶着腐木墜下，那聲浪可能驚動附近的看更人，到時必會有人過來查看，他要把它接住無奈鞭長莫及。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條人影自黑暗中飛撲而出，及時伸手將那塊腐木連同鋼鉤一併接在手中，呂偉良這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那個自黑暗中竄出的人正是阿生。

呂偉良幾乎不敢相信，在一個號稱現代化的都市裏面，竟有一幢如此陳舊的大廈。但是管理當局却視若無睹，這才更加令人驚奇！

呂偉良把鋼索收回杖管之內，阿生幫着他將鋼鉤上的朽木弄去。

呂偉良這一次學乖了，把鋼鉤射到水泥牆壁之上，用力拉了幾下，直至認為可靠才攀上去。

目的地是在三樓，但呂偉良的鋼索恐怕射不到那麼高，所以他才由二樓的窗口進去。

呂偉良機關二樓一個單位的窗門，發覺那是一間出入口公司，沒有人留宿，於

阿生四肢齊全，自然比呂偉良方便得多了。

師徒二人由二樓那家出入口行出來，外面是一度走廊，靜悄悄的，連鬼影也不見一個。

門雖然都鎖上了，但門鎖在師徒二人的眼中彷彿是兒童玩具一樣，根本發生不了什麼作用。

呂偉良先登三樓，突然有一度光線由四樓梯間照射下來，嚇得師徒二人急忙往黑暗處躲藏。

那是這裏的一名看更員，他正由四樓巡邏完畢，轉到三樓來。

呂偉良與阿生趁他轉到三樓走廊時，到四樓梯間去，直至到那看更員巡視完三樓之後，落去二樓時，他們才下來。

呂偉良過去是江湖上的一名獨行大盜，他雖然只有一條腿，但卻憑着機智過人，而創出了無數奇跡，令到江湖上的人無法不對他另眼相看。

當然，呂偉良決不是一般鷄鳴狗盜，他劫的偷的只限於奸商貪官，而且所得到的錢財盡歸貧黎，「鐵拐俠盜」之名由此而來。

但是，近年來他已很少出動。他覺得社會上的歹徒太多，他不希望令到警方多一重負擔。相反，更時時明幫助，助警方一臂之力，所以，過去與他勢不兩立的夏維探長，現在亦與他化敵為友。

想不到今晚呂偉良又要重操故技，跑到這兒來作夜盜。

無論現在或過去，呂偉良也不贊成暴

力，暴力只可以用作對付使用暴力的歹徒。像剛才遇見那看更員一樣，如果換上那些下流的阿飛強盜，他們一定會使用暴力把看更員制服或殺死。但是，呂偉良就決不會這樣做。

現在呂偉良就覺得腦力勝過暴力，他同樣可以輕而易舉地達到了目的地，假如用暴力的話，現在可能仍在糾纏中。

但是，看更員是良善的，為什麼要用暴力去對付他？

呂偉良和阿生進入祝律師的辦事處之後，發覺這裏也跟許多寫字樓一樣，沒有人留宿。

他們分頭搜索，呂偉良終於在祝律師的書櫃後面，找到了一個隱藏在那兒的保險箱。這種偽裝看來十分妥善，但老於此道的呂偉良，則輕而易舉地把它找到。

保險箱相當舊式，呂偉良幾乎不費吹灰之力，便將它開啓。

裏面收藏的當然是一些重要文件，包括契據，合約以及遺囑等等，都是代客保管的，有些年代十分湮遠。

這位祝律師年已六十有多，他在這裏執業亦已達三十多年。因此，這個陳舊的保險箱之內，也塞得有如魚目混珠。

師徒二人在特製的「探鑽型帽燈」照耀下，也搜了差不多半小時，才可以從大疊文件中找出席檣那一份遺囑來。

遺囑非常古怪，內容大意是：——席檣本人是白手興家的，他不希望兒子們藉住父親的餘蔭而享清福，但是，他却希望盡他做父親的責任，協助兒子們發展他們的事業。他覺得這樣更實際，更有

意義。

換句話說，他死後他的遺產將不會分給他的兒女們。

不過，他的妻妾席老太，將可以從某大銀行中取得一筆可觀的利息，那是一筆款項的利息，席老太可以按月支取，直至她壽終正寢為止。

至於銀行中那一筆巨款，將沒有人可以支取或動用，除了他本人之外。

那就是說：他本人如果死了，那筆巨款仍然存在銀行裏，除了他的妻子可以按月支取利息之外，誰也不可以動它分毫。

呂偉良見過不少遺囑，但從未見過一件如此有趣的。既然不分給兒孫，何不捐到慈善機關裏去呢？

遺囑中又表示，如果他一旦死去，他的生意便要結束，除了清還負債之外，一切物業的收益，例如租項等，亦要存入某大銀行。這間大銀行是一間歷史悠久的銀行，附有信託公司，一旦遺囑公開，相信律師一定會依足他的吩咐去做的。

換句話說：席檣一旦被証實死亡的話，他的兒女毫無好處。他的妻妾僅可按月支取銀行中的存款利息而已。

如此一來，最得益的自然是某大銀行了。因為它不但可以永遠擁有席檣的遺產，還可以代他繼續收租等等。

遺囑是去年立下的，是修訂本；也就是第二或第三次立下的。上面有席檣本人的親筆簽字，也有見證人和律師的簽字。既然一切都是合法的，呂偉良實在也看不出有任何破綻。

呂偉良用拂來的袖珍間諜的攝影機，

將遺囑擱下，然後把它放回原處，一切做成沒有移動過一樣，這才與阿生離去。

阿生回到汽車裏，洩氣地說：「我還以為可以從遺囑中找出一點線索來，想不到結果等於空跑一場。」

呂偉良却不以為然，他說：「那又未必，表面看來是毫無線索可尋，但是，我們須要再三把席檣的遺囑加以研究。相信其中必有奧妙之處。」

阿生一邊把車子開走，一邊說道：「唯一可疑者，看來是席老太，因為席檣死後，只有她得益最大，那四大天王反而一無所有。」

「不！實際上得益最大的，應該是那家大銀行才對。因為他們可以長期運用席檣那龐大的存款，而只付出有極限的利息。如所周知，銀行利息是極之有限的，何況他們只付出一個時期就無須再付了；那就是說：在席老太死後，他們就可以停止支付。」

「那麼，銀行的嫌疑最大。」

呂偉良道：「但在理論上，銀行是不會這樣狠毒的，他們的資本雄厚，尤其是這一家銀行歷史悠久，席檣的家財雖則可觀，但在他們的眼中也算不了什麼。何況至今為止，仍然沒有人可以証明席檣已經死亡。」

「正是因為這樣，他們才更加值得懷疑。因為席檣死了，就沒有人可以到銀行去提取這筆錢，他們可以繼續擁有它；而席老太則因為當局無法証實丈夫已告死亡，即使遺囑公開，但無法証明席檣已死，席老太也就一天無法去銀行支取利息。」

夏維探長正想再問下去，那邊席大禮已經駕着一輛吉普車過來。

席大禮顯得十分不高興，他一邊把那名工目打發開，一邊說道：「探長，你到這裏知道一些什麼？老實說，我發覺你的手下像吊靴鬼一樣跳出眼入，我已經非常生氣，想不到你竟然親自跑到這兒來，難道你要我僱用的工人也對我生疑麼？」

夏維却心平氣和地說：「為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如果閣下問心無愧，又何必理會別人對你怎樣呢！」

「你的意思是：我有什麼可疑吧？」

「不！我倒沒有那樣說過。不過，我有件事想請教你。」

「什麼事？」

夏維道：「這一幢席氏戲院大廈的業主是誰？」

「這關係什麼事？」

夏維說道：「請你不要忘記，我是警方的人，有權這樣向你查問的，例如你這裏有某些地方違例，警方要發告票，應該發給誰？」

「如果你要知道，到工程局查一查自會明白了。至於法律上的問題，你還是去問我的律師吧，告訴我，我是不會再答你任何問題的。」

席大禮說完就想走，但給夏維截住他。

夏維說道：「如果你聰明的，最好爽快點答我，否則你的律師也無法為你洗脫阻差辦公的罪名。」

席大禮盯了夏維一眼，終於又無可奈何地問：「好吧！你說，到底你知道什麼？」

「這是最表面的看法，但是一家有百

多年歷史銀行，並非是屬於私人的，而是屬於一個集團，他們決不會這樣卑鄙。」

「然則，你覺得誰最可疑？」

「四大天王！」

阿生一怔：「什麼？你說席氏四個兒子最可疑？」

「是的。」

阿生左手駕車，右手摸摸後腦，感到無限迷惑地說：「我真不明白，你怎麼會懷疑到他的四個兒子的身上去。」

呂偉良說：「分析問題必須往深處想，表面上看來十分簡單的事，裏面可能無限複雜。席檣除非未死，否則，他一旦死了，正如你所说，只要四個兒子中有一人知道了遺囑的內容，就會悄悄把他的屍體收藏起來，讓他永遠只是一個失踪者。」

「那麼，他們又有什麼好處？」

「你沒有看見嗎？席三廉已是一位合格醫生，但是，他仍然可以要求席氏公司的會計代他付出購置儀器的款項。那就是說，席檣協助兒子發展事業的計劃，實際一直在進行中，甚至他的高級助手們，也都了解到這一點。」

「但是，他一定想不到當局會將他的資金凍結。」

「那不過是暫時性的，席氏家屬相信與律師商量過後，總會想出一個善法來。只要席檣名下的財產超過負債，我相信一切不會有問題。目前的情形只不過是一般捕風捉影的人製造出來的。」

阿生把車子開返家中，呂偉良把那張縮影菲林沖晒放大，澈夜研究那份古怪遺

囑的內容，結果還是百思不得其解。

沒有看過這份古怪遺囑的話，還可以作出一些假定，例如：席檣為了與情婦私奔而故意失踪，或者為了商業與財務上的困難而躲了起來，又或者被人綁票，謀殺之類。

但是，呂偉良看過了這份古怪的遺囑之後，許多假設都變得似是而非，甚至席檣本人也變了「問題人物」，呂偉良的頭腦就未試過如此混亂。

警方對各可疑人物的監視，自始至終一直都在進行。

夏維探長認為席檣四個兒子之中，最可疑的就是長子和次子。

席大禮承認與他父親發生口角，時間是失蹤當日下午一時二十分左右的時。

由於時間上不能吻合，夏維曾要求席次義加以解釋。

席次義已承認他當時看錯了時間，因為他的手錶忘記上鍊，停了！

實驗室內到處均有電鐘，即使手錶停了，也沒有理由把時間弄錯的，但是，席次義是有深度近視的，所以夏維結果也接受了他的解釋。

現在警方已把注意力集中到席大禮的身上。

夏維探長覺得這個「問題人物」才是最可疑的，因為他體格魁梧，性情暴躁，假定他在口角中錯手把老父打死或活生生的氣死，倒是大有可能的事。

此外，夏維探長的手下在跟踪監視席大禮的過程中，又有了一項非常重要的發

「我想知道這一幢，是否就是你夢想中的席氏戲院大廈？」

「可以說，是的。」

夏維道：「為什麼要加上『可以說』三個字？」

席大禮道：「因為這本來是那個藍圖，但現在我決定改名了。」

「為什麼？」

「這本來是我業務上的事，我大可以不必要回答你，不過你既然這麼有興趣，我也不妨告訴你，因為我父親中途變卦，不支持我的計劃，我便只好另找後台老闆，那麼，大廈的命名自然非改不可了。」

夏維又問：「新老闆是誰？」

「你真懶！難怪報章都批評你們吃公家飯的人，如果你向工程局查，相信不難會查到的，但你偏不去查，却來問我。」席大禮瞪了夏維一眼之後又說：「好吧！讓我告訴你，支持我的是我的一位朋友，但他不願出名，所以名義上仍然是我做老闆，但實際上另有其人。」

「他是誰？」

「對不起，除非你有足夠理由一定要我非答不可，否則，你無權迫我說出來，你也知道，本市治安一日壞過一日，你們警方根本無力保障我們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因此，懂得想的人，都不想讓外間人知道他們如此富有，以免歹徒動他們的腦筋。」

夏維給他氣得說不出話來，他說的雖則過份一點，但却似乎有些道理，只是態度未免太過無禮了。當夏維正想再說什麼的時候，他已跳上吉甫車去，「呼」的

一聲開走了。

夏維呆在一旁，心曠神怡就要停止跳動！

就在這時候，耳畔隱約有人呼叫着他的名字，夏維回頭一看，來者並非別人，正是「鐵拐俠盜」呂偉良和他的徒弟阿生。

呂偉良說：「真的是『心有靈犀一點通』麼？還是冤家路窄呢？」

「是的，怎麼你也來？」夏維問道。

呂偉良笑道：「我不但來了，而且來得比你更早一點！」

「為什麼我看不見你？」

「但我却看見你問完一個又一個，直至人家生氣為止。」

夏維道：「你查到了一些什麼？」

「我正要問你。」

「席大禮曾到這裏來，跟席大禮吵過架。」

「從這一點看來，事情似乎明朗化了。」

呂偉良道：「是的，席大禮主觀太強，他父親席棟要求他改圖則，他不答允，所以父子二人就由此而發生意見。」

「你怎麼知道？」

「你可以向工地裏的人去查，我當然也可以，所不同的是你是探長，比我更方便一點而已。不過，正因為你是警方的人，有時反而不及我查得更為清楚。」

夏維說道：「我早就勸你加入警界服務了，如果有一日我退休，你是我最佳的接班人。」

「別提『接班人』三個字好不好？有個國家的接班人突然死得不明不白的。」呂偉良笑道：「不過，除非我不入警界，否則第一個就是要你不退休。」

「當然，我希望我指點你，是不？」

「不！我是希望有一天我做你的上司，替你的下屬們出一口鳥氣！」

呂偉良說完又是一陣哈哈大笑！夏維也笑了！

夏維又說：「別開玩笑，告訴我，你還查到了一些什麼？」

「這幢大廈很新穎，席大禮可能就想它而揚名世界，所以他堅持要保留原來計劃，你可知道它的內部設計嗎？」

夏維搖搖頭。

呂偉良說：「先談談戲院設計吧，銀幕凹入去的，所以，即使坐在前座第一行，也不會覺得太近。這當然是指播映電影而言。至於用作真人表演舞台時，舞台固然可以轉動，聲音效果方面亦力求真實，所以不設高音，而利用建築學方面的奧妙設計，令到每一個角落的觀眾都聽到原音。這項設計不算得首創，在美國已有一個露天劇場採用了，但在本市則是第一間。至於座位方面，每一個座位角度不同，妙在前面坐了一個高佬或者一個梳高髻的姑娘也不至影響後面那位觀眾的視線。」

夏維開始顯得有點不耐煩地說：「我對這些設計都沒有興趣……」

但是，呂偉良又接着說：「我一定要說清楚這座建築物的特點，否則你不會明白席大禮何故要堅持不改圖則。現在說到座位了，下面有獨立的吸塵及吸氣設計，它可以把污濁的空氣吸去，而放出新鮮的空氣，這正是每一個進入戲院的觀眾所祈求的，譬如隣座或前面有人吸香煙，這種抽氣設備可以保持空氣清新及視線不受

影響。至於另一項罕見的設計，則是每個座位有一個耳筒，每張椅子的扶手部份都有個藏有按掣的盒子，那些按掣是可以讓觀眾選擇四種不同的言語聲帶，原來這個地方的人，言語不統一，製片家往往拍一片就有兩個版本，但現在這家戲院却設有四套不同的方言聲帶，可供觀眾自行選擇。換句話說，將來每一個走進這間戲院的觀眾，都不怕聽不懂銀幕上講些什麼，生意自然必好無疑。此外，電梯設有秘路電

視直達保安室，天台有直升機場，每個單位都有獨立的衛生設備等等。這些都是席大禮的精心設計。」

「說完了嗎？」夏維說道：「現在你該說：席大禮為什麼要反對這藍圖了。」

呂偉良道：「很簡單，席大禮是個精打細算的商家，他認為這幢大廈的成本太大，尤其是戲院部份，簡直是一種浪費，因為觀眾走進戲院之前，他們已知道那部片子是否適合他們看，以及言語方面是否聽得懂等等，全在考慮之列。因此，他反對建戲院，最好把戲院部份一律改作收費停車場……」

「對了！」夏維說，「席大禮有極長遠的眼光，怪不得他的生意愈做愈大。目前電視普遍，戲院太多了，看來真的是席大禮對了。」

呂偉良說：「現在我們不是討論對與不對，因為我和你都沒有權力參加這項大計。據我所知，目前這個地盤是根據席大禮原來的計劃去興建的。也就是說，他在這一場爭論中是個勝利者。」

「那麼，後台老闆是誰？」

是問他：「你有什麼見解？」

阿生道：「席大禮和席棟的爭端，未必是為了大廈的藍圖，而是為了費莎。」

「對了，我同意你的見解，真的是後生可畏！」夏維拍拍阿生的肩膀，回頭笑着呂偉良：「你的高足真的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相信將來成就一定比你更高！」

呂偉良笑道：「我也這樣希望。」

夏維又說：「當時他們父子之間因為發現費莎左右逢迎，於是打翻了醋罎，說不定，就此火併起來，但是，老席的屍體呢？」

夏維說到這裏，突然站住了腳。

與此同時，阿生也似乎想到了一些什麼，忽然回頭往地盤裏走，同時說道：「對了！地基——」

呂偉良雖則沒有立即跟了回去，但是，他已經知道了此刻夏維與阿生二人不約而同的想法。

這是一塊新開發的土地，席大禮監工興建的戲院大廈只佔了一部份，其餘大部份未有動工興建任何建築物。

呂偉良跟着夏維和阿生回到地盤去之後，他們的視線都集中在那塊巨大的基石下面，那堆厚厚的三合土混合體，絕大部份經已完成了。由於那是大廈最底部的基石，因此距離地面足有十呎左右。

呂偉良當然明白到他們在想什麼。但他不作聲，只是冷眼旁觀。

夏維看見一名像是工程師的人由身邊走過，於是截住他問：「請問你，這基石是那一天動工的？」

「……」那男子沒有答他，却自頂至

夏維知道阿生是個有頭腦的青年，於

是問他：「你有什麼見解？」

阿生道：「席大禮和席棟的爭端，未必是為了大廈的藍圖，而是為了費莎。」

「對了，我同意你的見解，真的是後生可畏！」夏維拍拍阿生的肩膀，回頭笑着呂偉良：「你的高足真的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相信將來成就一定比你更高！」

「你猜得吧！」

「他說是他的朋友。」

「朋友的確是朋友，但是，你可猜到是什麼朋友？」

「別賣關子了，是什麼朋友？」

呂偉良笑道：「說出來這個人你可能也見過了。」

「到底是誰？」夏維急不及待地問。

「就是費莎。」

「費莎？」夏維呆了，「是那個一直躲避我們的問題女郎？」

夏維說：「沒有，自從接到你們的報告後，我一直派人守候在她的香閨門外，但一直未見她回到那住宅中去。」

「我才沒有你那一付耐性。」呂偉良笑了笑，望望阿生。

阿生說：「那是我的主意，我提議偷進那女人的住所裏。」

夏維左右張望一番，低聲問道：「什麼？你們偷入去？」

「是的。」呂偉良舉起三隻手指說，「我保證沒有再幹老本行，只翻閱了一些東西。」

「什麼東西？」夏維又問。

呂偉良說道：「是一本小小的電話記事冊，收藏在牆上的暗格裏。」

「那麼，一定有不少珠寶。」夏維担心地說。

呂偉良笑道：「別這樣瞪住我，即使有罕見的稀世奇珍，我也不會動心，我早已洗手不幹了，你放心吧！不過，奇怪的却是：那顆價值千萬的巨鑽不見了，還有

費莎讓我看見的五百萬現金支票也不在暗格之內。裏面只有少許不值錢錢飾。」

夏維問道：「你在電話冊中，發現了席大禮的電話號碼，是不？」

「不！」呂偉良說，「表面看來，電話小冊中沒有席大禮的電話號碼，但是，細心一點看就可以看出小冊中被人撕去的一頁裏面，就是記着席大禮電話號碼。」

「你怎麼知道？」

「因為寫電話號碼的人太過用力，令到下一頁也留下了痕跡，所以雖然撕去了一頁，下一頁也隱隱可以看出幾個阿拉伯字，我核對過了，那正是席大禮辦事處的電話號碼。」

夏維說：「你怎麼可以憑這一點，就決定他們是合股人？也許因為他是席棟的兒子，費莎為了拉攏他們，意圖入宮，所以才會抄下他的電話號碼呢？」

「如果真的像你講的那麼簡單，當然最好不過，但是，為什麼有人要把那小冊子一頁撕去？又為什麼費莎偏偏要在這個時候失蹤？她那價值千萬的巨鑽心口針呢？」

「你似乎都已經找到答案了，是不？」

夏維問道。

呂偉良說道：「是的，我已經查出費莎與席大禮是舊同學——是中學時期的同學，還有，你想知道費莎的前任丈夫是誰嗎？」

「我查過了，船王的兒子錢二世。」

「對了，我已訪問過這位錢二世先生，他向我訴苦說，費莎是個不安份的女人，在他們未離婚時，她已送了不少綠頭巾

給錢二世。錢二世因此忍無可忍，才決定跟她離婚，她則因此而獲得大筆補償。由此看來，我有理由相信費莎是存心欺騙席棟的，目的仍然離不了『一個錢字』。」

「嗯！你說得極合邏輯。」夏維又說：「你如何查到費莎是席大禮的新後台老闆？」

呂偉良道：「本來我不想把我的辦法告訴你的，但既然你存心學我的偵探術，我也不妨告訴你，你可知道席大禮的辦事處有個小斯被辭退了？我就是向他下手的。據他看過費莎的照片之後，証實這女人確曾偷偷會過他的老闆，這小斯還無意中見過費莎與席大禮在辦公室內擁吻。」

「真是一場糊塗，竟然父子同科。」

「所以，憑此種種跡象推測，席大禮的新後台老闆必是費莎無疑。」

夏維沉思片刻，面有喜色地說：「然則，我就知道應該怎樣做了。」

夏維說着，朝住地盤外面走去。

呂偉良與他併肩而行，說道：「你打算怎樣做？拘捕他嗎？我勸你還是不要打草驚蛇！」

夏維說道：「放心吧！在未有足夠証據之前，我是會輕舉妄動的。但是，我不妨告訴你，我會派人跟踪他，這樣起碼可以發現費莎的踪跡。」

阿生插嘴道：「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的，就是席棟很有可能被席大禮殺死的，他們在辦事處爭吵時，可能錯手殺死他父親。至於爭吵的起因，我却另有一種不同的見解。」

夏維知道阿生是個有頭腦的青年，於

踵地打量着他！

夏維明白他的用心，摸出證件遞到他眼前，同時又說：「我是夏維探長，請問你貴姓？」

「小姓張。有什麼指教？」

夏維笑道：「不！只是隨便問問，我想你必是這裏的工程師，一定知道地基是那天下石的吧？」

「工程師則不敢當，但是，我是這裏的管工却是真的。這基石……」

那管工剛說到這裏，突然有人喝住他：「小張，什麼事？」

小張答道：「這位是警方的夏探長。」

他……」

「好了，小張，你去辦你的事吧，讓我來應付他。」原來他並非別人，正是席大禮。

席大禮滿臉不高興，但小張却已走開了。

席大禮狠狠地盯着夏維問道：「探長先生，到底你想怎樣？」

夏維說道：「我剛才想問那位管工，這基石是什麼時候下石的，為什麼你要阻止他答覆？」

「告訴你，警方人員並非可以干擾一切事物的，這裏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工作崗位，這是工作時間，有話你可以等他們下班的時候去問。」席大禮毫不友善地說道。

夏維說：「我想你是這裏的最高主管，相信你也可以答覆這個問題吧？」

席大禮瞪他一眼，冷冷地一笑道：「你查問地基什麼時候下石幹什麼？」

「你很聰明，我想你已經知道我的用心了。」夏維又說：「如果你不答覆我，我只好請工程局的人來，相信他們一定有權查看你們的記錄了吧？」

「那又何必勞動他們，其實你是探長，你當然有權的。」席大禮說，「告訴你，這地基是七月二十日下石的。還有什麼問題？」

「七月二十日？那就是——令尊大人失蹤的翌日，是不？」夏維探長直瞪住席大禮。

但是，席大禮不但毫無所懼，反而說道：「你不提起家父，我幾乎忘記了反問你了，是哩！他怎麼樣了？你們警方的人難道全是吃飯不做事的麼？怎麼會查來查去也全無結果？」

夏維有點啼笑皆非地說：「就快有結果了。這裏我卻有件事想請教你：如果我要求把這地基翻開來看看，可以嗎？」

席大禮一怔：「你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趁住大廈未建上蓋，看看這地基的內容。」

「這簡直是開玩笑！」

「一點也不是開玩笑。是真的！」

席大禮呆了一陣，終於又說道：「那麼，你去向工程局申請吧，但我不妨告訴你，我必然反對，所以必要時可能要勞動法庭方面。」

「假如真有結果，仍然是值得這樣做的！」夏維探長說。

席大禮立即就問：「你說什麼？」

但是，夏維沒有再回答他，往地盤外面走！

席大禮呆在一旁！不知所措地，直瞪住夏維。

呂偉良半開玩笑地說：「你不想告他誹謗和恐嚇？我可以做你証人！」

席大禮用鼻子「哼」了一聲，然後就含怒走了。

呂偉良和夏維交換一個眼色，會心地一笑，也走出了地盤。

夏維已經登上了他的座駕車，呂偉良拄杖到他車旁，彎腰至車窗內望，問道：「你是不是懷疑席大禮的屍體被埋在地基之內？」

「是的。」夏維毫不隱瞞地說：「相信再也沒有地方好得過那塊用水泥建成的基石了，如果我們不及時設法把底層揭開，再遲一會，等到大廈建了上蓋之後，那就更不可能翻開。」

說到這裏，夏維又眉飛色舞地對阿生說：「阿生，如果這次果真找到了席大禮的屍體，那麼，你也佔了一功。呆子，設法說服你師父吧，回頭我推薦你到警探部做我的助手，保證你會成爲一名十分出色的大偵探！」

阿生笑道：「首先要謝謝你了，坦白說吧，探長，我還是喜歡像我師父的一樣做個俠盜好過做偵探。」

夏維在格格大笑中，示意司機開車離去！

呂偉良默在那裏說：「這一次，他似乎有十足的把握可以破案。」

阿生說道：「凡事必須親身體驗，今天要不是讓我親自到這地盤來看看，我也不會想到下面，有着一塊地基可以藏屍的。」

浪漫，所以，你所講的女人問題與經濟問題都無法成立，最可能是被人殺害，或者在劇烈爭吵中，心臟病發致死，對方擔心難以自圓其說，只有設法毀屍滅跡。假如我們這個時候還不動手，將永遠無法破案了。」

局長慎重地考慮良久，這才批准了這項特殊的申請，但最後他又對夏維說道：「我一切只是相信你，希望你不要令我無法下台。」

夏維也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但他覺得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根據他的手下報告，席大禮的態度悠閒，由此更可以看出一切善後已經辦妥，也許他不相信法庭會批准探長的申請。

不過，呂偉良却注意着另一個人的下落，她就是席大禮的情婦費莎。

呂偉良透過私家偵探，也是他的好朋友江強，查得費莎的銀行戶口已有不少錢轉進席大禮的戶口中去，最大的一筆數目是九百九十萬元。

這是一個奇怪的數字，為什麼不是整數一千萬元？

呂偉良不禁聯想起那顆價值千萬的巨鑽，可能是費莎老早存心要騙老頭兒，暗中幫助席大禮完成他的願望，所以在巨鑽得手後，又將它賣出，這九百九十萬元，相信就是沽出巨鑽的價錢。

費莎前後轉給席大禮戶口中去的，已超過了二千萬元。

這當然不是一個小數目，差不多是費莎整家財產了，為什麼她要如此傾力幫助席大禮？很明顯的，她最真心相愛的就是

的。」

呂偉良也覺得夏維和阿生可能想對了，那塊用三合土築成的地基，的確是個天衣無縫的藏屍之所，席大禮是個建築工程師，他可以在任何時間進出這地盤。既然地基是七月二十日倒進石屎的，那麼，七月十九日晚上，席大禮有可能殺了席大禮之後，將屍體漏夜搬到地盤裏來，然後推進地基下面的木製方格裏埋藏，等待翌日工人們把三合土填到入方格之內，建成了巨大的基石之後，便永遠無人發覺。

呂偉良想想也不禁說道：「如果他果然如你們所料，的確不愧是個天才！可惜給你們棋高一着想到了，否則永遠沒有人想到一幢巨型建築物之下，藏了一名億萬富翁的屍體。」

阿生又說：「這麼看來，席大禮已經知道他父親遺囑的內容了。否則，他又何必毀屍滅跡？」

「是的，祝律師的事務所太陳舊，我們有辦法混進去，自然別的人也有辦法可以偷進去找遺囑看看，說不定這是席大禮未死之前的事，當席大禮看過那份遺囑之後，對他父親的印象不好。後來再發覺他偷藏費莎，父子之間就更加勢成水火。」

「對了，他一定以為只要警方找不到席大禮的屍體，法理上只能列入失蹤一類，那麼，他們仍然可以向席氏公司支取金錢。想不到警方會申請法庭把席氏公司的資金凍結。」

「如果一切如你所想像的，答案就快找出來了。」呂偉良一邊說着，一邊登上了他的汽車。

這位年青的建築師。

然則，目前費莎又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有人認為她與席大禮在一起雙宿雙棲，這是一般人的表面看法。

有人認為她獨自躲了起來，以避過警方的追查，因為席大禮失蹤之後，她已受到注意。這是警方的看法。他們認為事情過後，她可能再度出現，光明正大地與席大禮結婚。

至於她與席大禮那一筆，根本沒有足夠證據，他們只是秘密同居的，她甚至可以一筆抹煞，完全不承認有過此事。

正是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無論如何，呂偉良覺得近來失蹤的人太多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並非一般不滿現狀的少男少女，都是環境優裕的富商，他們會不會遭人毒手？

當局在接獲投訴之後，雖則循例展開調查，但是一些頭緒也沒有。

唯一值得注意的線索就是：那些失蹤富商在失蹤之前，都開過好幾張金額頗大的現金支票，由於是「現金支票」，收款人是誰固然不知，用途也不明不白的，這才叫人奇怪。

如果是綁匪的所爲，絕不可能是這樣程序的，先付了錢，才把人擄去。那有這種道理？

一般擄人勒索應該是這樣的，先把人擄去，然後才向家屬勒收款項。既收了錢，自然就要放人，任何情形之下，也不會反其道而行的。

但是，眼下失蹤的二名富商都在同一

求的賠償金額也十分可觀。」

夏維說：「局長，相信你也知道這件案牽涉太大。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已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我下屬們的線人也伸至每

阿生笑了笑，也上了車，把車子開走了。

× ×

警方對問題人物席大禮的監視一步也不放鬆。

席大禮的辦事處有人監視，地盤裏有人監視，甚至連住宅也有人不分晝夜地監視。也許席大禮早已料到警方有此一着，所以他一切循規蹈矩，半步也不敢行差踏錯，除了辦事處，地盤和住宅之外，只到飯店餐室去進食。警方實在半點破綻也看不出。

儘管如此，警方仍在設法透過合法手續，令到地盤的基石拆開，希望在那裏可以找到席大禮的屍體。

地盤裏的基石是一幢大廈最基本的主要東西，古老的建築方法首先是將一根根巨大的木樁打入地底去，但現代要建築的是十多二十層的高樓大廈，那陳舊的方法是當然行不通了。

從面上看來完全沒有理由這樣做，但夏維探長的自信心極強，他覺得那基石之內必有發現，因此一直致力於此。

局長曾以茲事體大，加以拒絕。

局長說：「那是一幢大廈的主要東西，成本極大，因為地基做得不好，根本難以支持，因此必須滿足材料，認真製作。你現在申請將它拆毀，萬一全無所獲，警方固然難以善後，相信建築公司方面所要求的賠償金額也十分可觀。」

夏維說：「局長，相信你也知道這件案牽涉太大。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已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我下屬們的線人也伸至每

一角落去偵查過了，證明席大禮根本沒有離開過本市，然則，他躲到什麼地方去？他沒有犯罪，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調查銀行戶口的結果，証明他的經濟也不至發生任何問題。雖然若干商號曾引起一片恐懼，但根據他的存款情況，我認為那簡直是多餘的。憑此種種，使我幾乎可以肯定說一句，席大禮已不在人間，然則他的屍體在什麼地方？最佳的收藏地方，當然就是我所講的基石，它不但有防腐作用，而且永遠不會被人發現。再說，落三合土混凝土，亦即俗稱石屎的日期，也十分吻合，席大禮是七月十九至二十日一段時間失蹤的，而那地基的落石日期正是二十日。」

「我也不怕對你說，由於這件案牽涉範圍太大，股票市場亦受到牽連，我太太和女傭人手上幾種股票都狂瀉，她們都在埋怨警方辦事不力，所以我也非常注意事態的發展。」局長取起枱上一個文件夾，翻開片刻又說：「照我看，席大禮自我失蹤的可能性極大。照他太太當時報案說，席大禮與她通電話時，曾問候她的病，又答應下午三時前一定抽空返家與她見面，但過了下午三時不見人面，所以席太太才擔心被匪徒光顧，加上他本人有心臟病，所以席太太更擔心他病發途中，這才報警查究，在報警之前，實際上席大禮公司已四出找尋。憑此推測，席大禮本人最有可能躲起來，不是爲了經濟，就是爲了女人。」

夏維說道：「局長，我查過了，他爲費莎購下巨鑽的支票已兌現，他銀行戶口有足够的現金，如果不是爲了這次失蹤的事，根本也不會有人知道他的私生活如此

情況下失蹤，銀行戶口少了一大筆錢，然後不知下落。

第一個是躺在醫院中養病的申火旭，第二個是獨自駕遊艇出海的尤金。他們都是繼席之後而告神秘失蹤的。

其實，費沙也在這種情形之下失蹤，而且所付之款項更大，但是，夏維認為幾宗案全無關連。費沙被認為是自行躲了起來，只有席大禮一個才知道她的下落。但是，相信席大禮如果果被追問，一定會推說不知的。

尤其是此時此地動輒講法律，偏偏法律又漏洞百出，如果警方一定要他解釋他存款的來源，這裏根本就不會被人冠上「冒險家的樂園」這稱號了。

呂偉良在跟一位保險經理晤談過之後，忽然有了一個結論，就是失蹤者可能另有苦衷。

原來那位保險公司的經理龍新是經常到「飛鏢俱樂部」去的。

呂偉良從談話中，知道先後失蹤的二名富商——申火旭與尤金，都曾購下鉅額保險，只要證明他們死亡，保險公司就得賠上一大筆錢給他們的家屬。但是，他們既然沒有屍體發現，也就是不能証實死亡，那只能說是失蹤。

然則，這會不會是保險公司的陰謀？在人死後偷偷將屍體搬走，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避免賠償了。

但是，龍新認為絕無可能。一則保險公司聲譽要緊，二則凡是有人購下巨額保險的，保險公司本身如果吃不下，大可以拋售出去，找其他公司負擔一部份，又何

必出此下流手段？所以，龍新認為他的行象絕無嫌疑。

那麼，只有一個可能，就是二名富商查悉他的家屬中有人意圖不軌，目的要他提早死亡，以便早日取得保險費。他們為了保存性命，便唯有自行失蹤。

當然，一切只不過是各方面的忖測而已，實情如何，仍然有待事實證明。不過，呂偉良就總覺得幾件事不可能如此「湊巧」，極有可能是互有關連的。

但是，經過一番調查的結果，又令呂偉良大表失望。

因為申火旭、尤金與席大禮等三個人，雖則同是富有商人，却拉不上任何關係，甚至商務上的往來也沒有。

夏維探長認為呂偉良未免太過神經過敏，他才不會分心到其他地方去，他認為主要是席大禮這位億萬富翁，其他已無關重要了。

呂偉良許多時候會把一個問題澈底澈透之後，往往覺得夏維探長是白費工夫，但這一次，他自問看不透，自然不敢否定夏維的做法是否有用。

至於阿生，由於他的想法與探長不約而同，當然認為地基內有古怪。

夏維在他的頂頭上司——警察局長的支持下，終於獲得法庭頒下禁制令，讓警方人員把大廈的基石鑿開。

席大禮雖然覺得極不高興，加上他的性情暴躁，吵吵鬧鬧自是難免的事。但是警方一切依正手續，既然是在合法情形底下進行，他也無可奈何！

三士合一經凝固，要把它鑿開，的確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依足規格落足材料，簡直比爆石更形困難。

警方透過工程局，運來最新式的電鑽數十部，日夕開工，希望盡早獲得答案。

席大禮看得又生氣又心痛，他咬牙切齒地對夏維探長說：「你把我的工程阻慢了，我一定要向你們警方追究賠償！」

夏維卻氣定神閒，蠻有把握地說：「如果毫無結果，警方固然會賠償你的損失，我這個探長也怕做不成了！」

警方當時還有其他大批人員在場，呂偉良和阿生也來湊熱鬧。

師徒二人在地基內外四處走走，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們。因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地基方面，所以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到處參觀一下。

他們知道那塊已經乾固的三合土基石又厚又大，不會一下子就打開，所以沒有走入人堆裏去。

阿生說：「席大禮一定想不到探長言出必行，竟然真的要將基石鑿開，所以，一早他十分鎮定而大方，現在，反而顯得坐立不安了。」

呂偉良苦笑道：「其實坐立不安的，應該是探長本人。」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場賭博，我擔心他這次孤注一擲，萬一輸了，探長這職位，就難保。」

「你的意思是：地基之內，可能空無一物？」

「當然不會空無一物，有的盡是三合

土，沒有屍體，那就令他無法下台。」

阿生說：「不會吧！從席大禮的態度看，從時間上的配合，幾乎可以肯定探長這次會大有所獲。」

「其實，可以埋屍的地方多得，何必一定要在這裏？」

「因為這裏能瞞過一時之後，便可以瞞過一世，如果此時不發掘，大廈建成後，便永遠無須擔心被人找出他殺人的證據。過去就有過這樣的例子，兇手即使更聰明，將屍體肢解，分埋各處山頭，到頭來只要野狗把其中一段翻了出來，警方就可憑各種線索破案。所以，聰明的兇手都明白，只要警方找不到屍體，他們就幾乎永遠可以逍遙法外。」

呂偉良知道阿生已經逐漸成熟，他應該有他自己的獨立見解，所以沒有再跟他駁辯下去！

阿生的內心也有點忐忑不安，因為萬一探長失敗了，也證明他的想法錯了。

呂偉良替夏維擔心，並非為了他難下台，而是為了大局着想。經過多年來相處，呂偉良雖然不覺得夏維如何超卓，但起碼是個盡忠職守的負責人，萬一他被迫退休，下一任人選可能限於經驗，把治安弄得更好。這就是呂偉良的最大隱憂。

地基的開鑿工程進行了一日一夜，只能完成了一半。

假如席大禮是清白的，他實在不愧是個出色的建築師。因為從地基工程的結構，可以看出他確是個一流人才。

許多人都知道三合土是用砂、石、土、敏土等三種東西混攪而成的，但成份的多

之開映映的。

警方為了維持現場秩序，必須加派警員前來協助。

夏維探長的心情從來未有過像今天這麼緊張。他目視一塊塊已經凝固的水泥三合土，被剝泥車倒在一旁，完全沒有任何發現屍體的跡象，他的血液幾乎要像水泥三合土一樣凝固下來了。

夏維是現場上警方的最高級負責人，也是主辦此案的，記者自然非找他不可。

眼看巨大的地基已被盡毀，但一點兒可疑的跡象也沒有。

夏維有點不服氣，下令再掘下去，下面已是泥土，很快又挖深了數尺，什麼都找不到，有的只是沙沙石石，那裏有什麼屍體？

無數鏡頭對住夏維，對住地基深處。夏維的表情是那麼麻木，地基深處只有一堆堆的浮土。

夏維難堪得無地自容，差點就要躍入地基的深處去！

他對一切反應遲鈍又麻木，耳畔只有陣陣嗡嗡的怪聲，根本不知道他正被一羣羣的記者包圍訪問，他的腦海裏一片空白，眼前則是一片黑暗。

他的助手把記者們勸開，由另一位警方高級警官去應付。

夏維仍然有點不服氣地，在坑穴四周巡視，瞪住地基下面出了神。

忽然有個人在他耳畔說道：「不幸的應該是我，不是你。」

說話的人正是席大禮。

席大禮面目呆滯，他冷冷地瞪住夏維

，說道：「我的名譽給你破壞盡了，我的計劃也給你阻延，你最多辭了職就可以一了百了，但是我呢？我的兄弟以及親友們，會以為我是殺父兇手，社會上的人會鄙視我這個不孝兒子，我的前途，我的一生，就此毀在你這糊塗探長的手中。我真想知道閣下現在有些什麼感想！」

儘管夏維耳鼓嗡嗡地作響，但以上席大禮的一番說話，他却聽得一清二楚。他的內心實在感到萬二分抱歉，却又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

進了警界這麼多年，他從未對疑犯道歉過，現在他真想向席大禮道歉，但又不知如何開口。

席大禮的話是真的，社會上的人會因此而鄙視他，除非警方公開表示歉意。

夏維探長雖然說道：「如果我辭職仍還不满意，只有登上電視台以及在報章上向你道歉。」

席大禮苦笑道：「把一瓶墨汁潑在閣下的白襯衣之上，你猜用上等視粉及漂白水，可以令它潔白如舊嗎？探長先生？」

「……」夏維探長忽然變得又呆又笨，竟然不知如何作答。

呂偉良的聲音忽然在他耳畔出現：「席先生，我以為你無須如此認真，其實照我意見，這只是對你有利而無害的事！」

夏維幾乎不敢相信，還以為自己睡眠不足聽錯了，但回頭看清楚，拄杖而立的正是大名鼎鼎的「鐵拐俠盜」呂偉良。

席大禮瞪他一眼：「你說什麼？」

呂偉良氣定神閒地說：「我說夏維探長的做法對閣下絕對有利，這是有根有據

難說了。」

這班工目與工人都是屬於政府工程局的，夏維自然相信他的說話。

夏維吩咐助手留下來，他正打算回到警局去洗個臉，喝杯咖啡，想不到一踏出地盤外，立即有一班記者阻住他的去路，紛紛包圍着他，發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探長先生，席大禮是否已被殺害？」

「你帶隊在這地盤發掘，目的是否找

藏屍詭計 出人意表

上就貼金！

相反，如果找到席大禮的屍體，他的臉

中午十二時左右，地盤外面擠滿了人，包括報界以及電視，電台的外勤隊，再加上看熱鬧的羣衆，令到附近地區頓然爲

的。自從席老先生失蹤以來，社會人士諸多懷疑，傳說紛紜，但真相如何？至今仍然沒有人知道。不過，經過這次發掘之後，你的工程雖則受到阻延，但是，你却是衆多問題人物之中最沒有問題的一個，因為探長已經給你證實了，可不是嗎？所以，如果我是你，我會向夏維探長表示謝意才對，更不應該埋怨他！」

夏維探長真想不到，以前處處與自己對立的人，現在竟然會神出鬼沒地替他解圍。

席大禮登時亦無話可說，因為呂偉良說的實在也是道理啊！

席大禮雖被呂偉良駁到無話可說，他却心有不憤，悻悻然走了！

夏維探長不由自主地伸出手來，緊緊握住呂偉良的手，說道：「謝謝你，你總算替我暫時解了圍，但卻無法挽回我的失敗！」

呂偉良半開玩笑道：「本來這是一件好事，難得你自動退休了。我們是老朋友，如果你仍任本市探長之職，在這義上我不應東山復出，對嗎？但是，近來劫風甚盛，以前一宗劫案須要計劃周詳，現在只要有幾分胆色以及一張小刀，就誰也可以幹。坦白說，你退休得很合時呢！」

「別挖苦我了！」夏維說，「我知道你要幹的話，並不在乎我退不退休，其實退休事小，警方的體面事大。唉！我不知行了什麼倒楣的運！」

「你回去休息吧！無論如何，你仍然不愧是一位有胆有色的探長！」呂偉良說，「不過，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會退休。」

正如你所說，退休事小，體面事大，要退休就一定要破了此案才光榮引退。」

夏維迷惘地瞪住他！

呂偉良笑了笑，帶住阿生拄杖離去！

回到汽車裏，阿生說道：「坦白說，我萬二分同情探長。」

呂偉良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你的見解，與他相同，他的失敗，也就等於你的失敗。」

阿生尷尬地苦笑一下，說道：「但我比他稍為好一點，起碼無須向上司解釋，不必接受記者的盤問。」

呂偉良沉吟着說：「這的確是前所未見的奇案！其實你和探長都沒有錯。」

「你說什麼？」

「我是說，你想對了，起碼席大禮的確曾經殺過一個人。」

阿生吃驚地瞪住呂偉良。現在他想起，呂偉良昨晚曾經一度外出，很夜才返回家中，當時他已經睡了。

阿生於是問道：「你昨晚查到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道：「昨晚我再去小福，就是席大禮辭掉的小厮，他的腦袋真的可能有些毛病，那傻瓜昨晚才記起一件最重要的事。」

「什麼事？」

「就是七月十九日那一晚，他的主人要他到寓所去，幫手將一個布袋東西搬上汽車的行李箱去，當時席大禮曾吩咐他，切勿將此事對人提及，否則就殺死他，當時他以為那是大包毒品，現在回憶起來，可能是一具屍體。」

「那傻瓜為什麼不早些說出來？」

「他就是怕席大禮殺他。」呂偉良說，「但我安慰他，同時給了他一些錢，叫他搬屋，如此一來席大禮就找不到他。」

阿生又問：「你有沒有問他，席大禮把那屍體搬到什麼地方去？」

呂偉良道：「他說當時天很黑，他不知道那塊空地是什麼地方，但我猜可能就是地盤。」

「真的？」阿生大為興奮，「那就是說，我的估計沒有錯。」

「是的，但是——」呂偉良沉思着說，「為什麼不見那屍體？奇怪！」

「小福說些什麼？」

呂偉良道：「他說，當時席大禮只告訴他，那是一具石膏像，壞了的，拿到空地丟棄。」

阿生嘆氣說：「小福真是個傻瓜，拋棄一具毀壞的石膏像，又何必如此鬼鬼祟祟的，在三更半夜裏進行呢，他早該注意這件事了。」

呂偉良道：「那很難說的，他年紀還小，又呆呆頭腦的，怎會想到是殺人那麼大件事？」

阿生又問：「屍體原來是由他住宅移出麼？」

「是的，席大禮是自己居住一個單位的，他的住宅一直被警探暗中監視。昨晚我想偷入去看看，結果也因爲席大禮一直留在屋內，屋外又有警探監視，所以臨時改變主意，跑去找小福，我帶他去路邊小店宵夜，喝一點啤酒，他高興得什麼都說了出來。」

「這真的是一個意外的發現，我們去告訴夏維探長吧？」

「不！你沒有看見嗎？」呂偉良指指地盤那邊，說道：「凡是經警方知道的事，幾乎必被報界知道的。這件事暫時要保密。」

「但是，我看見夏維探長委實太可憐了。」

「就是因爲這樣，我們才要趕快想個辦法，澈底的助他一臂之力。」呂偉良又對阿生說：「現在你先開車，我們要到江強偵探社去一次。」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問：「你要到那兒去幹什麼？」

「你去到自然知道了。」呂偉良說。

阿生把車子停好之後，與呂偉良上到江強私家偵探社，第一個印象就是有一種如臨大敵的感覺，因爲戶內戶外都有探員戒備。

呂偉良把一個間諜用的袖珍相機，交給江強，說道：「請立即沖晒，製成幻燈片。」

阿生不知內裏，弄得有些莫名其妙。他甚至不知道呂偉良何時曾經使用過袖珍攝影機拍照。

呂偉良看見江強把袖珍相機轉交一名技師之後，又問道：「他怎麼樣了？」

「情緒安定下來。」江強又說：「我用測謊機測量過他，證明他沒有說謊。」

阿生忍不住插口問道：「你們到底在說誰？」

呂偉良道：「就是小福，爲了他的安全，以及我們的需要，所以我把他帶來交

給江強。」

江強說道：「是的，其實我已經無意中被牽涉入這件事裏面來。雖不是直接，也是間接。」

呂偉良說道：「有人聘請他跟席三廉，那英俊醫生引誘人家的妻子。我看見他這裏設備齊全，所以把這裏作爲臨時總部。」

阿生也參觀過江強這間私家偵探社的各項設備，的確是非常齊全的。

呂偉良又問：「席三廉怎麼樣？」

「我發覺他像個花花公子，幾乎任何接觸過他的女人，都喜歡他，我的當事人只不過是『受害者』之一而已。」江強說道。

「你的意思是：他騙財又騙色！」

「差不多是這意思。」

「真的是虎父無犬子，想不到席氏兄弟竟然是同一種貨色。」

江強的一位助手出來了，他把沖晒技師製好的幻燈片拿了出來，交到江強手中。呂偉良和阿生無法不感到驚奇萬分。要是沒有齊全的設備，當然不可能這麼快把底片沖晒放大，還要製成幻燈片，如此複雜的過程，前後只不過幾分鐘。

江強帶着師徒二人進入一間試映室，然後叫人把小福帶過來。

燈光熄滅了，呂偉良對小福說：「你小心點看看，當晚席大禮——也就是你的舊老闆，那晚他帶你去拋棄毀壞石膏像的地方，是不是等會兒映出來的地方，如果你認得的地方，你就告訴我吧！」

幻燈片一張張地放映出來，阿生這時

才知道呂偉良偷影的全是建築地盤的內內外外，呂偉良顯然是要小福證明這是否席大禮當晚棄屍的地方。

但是，只見小福搖頭擺腦的，沒有試過一次點頭的。呂偉良不禁大表失望！

幻燈片全數放映完了，小福說道：「我說過了，當時光線昏暗，我實在認不出那是什麼地方，但你剛才叫我看，似乎全都不對了。」

室內各人交換着眼色，非常失望。江強却說：「地盤有很多，可能不是這一個，席大禮會不會有第二個地盤？」

「沒有。」呂偉良說，「我查過了，他的業務其實很差。」

阿生忽然想起了，他問江強：「你有深色膠片嗎？加一塊在幻燈片上去試一試，阿福哥可能看見了晚上景色，才較易認出。」

呂偉良也想起了，是的，小福是個痴呆的青年，當時是在黑夜中，而這些照片却是日間拍攝的，如果他太直線，極可能認不出那曾經見過的地方。

江強遣人找來一塊深色膠片，隔在幻燈片上，果然像是黑夜一般，小福看了一陣，摸摸後腦，側頭又再看！

終於他說道：「好像就是這裏！當時老闆叫我下車，幫着他開了行李箱，把石膏像搬了入內，然後叫我回到車子裏去等他。」

其實這一張幻燈片也就是剛才第一次放映過的，只是沒有加上深色膠片他就無法認得。

呂偉良問：「再想想清楚，當晚你老

闖與你合力把石膏像搬到什麼地方去？地上麼？泥堆中麼？還是一個坑穴內？」

小福在極力回憶，他的腦袋有問題，可能思索一些事物時很吃力。

江強附耳對一名助手不知說了一些什麼，不久之後，助手把一杯開水捧了入來，對小福說道：「慢慢想，喝杯開水再說吧！」

小福喝了半杯開水，江強口中唸唸有詞，像個催眠師一樣，在小福面前做了一些手勢。

小福果然被他控制了。他雙目呆滯，直瞪住江強。

江強沉着聲音問道：「你記得那晚深夜你的老闆叫你做過的事嗎？到底那石膏像是放在什麼地方？地上麼？泥堆中麼？坑穴內麼？桶子裏麼？還是一池稀糊似的水泥裏？」

「嗯！對了，是投進了一池稀糊似的泥漿裏，我記得了！」小福終於恍然大悟地說。

江強回頭低聲問呂偉良說道：「還有什麼要問他嗎？最好快一些，我的催眠術只學過一個月，所以還得依靠藥物從中幫助。」

師徒二人其實早也想到了，那杯開水一定有什麼古怪的。果然裏面滲進了某種藥物。

呂偉良說：「你再問清楚他，那是什麼？是一池還是桶？」

江強又用像剛才那樣低沉的聲調問：「小福，你小心想想清楚，那石膏像到底是投入一個池裏呢，還是投入一個桶子

裏去？別忘記，那石膏像是非常之名貴的，我們一定要把它找回來。明白嗎？」

小福果然又從頭想過。

江強這種催眠法，據說對愚蠢的人最有帮助，能够澈底引發他的記憶。難怪健忘的人都紛紛要找催眠學家幫助了。

小福想了一會，說道：「我記得了，那是一個大桶，不是一個池。」

呂偉良恍然大悟，又附耳對江強說了一番話。

江強問小福：「那些稀糊似的東西，是否很黑？而且有些兒發光的，對不？」

「對了。」小福說：「那些泥漿似乎很黑，同時有些發光。」

呂偉良對各人說：「那不是什麼泥漿，席大禮也不是將屍體投入泥漿土之內，而是放進了一桶柏油裏，也就是俗稱『瀝青』的黑煤油，建築公司常用的東西。席大禮是一位建築師，他當然知道柏油加熱後會變成稀糊狀，凍結後便很堅固。」

阿生拍腿叫了起來：「果然妙絕了，把屍體投入柏油桶內，凍結後不但防腐，而且沒有人會懷疑到那方面去，嘿！真虧他想得到。」

江強喃喃自語，用手輕輕拍了小福幾下，他立即甦醒過來。

但是，他清醒之後，又回復了傻裏傻氣的，真叫人莫名其妙。

呂偉良示意江強的助手再把剛才放映過的幻燈片重新放映一次，這次當然無須加上深色膠片了。

在場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楚，那地盤上的確有着不少大鐵桶在着。

阿生摸不摸後腦，說道：「可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到頭來工人須要用柏油時，豈非同樣會發覺裏面藏了一條死屍的麼？」

江強也說：「是的，這看來聰明絕頂，其實是作法自斃的做法！」

呂偉良笑道：「本來我也想不通，但是，看過今天夏維的做法之後，想深一層，自會明白了。」

阿生還是不明白，江強似乎想到了一些。

江強說：「他是伺機將那個鐵桶埋葬，對不對？」

「正是這樣。」呂偉良說：「警方查過了基石之內一無所有，他自然不再受嫌疑了，於是，在下次落泥凝土時，他即使做了手脚，相信警方也不會再輕易嘗試吧！」

阿生道：「果然妙得很！怪不得他不知道夏維要翻開地基查驗時，故作驚惶了，原來他故意引誘探長走上失敗之路！」

呂偉良說：「是的，我也差一點兒給他騙過了，這回多虧小福幫忙！」

小福優氣地笑了笑！

江強問道：「然則，你打算怎樣做呢？」

呂偉良說：「我看，這一回又要借助你了。」

「有什麼事儘管吩咐好了，我們是多年老朋友，探長又是舊上司，從任何一個角度看，我也要盡力幫你的。」江強說着。

呂偉良道：「你不是有一副新式儀器，一個人，他想過了，沒有其他地方比這裏更安全。在他的想像中，席大禮可能會對小福不利的。所以，呂偉良不得不為這呆子的安全設想一下。」

阿生開車與呂偉良離去時，說道：「小福告訴我，席大禮性情暴戾，經常出言恐嚇他的女秘書和小福，所以也難怪他的女秘書若寒蟬。」

「這是合乎邏輯的。」呂偉良沉思着說：「所以我懷疑他在劇烈的爭吵中，殺死了他的父親。但是，為什麼屍體在他的寓所搬出？」

「可能他的父親吵上他的寓所去。」阿生又說：「我猜他未必爲了吵嘴，而是

，可以透視金屬和其他物體的麼？」

「是的，那是超級X光機，但是，如何可以把一桶柏油由他的地盤搬回這裏來檢驗？」江強爲難地說。

呂偉良指指那些從地盤拍回來的幻燈片，說道：「不是把大鐵桶搬來這裏，是把你的儀器搬到地盤去！你看見嗎？那兒今天很熱鬧，幾乎任何人也可以進去參觀一下。」

江強道：「你有沒有提錯？把儀器搬到地盤去？即使我答允你，只怕也太碍眼吧？」

呂偉良笑道：「你過去做警察的，怎麼會連這方法也不懂？我們可以偽裝成一家外國電視公司，把儀器放到卡車裏，他們最多以爲我們拍攝電視紀錄片而已。」

江強覺得也是個好辦法，於是下令他的探員們開始分頭工作，有人到樓下車房去把卡車偽裝起來，也有人進去把儀器拆卸，搬上車子裏去。

忙了半晌，江強才親自押陣出發！當車子到達地盤時，許多記者及攝影隊仍在現場上。

江強令人把車子開入地盤去，立即爲一名警員阻止，江強靈機一觸，揚手招呼一名由那邊走過來的探員。他們是舊同袍，彼此固然認得。

江強對那探員說：「賣個交情給我，讓我進去拍些紀錄片。」

探員只知道江強開了一間私家偵探社，却想不到他還開了一家電視紀錄片公司，爲之羨慕不已，立即示意守住路口的警員，讓車子長驅直進！

情殺！」

「爲了費莎？」

「是的，小福就曾撞見過他與費莎親嘴。」

「是的，我從費莎相簿中取了她一幀近照之後，小福也認得這個女人出現過席大禮的辦事處。」呂偉良說：「這證明江強的調查，結果正確，席大禮過去與費莎是同學兼戀人，後來費莎嫁了一個富翁，離婚後又神推鬼拉的，把地和席大禮的父親拉在一起，桃色糾紛，可能就是由此而起。」

阿生嘆氣說：「紅顏禍水這句話真的沒有說錯啊！」

江強司令機把車子開得盡可能靠近那幾桶柏油囤存的地方，表面上車子在巡迴着各處，讓車上的攝影機能拍攝現場的情形其實主要目的物則是那一長列柏油桶。

至於攝影機根本是偽裝的，裏面就是那一副超級愛克斯光透視機，妙在它可以利用乾電池發電，躲在後面的「攝影師」，並非別人，他正是「鐵拐俠盜」呂偉良。

呂偉良身旁的「副手」就是專責管理這儀器的專家。儀器就由這位專家開動之後，讓呂偉良親自透視那列柏油桶。

呂偉良雖然見過了不少大陣仗，但從來未做過這種工作，因此，他的心理上難免非常緊張。

柏油桶有十多二十個，呂偉良逐一觀看，完全看不出端倪。

坐在前面的江強問道：「看見嗎？」

呂偉良焦急地說：「其實我也有些懷疑，你這儀器是否有效？」

江強低聲說道：「告訴你吧，它甚至可以透視厚鋼製成的保險箱。讓你身旁的助手看看，可能你不懂得一些開關。」

呂偉良只好退位讓賢，讓身旁的那位技術人員湊到鏡頭後面觀看。

呂偉良自問對機械方面並非完全是門外漢，但江強既然這樣說，他也希望這位助手能有所發現。

呂偉良因爲無須躲在黑布帳後面，所以能够引領外望，他這一望竟然給他發現了其中一個大油桶打橫倒在地上，前面正好給兩個同樣大小的油桶遮住了視線。

那位置鏡頭是看不到的，怪不得剛才

阿生想了想，忽然又問道：「師父，爲什麼你不去報警，又不去把油桶的秘密揭開？」

「那有什麼用？」呂偉良說，「即使大油桶裏的有一具屍體藏在柏油中，到頭來席大禮還是可以賴得一乾二淨的！」

「但，我們有小福做証人！」

「沒有用的，將來上法庭，証人會變成廢人，只要他的律師請來一位專家，就可以証明小福的神經根本不全。到那時，小福的任何口供，也會變成無用。席大禮可能早已想通了這一點，否則，我看小福早已被他殺死滅口。」

阿生道：「那麼，難道我們眼光光看

他找不到目的物了。

呂偉良很想叫司機把車子繞到後面去，但是，那邊堆放了大批鋼筋，車子開不進去。

呂偉良重新控制那副超級X光機，盡量將鏡頭往下移，透過二桶豎直的柏油桶，後面打橫的一桶只可見一半。

而且，由於前面有二桶滿載柏油的大鐵桶阻隔，所以鏡頭顯得相當模糊不清，隱隱約約的可以見到有些東西彎曲着，假如那是屍體的話，鏡頭中所見的，應該是背部。

可惜這副儀器是一種新型的強力愛克斯光，而不是一般診病用的，否則，那些脊骨一定很容易分辨得出。

呂偉良示意司機可以把車子開走了。現場上的人亦有不少紛紛離去，地盤上的工人只有數名留守。

呂偉良在車內四處張望，見不到夏維，更見不到席大禮。只有一班好奇心特別重的市民，根本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在看什麼。

在歸途中，江強問呂偉良找到了答案沒有？

呂偉良說：「不敢肯定，但無論如何，你總算幫了我一個大忙。」

江強笑道：「我們是老朋友，何必說這些客氣話？到我須要你幫我時，你不要推辭就好了。」

車子開回大廈地牢停車場，各人回到偵探社內。

阿生留下來陪住小福，目的是希望他說出更多可供參考的話。

呂偉良要把阿生帶走了，只留下小福

着他溜出法網之外麼？」

「不！我的想法剛剛相反，我們正在等待他闖進法網中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到時你會明白的。」呂偉良最後說道。

黃昏時候，呂偉良師徒二人坐着他們車子由地盤外邊經過，這一帶又回復了往常一樣沉寂。這是新開發區，也許若干時候之後，這兒就是最繁盛的一條街道。

由席大禮督工的地盤，用木板作門，掩住了入口的地方。

呂偉良忽然叫阿生停車。

他發現了一條熟悉的背影，正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地盤外面踽踽。

那人並非別人，正是夏維探長。

呂偉良嘆氣說：「我從來未見他如此頹喪，只記得他意氣風發的時候，不可一世！」

阿生把車子停過一旁，呂偉良拄杖下車走了過去，自後面叫了夏維一聲：「探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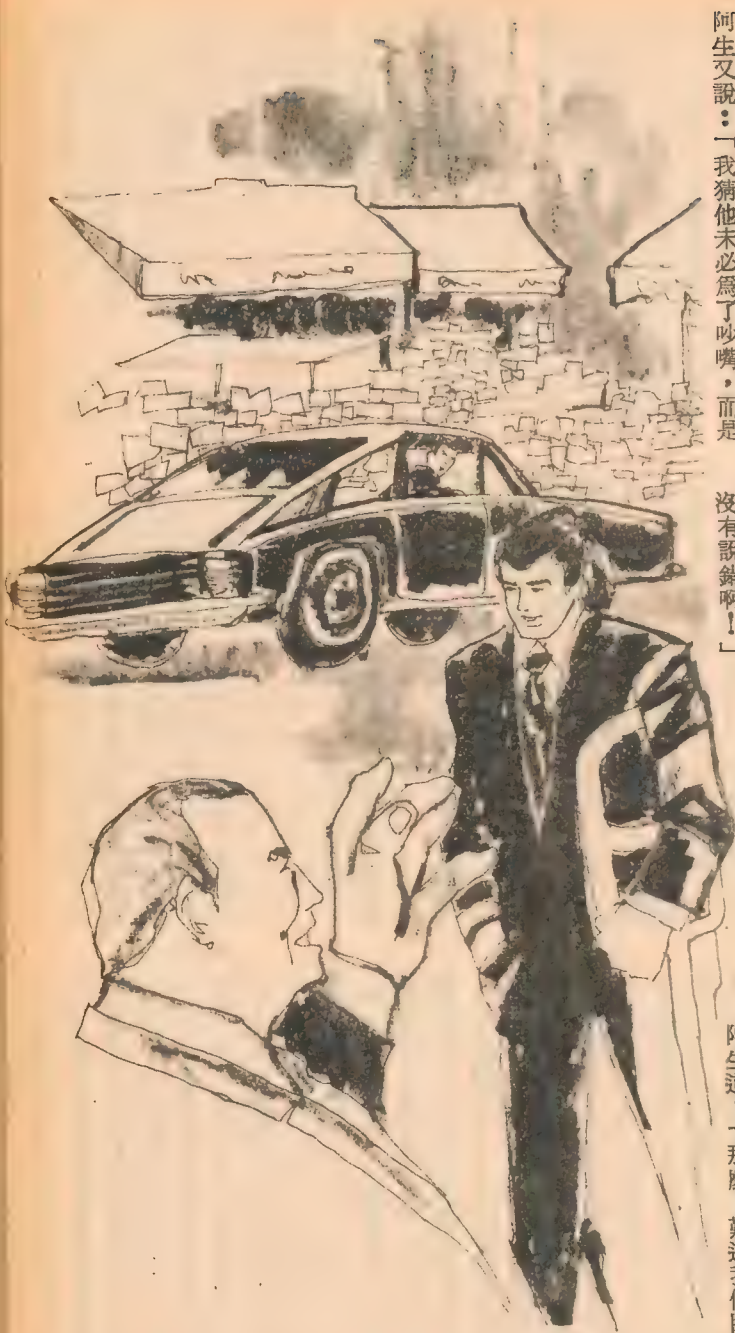
夏維回頭看見是呂偉良，苦笑一聲，道：「別挖苦我，以後我不再是什麼探長了！」

呂偉良不禁呆了一呆，問道：「爲什麼？」

「我已經向局長辭職！」

「你別洩氣，來吧！我們找個地方喝杯茶。」

夏維道：「坦白說，我一點也不服氣，從種種跡象可以看出，席大禮是殺死



阿生把車子停下，呂偉良拄杖下車走過去向夏維探長招呼。

他父親席檣的兇手。但是，屍體呢？」

呂偉良拖着他的手，併肩而行。他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親切。

夏維被呂偉良拖了上車，他在這種灰暗的心情底下，分外覺得呂偉良這份友情的可貴。

呂偉良對阿生說：「找個地方喝咖啡吧！阿生。」

阿生於是把車開往林蔭大道，那兒有許多家庭式的露天咖啡座。

呂偉良和夏維進了其中一家，揀了一個僻靜的座位坐了下來，叫了一些飲品。

呂偉良對夏維說：「你為什麼還要到那地盤外面去？」

夏維道：「我不是說過嗎？我不服氣！」

他想想又問：「是哩！你呢？你為什麼也會這麼湊巧，到那兒去？」

呂偉良說：「我去憑吊！」

夏維道：「憑吊？別開玩笑，你憑吊什麼？」

「憑吊席檣，但決不是開玩笑的。」

「……」夏維探長睜大了雙眼，張大了口，喃喃地問道：「你……你到底說的什麼？」

呂偉良一派正經地說道：「如果我估計不錯，你和阿生都沒有猜錯，席檣的屍體確是在地盤之內，而且席大禮是確有此心，要將屍體埋在永遠無人發覺的地基底下。」

「但是，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它翻開了，證明一無所有。」

「那不過是時間上的配合問題。席大

來！

呂偉良趁機靠近他們，但卻沒有插手，只是袖手旁觀，夏維難免有些焦急，正擬動阿生一臂之力，阿生已將龐然大物的席大禮推進了地基下面去！

「哇——」一聲，泥漿飛濺盈丈，那些漿糊狀三合土，迅速將席大禮淹沒！

阿生大吃一驚，他想不到這傢伙如此不濟，剛才他只是順勢仰倒地上，等到對方飛撲而上時，突然伸腳將對方的腹部支撐，雙手扯着對方雙臂，順勢借力一摔，就是如此這般的簡單，想不到他竟能有如斷綫風箏一樣，飛墮而下。

呂偉良比阿生更加吃驚，他立即奮不顧身，一躍而下，落下點正好就是木框的一角。雖則地面距離這裏有數尺高，但呂偉良控制自如，落下時輕飄飄的，雙足分踏在木框架子的兩塊厚木板之上，姿勢美妙，根本沒有人相信他的一條腿是假的。

呂偉良站穩腳之後，立刻伸出鐵拐杖至三尺以外，將浮沉其間，拚命掙扎的席大禮拖回來！

席大禮雙眼睜不開，泥漿糊着他整個面部，要不是他體形高大，相信連浮上來的機會也沒有，剛才他也只是手腳接觸着呂偉良鐵杖一端，才被救回了一命！根本當時他也不知道那是一枝鐵拐杖！

阿生鬆了一口氣，設法與夏維合力將席大禮和呂偉良由下面拖上來。

夏維利用呂偉良汽車中的無線電話，通知總部立即派人來。

夏維雖說已向局長辭職，那只不過是他覺得無法下台的做法。現在總部的下屬

禮儀聰明，他明知無可避免被你們警方所懷疑，一是由於大廈的爭執，二是女人的爭奪，將來警方遲早會把線索一路追尋到他的身上去。於是他索性把你引到他的陷阱中去！讓你先掉一交！」呂偉良又說，「結果，你跌得很重，而他也達到了初步目的。」

「什麼目的？」

「替他翻開了一口墳墓。」

夏維道：「我真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如果我付測不差，他遲早會把他父親葬在他畢生的傑作底下。」

「你的意思是說：回頭他會把席檣的屍體移到地基下面去嗎？」

「對了，正是這樣。」

「那你就錯了。」夏維說道：「他們今天下午正趕工將大批三合土填入木框中去，但當工人開工時，我們有人混在工人行列中監視，全無可疑之處。」

呂偉良呆了一呆，他記得今天在地盤上見不到工人開工，更不見到有人攪拌三合土。

夏維知道呂偉良在今天下午二時許到地盤之後，苦笑道：「他們不過等記者們離去後才開工，因為經此一役之後，工程已阻慢了。至於那些混凝三合土，是可以利用攪拌車大批運到的，你如果熟悉建築行業，就會知道本市的建築公司大部份利用這種攪拌機車，將混凝三合土由別處運來，既省時間，也省地方。剛才我經過地盤時，由板縫中見到的，那挖空的地基內，又架起了木框，而已經倒進了大批混凝

們知道他緊急召集，於是紛紛趕來。轉眼之間，這沉寂的地盤又再度熱鬧起來。

大批警員把照明器材搬來，地盤內外，立即被照射得如同白晝。

席大禮雖則被捕，他却不承認殺死他父親席檣。

夏維因為老早聽到呂偉良說過油桶內可能是藏屍之所，後來又見席大禮親自企圖將那個油桶滾入地基的泥漿中，他肯定這一桶凝固了的柏油之內必有古怪。於是叫人把它溶解，這却是一項非常化時間的工作。

果然，柏油之內浸着一具屍體，但出乎意料之外，那並非席檣的屍體，而是一個女人的。但已弄得血肉模糊。

由於自頂至踵盡是柏油，要不是那把長長的頭髮，以及凹凸分明的健美身軀，真的是雌雄難辨。

席大禮不服氣地說：「你們怎麼還會回到這裏來？」

呂偉良道：「你可能忘記了小福這個

呆子吧？」

「是他？」席大禮憤憤地說：「我早想到他可能洩漏那晚的事，但今天我找了他幾次，他連人影也不見了。」

「找他幹嗎？殺他滅口嗎？」呂偉良笑了，「殺一個還不夠，還要殺兩個，將來填命時，你何來有兩條性命？」

席大禮嘆了一口氣，說道：「你大概對我何故殺死費莎很有興趣，好吧，就讓我告訴你，她本來就是我舊時的愛人。」

三合土。」

呂偉良不禁暗暗吃驚，他擔心那個藏屍柏油桶已被翻進水泥之中。

但夏維既然說工人開工時，有警探混在其中，他還希望時間上来得及。於是匆匆結了賬，三人又回到汽車裏去。

阿生負責開車，呂偉良趁這時候把昨夜偵查結果，以及今天的行動及想法，一併告訴了夏維。夏維這才明白。

呂偉良又說：「你想想吧，如果席大禮把圓形的大油桶滾進了水坭漿裏，數尺厚的混凝土是否可以埋沒一個大油桶？」

「當然可以！」夏維說道：「真的是天衣無縫！坦白說吧，如果你回頭把這種情形告訴我，即使我仍是探長，我也不會再要求把掘開的三合土整開查看。」

「當然，因為這是每一個人的心理正當感受，上週一次當不會再試第二次的，於是他便可以順利順利的過了關！」呂偉良焦急地看看腕表，將近九時了，天已黑，他後悔不該到咖啡座去。

車子開入那條凹凸不平的馬路，那是地盤之所在。

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停得較遠，然後迅速與夏維下車。

就在地盤入口處附近，他們發現了一輛汽車，夏維立即認出了那是席大禮的汽車。

夏維對呂偉良說：「你果然沒有猜錯，他真的摸黑到這裏來。這車子是他的，較早時還未見，他可能也是到了才不久。可惜我的佩鎗交回給局長，身上連電筒也沒有一支。」

你殺她，大概是由於她愛上了你的父親席檣，是不？」

「是的，這個壞女人，竟想正式與我父親結婚，簡直是夢想。」席大禮又說：「我本來要求她騙了父親一筆巨款交給我之後，就離開我父親，想不到她寧把一切現款首飾全送給我，也不肯與我重續舊歡，更不肯離開那老頭兒，我在最後一次爭吵中，把她殺了……」

「你銀行戶口的錢原來都是她自動奉送的？」

「是的，可以這樣說。父親失蹤後，她來找過我，因為她知道我與父親意見不合，為了建築大廈的事，父子鬧得很不愉快，她擔心我對父親不利，我乘機暗示已將父親軟禁，因為我須要千多二千萬建築費，我夢想中的大廈，想不到她果然把一切身外物付出，只要我把父親釋放。其實我那裏知道父親在什麼地方？」席大禮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我要求與她重續前緣，她只輕輕吻了我一下就要走，我一時狂性大發，就此殺了她。事後我很後悔，左想右想覺得最好還是把她的遺體永遠安葬在這幢大廈之下，因為這是用她的錢財建成的。」

夏維與其他警方人員在場，席大禮這一番說話自然被錄了音，以便他日用作呈堂証物。同時在地盤內大舉搜索。

呂偉良呆在一旁，竟然不知怎麼樣問下去才好，因為他想不到柏油之內浸着的是費莎，而不是他們要找的席檣，更想不到席檣與費莎是真心相愛，這也許是人結人緣，或者費莎喜歡更成熟的男人所致。

夏維和呂偉良差不多走到門口的時候，阿生也從後面趕來了。

附近雖然還沒有裝上路燈，但星光燦爛，隱約總可以看見地盤裏的情形。地盤入口處的「門」，不過是一塊木板，原是一加上一把大鎖的，這時，已經開了。

呂偉良悄悄入內，只見黑暗中有人影在那邊移動，那人正彎腰使勁，將一個打橫倒在地上的大油桶滾動，逐步移動向地基這方面來！

呂偉良從身形可以分辨得出，他正是席大禮。

席大禮身軀高大，孔武有力，那個巨大的油桶很快給他滾到了距離地基凹陷的地方不及三尺！

呂偉良突然出其不意地，開亮了萬能拐杖中的電子電筒，一度強光如箭射至席大禮的臉部，令到他無法睜得開雙眼！

席大禮登時感到手足無措！

夏維却高聲喝喝：「不准動，你一动我就開鎗！我是警方的夏維探長！」

呂偉良和阿生聽了都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因為夏維手中根本沒有手鎗，只是一根隨地拾起的短木棒而已。

可是席大禮雙眼給呂偉良萬能拐杖中的電子電筒照射得無法張開，當然無法知道虛實了。不過，席大禮却清楚記得這是夏維的聲音。

等到夏維走近了，他却突然出其不意地飛起一脚，踢向夏維的小腹！

夏維不虞有此一着，迅速倒下，阿生見狀立刻飛撲而上，與席大禮雙雙糾纏起

但無論如何，這件事又進入了另一階段，席檣仍無下落，也就是仍未了結。不過，席大禮殺人填命，他被送上法庭當然是無可避免的事。

夏維想不到在心灰意冷，大受打擊之際，就憑着呂偉良師徒之幫助，反敗為勝。雖則屍體不是席檣的，但他本人和警方的頭面總算得以保存，同時亦可向各方面交代了。夏維起碼無須再受輿論抨擊。

呂偉良所以站在一旁，是因為他想着另一件事，他趁住警方接續盤問席大禮口供之際，與阿生悄悄回到了他的汽車裏去。現場上的偵查工作則通宵進行。

呂偉良坐在車內喃喃自語道：「席大禮沒有殺死他的父親，那麼，席檣到那兒去了？」

阿生也感到困惑，他說：「席檣有四個兒子，我最最邪氣的是席四趾，最陰險的是席大禮。但是，席四趾和席大禮我們都調查過了。」

呂偉良道：「人不可以貌相，席四趾雖然外型是個痞皮士，但除了吸毒以致被人要脅外，看不出其他可疑地方。」

「席三廉只是個花花公子之流，給江強調調查過了，如果有什么可疑之處，他一定會對你說。」

「那麼，現在只剩下一個老二——席

次義。」

「但，我看他很正派，是個典型科學家。」

「不！」呂偉良若有所思地沉吟着說：「其實我們早就該懷疑老二。」

「為什麼？」

呂偉良道：「因為他的口供顯然與事實有矛盾。」

阿生道：「但事後他已向警方解釋，由於手表停了，所以時間上不大清楚。我知道你所指的就是他對夏探長說過，當日他父親曾先到他那實驗室去，然後才到席大禮的辦事處。你指的與事實有矛盾，大概這就是這一點吧？」

呂偉良道：「是的，我們快去找席大禮！」

「為什麼？」阿生雖然這樣問，實則他已將車子開出。這時天色已經大白。

呂偉良道：「席大禮是個得過獎金科學家，對時間十分珍惜，怎會看錯時間？我記得他手腕上戴的是一隻名廠自動手表，怎麼會停止行走？分明是說謊，我們和警方給他騙過，完全是給他的忠實外型以及博士銜頭造成了一種心理上的錯覺，所以才會把視線集中在席大禮的身上。但是，我現在回憶一下，反而相信席大禮的說法。」

「席大禮說什麼？」

「席大禮說七月十九日那天，席大禮先到他的辦事處去，為了建築大廈的事跟他吵了一頓，然後才跑到北郊去的。」

阿生道：「但是，席大禮就說：席大禮先到他那兒去，然後才回到市區去席大禮的辦事處。」

呂偉良道：「我們兩者比較一下，就不難發覺席大禮說謊了。當日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那個電話既是席大禮打去的，席大禮事後匆匆離去，他當然是到長子席大禮那兒去，怎會跑到老遠的北郊？如果換上

了我，我也會先到市區，然後再往北郊。對嗎？」

阿生道：「他為什麼要說謊？」

「問得好啊！」呂偉良道：「席大禮為什麼要說謊？很簡單，他明知事情弄僵，希望轉移各方面的視線。」

「但是，動機呢？殺人，總要有動機的。」

「可能又是為了錢。江強替我們調查過了，席大禮這個人很古怪，正如他預立的遺囑內容一樣，他只在生前盡力去幫助他的兒子，發展他們的事業，所以老三購買醫藥儀器的賬單，也拿去席大禮公司收錢，但江強向公司中人查過了，這種賬單也得要席大禮簽過才付錢的，然則，席大禮不會對實驗室各項預算及支出有所不滿，因而與席大禮發生爭執？殺人不一定要有動機的，有時只是一刹那的誤會，就可能釀成大錯。」

車子繼續往北郊進發，直駛三家邨。轉進濃密的樹林，再走一程，就可以看見席大禮主持下的私人實驗室了。這時候，已是上午八點多鐘。

實驗室的主要部份是一間兩層高的建築物，那原是席大禮名下的一幢郊外別墅。但四周有許多空地，席大禮已逐漸加蓋了不少建築物，例如各種冷熱不同溫度的玻璃屋，便是其中一部份。

師徒二人原本非常欣賞席大禮這個人，尤其是他的研究工作。這一類科學家，往往就是為人類的前途，創造各種奇蹟的。但是現在回心一想，反而覺得他陰險可怕了！

車子開至路旁停下，師徒二人下車走向別墅那邊。

路上他們遇見一名男子，截住他問：「席大禮先生在嗎？」

那人什麼都沒有說，指指別墅旁邊的一間玻璃屋。然後自顧自的走了。

呂偉良感到有點奇怪，阿生却說：「難道這傢伙是個啞巴嗎？真無禮！」

師徒二人走進了玻璃屋，但裏面鬼影也沒有一個，有的只是一盤盤的植物放在不銹鋼的架子上，地上也有種植在泥土中的東西。太陽雖然由透明的屋頂照進來，但這裏面的氣溫很低，有點寒意。

這是完全獨立的空氣調節系統所控制的玻璃屋，每一間都不同氣溫。阿生忽發奇想，對呂偉良說：「這些會不會是毒品呢？」

呂偉良過去曾發現市郊有人種植大麻，但他現在仔細看清楚，這些植物既非大麻，又不是罌粟，所以他無法確定下來。但是明顯可見的，就是有些植物曾被割過，有些則是接種的，而且每一種均有編號。

外面有個人入來，但不是席大禮。這個人顯然是因為從透明的玻璃中見到師徒二人在裏面，所以才會入來的，他不說話，打手勢示意師徒二人離去。

師徒二人交換一個眼色，顯得無限驚奇。為什麼這個人也像第一次他們遇見的男子一樣——一言不發？

呂偉良故意問道：「請問你，席大禮先生在那裏？我們是來找他的。」

「……」那人仍然一言不發，用手

指指別墅那邊，然後做了幾個手勢。

呂偉良和阿生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幾乎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必然是個啞巴！難怪他不說話了。

呂偉良只好離開那間玻璃屋，那啞巴也監視着阿生離去之後，他才將那度門鎖上。

阿生說道：「有什麼值得這麼緊張？不過是一些植物而已。」

「可能是罕有的品種。」呂偉良又說：「真奇怪！難道在這裏工作的人，全是啞巴？」

阿生也說：「是的，這是我們遇見第二個不說話的人。」

呂偉良拄杖走向別墅那邊，在未到別墅門前時，他們仰首上望，隱隱看見二樓有人影幢幢，那些人全是穿上了制服的。師徒二人到了門前，發覺門已關閉，却又找不到門鈴所在。

他們轉到橫門，那是同樣是關上了。師徒二人找不到一個人問路，又找不到門鈴，只有敲响了門板。但是，門板十分堅硬，敲得大力手指也痛了，敲得細力却沒有聲音。

阿生四顧無人，對呂偉良說道：「我們何必等待？自己進去看看吧！」

呂偉良當然知道阿生的用心，他無非想施展開鎖絕技。

呂偉良實在也覺得這裏一切充滿了神秘感，所以他並不反對阿生的做法，只見阿生摸出一根鋼條，輕敲幾下那匙孔，門就應手而開。

師徒二人正感覺得奇怪，這裏一切既置身於熱帶森林中。

他們覺得難以忍受，等到那班人離開了視線之後，阿生迅速奔至門後，企圖把門鎖開啓，但是，鎖是在外面的，並非鑲在玻璃門之上，要把鎖弄開，除非將玻璃擊碎。雖然阿生明知把玻璃擊碎難免會發出聲響，但也沒有辦法，因為這裏面的溫度實在太高，又無法發現控制空氣調節的開關在什麼地方。如果這樣接下去，他們實在難以支持得住！

於是阿生從地上檢來一塊石頭，用力擊向玻璃門，但並無濟於事，因為那是不碎玻璃。阿生在吃驚中再試了幾次，分別以石塊擊向門，牆等處的玻璃，但無論費盡了多大氣力，也無法動它分毫。

阿生正要回頭找他師父商量，豈料回頭一望，卻不見了呂偉良。

其實剛才他心裏已經感到驚奇不已，為什麼他在一汗淋漓中忙個不了，獨是未聽到師父的一點意見呢？現在他才明白，呂偉良根本沒有在他的身邊。

阿生非常吃驚，叫道：「師父師父，你在那裏？」

呂偉良突然由一處矮林中冒出來，打了一個手勢，禁止阿生聲張。

阿生看見呂偉良無恙，這才悄悄鬆了一口氣，但是他的舉動却令人驚奇不已！呂偉良的態度顯然不是為了害怕玻璃屋外面的人，而是另有作用。

阿生繞到矮林後面，正想問呂偉良幹什麼，但他眼前看得見的就是答案，所以他也無須多問了。

呂偉良指住一塊已經移開的草坪，低

然充滿了神秘感，為什麼門戶又如此單薄？從阿生那幾下簡單的動作看得出，簡直是不費吹灰之力，那就是說，門鎖構造十分單薄，阿生能够輕而易舉地將它弄開，其他小偷相信也能做到。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緊隨着門被輕輕推開之際，突然鈴聲大作！當堂嚇得阿生忙了手脚。

呂偉良還沒有決定怎樣做，數名大漢已分由屋內外趕到，將師徒二人包圍起來！阿生情急之下擬先發制人，却給呂偉良一聲喝住！呂偉良對那班大漢說：「我們是來找席大禮博士的。」

但是，沒有人答他，反而有人衝了過來！

來！

師徒二人看見這班人帶着繩索，手執棍棒，正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如果他們再不動手，就惟有束手被綁。

阿生首先發難，呂偉良也覺得沒有選擇的餘地，手起杖落，縱身輕跳，轉眼之間已將數人傷倒地上，但那邊却湧出更多手持武器的人，紛紛趕來！

師徒二人本來就不是存心來打架的，目的只要找着席大禮問個明白，想不到他們所遇到的人全是不能說話的啞巴。

目前這種情形，相信下去只有被擒，甚至活活打死，也不出奇，所以師徒二人立即往屋內竄去，希望能及時找到席大

左宗棠軼事二則 · 小平 ·

好像一個染缸

沒人像三爹

左宗棠奉命征新疆，勝利後，隨軍文武都升了官，大家喜氣洋洋。一晚，舉行慶功宴，大家都有醉意，左大帥特別高興的對幕友李某說：「我這裏好像一個染缸，許多頂子都染紅了！」李某帶着譏諷的口吻說：「朝廷的爵祿給與有功的人，非一人之私也，只見個人不見朝廷，頂子雖紅，非國家之福！」左聽了非常不自在，忍了沒有生氣。到第二天酒醒之後，問李某道：「昨晚你爲什麼要當衆給我難看？」李某說：「假如我昨晚不說話，那末這大批紅頂子，將來誰能管束？」左聽了爲之心折，並謝他顧慮的周到。

左宗棠接任兩江總督前，曾回到自己的家鄉住了短時期。一天傍晚，在後花園散步，看到一年輕花匠在樹下看三國演義，左公走近很溫和的問道：「你看三國何人像三爹？」（左排行第三，參是湘人對老年人的尊稱）花匠道：「三國裏沒有人像三爹。」左公追問其因，花匠說：「三國人才，僅諸葛亮一人而已，可是他六出祁山，六次失敗，他的才能就有限了！至於三爹，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既能治兵又能治民，不僅三國是沒有三爹，三國後也沒有三爹。」左公聽了非常高興，因而教他習武兼習詩文，這花匠後來因功擢升到領銜。

聲對阿生說道：「這兒可能是一條秘密出路。」

阿生蹲下細看，一塊可以攔開的鋼板，原來是一度活門。

門沒有鎖，輕輕將泥土撥開，再一攔就應手而開。

下面出現一度吊梯，像是通往某處的暗道，又像是馬路旁邊常見的暗渠。

呂偉良亮了一萬能拐杖上面的電子電筒，往下照射，只見一條通道往東伸展，呂偉良顫顫外望，根據方向推測，那極有可能是通往別墅那邊去的。

為什麼要有一條通道？

他們初步推測，大概是必要時逃走之用吧。……這種假設當然是往壞處想，如果席次是個問題人物的話，他難免會為自己的安全着想，萬一遭警方包圍，就要找定後路了。

師徒二人沿住吊梯而下，到了下面之後，再將鋼門移回洞口。

裏面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幸好呂偉良有萬能拐杖上的電子電筒可以照路。那通道的高度僅可以通過一個人，稍為太高的人走過時就可能撞傷額頭。

呂偉良一邊走，一邊以電子電筒往上下左右各處照射，他發覺頂上有通風及抽氣設備，難怪在下面沒有窒息的感覺了。他們小心翼翼地走，擔心前面隨時可能有人出現。

走了一會，已到了通道的盡端，那兒又分左右伸展，也就像岔路一樣。

往左望，看見不遠處有一度樓梯，通到上面是一度漆上了藍色的鐵門。

往右看，三丈以外是一度白色漆油的鐵門，但看來十分堅固。

兩度門一高一低全都是關閉了的。呂偉良估計左邊通往高處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別墅的主要建築物，那麼，他們現在可能就是在別墅的地底下面。

那右邊又是什麼？

師徒二人爲了好奇心的驅使，終於走向右邊那半截通道。

白色大鐵門鎖上了，阿生把它輕輕撬開，發覺門內有門，另度紅色大門上有四個斗大的字：「危險勿近！」

阿生以充滿了疑問的目光瞪住呂偉良，呂偉良其實也同樣感到莫名其妙。

師徒正感徬徨之際，那邊卻傳來一陣開動鐵門的聲浪。

他們大吃一驚，因爲此時如果有人下來，將令他們難以找到藏身之所，但是，鐵門開處，果然有個人自扶梯下來，後面似乎還跟了一些人。

阿生急忙把白色鐵門掩上，因爲前面走廊上根本無處可以讓他們躲藏，只有掩上白門，躲在白門與紅門之間——那兒有數方尺的空間。

但是，呂偉良立即就發覺他們的處境非常危險，因爲看情形，聽步聲，那些人可能就是到這兒來的。

呂偉良靈機一觸，忙將鐵杖橫攔在兩門之間的高處，幸好那兒比外面的通道高出了許多，而且一片黑暗，希望不易被人發現就好了。

呂偉良用「打單槓」的方式，翻身上了上面，蹲在鐵杖上，阿生也依樣葫蘆。

轉眼之間，步聲已移近，有人用鎖匙開門，但當他發覺門鎖已被人開了之後，就驚奇地說：「奇怪，怎麼會這樣？今天誰入過雪房？」

後面有個男子答道：「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博士自己吧！」

那人拉開白色鐵門，再用鎖匙進來打開紅色鐵門，這時他正在師徒二人的腳下，要不是環境如此漆黑，很易就發覺。因此，師徒二人連呼吸也忍住。

紅色鐵門轉眼開了，後面有兩名大漢，用担架抬着一個人入來。

一塊白布自頂至踵地遮蓋着，那分明是一具屍屍。

師徒二人看見那三個人先後進了被稱「雪房」的地方。

紅色大門又再掩上。

一分鐘後，門又重開，爲首一人鎖上紅色鋼門，退了回去，又再鎖上白色的門，三個人全都走了出去，只留下那具屍體在「雪房」中。

師徒二人由上面躍下，呂偉良以電子電筒照耀，親自動手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將紅色鋼門打開，裏面是一度厚厚鑲上軟膠的門，但沒有鎖，扭住門環就可以推開了。

呂偉良和阿生可以看見「雪房」之內，一張手術床上面正躺着一具抬入來的屍體。阿生却走向牆邊，設法把那些一個個排列得十分整齊的鋼門弄開。

一股寒氣逼人，令到阿生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這間「雪房」已經够凍，但那些鋼櫃裏面更加結了一層層厚霜。

一股冷氣烟霧散開之後，阿生看清楚櫃內的東西，更加吃驚的叫將起來：「死屍！原來席次就躺在這裏！」

呂偉良正擬揭開白布，看看手術床上放着的人是誰，忽然聽到阿生提及「席次」的名字，不由的呆了一陣！

呂偉良連忙拄杖走過去，果然看見櫃內被雪藏的屍體正是席次，其他的鋼櫃裏，也同樣放着幾具死屍，但師徒二人不知道他們是誰。

突然間有人從外面入來，他正是席次，後面還跟着數名大漢，師徒回轉身時，席次却冷冷地說：「怪不得他們說這外面的門鎖不知怎的會給人弄開了，原來是兩位。」

呂偉良說：「我本來專誠拜訪的，但你的手下太不講理。」

席次笑道：「我正在檢驗這位先生——」他說時用手指指指躺在手術床上的死者，「他是剛死去的，我們必須進行一連串的工作，例如不讓屍體腐化等等，想不到他們這班吧吧如此魯莽，真對不起！」

呂偉良道：「想不到席老先生是你殺的。」

席次義笑道：「我不會殺人，除非你迫我，家父當日是被大哥活活氣死的，他先到過大哥辦事處，跟他吵了嘴，氣得父親心臟病復發，結果在這裏突然暴斃，我依了他的遺言，將他雪藏起來，你爲什麼要插手去查這件事？當他失蹤好了。」

「我想起了。」呂偉良說，「美國有凍藏屍體協會，你大概是這一類會員？」

「對了，你也知道外國有這類協會，

被拘捕了！」

呂偉良認得那位警官，那位警官自然也認識他們師徒二人。

席次義等人在毫無反抗地全部束手就擒！

原來外面已被警方包圍，由於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利那間，警方迅速控制現場，只是他們在地下雪房中一無所覺而已。

警方一直派人在附近暗中窺伺，甚至師徒二人的行動警方人員也見到，只是埋伏在樹林中的警隊沒有上司的命令不敢開始他們的行動而已。

由於警方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令到別墅內內外外的人來不及逃避，也來不及通知席次義，於是各人紛紛落網。

患了癌症的富商申火旭以及尤金等人，他們的屍體都在雪房中起出，由於這是死者遺屬不承認的事，所以席次義的罪名便多到無法計算。

不過，他的確沒有殺死過一個人，即使他父親，經過解剖後，亦明證確是死于心臟病的。

至於席次，他極力支持兒子「雪藏屍體，等待復活」的大計，所以遺囑上也顯得奇怪，他所以不把遺產分散，正是希望

若干年後真的能「病愈復活」，那時銀行中的存款仍然可以由他運用，因爲他以為兒子一直替他雪藏屍體，當局找不到他「死」的證據，只能列爲「失蹤」。

若干年後他一旦復活，人家頂多以為他去外地回來，銀行只要證明他的簽字符合，相信一切也不成問題。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的四個兒子固然不能享用他那筆巨大的遺產，即使當局也由於他的遺囑有所聲明，只能讓那些錢永遠存在銀行，除了按例抽取部份遺產稅之外，只有他的妻子可以按月到銀行去取利息。

(全文完)

名著預告

鐵拐俠盜「換腦刺客」馬雲著

一個十分出色的間諜失了踪，令到某國情報機構大起恐慌，因爲那失蹤的間諜身負重任，奉命刺殺某國一位重要人物。一般估計他可能已落入敵方的手中。但不久之後那位出色的間諜又再出現，不過這一次他好像換了另外一個人，接二連三地殺害他們自己人。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請留意鐵拐俠盜下一個新故事「換腦刺客」吧！

「可惜這裏不是美國！」突然有人叫了入來！

各人回頭望向門口那邊，「一隊警員荷槍實彈的站在那邊，剛才說話的人，正是一位高級警官。他又說：「席次義，你們

「我們探過當局的意見了，他們不會批准的。」席次義又說，「但在美國，這却是合法的事業……」

「他們大部份十分富有，我們在獲悉他們患了絕症之後，便派人與他們秘密接洽，替他們死後雪藏屍體，但由於我們支出太大，所以必須他們先捐出一筆巨款。」

「席次義道：「怪不得那些失蹤者的戶口，都發覺少了一筆錢了。」呂偉良說。

阿生插嘴問：「爲什麼你們不作合法經營？」

「他們全是受啞吧院請回來的，由於我們的工作需要保密，這種人最適合我們。」

呂偉良問道：「其他死者，又是什麼人？」

「因爲疾病困擾，但若干年後可能發明新藥，例如癌症，眼前是絕症，若干年後也許易如反掌地將它醫好，我父親的心臟病也是一樣，所以，我們一邊進行研究新藥，一邊把一些因患病致死的人雪藏起來，等到有新藥面世時，就將他解凍，令他們復活，我們在這裏的工作，就是雙管齊下。」



青萍劍 兩名教頭

一位是山東太極螳螂門名師鄭羣威
戴任何護具，用真劍上陣，打出純粹中

圖左鄭羣威師傅表演
家劍之「天涯射月」招式

據鄭羣威師傅說：中國劍術，始創於道家，是無可置疑的，由道家而播傳到儒家，也是不爭之論，因為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宗於道家之學說，因而學劍，孔夫子也佩劍的，便足以證明中國古代的讀書人是喜歡劍術之武藝了，所以書生遠遊，與琴劍為伍，考其原因，琴與劍，都是涵養性靈的一種藝術，所以中國著名的大詩人——李白，也是嗜好劍術的書生，這從他上韓荊州書中，「十五好劍術」一語，便足以證明他很年青便學劍了。

「由於當時劍術的風氣，彌漫於士大夫之間，劍術便成了一種時髦的玩意，不



鬥洛家劍

專欄作者：陳光

真劍比武

，另一位是道派高手游彬，他們不佩國武術。

中國武術——十八般兵器，雖然十八種兵器都有其不同作用，但無可否認，劍術是最淵博的，無論任何一派之武藝，都有劍術，其廣泛之程度，與各門各派之拳術一樣，正唯如此，劍術便成為各門各派都有的功夫，少林雖然偏重於拳術與刀法，但仍然有「達摩劍術」，須知少林武術，源於僧侶，和尚是照例不佩劍的，他們之中型兵器是以刀為主，所以和尚是用戒刀的，長型的兵器是禪杖或月牙鏢之類的多，但少林派仍然有一套絕好的「達摩劍術」，由此可知，作為一派的武術，缺不了劍術，他如峨嵋派，武當派，這兩派的武術，源於道士，道士的防身兵器是劍，所以這兩派之武術，是以劍術著名的。自然，四川青城派的劍術，與及西嶽華山派的劍，也揚名於世，但青城、華山兩派之劍術，其緣起也出自道家。



圖右游彬師傅表演青萍
劍術之「一柱擎天」招式



圖片說明

- ① 游彬師傅之「蜻蜓點水」
- ② 鄭羣威之「滄海騰蛟」
- ③ 游彬師傅之「毒蛇出洞」



鄺羣威師傅
之「仙人削竹」

但道家視劍術為必修科，甚至歌妓，也以筵前舞劍為一種藝術。

劍似遊龍，「遊龍」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其含意就是輕靈快速。

青萍劍術名家游彬師傅見解，更是學理，他說：劍之形狀，根本就是藝術，因為劍的本身是輕巧的兵器，它尖鋒兩刃，通常的一口劍，長二尺七、八，重不過三斤，唯其如此，劍術要柔，講究靈活，不尚用力，却尚用勁巧，擅用劍者，祇用劍尖之寸三寸而已，因此，劍術一定要快，要制勝機先，於是它的招術與手勢，非認真靈活不可，武林術語，「刀如猛虎」，「

劍似遊龍」，「遊龍」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其含意就是輕靈快速。

鄺羣威師傅是山東太極螳螂門第十代傳人，山東太極螳螂門雖然也有十八般兵器與及拳術，但劍祇一套，那就是「洛家劍」。

游彬師傅是道派的名師，他的劍術是「青萍劍術」。

兩位師傅之劍術功夫，可說也有二十年的苦練，但等閒不肯以劍術示人，即以香港中國國術總會主辦之先後三次「中國



鄺羣威師傅之「仙人削竹」

國術觀摩大會」如此盛舉，鄺師傅之「洛家劍」，在千請萬請之下，才舞了幾招而已。

游彬師傅之青萍劍術，更甚少「亮相」，此次應筆者之請，才以真劍比劃幾招，但中國劍術功夫，不同拳術，更不同西洋劍術，不要戴頭罩、拳套、護陰，甚至披甲也影響劍術之演出，在這樣情況之下，雙方用真劍比劃，無疑是一件極其危險之事，幸而鄺師傅，游師傅都與筆者擊交，而他們二人並無恩怨，不但應筆者之請，而且還答應點到即止，避免發生流血事件。以下便是鄺師傅與游師傅比劍之經過（指長劍而論）之人，左手駢伸之食指與

情形：圖一右方的是游師傅，他首攻攻勢，仗劍直刺鄺師傅之心窩，這一招是青萍劍術的「青蛇點水」，圖左的是鄺師傅，他右手持劍下垂，看樣子，他好似不像武俠小說家筆下的「擺開架式」，而係很隨便的應戰，其實，這是「洛家劍」與其他門派之劍術不同之處，因為「洛家劍」是講究隨機應變的，根本就不「擺架」，看對方怎麼來就怎麼應付，自然，如果不是練到爐火純青，當然不會好似鄺師傅這般鎮定的，但不可不知，他是全神貫注於對方的左手之「劍訣」上，因為但凡用單劍（指長劍而論）之人，左手駢伸之食指與

中指的「劍訣」，是指揮右手的劍之動向的。

就在游師傅一劍刺到之際，鄺師傅身形從左側一躲，腳底下樁步已逞變化，右手的長劍便本能的殺出一招「滄海騰蛟」，一聲向游師傅的劍刃架去如圖二，這種情形，武林術語，謂之「雙劍交柯」，但有一點不可不知，劍與劍相碰，除非在極度危險之下，倉忙招架，否則絕對不會用劍鋒相碰的。

但游師傅的青萍劍術變招甚快，儘管兩劍交柯，快如閃電火光火石一般，祇鏗然一聲，游師傅之劍勢立變，兩膝一屈，身形矮了半截，使出「青蛇出洞」的招術，利用劍尖三寸，疾刺鄺師傅之右膝蓋如圖三。圖片顯示得清楚，游師傅這樣隨地變招，而且變得這般波譎雲詭，顯然是煞着絕招了。

鄺羣威師傅之「白蛇吐舌」



游彬師傅之「倒掛銀瓶」



游彬師傅之「騰蛟起鳳」

他二人都是香港武林中一流劍客，而且游師傅門志甚盛，雖然講明點到即止，但既然動手亮招，我武維揚，志在必勝，何況他這一招「青蛇出洞」如此奇詭，所以鄺師傅遂忙弓身提腳，猶如「蝦公」一樣，利用腰力，連消帶打的用「仙人削竹」之招術，劍從下沉，猛地向游師傅的右腕削去如圖四。

自古道「落場無父子」，雖然講明點到即止，但搏鬥至此，為了聲譽，便不能不以牙還牙，所以鄺師傅這一招「仙人削竹」之反擊，打出「火氣」來，儘管游師傅及時避過，但鄺師傅一招得手，再不饒人，腕底一翻，劍往上翻，使出一招「白蛇吐舌」絕招，劍芒疾刺游師傅之咽喉如圖五。

圖片顯示得十分清楚，鄺師傅這一劍不但快而閃電，而且係蓄動而發，正如武俠小說家筆底下之描述，「劍快似流星」

當時本刊編輯之同寅，都嚇到驚呼駭叫，滿以為游師傅招架不及，而事實上亦的確招架不及，如果他不是武功的底子好，本能的身形往後一仰，使出「鐵板橋」之姿勢，否則喉嚨一定流血。

武藝功夫千變萬化，特別是劍術變化得更快，游師傅雖然險些兒咽喉中劍，但他的身形步法實在巧妙得很，才以「鐵板橋」避過來，人已飄身到鄺師傅之處，所以鄺師傅急忙翻身一劍刺下如圖六鄺師傅這一招是洛家劍的「夜叉探海」。

但游師傅已然飄身易位，站穩身形了，有恃無恐的施展「倒掛銀瓶」招術，一劍煞落如圖七，兩劍交柯，形同十字。

上文說過，劍之本身根本就是藝術，兩尺七、八寸長，而劍刃的本身，少說也有二尺，尖鋒兩刃，輕巧玲瓏，在兩劍交柯之際，變招得快，誰便佔了優勢，游師

傳之「誰青萍劍術」，快得出奇，就在鏗鏘一聲，兩劍交柯的一瞬間，他的右腳不但不迅速踏下，以加強他的樁步，而右手的長劍，也就同時化出一「騰蛟起鳳」之招式，把劍一揮而上，便向鄺師傅的脖子殺去，快如逐電。

游師傅這一招「騰蛟起鳳」，是存心報復剛才鄺師傅之「白蛇吐舌」刺咽喉的。換句話說，就是「你拑我的喉嚨，我殺你的頸」。不過他兩位是應筆者之邀而比劃的，而且有言在先，點到即止，作為一流劍客的名家「教一」不能不講口齒，所以游師傅這一招「騰蛟起鳳」，祇係還以顏色，並非存心要命，真係履行諾言，點到即止，所以不但沒有傷人，而且比武之後，還握手言歡，但無可否認，這一場比武，驚險鏡頭迭出。

港九名家劍客 江永順大

中國劍術與日本劍術、西洋劍術，劍之東方劍術與西方劍術，誰擅其長？本文



圖左：江永順師傅之「猛虎負隅」架式

公元前四七五年，因吳越交兵，越王勾踐為復國而訓練六千劍士，而這六千劍士，即現代肉搏戰之「敢死隊」，因劍上勇猛，不畏死生，在吳越交兵這一場大戰役中，大敗吳王夫差，劍遂因此而成為軍中之主要武器，與刀槍弓箭同等重要。

「中國劍術，雖然有三千多年歷史，但西洋劍法，也遠在十字軍東征之前，盛行於歐洲了，所不同者，中國因為文化深遠，最初之劍與現在的劍，除長度比之前略短之外，劍之型式，並無二致，但西洋劍，其始也以劍刃之闊度三至四吋，長不過三英尺而已，重量却逾十多斤，在施展方面而言，遠不及中國劍之輕巧靈活，所以劍術功夫，便迥然不同。

「西洋劍在十六世紀才逐漸改變，由粗闊笨重而改為狹長輕巧，十九世紀之西劍，劍刃更薄更窄，因為他們知道劍不宜



一回合決鬥 戰游彬

構造固然不同，利弊之處亦異。有翔實之報導。專欄作者：陳光

據江永順師傅說：「中國武術，以拳為種，以棍為先，刀斧槍劍等兵刃是以後隨着文化之進步而演變出來的，根據歷史記載，有刀有斧，已是石器時代，那是石刀、石斧，兵器進化到劍戟，應該是銅器時代，能冶金煉鐵了，所以，中國兵器之有劍，是在棍、刀、斧、槍之後，更可以肯定的，中國兵器進化到有劍，是在商湯時代，因征葛而製劍。「葛」是當時的一個反諸侯，抗商湯之命，商湯舉兵伐之，其時是公元前一七八三年。

但劍術成為軍中主要之作戰技術是在



圖右：游彬師傅「金驚鎖喉」之雄姿



圖 片 說 明

- ① 游彬師傅之「金驚鎖喉」
- ② 江永順師傅之「獨劈華山」
- ③ 游彬師傅之「金樑架海」

笨重，應取輕靈了，所以現代的西洋劍術，與古代的西洋劍術，根本就大異其趣，現代之西洋劍術尚點刺，古代尚砍劈，雖然如此，西洋劍術至今仍與中國劍術大不相同，原因是現代的西洋劍之劍刃，太薄太窄，由於過份薄窄之故，劍刃便太過柔軟祇能刺而不能戮，更不能發生割與削之作用了。

「中國劍術，雖然主要是刺，但由於中國劍之劍刃窄而不薄，重量均衡，劍刃之本身硬朗，不但可以刺敵人，更可以藉劍刃硬朗而用力戮敵人，甚至還可以硬接敵人之兵器，發生招架作用，與及削擊敵人之身體與兵刃。」

「中國劍與現代之西洋劍，構造不同

四江永順師傅之「推窗望月」招式



劍術功夫之招式，根本就不能相提並論，中國劍不單祇劍刃硬朗，由劍尖到劍柄之重量均衡，施展起來，不但靈活，由於尖鋒兩刃之故，劍尖固然可以前刺，兩邊鋒，更能左割右削，大殺三方，因此，中國劍術之招式，層出不窮。自然，這層出不窮，固然由於中國武林人物，代有高人不窮，不斷演變，精益求精，各門各派之劍術招式，都經過變化改良，或增加絕妙之招式而自成一派。西洋劍術，也歷史悠久，同樣的經過前人的不斷演變創作，照理，也應該像中國劍術一樣，招式層出不窮才是，何以它之招式，直至現代仍不能層出不窮呢？原因很簡單，這就是因為西洋劍之構造，不及中劍美妙，重量既不均衡，

劍刃也不夠硬朗。

「日本劍術和中國劍術，和西洋劍術都不同，因為日本劍是脫胎於中國與及中國刀，它既取法中國劍之重量均衡的優點，同時它也取法中國刀之砍劈的優點，於是日本劍之形式，為了重量均衡，狹長如中國劍，為了便於砍劈，便棄兩刃而取單鋒，因此，日本劍便有些像刀，鋒薄背厚，但中國刀之砍劈力強，不祇是鋒薄背厚，而且還在刀背上起稜，（中國的單刀，就是刀背上起稜的了，中國的九環大刀，除了刀背上起稜之外，還加上九個銅環，以增加刀背這方面的重量，使砍劈之力度更加強大）但日本人是聰明，他為了使日本劍重量均衡，厚背方面不起稜，却在劍

柄方面想辦法，增加劍柄之長，用雙手持劍柄，以此加強砍劈之勢。（作者按：所謂日本劍也者，即倭刀，更具體的說，就是日本狹長型的軍刀）

「日本劍之形式，如果嚴格的說，與其說它是劍，毋寧說它是刀，所以日本劍術，因為日本劍之本身構造，異乎中國劍，也不同於西洋劍，劍術之招式，便迥異於中國劍術與及西洋劍術了。」

「中國劍術，日本劍術，西洋劍術，它們好處在那裡？疑點在那裡呢？」

據江師傅之分析，中國劍術，好處在於劍的本身構造完美，可刺，可割，可削，在必要時，還可用以招架對方之兵器，故能多方面施展，因而變化多端，日本劍

六游彬師傅之「海底針」招式

祇宜於砍劈而已。西洋劍之用途更窄，祇宜於點刺敵人之要害罷了。

筆者請教的問：「日本劍既然脫胎於中國的刀和劍，而許多武林人士，都認為日本劍實在係刀，那末，以江師傅的觀點認為如何？」

江永順師傅說：「以形狀而論，日本劍根本就係刀，因為劍之型式，應該是尖鋒兩刃的，但日本人都以此稱為劍術，沿習已久，而且也揚名於世，但如果嚴格的說，真正正確稱得上為劍術的，祇有中國劍術和西洋劍術而已，前者代表東方，後者則代表西方，至於東方劍術與西方劍術誰擅其長，前文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關於中國劍術與日本劍術，西洋劍術

七游彬師傅之「撲面虎」招式 鄭羣威師傅之「白蛇吐舌」



江永順師傅以淵博考究，已分析如上，但他本人却是專門研究「青萍劍術」的，與游彬師傅是同門，以下是他和游彬師傅作一個回合的決鬥：

一，右方的是游彬師傅，鬥志甚盛，他一亮招，便使出「金鷄鎖喉」的煞着功夫，仗劍向江永順的咽喉刺去，由於這一招劍勢太快，太兇。江師傅急忙往左側一竄，然後才揮劍招架如圖一，但不可不知，「青萍劍術」是寓攻於守的，所以江師傅才招架往來劍，右腳便立刻往後一擡，身形向前俯衝，乘着這俯衝之勢，手中長劍，便化出「獨劈華山」的招術，使勁的猛地一劍劈下如圖二。

江師傅這一招「獨劈華山」，是在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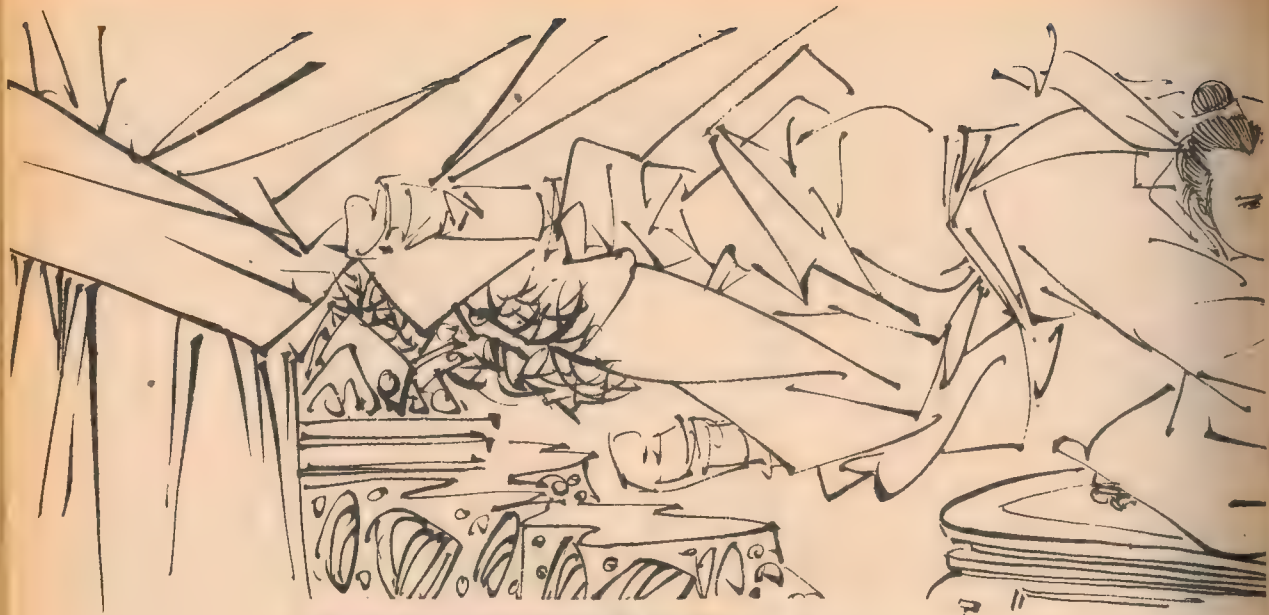
八不分勝負，彼此雙劍對峙之情形

劍交柯之際，用自己的劍，沿着對方的劍刃往下一滑以劈削對方頭部的天靈蓋，這自然是煞着功夫了。唯其如此，來勢兇猛，游師傅便不能不挾劍往左一側，以「金樑架海」之招式，橫劍招架，硬接對方一招如圖三了。

中國劍術，由於劍的本身之構造美妙，劍術功夫便變化莫測，同一招式，可以產生多采多姿變化，自然，無論任何變化，都要因時，因地，因形勢，這就是中國劍術巧妙之處。江永順師傅這一「獨劈華山」不逞，便立刻往右竄進一步，擡門至此，他們二人已經完全易位，江師傅腕底一翻，劍往上騰，使出「推窗望月」之招術，一劍向游彬脖子削去如圖四。

武林術語，「劍要陰柔」，所謂「陰柔」也者，其含意即係招招要絕，招術唯有用到絕，方能予敵人以沉重的打擊，基於這個原則，所以江永順這一招「推窗望月」，游師傅招架不及，祇好以「羅漢晒屍」之身形躲避如圖五。但游師傅劍術造詣甚高，儘管對方招招辛辣，但他翻身一劍刺下。疾點江永順之右膝如圖六，厥勢名為「海底針」。江永順雖能及時沉劍招架，但游彬變招甚快，劍往上騰，以「撲面虎」襲擊對方之臉門圖七，比劃至此，不分勝負，彼此雙劍對峙如圖八。圖九，江永順雖然還想博取勝，側身一劍刺出，却被游彬反手一招「古月沉江」架住，這一個回合遂成和局。

九游彬師傅之「古月沉江」招術



新派奇情鬥智技擊故事

東方英·文
盧令·圖

環心洗

麼？」

周震川的來到，給大家帶來了極大的興奮，大家一湧而出，把他迎入廳內。老花子施雷，見了周震川大喜之中，忽然用傳音神功問道：「周少俠，你追來做什麼？」

周震川暗傳音道：「我們以後慢慢再談吧！」

進入大廳，廳前又有三位不認識的人，抱拳相迎。

梵淨山莊大莊主凌宏斌一旁興奮的替他們彼此介紹，道：「這位是三湘大俠董建君董大俠，這位是劍胆書生楊天池楊大俠；這位是玉面神判田正心田大俠……這位是周震川周少俠，大家都是熱血朋友，各位多多親近。」

周震川記得雲裡金剛萬崑山之子萬家昌便是因為前往參加三湘大俠董建君壽誕，而被「無雙門」所劫持，因此不得對三湘大俠董建君特別注意。

只見他體形修長，肥瘦適中，看似仍像五十以下的中年人，氣質謙沖而有飄逸出塵之概，雙目神光隱而不露，在當前眾人之中，顯然修為最是深厚。

劍胆書生楊天池，是一位雙眉飛揚入鬢的壯年人，人如其名，英朗俊拔，令人相對之下，豪氣橫生。

玉面神判田正心儀表不俗，一貌堂堂，年紀也只是四十多些，但面上却透着超過年齡的嚴肅，是一位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

彼此禮貌過後，雲裡金剛萬崑山帶着一個年輕人走了過來，笑道：「這就是惹是生非的犬子家昌，以後還要請你多多賜教。」

萬家昌隨着雙拳一抱，恭敬的道：「在下這次一時不慎，致為宵小所乘，有勞大俠仗義，奔走營救，在下不勝感激之至。」

萬家昌與周震川都是年輕人，說來萬家昌比周震川還要大了四五歲，周震川那好意思被他如此尊敬，當下哈哈一笑，把住萬家昌手臂，道：「小弟無能，有負所托，慚愧之至，家昌兄，你要這樣一客氣，小弟就更無地自容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笑問道：「趙兄，你是什麼時候脫險歸來的？」

萬家昌道：「小弟也是剛在今天下午回來的。」

雲裡金剛萬崑山一旁接話道：「犬子是被董大俠所救，親自相送而回。」

周震川順着雲裡金剛萬崑山的話，轉身向三湘大俠董建君一抱拳，道：「在下敬佩之至。」

三湘大俠董建君微微一笑，謙遜的道：「那裏，那裏，不過碰得巧罷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發覺閃電娘子武英眼神有異，立向秦仙子傳音告知，秦仙子稍加注目，也發覺周震川所言非虛，便聽從周震川之言，先帶武英返家，靜待周震川調查真象。周震川返回遵義，往訪丐幫施幫主，詎那宅中已換居了另一幫丐幫的人，據說是施幫主師弟胡乙安，施幫主已夫妻父子團聚回謁祖去了。周震川得耿一民投柬約晤，抵達約晤地，耿一民暗示他現今所言全屬謊話，要周震川不可信，周震川恍悟暗中有人監視，遂裝作若無其事地依着耿一民的話，貪夜馳往梵淨山莊晤施幫主——

智破嫁禍計 暗施激將謀

梵淨山莊大莊主凌宏斌一旁笑請道：「各位有話請回席後，慢慢再談吧！」

一陣擁擠中，周震川硬被推著坐了第三位，居於三湘大俠董建君與老花子施雷之下，而在劍胆書生楊天池與玉面神判田正心之上。

他們這一桌，加上雲裡金剛萬崑山父子和主人凌宏斌共是八人。

另外其他各席，除了其他四位莊主外，有三湘大俠董建君與老花子施雷帶來的隨從人員，梵淨山莊修得上頭臉的人員。

周震川正趕上了，梵淨山莊為歡迎萬家昌無恙歸來的這場盛宴。

一陣熱情的敬酒之後，周震川偷了一個空，暗用傳音神功與老花子施雷作了一番交談，周震川先道：「老前輩，你沒叫耿一民約晚輩前來？」

老花子施雷答得乾乾脆脆，說道：「沒有！」

周震川一皺眉頭，只聽老花子施雷接著又道：「老花子只要耿一民想法通知你，老花子很快就會偷偷的回來。」

周震川沉思了一陣，道：「你是自己來梵淨山莊的？還是他們請你來的？」

老花子施雷道：「是梵淨山莊攔路把老夫請來的，老夫剛來不久，三湘大俠董建君也就把小萬送來了。」

周震川心中一動，道：「事情湊得真巧，只怕其中大有文章。」

老花子施雷道：「三湘大俠董建君與梵淨山莊都是江湖上有名的英豪，料想他們不會為虎作倀。」

周震川道：「劍胆書生楊天池與玉面

神判田正心他們兩人如何？」

老花子施雷道：「一個是俠肝義胆，熱情奔放，一個是涇渭分明，守正不阿，他們兩人，都和三湘大俠董建君，一樣可信。」

周震川不由一陣納悶，道：「人人都無可疑之處，那麼他們老遠把我請來，究竟為的是什麼？」

同時，目光微微一轉，偷偷的望了大家一眼，又暗自付道：「就算一萬個出人意料之外，他們準備對付我，我也不會有有笑臉的機會，除非……」

周震川想起一事，不由得心神一震，通體生涼，道：「令正夫人呢？」

老花子施雷道：「被他們女眷請到內院去了。」

周震川道：「如果有人挾持令正夫人，威脅你我兩人就範，老前輩……」

就在這時候，萬家昌忽然端起一杯酒送到周震川面前，欠身道：「小弟此次雖然幸得脫險歸來，但周兄你為了小弟的事，費心費力，令人感激不盡，小弟請先敬周兄一杯，畧表寸心。」

周震川與老花子施雷的談話不但被打斷了，而且被萬家昌一連敬了三大杯，自己的思維也被擾亂了。

警眼間，只見老花子施雷這時已顯得心神甚是不寧，他已完全為周震川的那種推測所驚。

萬家昌一連敬了周震川三杯之下，接著又倒了一杯，道：「周兄，請乾了這杯，小弟還有一事請教！」

周震川服過皇甫秀華的「玉露丸」，

心中特無恐，微微一笑，喝了那杯酒，道：「萬兄有話請說，小弟洗耳恭聽。」

萬家昌輕輕的咳了一聲，微微猶豫了一下，接著鼓足勇氣，道：「聽說周兄已將凌姑娘的那副『墨玉耳墜子』追回來了，不知……」

這時，問起這種話來，實在太不禮貌了。

一言未了，雲裡金剛萬崑山已是大喝一聲道：「混帳，還不與老夫住口！」

接著，忙不迭的向周震川抱拳道歉道：「犬子出言無狀尚望少俠不要見氣。」

周震川不生氣是假的，他不但生氣，而且有點傷心，自己所為何來，結果，連人家的信任都沒有得到。

周震川從苦澀裏勉強擠出一片微笑，說道：「家兄問得是，小弟理當有所說明……」

雲裡金剛萬崑山攔住周震川的話，道：「少俠……」

周震川又截住雲裡金剛萬崑山的口，道：「萬大俠，請聽在下一言，『墨玉耳墜子』雖然追回來了，不過暫時不在在下身上，在皇甫姑娘那裏……」

一言未了，只聽萬家昌又道：「你不是會借詞推托吧！」

雲裡金剛萬崑山氣得暴吼一聲，喝道：「你這畜牲！……」甩手一掌，便向萬家昌臉上揮去。

周震川心中一動，看出這正是燎原之火，滿肚子怒火，立時化為烏有，哈哈一笑，伸手攔住了雲裡金剛萬崑山，道：「萬老，別生氣，在下知道了，其過不在令

郎身上。」

周震川出語驚人，雲裡金剛萬崑山為之一怔，道：「此話怎講？」

同時，這時五莊主玉尺童生葉秋白已把萬家昌拉過一邊去了。

周震川為了緩和當前空氣，端起一杯酒，說道：「大家先飲一杯，聽在下慢慢道來！」

他端起杯子，正要向唇邊送去……

驀地，頭頂屋樑上有人「唉喲！」一聲，凌空跌了下來……

大家遽然一震，停杯望去，見是一個滿頭白髮，年紀甚是老邁之人，口中雖是發着驚人的呼叫，下降的身形，却輕如飄絮，施展的竟是武林之中最上乘的「浮雲履空」身法。

大家心中一驚，却保持着自己的身份與風度，只在暗中戒備，無人貿然出手相向。

待得那老人身形落地，梵淨山莊大莊主凌宏斌邁步向前，面對着那老人一抱拳，聲音冷肅的道：「梵淨山莊對道上朋友，無不敬禮有加，老丈你……」

那老人呵呵一陣朗笑，截口說道：「凌大莊主，你別來這一套好不好，我老花子……」

一語未了，只見老花子施雷已是猛然大叫一聲，道：「師父！」搶步而出，拜倒在白髮老人之前。

大家恍然而悟，這才知道這位白髮老人，竟是丐幫前任幫主風雲叟，不由得同時呼了一口長氣，肅然起敬。

風雲叟沒答理老花子施雷，却向凌大

莊主道：「請大莊主吩咐一聲，任何人不得擅自離開大廳一步！同時再不得喝一口酒！」

風雲叟的話，大家都聽得清清楚楚，由於風雲叟的身份與為人，梵淨山莊三三三三四位莊主，不待大莊主吩咐，已是翻身而起，守住了全廳出入口。

他們四人動作奇快，廳中沒有人想逃出去，雖不得而知，但無人胆敢蠢動。事態顯得非常嚴重，大廳之中立時靜得鴉雀無聲，落針可聞。

風雲叟掠目一掃全廳，微微一點頭之後，這才揮手叫老花子施雷起來，站在一旁。

梵淨山莊大莊主凌宏斌再次一抱拳道：「晚輩有眼不識泰山，原來是任老前輩，失敬失禮之處，尚請海涵。」

風雲叟一笑道：「大莊主不要客氣了，我老花子來得魯莽，擅作主張，還望大莊主原諒則個。」

凌大莊主也是江湖經驗豐富，見多識廣之人，自是看得出風雲叟此事，必有原因，欠身道：「老前輩此舉，必有所見，晚輩洗耳恭聽。」

風雲叟道：「你先叫人去看看，那些人杯中之酒，有了問題。」

凌大莊主微微一楞，道：「不會有問題吧，我們剛才還喝得好好的。」

風雲叟微微一笑，說道：「剛才才是剛才，現在是現在，大莊主何妨驗看之後，再說。」

凌大莊主微一沉吟，點頭道：「是！晚輩要親自看看！」

他身上本帶有一副銀製牙箸，取出驗

了一下酒壺中之酒，看不出有什麼問題，但是當他再驗看杯中酒時，只見銀質牙箸一入酒杯，一根牙箸頓時變得烏黑，顯然已經被人下了要命劇毒。

大家見了，不由驚叫出聲，道：「有毒！」

風雲叟道：「如果老花子猜得不錯的話，每桌之中，必有無毒之酒，在那有毒之酒中，更有輕重之別，大莊主最好每一杯仔細的查一查。」

凌大莊主現在已是心驚胆戰，出了一身冷汗，唯唯點頭之下，吩咐廳外送進來一批銀器，就在他們那一桌，一杯一杯檢驗起來。

檢驗的結果：雲裡金剛萬崑山，老花子施雷和凌大莊主三人杯中之酒，都被下了入口斷腸的奇毒，但是三湘大俠董建君，劍胆書生楊天池和玉面神判田正心三人杯中之酒，却只被下了些迷魂之藥，服後絕不會有生命危險。

最叫人迷惑難解的，便是周震川杯中之酒，竟然一點毒都沒有。

凌大莊主雖然風度很好，沒有說什麼，但周震川已看得出來，他內心之中，不但激動無比，而且有了猜忌之心。

繼續每一桌檢查下去，每一桌，都有一杯未下毒的酒，至於其他下了毒的酒，酒杯都是斷腸奇毒，沒有三湘大俠他們酒中的輕度迷魂藥了。

誰的酒沒有毒，一目瞭然，凌大莊主不好意思怎樣對付周震川，但對其他酒中無毒的人，可就不客氣了，當下臉色一變

，喝道：「把他們拿下！」

只有那麼幾個酒中沒有毒的人，逃走無路，反抗無力，沒有費多大的勁，都一一被制住了身手。

那些人之中，有二個丐幫弟子，五個梵淨山莊自己的人，但三湘大俠董建君帶來的人，却没有嫌疑。

這時，老花子施雷已是忍不住問周震川道：「周少俠，這是怎樣一回事？」

周震川最初雖然驚愕不止，甚是感到難以處理，但一經冷靜思索之下，已是恍然若有所悟，心中大定，微微一笑，道：「在下如何得知。」

風雲叟目光向周震川身上一落，道：「你不知道，誰知道？」

周震川微一欠身，說道：「有請老前輩開導！」

風雲叟哈哈一笑，道：「你準知老花子不像大家一樣懷疑你麼？」

周震川哂然一笑道：「想當然耳！」

風雲叟雙目一瞪，道：「什麼想當然不當然，說點道理出來聽聽！」

周震川躬身道：「那麼晚輩就姑妄言之了。」

這時，大家的目光，原已充滿了怒色，虎視眈眈的守着周震川，只要他一個應付不當，他就會立成眾矢之的。

周震川話聲微微一頓，帶着微笑，鎮靜的掠視了大家一眼，緩緩的接道：「天南與丐復出江湖，老前輩責無旁貸，又在此時倏然現身，事非巧合，必有原因，老前輩你說是不是？」

話沒有完全說明白，但聽在風雲叟耳

中，却有如親目所見一樣，不由大是驚服，暗付道：「此子聰明絕頂，反應之快，未之前見，果然名不虛傳，為年輕一代中奇才，今日江湖，非他莫仗，我老花子算是找對人了。」

風雲叟心中念動如飛，從容一笑，道：「算你說對了，你看出了誰是今天的主持人麼？」

周震川目光一轉，向萬家昌臉上望去，只見他也正望自己望來，兩人目光一接，周震川只覺他凌厲的目光之中，隱含茫然呆滯之色，與閃電般子武俠的情形如出一轍，心中一動，暗付道：「不錯，一定是他。」當下毫無猶豫點頭道：「晚輩已經看出來了。」

風雲叟道：「請你把他帶過來！」

周震川應了一聲：「遵命！」語聲中，身形一幌，直向萬家昌奔了過去。

雲裡金剛萬崑山看得心中大急，叫道：「周少俠……」呼聲未了，周震川已是奇快無比的扣住了萬家昌腕脈，把他一帶，拖到了風雲叟面前。

周震川今天的身手更非昔日可比，何況萬家昌連梵淨山莊任何一位莊主都比不上，在周震川閃電襲擊之下，那有還手的餘地，自是手到擒來。

周震川出手太快，阻擋不及，萬家昌落到周震川手中之後，更怕周震川傷了萬家昌，更沒有人敢出手搶救萬家昌。

凌大莊主與雲裡金剛萬崑山，不由同時叫道：「任老前輩，周少俠可能找錯了人。」

風雲叟道：「他沒找錯人！是他！」

雲裡金剛萬崑山心神皆悸的道：「怎會是他？他便是大子萬家昌。」

風雲叟道：「老花子知道他就是令郎，各位請稍安毋躁，老花子自會給各位一個明白。」

說着，忽然揚手打了萬家昌一記耳光，打得萬家昌一楞，接着，又見風雲叟出指如風，一連點了萬家昌七處穴道，萬家昌雙腿一軟，跌倒地上。

隨之，風雲叟左手一抬，發出一股暗勁，逼開了萬家昌嘴脣，同時，右手一彈，一粒藥丸飛射投入他口中。

風雲叟打人點穴，舉手投藥，一氣呵成，快得人目不暇給，眼花撩亂，待得大家定下神來，萬家昌已是躺在地上一動不動了。

雲裡金剛萬崑山愛子情深，不由慌了方寸，以為風雲叟要用厲害的手段整治他的兒子，急得衝了過來，要搶救萬家昌。

這時，三湘大俠董建君橫身阻住雲裡金剛萬崑山道：「萬兄，請先不要過於激動，任老前輩德高望重，處事自有分寸，大家儘可放心。」

三湘大俠董建君自事情發生到現在，一直冷眼旁觀，這時說出來的話，更是有力量與中肯，尤其「德高望重」四個字，是恭維風雲叟，也是對風雲叟一種無形的約束，暗示風雲叟應該顧點自己的身份。

雲裡金剛萬崑山平生最是敬服三湘大俠董建君，有了三湘大俠董建君這一番話，他輕聲一嘆，硬用理智，控住了自己的感情。

在座都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也

：「就在這裏很好，在場的人也都有瞭解的必要。」

三湘大俠董建君微微一皺劍眉，道：「老前輩，這樣對萬大俠……」

風雲叟搖手截口道：「老花子知道，這樣對萬大俠更好！」

今日大家能化險為夷，死裏逃生，都該感激這位丐幫前任幫主風雲叟，風雲叟既然堅持要當着大家審問萬家昌，桌子一拉，把萬家昌帶到風雲叟面前，大家便圍在四週了。

這時，禁止廳中人不准外出的命令尚未撤消，又加了一項廳外的人也不准進來，但廳外另外加派了守護的人，梵淨山莊二三四四位莊主，都已換身下來，分別在風雲叟四週。

老花子施雷因有師父在座，他雖然尊為一幫之主，也不便與師父平坐，站在風雲叟一旁侍立。

三湘大俠董建君與凌大莊主也都客氣，不敢就座，站在一旁，全廳之中，就只有風雲叟一人設了座位。

風雲叟酒脫豪放，哈哈一笑，也就當仁不讓，向中間椅子上一坐，目光向周震川臉上一落，說道：「周少俠，你會不會問話？」

這話問得非常突然，乍一聽去，非叫人把肺氣炸了不可，誰不會問話？

周震川却另有一種想法，暗付道：「看這位老前輩，顯然有心放驗我，我倒不能叫人失望了。」微微一笑，道：「老前輩如有所命，晚輩自當能達成使命。」

風雲叟道：「那就由你問吧！」

都能沉得住氣，靜下來有待事機的演變，因此，全廳的氣氛雖然緊張到了極點，却再無人出手干擾。

風雲叟見三湘大俠董建君擋住了雲裡金剛萬崑山，轉頭向他笑了一笑，道：「老弟領袖三湘，果然名不虛傳，稍後我老花子要和你好好談談。」

三湘大俠董建君欠身含笑，道：「有承謬獎，晚輩至感汗顏，如蒙不棄，晚輩深感榮幸。」

風雲叟是丐幫前任幫主，在此江湖輩份數他最高，年紀也最大，是以誰都對他先存三分敬意。

風雲叟笑了一笑，回頭吩咐周震川道：「周少俠，麻煩你現在在他『頭維』穴上，用陰陽和合之力，吐三針四，輕輕擊他一掌，他就可以恢復常態了。」

周震川自看出閃電般子武英神情有異之後，便想找老花子施雷出面，設法請皇甫秀華診斷，這時見了萬家昌似與閃電娘子武英有着同樣的情形，因此對風雲叟的出手，便特別注意，早已把他對付萬家昌的手法完全記在心中，如果風雲叟有此本領，自然不用再想辦法去找皇甫秀華的。

周震川欣然應聲道：「遵命！」如法施為，在萬家昌「頭維穴」拍了一掌。

周震川掌力一吐，只見萬家昌雙目陡然睜了開來，微微楞了一下，便從地上站了起來，一步搶到雲裡金剛萬崑山面前，拜伏在地，哭聲道：「孩兒該死，做出這種邪惡之事，為家門帶來永世之羞，就請你老人家把孩兒劈了吧！」

雲裡金剛萬崑山驚愕得圓睜着一雙虎

周震川欠身道：「遵命！」轉身面對着萬家昌。

萬家昌倒也是一個有所擔當的漢子，直挺挺的站在風雲叟面前，悔愧而不逃避的道：「晚輩一時糊塗，受了別人利用，罪大惡極，你老前輩要怎樣處置晚輩，晚輩都甘願領受。」

風雲叟微微一笑道：「你先和周少俠談談再說罷。」

萬家昌向周震川一抱拳道：「周兄，你有什么話要問，小弟言必由衷。」

周震川出人意外的一笑，道：「萬兄，你並沒罪，就有不對的地方，也不能怪你。」

萬家昌不由一怔道：「小弟沒罪？」

周震川語氣中賦以堅實的力量，點頭加重語氣說道：「不錯，小弟認為你沒有罪！」

萬家昌忽然唏吁一聲，垂下了頭，雙頰之上不由自主的流下了英雄之淚。

周震川輕嘆一聲道：「小弟請問你，你現在完全清醒了沒有？」

萬家昌拾袖印乾臉上淚痕，點頭道：「小弟現在完全清醒了，也知道剛才的作為完全錯了。」

周震川道：「那你當時為什麼要那樣做呢？」

萬家昌訕訕的道：「我也不知道，當時為什麼要那樣做，只覺得看了大家都順眼……」

雲裡金剛萬崑山截口大嘆道：「因此，你連你親老子身上也要下毒了，你還是個人麼！」

目，手足無措的道：「昌兄，你……你……」

：「他心裏已漸漸明白了，他心裏明白，口中的話說不出來了。」

梵淨山莊大莊主凌宏斌眉頭一皺，道：「家昌，這些藥是你主使下的？」

萬家昌叩首如搗蒜道：「小婿一時糊塗……」

一語未了，雲裡金剛萬崑山已是暴喝一聲，道：「你這畜生，氣死老夫了！」

猛然出腿一脚向萬家昌胸口上勁踢而出。這一腳，雲裡金剛萬崑山乃是含羞帶恨而發，使出了十成勁力，腿勁帶嘯，如被踢上，萬家昌非立時死於非命不可。

萬家昌原就拜伏在雲裡金剛萬崑山膝前，誰也沒想到雲裡金剛萬崑山說狠心就狠心，立時飛出一腳，其他之人別說想攔阻，連驚呼聲都才到口邊，萬崑山的腳頭已到了萬家昌胸口……

就在這千鈞一髮，生死關頭之際，一股勁力猛然衝來，衝得雲裡金剛萬崑山腳法一偏，踢了一個空，接着，只見人影一閃，周震川已插身而到，到了他們父子中間。

雲裡金剛萬崑山一生闖蕩江湖，這義當先，人前人後都是一條鐵血漢子，如今出了這種丟人現眼的兒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寧可絕子滅孫，斷了香烟，也丟不起這個個人，見周震川擋住了他，當下什麼也不顧的大喝一聲，道：「周少俠，你少管老夫的事！給我讓開！」

雙掌一掄，便待推開周震川。

周震川兩手一翻，搭住了雲裡金剛萬崑山一雙腕脈，內力一吐，制住了雲裏金

一想起他連自己親生之父都能毒害，剛才平息下去的怒火，倏的又冒了起來，身子一挺，又要撲了過來。

幸好，三湘大俠董建君及時出手擋住了他。

周震川更好言相勸道：「萬前輩，你先別生氣，你再聽下去，就知令郎是無辜的了。」

雲裡金剛萬崑山沒好氣的雙眼一翻道：「是麼？」

這時，不但雲裡金剛萬崑山對周震川的話不敢相信，凌大莊主等人也無不向周震川投以疑雲密佈的目光。

憑他們的經驗，萬家昌既然承認了都是他的作為，不知周震川是根據什麼理由認為萬家昌無辜。

在感情私誼上說，萬家昌是凌大莊主的準女婿，誰也希望他果真無罪，但是在道義為公的立場說，他們也不願抹殺事實，為了保護這丟人現眼的萬家昌，而叫梵淨山莊蒙辱。

周震川微微一笑的回了大家一眼，目光中充滿了信心抑止了大家的猜疑之心。

周震川回過頭來，繼續問萬家昌道：「你現在對大家的感覺呢？」

萬家昌道：「完全不一樣了。」

周震川道：「你能說出，你這種不同的感覺，是什麼時候改變的麼？」

萬家昌凝目沉思了一陣道：「就在剛才醒來的時候，我宛如做了一場惡夢，夢境歷歷在目，也不知當時為什麼會那樣糊塗，做出那種心不由己的事來。」

周震川笑了一笑，道：「你不想知

剛萬崑山身手，雙目一瞪，喝道：「你難道想殺人滅口不成！」

雲裏金剛萬崑山一時怒火攻心，氣紅了眼睛，在這種情之下，再和他講理，那是白費唇舌，周震川看清了這一點，給他猛然扣上「殺人滅口」的大帽子。

雲裏金剛萬崑山心神果然震動，惶然回顧道：「你說老夫存心殺人滅口？」

周震川攻心之術，一招中的，接着面色一沉道：「你但知自惜聲譽，不給我們進一步探悉內情的機會，用心何在？」

雲裏金剛萬崑山鋼牙猛咬，心裏又急又氣，恨得只是頓腳，口中但覺說不出一個字來。

三湘大俠董建君輕嘆一聲，接口道：「萬兄，令郎的口供，關係重大，望你能三思而行。」

雲裏金剛萬崑山長號了一聲，點頭道：「好，各位問過他的話之後，老夫再處置這畜牲不遲。」

說着，身形一陣搖晃，傷心欲絕，已是支持不住了，三湘大俠董建君一伸手，扶着他坐向一張椅子上。

事情的發展，使得人人心神大震，惶惶不寧，但同時對風雲叟却產生了信賴之心。

梵淨山莊大莊主凌宏斌掠目掃視了全廳一眼，向風雲叟輕聲道：「老前輩，問話的時候，要不要換一處地方？」

他生怕萬家昌說出一一些不倫不類的話來，落於大家耳中，傳言出去發生許多枝節麻煩。

風雲叟胸有成竹地微微一笑，搖頭道

道那是為了什麼原因？」

萬家昌愕然地道：「周兄你知道？」

周震川道：「小弟只能臆測個大概，至於真正原因，只有請教任老前輩了。」

風雲叟輕嘆了一聲，道：「你先把你的猜測的說給老花子聽聽，老夫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知道。」

周震川一笑道：「晚輩只是根據事實推斷，如果晚輩沒有猜錯的話，家昌兄必是中了『無雙門』一種奇術改造，使他不知不覺之間，喪失了自己的主見，以致認賊作父，視為當然，區區之見，不知老前輩以為然否？」

風雲叟泛泛嘉許之色，點頭道：「你說得不錯，萬家昌確是如此。」

周震川接口道：「晚輩既然看得不錯，那麼晚輩要作一個大胆的假設了。」

風雲叟道：「假設什麼？」

周震川道：「假設那獨擅此奇術之人的來歷。」

風雲叟一笑，說道：「好，算你知道」

了……」

話鋒一轉，接着向萬家昌道：「你的遭遇，老花子完全知道，但你不妨說出來給令尊與大家聽聽。」

萬家昌經周震川一番解釋，對自己的行為失常，已經瞭然於心，心情也安定了下來，於是道出自己一番經歷。

原來，萬家昌在三湘大俠董建君壽筵席上，認識了一位年紀相若的少年人，兩人交談之後，於是相約共遊南岳衡山，進入衡山一座古洞之內，萬家昌中計被囚入一間不見天日的石室之中，一直到被三湘

大俠拯救脫險，他未曾離開那石室一步。他被關入那石室之後，那新交少年也未出現，室中其黑如漆，伸手不見五指，最初很長一段時間，不但沒有人理他，連人的聲音都聽不到，完全被籠罩在一種空虛，苦悶，寂寞的重壓之下。

這時，他唯一的希望，只要有人來向他說兩句，他就會感到滿足和快樂了。可是，這種希望對他卻是多麼的渺茫和難以得到。

最後，他在這種漫長無休止的空虛寂寞的壓力之下，先是瘋狂的發了一陣脾氣，接着，腦子便空空蕩蕩的成了一片空白，無可無不可了。

就在這時候，他那新交的朋友的話聲，忽然在隣室傳了過來，才知道他那朋友也遭到了他同樣的命運，被囚禁起來的。於是，他們兩人同病相憐，兩室恢復了友誼，成了解除寂寞的談伴。

不知不覺之間，那朋友的論調天天在變，而他也跟着失去了自己的主張，以那朋友的主張為主張了。

這樣不知過了多少時日，有一天，送來的菜飯中忽然多了一小瓶高粱酒，喝過那小瓶高粱酒後，人便昏睡了一陣，一覺醒來，三湘大俠董建君已帶了人手，打進洞來，把他救出了那暗無天日的石室。

直到昨晚，他那新交的朋友，忽然現身出來，要他製造事端乘機下毒，至於下毒的輕重，也完全是他朋友的交付，他只是奉命行事。

萬家昌把話說完，雲裡金剛萬崑山意猶未釋的氣虎虎道：「你下毒的時候，就

沒想一想起你的父親和你岳父母都要同時被毒死麼？」

萬家昌慘然悲聲說道：「孩兒當時確未想到……」

雲裡金剛萬崑山恨聲道：「那你……」他心中本想说，那為什麼知道對三湘大俠感恩圖報，對自己父親與岳父反而沒有半點骨肉親情，但話到口邊，忽然覺得這話，對三湘大俠他們大是不敬，於是一飲口，把話嚥了回去，只恨恨的頓頓脚。

三湘大俠他們三人，被下毒最輕，萬家昌為什麼受命不要他們三人的命？難道他們三個人……

事實如此，怎能叫別人對他們三人不胡思亂想。

三湘大俠董建君年事較長，心中雖然甚感為難，但還尚能力持鎮定，靜以觀變，從容應付。

可是劍胆書生楊天池與玉面神判田正心兩人，在疑心生暗鬼之下，已是極度不安，生怕被人指摘。

雲裡金剛萬崑山話雖沒有說出口，但他心中所猜，已是昭然若揭，玉面神判田正心先自臉色一變，冷笑一聲，道：「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下今天無話可說，就此告辭了。」

雙拳一抱，舉步向廳外走去。

劍胆書生楊天池接着也一拱手道：「在下也失陪了！」隨在玉面神判田正心身後行去。

梵淨山莊凌大莊主見他們兩人拂袖而去，心念一轉，只覺得有點過意不去，脫口叫了一聲，道：「兩位請留步，聽小弟

一言。」

玉面神判田正心，身形一駐，面色肅然，說道：「大莊主可是想就此留下我們兩人。」

凌大莊主搖手道：「兩位請不要誤會，小弟的意思是……」

一語未了，風雲更忽然冷冷的截口說道：「這種朋友，多一個不如少一個，他們自己要去豈不正好。凌老弟何必對他們客氣。」

老花子這話，不但說得露骨，而且等於當面剝了他們兩人的皮，他們兩人當時氣得面色鐵青，一句話不說，頓足而起，便向廳外走去。

凌大莊主暗嘆了一口氣，喝聲道：「老五，代表愚兄送客！」

原已有命，任何人不得擅自離廳一步，凌大莊主主要吩咐一句，如果守在廳外的人，真和他們兩人動起手來，梵淨山莊豈不更沒有風度了。

玉尺童生葉秋白應聲而起，將兩人送了出去。

三湘大俠董建君暗狀之下，臉上也有點掛不住了，嘆息一聲，訕訕的道：「在下與萬大俠數十年道義之交，自問此心可証日月，不知各位信不信得過在下？」

雲裡金剛萬崑山原是氣急之下，口不擇言，這時已大是懊惱，悔恨不及，忙接口道：「董兄，小弟只是被這畜牲氣瘋，如有言語不當之處，你老哥哥可不要放在心上……」

風雲更冷笑一聲，道：「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

錯，他們就是這個意思……」

被了一皺眉頭，話鋒一轉，接道：「有一點，老花子也覺得很奇怪，你怎麼也一眼就看出了萬少俠的病因？」

周震川一笑道：「因為晚輩已經有過一次經驗了。」

接着，便把發現閃電娘子武英神情有異之事說了出來。

風雲更點頭道：「原來如此。」

周震川道：「晚輩本想請施幫主居中設法請皇甫姑娘去查一查她的病因，因此明知被誑，還是趕到梵淨山莊來，這倒好，有了你老前輩這位大行家，也用不着再去想法子求皇甫姑娘了。」

皇甫秀華與周震川鬧了的事，早已傳遍了江湖，凌大莊主他們聽了只是唏吁不已，却無人再提她的事。

風雲更一笑道：「那你是看中老花子這手絕活了。」

周震川欠身一禮道：「有請老前輩成全。」

風雲更推後而起道：「那你跟老花子走吧！」

雲裡金剛萬崑山一聽風雲更與周震川要走，急忙道：「老前輩，還有大子的罪行，你老沒發落哩！」

他是一個實心實地的人，總希望有風雲更一句話，他心地落實了。

風雲更笑道：「他是你的兒子，要打要罵都是你的事了！」

施雷接口叫了一聲：「師父……」但是風雲更與周震川身形已杳，走得不知去向。

三湘大俠董建君面色勃然大變，霍地一站而起，一抱拳道：「萬兄，咱們友情不變，後會有期，告辭了！」一揮袖，帶着隨來的人，就向廳外走去。

雲裡金剛萬崑山望了風雲更一眼，急步追上三湘大俠，親自相送。

凌大莊主轉身舉步，欲待與雲裡金剛萬崑山一同相送三湘大俠董建君，風雲更忽然又叫住他道：「要不是老花子來得是時候，只怕你們梵淨山莊業已冰瓦解散，這種人還和他客氣做什麼。」

老花子這樣一說，凌大莊主只好留步不發，而這話聽到三湘大俠董建君耳中，只氣得七竅生烟，五內冒火，抓住雲裡金剛萬崑山的手臂，「啊！啊！……」連聲欲哭無淚。

風雲更把三湘大俠、劍胆書生與玉面神判三人趕走之後，面色一和，道：「另外那幾個人，不值得一問，大莊主可先把他們禁閉起來，留有用，至於其他的人，都是可以信得過，請吩咐他們嚴守口風，各自回去吧！」

凌大莊主在這九死一生的情形之下，得逃大難，雖覺得風雲更的言行有點過份，對他仍是感恩不已，尊敬不渝，當下遵命一一辦妥之後，又另在後院精舍，擺了一桌酒席為風雲更致謝。

座中，梵淨山莊五兄弟之中只有老大和老三兩相陪，老二老三都加強全莊的警戒去了。

此外，便是雲裡金剛萬崑山父子與丐幫現任幫主施雷和周震川等四人。

雲裡金剛萬崑山自己的兒子出了事情

周震川隨着風雲更出了梵淨山莊，風雲更在前一路飛行，脚下毫不放鬆，周震川暗中加勁，追得首尾相銜，不稍前後。

風雲更年輕時，就以一雙飛毛腿，馳譽武林，如今功力深厚，更達爐火純青之境，如今周震川竟能毫不落後，不由大為震驚，當下一加勁力，放腿疾馳，又快疾了不少。

周震川微微一笑，兩人在荒涼的山野之中，竟然暗中較上了腳程。

兩人都全力施為，疾如電閃雷奔，片刻之間，已奔出了三十餘里。

風雲更竟然沒有拋開周震川一步，而他自己，在這三十里地疾奔之下，已是無法保持與周震川競爭的速度了。

風雲更一笑道：「江湖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我老花子真是老了。」

忽然腳步一收，停身下來。

周震川客氣的一笑道：「老前輩寶刀不老，如果再急奔下去，晚輩就要趕不上了。」

風雲更忽然面色一正道：「你真要學老花子這手『明心』奇技？」

周震川肅然道：「如果老前輩別無不傳之誓，晚輩志在必學。」

風雲更道：「這倒沒有，不過你學了老花子這『明心』術之後，你却要替老花子負担一副極重的担子你可願意承担？」

周震川道：「什麼担子？」

風雲更道：「你要答應老花子，務必使做師弟迷途知返，重新做人，洗去他給丐幫帶來的一生罪孽，完成老花子這份心願。」

(未完)

反的結果？」

風雲更搖頭道：「絕不會，因為他們三人都是非常自愛的人，受了老花子這種誣蔑，他們選擇的方向，一定是如何洗刷

風雲更哈哈一笑道：「少俠你既然知道了，那你就替老花子說了吧！」

雲裡金剛萬崑山一怔，道：「激將法！你們是說三湘大俠他們並沒有嫌疑？」

風雲更一笑，道：「誰說他們有嫌疑來着？」

雲裡金剛萬崑山苦笑一聲，道：「那

你老前輩……」

風雲更道：「這就是激將法呀！」

周震川笑口接道：「三湘大俠他們三人雖然沒有嫌疑，但却已是『無雙門』看中了利用對象，任老前輩激他們一激，是想從他們身上得到一點意外收穫，老前輩，晚輩沒說錯吧！」

風雲更笑道：「算你說對了。」

凌大莊主皺了一皺雙眉道：「從他們身上能得到什麼意外收穫呢？」

風雲更道：「這就很難說了，那要看他們以後的機遇了，不過，他們絕不會交白卷，這一點，老花子倒可以預言的。」

雲裡金剛萬崑山道：「會不會得到相反的結果？」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羽林箭

高阜·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面書至王岩與蘭陵郡主、萬飄萍等趕赴京師，擬拯救宜城侯，詎一路急趕，在走到內邱縣城，驚聞宜城侯被人劫走，而當晚又發現萬飄萍失蹤，檢視之下，發現一紙條，內容是約萬飄萍携同兩婢往西門相晤，若不依約或通知他人，則當不利宜城侯。萬遭此雙重打擊，王岩決單獨往追萬飄萍，但蘭陵郡主堅要他偕同小桃兒一起，王岩只好携同小桃兒一道。翌日，遇鐘鼓二童，王岩與戰，技服二童，二童說出萬飄萍並非被擄，紙條是萬飄萍字跡，王岩震驚下縱之使去，小桃兒責他忘了許多問題未問——

名城現魔影 清流訴心聲

王岩道：「還有什麼事？」

小桃兒道：「譬如，卞綠珠現在那兒？宜城侯失蹤是否當真與她無關？鐘鼓雙童為什麼夜探萬姑娘？他們怎知你會來而在西門外引誘於你，引誘你的目的呢？就是爲了砸掉他們的招牌？」

王岩哈哈一笑道：「問得好，小桃兒，佔不到妳的思路竟是如此週密。」

小桃兒撇撇嘴道：「比起你天壤王郎，自然還差了一截距離。」

王岩在她小嘴親了一下道：「好犀利的小嘴，我告訴你吧，鐘鼓雙童雖然身在

黑道，但平生決不二言，他們說宜城侯失蹤與卞綠珠無關，八成是真實的，至於他們夜探萬姑娘，更是平常得很，因爲卞綠珠從未放棄掌握萬姑娘的行動……」

小桃兒道：「就算是吧，咱們這趟太行山之行呢，又是爲了什麼？」

王岩道：「自然是他們所說的忠告了，只是那句清官難斷家務事，有點耐人尋味，或許我當真不該管這檔閒事的。」

小桃兒道：「那就不管算了，宜城侯與咱們非親非故，你又沒有接受萬姑娘什麼報酬。」

小桃兒道：「還能走麼？要不讓我揹着你。」

王岩道：「天天在刀尖上舐血的江湖人，那裏會這麼嬌嫩？別說只中了兩枚鋼針，縱然少了一條腿，也不致窩囊得妻老婆去揹！」

小桃兒瞪他一眼道：「有些男人生來一副牛脾氣，還配上一身賤骨頭，哼，有老婆揹還不是你的福氣。」

他們調笑之間，已奔出百十來丈，小桃兒見王岩依然健步如飛，總算將懸空的心放了下来。

回到城中已逾晌午，他們先到飯莊飽餐一頓，然後到客棧去找蘭陵郡主，這只是碰壁罷了，蘭陵郡主不可能還留在客棧。果然，他們撲了一個空，但却意外的發現了一個熟悉的背影。

王岩不願招惹麻煩，立即招呼小桃兒另投一家洪記客棧，當關上房門，別無他人之時，小桃兒道：「她是誰？」

王岩道：「妳不認識她？卞紅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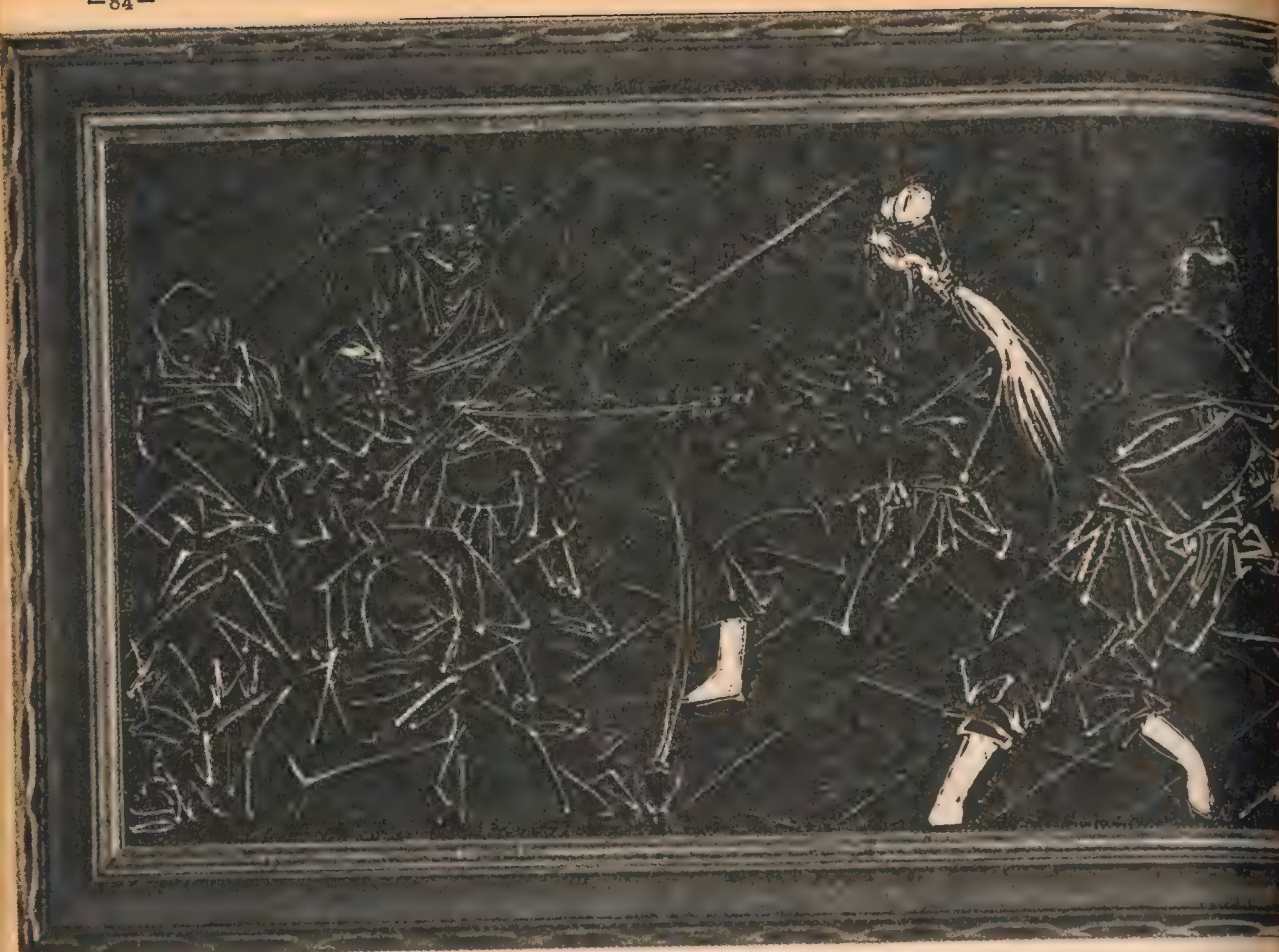
小桃兒一呆道：「她還活着？」

王岩道：「也許她命不該絕，被人救出地窖了，她如是發現了咱們，決不會善罷甘休的。」

小桃兒道：「說不定咱們還會碰到她的，你快迫出鋼針吧，只要傷勢痊癒，就不怕她找麻煩了。」

於是，王岩開始運功，由小桃兒替他護法。

傍晚時分，終於功德圓滿，將兩枚鋼針一齊迫出體外，體內餘毒也同時祛除盡淨。



王岩道：「話是不錯，不過如此一來，江湖之上就不會再有天壤王郎這個字號了，何況，聽展氏兄弟的口吻，似乎認定了我無法証明卞綠珠犯法行爲，哼，他們瞧扁王某，單憑此點我就得鬥鬥他們。」

小桃兒道：「你們的男人，我真不懂得太多。」

王岩道：「慢慢妳就會懂的，走吧，我要找個地方調息一下。」

小桃兒聳首一揚，忽然發覺王岩面色灰黯，額頭之上，已現出一片汗水，不由大吃一驚道：「你怎麼啦？相公。」

王岩聳聳肩道：「不要緊張，我只是受了一點輕傷罷了。」

小桃兒瞧着王岩的臉色，知道他負傷不輕，急得抓住他的雙手道：「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你如果有個三長兩短，郡主怕不剝掉我的皮，快讓我瞧瞧傷在那裏。」

王岩哈哈一笑道：「如若妳是醫生，我自然讓妳瞧瞧，可惜妳不是。」

一頓接道：「放心吧，這點傷放不倒我，郡主也不會剝妳的皮的。」

他取出保命紫金丹連服兩粒，署一運功，面上灰黯之色已大見好轉，然後牽着小桃兒的玉手道：「展獸的鋼鼓之中暗藏無數細如牛毛的淬毒鋼針，我一時大意，腿上不幸中了兩枚，現在劇毒雖已祛除，鋼針仍在肌肉之內，咱們必須尋找一個無人打擾之處才能以內力將鋼針迫出。」

小桃兒道：「咱們回城裏去，在客棧中關上房門，就不會有人打擾了。」

王岩道：「好的，如果郡主還在客棧，那就再好不過了。」

一彎明月，掛在晴朗的天空之上，繁星萬點，在閃爍着美麗的光輝。

在洪記客棧的後院，王岩來回的踱着方步，他時時眺望着遠方，有時投目空際，劍眉雙鎖，在苦苦的思索着。

小桃兒關切的呼喚道：「相公，夜深寒重，咱們該歇息了。」

王岩脚步一停道：「妳先歇息吧，我待會就來。」

小桃兒緩緩走到王岩身前，螭首一垂，幽幽一嘆道：「你這麼苦苦的思索，叫別人怎能安心？究竟有什麼困難之事，使你這麼徹夜難眠。」

王岩道：「沒有什麼，我只是想找出卡綠珠嫁禍殺人的證據罷了。」

小桃兒道：「那女人狡詐如狐，要找證據似乎十分不易！」

王岩道：「妳知道磨鏡老人麼？」

小桃兒搖搖頭道：「不知道，你問這個做什麼？」

王岩道：「我曾在宜城侯府仔細查看，卡綠珠嫁禍殺人，多半是利用光線折射投影，咱們去找磨鏡老人，也許能獲得她作惡的證據。」

小桃兒道：「磨鏡老人居住在那兒？咱們不如明天去找他，你看可好？」

王岩道：「聽說磨鏡老人住在山東濟南，我想到了濟南總會問出他的所在。」

小桃兒道：「那麼相公就不必再苦苦的思索了，夜色已深，咱們去歇息吧。」

濟南是山東首善之區，地處要衝，景色也非常宜人，所謂「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此地的景物可以想見一般。

王岩與小桃兒風塵僕僕，趕到濟南已是二月中旬的一個午夜時分了。

王岩的性格原本是開朗的，但他此時的心情却有一股沉重的感覺。

冷月滿窗，夜涼如水，噙着那迎風晃搖的燭光，王岩還沒有絲毫睡意。

小桃兒道：「相公！多日勞累，你還不早點安歇！」

這一路之上小桃兒，對王岩千依百順，體貼入微，事無大小，她決不敢稍有拂逆，此時她怯生生的依在他的身後，溫言細語的要他歇息。

王岩嘆了一聲道：「小桃兒，這一趟苦了妳了，明兒咱們逛逛大明湖，好好的玩上一天。」

小桃兒道：「明兒不去找磨鏡老人麼？」

王岩道：「我不是急得什麼似的。」

王岩道：「我想我是錯了，我不該管這種閒事的。」

小桃兒大喜道：「真的？你怎麼忽然想通了呢？」

王岩道：「不是我忽然想通了，是我覺得不值得浪費如許寶貴的精力。」

小桃兒道：「我不懂。」

王岩道：「不懂最好，走，咱們歇息去。」

右臂一環，攬住小桃兒的纖腰，接道：「小桃兒……」

「妳怨我麼？」

丟錢，他是難以甘心的，因而，一聲冷哼，再全力向前一送。

這一送，果如立竿見影，當場就分出了勝負。

可惜勝的不是他，而是那位登門求教的青衫少年。

因為他這一記志在必得的全力一擊，如同皮球砸上了鋼板，一股無與倫比的力道，由錘柄反彈而回。

這一驚非同小可，縱然萬分不願，他也不得不丟掉鐵錘。

丟錢並不能算完，還得連退幾步，而且整條臂膀骨痛欲裂，像麵條似的垂了下來。

技不如人，只得認栽，於是，雙眼一闔，冷哼一聲道：「算你狠，姓王的，要腦袋，拿去，想周某出賣家師，哼，你姓王的打錯了主意！」

王岩一怔道：「你怎麼啦？周兄，在下並無不利賢師徒之意，只有一事相詢，以解釋心中的疑團罷了。」

周桓雙眼一張道：「真的？」

王岩面色一整道：「天壤王郎是個光明磊落的漢子，難道周兄還相信不過？」

周桓啊了一聲道：「你是天壤王郎？咳，適才小的太失禮了。大人不見小人過，請王大夫包含一點。」

王岩道：「好說，只要周兄不嫌打擾，在下就感激不盡了。」

周桓道：「王大夫不必客套，如果需用小的，但請吩咐就是。」

王岩道：「周兄如此推誠相與，在下就不便矯情了，其實在下並沒有什麼祖傳

古鏡，只是想會見令師，請教一點疑難之事。」

周桓道：「愚師徒武功平常，擅長者不過磨洗鑄造之術而已，不知王大夫要問的屬於何者？」

王岩道：「咱們如若將某種物體，藉光線折射，攝影於另一物體之上，不僅要形象逼真，還要將它的體積放大，周兄認為是否有此可能？」

周桓道：「這個……咳，看來除了家師，只怕無人能回答王大夫的問題。」

王岩道：「令師現在何處？周兄能否撥冗帶在下謁見令師？」

周桓面現悲憤之色道：「實不相瞞，家師於四年前遭人暗下毒手，現在已是一個殘廢之人了。」

王岩愕然道：「有這等事，令師傷在那裏？」

周桓道：「家師被人挑斷雙腕經脈，雙手已經殘廢，而且又雙又啞，是一個十分可憐的孤苦老人！」

王岩道：「對不起，周兄，在下不該勾起你傷心之事的，咳，那賊子如此狠毒，必然是令師積怨頗深的仇家。」

周桓道：「不，愚師徒是生意人，平日接近的除了鄰居便是顧客，門門嘴不是沒有，深仇大恨絕無可能。」

王岩道：「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周兄能不能讓在下瞻瞻令師？」

周桓道：「可以，王大夫與這位姑娘請隨小的來。」

出鐵匠鋪走背街，東彎西拐，經過不少衙衛，最後在一間仄隘的陋室之中，見

且，江湖生活，多采多姿，受點風霜跋涉之苦又算得了什麼。」

王岩道：「好，咱們吃了早餐就去找磨鏡老人去。」

在吃早餐之時，王岩向店伙詢問道：「伙記，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店伙道：「客官要找誰？」

王岩道：「聽說磨鏡老人住在本地，不知他究竟住在哪兒？」

店伙道：「磨鏡老人？不錯，本城確有磨得一手好鏡子的人，但他並不老，只是一個三十出頭小伙子。」

王岩一怔道：「三十出頭？這就不對了，你沒有聽說過有一個磨鏡老人麼？」

店伙道：「沒有，小的在本城七八年了，我從來沒有聽人說過。」

王岩道：「那三十出頭的磨鏡人住在哪裏？」

店伙道：「不遠，客官進北門向右拐，富民巷第五家就是。」

王岩謝了店伙，即與小桃兒向北門走去，他們昨夜到得太晚，投宿的客棧是在北門之外。

富民巷第五家是一個鐵匠鋪，叮噠之聲遠近可聞。

打鐵的是一個肌肉突出，短小精壯的漢子，他停下工作，向王岩小桃兒打量一眼道：「兩位要買點什麼？」

王岩抱拳一拱道：「在下是慕名而來，想向兄台打聽一個磨鏡老人的。」

打鐵的壯漢道：「慕名不敢當，小的就是。」

王岩道：「兄台上下怎樣稱呼？」

到了代名匠磨鏡老人。

這位老人約莫六十上下，年齡不算太高，但乾癟瘦弱，神情萎靡已極。

經周桓比手劃腳的介紹之後，王岩立即雙拳一抱道：「在下冒昧打擾，請老人家多多原諒。」

這是禮貌，縱然明知磨鏡老人既聾又啞，在禮數上王岩仍不能稍缺。

這一下突然換來磨鏡老人的好感，他那乾癟的面容之上，顯出了欣然的笑容。

周桓從旁答禮道：「家師耳口失靈，招呼不週之處，王大夫請不要見怪。」

王岩道：「在下只有同情，那裏會見怪令師，不過，在下想試試令師的經脈，如果聲啞是出於某種截脈手法，也許還可以救治。」

周桓大喜道：「好，待小的問問家師。」

這是一陣冗長而沉悶的時刻，周桓用盡了各種手法，似無法獲得磨鏡老人的領首，這也難怪，他嘗到了被人暗算的痛苦，實在不敢將自己再交給一個陌生的人。

最後，周桓廢然一嘆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家師的痛苦太深了，希望王大夫能夠原諒！」

王岩淡淡一笑道：「在下能領會令師的心情，不會介意的，咱們打擾令師不少時辰了，在下夫婦想就此告辭。」

周桓忽然歡呼一聲道：「別忙，王大夫，家師同意了。」

這實在是一個好消息，王岩不由心中一喜。自然，他並沒有當真能治愈磨鏡老人聾啞的把握，但也不是絕對無望。

只要還有一線希望，試試是值得的，

打鐵的漢子道：「小的周桓。」

王岩道：「在下姓王，因家傳古鏡一面，留有兩處豆大的污點，在下曾遍訪磨鏡好手，均未將污點磨除……」

周桓哦了一聲道：「王公子可曾將古鏡帶來？」

王岩道：「古鏡攜帶頗為不便，且經多次失敗之後，在下已失去信心了，除非確知可以除去污點，在下不願帶着一個累贅。」

周桓面有難色，說道：「這就難了，在沒有瞧看古鏡之前，小的實在不敢隨便承諾。」

王岩一嘆道：「如能找到磨鏡老人，廢除污點之事，必可迎刃而解，可惜在下跋涉千里，却找不到此老的下落。」

周桓面色一變道：「那麼客官就去找磨鏡老人，小店工作太忙，兩位請便。」

王岩微微一笑道：「周老闖不要生氣，在下只是信口說說罷了，江湖傳言未可深信也許磨鏡老人不過是浪得虛名……」

王岩語音未落，周桓忽然大喝一聲道：「你敢侮辱家師！」

鐵錘一挺，迎風生嘯，猛向王岩當胸砸來。

王岩右手倏伸，一把抓著砸來的鐵錘，口中微微一笑道：「兄台原來是磨鏡老人，人的高足，失敬，失敬。」

周桓這一錘猛搗，少說點也有三兩百斤的力道，估不到王岩以三根手指一搭，那鐵錘就像生了根似的。

這位鐵匠鋪的老闖，並不是省油之燈，在濟南，算得是一把硬手，就這麼放手

色也非常宜人，所謂「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此地的景物可以想見一般。

王岩與小桃兒風塵僕僕，趕到濟南已是二月中旬的一個午夜時分了。

王岩的性格原本是開朗的，但他此時的心情却有一股沉重的感覺。

冷月滿窗，夜涼如水，噙着那迎風晃搖的燭光，王岩還沒有絲毫睡意。

小桃兒道：「相公！多日勞累，你還不早點安歇！」

這一路之上小桃兒，對王岩千依百順，體貼入微，事無大小，她決不敢稍有拂逆，此時她怯生生的依在他的身後，溫言細語的要他歇息。

王岩嘆了一聲道：「小桃兒，這一趟苦了妳了，明兒咱們逛逛大明湖，好好的玩上一天。」

小桃兒道：「明兒不去找磨鏡老人麼？」

王岩道：「我不是急得什麼似的。」

王岩道：「我想我是錯了，我不該管這種閒事的。」

小桃兒大喜道：「真的？你怎麼忽然想通了呢？」

王岩道：「不是我忽然想通了，是我覺得不值得浪費如許寶貴的精力。」

小桃兒道：「我不懂。」

王岩道：「不懂最好，走，咱們歇息去。」

右臂一環，攬住小桃兒的纖腰，接道：「小桃兒……」

「妳怨我麼？」

丟錢，他是難以甘心的，因而，一聲冷哼，再全力向前一送。

這一送，果如立竿見影，當場就分出了勝負。

可惜勝的不是他，而是那位登門求教的青衫少年。

因為他這一記志在必得的全力一擊，如同皮球砸上了鋼板，一股無與倫比的力道，由錘柄反彈而回。

這一驚非同小可，縱然萬分不願，他也不得不丟掉鐵錘。

因為幫助一個可憐的老人，是俠義道應所當爲之事，何況磨鏡老人不能言，手不能書，他這一輩子不徒勞往返了！

於是，他跌坐磨鏡老人的身後，吐臂出掌，緩緩送出一股真力。

良久，他收臂起身，長長一吁道：「在下猜的不錯，令師少陽三焦經脈的顛息穴，及屬於陰維經脈的天突穴被人封閉，勿怪會變得又變又啞了。」

周桓嘆道：「有甚麼？王大俠。」

王岩道：「在下沒有把握，但可盡力一試。」

周桓嘆的一聲跪了下來道：「王大俠如能治愈家師的聾啞，小的願意終身侍候大俠。」

王岩伸手拉起周桓道：「周兄言重了，快起來。」

周桓道：「謝謝王大俠，你還要什麼應用之物？」

王岩道：「不必需用什麼，只請周兄與拙荆替在下護法就是。」

經過幾乎三個時辰，終於大功告成，但王岩却因消耗真力太多，再調息三週天，才長身而起道：「幸不辱命，老人家感覺怎樣？」

磨鏡老人激动的流着淚水道：「小老兒有生之年，都是少俠所賜，大恩不敢言謝，今後無論水裏火裏，愚師徒只要少俠吩咐一聲。」

王岩道：「不要這麼說，老人家，其實在下是有求而來的。」

磨鏡老人收淚一笑道：「少俠要甚麼？要小老兒這條老命都成。」

磨鏡老人心頭一嘆道：「對不起，客官，小老兒太多話了。」

藍袍大漢哼了一聲道：「廢話太多，對你並沒有什麼好處！」

磨鏡老人道：「是，是，小老兒不說就是。」

藍袍大漢道：「你要多少工資？」

磨鏡老人道：「百兩紋銀吧，這塊水晶不同凡品，小老兒必須仔細琢磨。」

藍袍大漢取出一張銀票，擲給磨鏡老人道：「工資加你百倍，三天取貨，弄壞了以你老命相抵。」

磨鏡老人道：「三天取貨，弄壞了以你老命相抵。」

磨鏡老人道：「三天取貨，弄壞了以你老命相抵。」

磨鏡老人道：「三天取貨，弄壞了以你老命相抵。」

磨鏡老人道：「三天取貨，弄壞了以你老命相抵。」

磨鏡老人道：「三天取貨，弄壞了以你老命相抵。」

磨鏡老人道：「三天取貨，弄壞了以你老命相抵。」

磨鏡老人道：「三天取貨，弄壞了以你老命相抵。」

磨鏡老人道：「三天取貨，弄壞了以你老命相抵。」

磨鏡老人道：「三天取貨，弄壞了以你老命相抵。」

磨鏡老人道：「三天取貨，弄壞了以你老命相抵。」

磨鏡老人道：「三天取貨，弄壞了以你老命相抵。」

王岩道：「在下怎敢，只是請教一項疑問罷了。」

磨鏡老人道：「小老兒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少俠請說。」

王岩道：「如若以光線折射之法，將某一物件放大後折射於另一物件之上，老人家認出是否有此可能？」

磨鏡老人陡的面色一變道：「少俠爲什麼會提出此一問題？」

王岩嘆了一聲，說道：「老人家聽過宣城侯殺死常太監之事麼？如若有人利用光線折射放大之法，宣城侯豈不是會誤以爲眞……」

磨鏡老人一嘆道：「少俠推斷十分合理，事實上也有可能。」

王岩一怔道：「老人家，你……」

磨鏡老人一笑道：「少俠不要誤會，那兇手並不是小老兒。」

王岩道：「這個在下知道，但……」

磨鏡老人回顧小桃兒一眼道：「這位姑娘是誰？」

王岩道：「是拙荆，老人家有話但說無妨。」

磨鏡老人道：「此事說來話長，桓兒，你去準備一點酒食，我想王少俠賢伉儷只怕早已餓了。」

周桓道：「好的，王大俠先與家師聊聊，小的去去就來。」

王岩確已感到飢餓，也就不作客套。片刻之後，周桓帶着店中的小徒弟，送來一桌豐盛的酒席，於是，主客四人歡若平生的暢飲着，在酒酣耳熱之後，磨鏡老人說出了一段離奇的遭遇。

磨鏡老人神色一變：「多謝少俠指點，小老兒會小心的。」

周桓道：「王大俠！你說那人是誰？他爲什麼會……」

王岩微微一笑道：「那人是在下目前尚無法判明，不過，這是一樁非常的變故，賢師徒最好不要過問，至於在下夫婦的行踪，兩位也不可對任何人提及。」

談話告一段落，酒飯也已用過，王岩立即告辭道：「愚夫婦不再打擾了，咱們後會有期。」

磨鏡老人師徒同聲道：「咱們不便相送，少俠好走。」

王岩雙拳一拱，便領着小桃兒快步急奔，他沒有在濟南城再作停留，逕自渡黃河向禹城奔去。

當夜色迷濛之際，他忽然撇開官道，向右側小徑急馳，速度之快，宛如星跳丸擲一般。

小桃兒吃一驚，一面拚命追趕，一面高聲呼叫道：「怎麼啦？相公，咱們要去那兒？」

王岩道：「回濟南。」

小桃兒道：「又回濟南做什麼？咳，就算忘了甚麼，也用不着這般着急！」

王岩道：「再遲就來不及了，來，我帶着妳走。」

他一把抓着小桃兒的玉腕，將一身輕功展至極限，當月上柳梢之時，終於又趕到渡口。

將要收班的渡船，經不起金錢的攻勢，於是，他們再渡黃河，在濟南西門外找了一家客棧歇了下來。

在荷香十里的大明湖畔，坐着一位容貌清癯的瘦癯老人，他的前面擺着一個地攤，四週圍着一大堆人羣。

地攤上是一些小玩意，有方鏡，圓鏡，菱花鏡，八角鏡，以及小刀，小剪，金釵，手鐲等等。

貨品不算太多，但無一不是精美絕倫，因而所標之價必高出一般市上的價格。

雖然如此，購買者仍不乏人，且顧客多爲中年以下的婦女，間或也有一些年輕的公子哥兒。

在一個晌午時分，瘦癯老人正擬收拾地攤，返家午餐之際，一個面目冷肅，身着藍袍的中年大漢，忽然在地攤前出現。

「等一等收拾，老頭兒。」

藍袍大漢語音冷淡，隱隱中似乎另有一種懾人的威儀，瘦癯老人向他打量一眼，發覺他戴着面具，已隱去他真正的面目。

這些，瘦癯老人並未在意，只要是顧客，任何人他都是歡迎的。

「客官要些什麼？」

「我什麼都不要。」

「那麼客官喚住小老兒，必然有什麼指教了？」

「不錯，我想定做一面鏡子。」

「是青銅鏡麼？要什麼形式的？」

「不，我要一種透視，折射，放大的鏡子。」

「啊，這個太難了，小老兒只怕無能爲力。」

「你不是磨鏡老人麼？聽說你名滿字內，難道是浪得虛名不成？」

胡亂的吃過一頓晚餐，時間已經接近二更，王岩向小桃兒一瞥道：「快點調息一下，待會咱們又要動身了。」

小桃兒道：「我不累，你倒是說說看，咱們這麼來去匆匆，究竟爲些什麼？」

王岩道：「自然是爲那磨鏡老人了，我要查明他爲甚麼要說謊？」

小桃兒一怔道：「有這種事，你怎麼知道的？」

王岩道：「妳認爲他講的故事完全真實？」

小桃兒道：「這個……我什麼也沒有聽出。」

王岩道：「我告訴妳吧，第一，他說藍袍大漢給他的工資是萬兩紋銀，萬兩紋銀是一筆可觀的財富，你瞧瞧他的居處，可像擁有那等財富之人？其次，藍袍大漢挑斷他的腕脈，點傷他雙瞳二穴，目的不過怕消息洩漏罷了，難道藍袍大漢不怕他以其他方法告知別人？例如用腳在地上寫字，不一樣可以麼？爲什麼不一掌震碎他的內腑，殺了他不是比什麼都乾脆？」

小桃兒道：「不錯，我爲甚麼就想不到這些，還有麼？」

王岩道：「還有，磨鏡老人舉目無親，只有周桓是他唯一依靠之人，但周桓對乃師受害的經過，却表現得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妳認爲可能麼？再說，我要替磨鏡老人醫治雙瞳，按常情來說，患者應該喜出望外才是，而這位老殘廢却面目冷漠，現出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色，更妙的是後來忽然又欣然接受，妳知道那是爲了什麼？」

「話不是這麼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小老兒除了青銅，別無製造的原料。」

「你要什麼原料？」

「水晶。」

藍袍大漢道：「好，原料由我供給，咱們明晚再談。」

藍袍大漢返身自去，磨鏡老人也收拾回家。

這是一件較爲特殊的交易，但磨鏡老人並沒有表示懷疑。人們各有所好，那藍袍大漢也許喜愛收集奇異的玩物。

第二天的傍晚，藍袍大漢找到磨鏡老人的住處，他取出一個錦盒，目光所及，神色陡地一呆。

他一生之中，聽過不少珍寶玉器，但像錦盒中這塊水晶，實在是畢生僅見。它實在太美了，清澈晶瑩，纖塵不染，縱然是秋夜的皎月，只怕也無法跟它相比。

良久，磨鏡老人以懷疑的口吻詢問道：「客官是要將它做成一面折射的放大鏡子？」

藍袍大漢道：「不錯。」

磨鏡老人道：「如此珍貴的水晶，毀了豈不可惜。」

藍袍大漢嘆一嘆道：「別忘了水晶是我的，幹嗎要可惜？」

磨鏡老人似無限惋惜的道：「客官說的是，小老兒只不過覺得這塊水晶太過名貴罷了，如果那面鏡子並無特殊用途，客官還是不如將它毀掉才好。」

藍袍大漢微微一驚，雙目神光如電。

小桃兒道：「我怎知道，你說吧。」

王岩忽然站了起來，道：「沒有時間了，桃兒，辦妥了咱們再慢慢的聊。」

小桃兒嘟着嘴一哼道：「又跟我賣關子，哼，不說就不說，稀罕！」

小丫頭櫻唇嚙得雖高，行動却絲毫不慢，王岩穿窗躍上院牆，她幾乎不分先後的撲了上來。

他們相視一笑，然後聯袂急馳，越過巍峨的城樓，逕向磨鏡老人的住處奔去。

到達陋室之前，王岩眉峯一皺道：「咱們只怕遲了一步了。」

小桃兒道：「你又發現了什麼？」

王岩道：「時近三更，那有不關閉門戶之理。」

小桃兒仔細一瞧，室門果然是虛掩着。她摘下軟劍，運動一點，呀的一聲，那雙柴扉已應手而開。

王岩向室內打量一陣，冷冷道：「出來吧，各位，明人不做暗事，各位何必藏頭露尾。」

王岩語音甫落，布幔之後果然一連走出六人，每一個都是頭戴面具，身着藍袍，懷中抱着一柄明晃晃的鋼刀，在氣氛上顯得無比的嚴肅。

王岩退後數尺，留出施展腳的場地，然後淡淡道：「各位是在等候王某吧，爲什麼不摘下面具，讓王某見識一下是何方高人。」

六名藍袍人之中，領頭的是一名身材中等的漢子，他冷峻的哼了一聲道：「不錯，咱們是來替妳送終的，要知道咱們是誰，你去問閻王好啦。」

（未完）

磨鏡老人愕然道：「爲什麼？」

王岩道：「這是一樁極端秘密的陰謀，他自然不願稍有洩漏。今後老人家對恢復聾啞之事，必須絕對保守機密，否則賢師徒可能會奇禍臨頭，而落得死無葬身之地！」

斷劍殘琴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為偵查偽冒他在江湖行兇的歹徒，與梅仙、歐陽映雪分道查探，那日在路上遇到青城、崑崙、無極三派十八名高手截擊，說是為門下弟子被殺復仇，麥亮宇分辯無效，迫得出手應敵，一招之內奪得崑崙高手杜浩然金刀，並一掌將他震傷，繼刀劈二名崑崙高手，正於此際，丐幫幫主落拓書生席俊綸率藍衣雙童及幫中八俊來到，青城靈虛道長向席俊綸訴說三派向麥亮宇尋仇原因，麥亮宇矢口否認曾經殺死三派門下，無極派易瑞棠譏嘲麥亮宇，該敢作敢當，不要耍賴——

一招寒眾胆

絕學懾羣倫

麥亮宇雙眉一挑，冷笑道：「易瑞棠，我麥亮宇頂天立地，並非怕事之人，更不是那種敢作不敢當之輩！」

易瑞棠再要開口，席俊綸適時抬手一搖，阻止地說道：「易大俠且請稍安毋躁，是非曲直總脫不了一個理字。」

易瑞棠道：「幫主相信他的話？」

席俊綸微微一笑，道：「兄弟並不一定相信，不過弟弟却認為凡事應該先弄清事實真相。」

語聲一頓，目注麥亮宇，說道：「麥兄弟，你說三派弟子不是你殺的，可有人證？」

麥亮宇沒有立刻回答說有，却反問道：「在下請問，他們指說在下是兇手，可也有人證沒有？」

席俊綸目光倏然轉向靈虛道長問道：「這兄，有麼？」

靈虛道長朗聲答道：「每一個被殺者的現場都留有麥施主之名。」

麥亮宇接口問道：「可有人親眼目睹事實？」

靈虛道長搖頭說道：「貧道不願謊言，這個並未聽說。」

麥亮宇突然朗聲哈哈一笑，目視席俊綸問道：「靈虛道長之言，幫主聽清楚了麼？」

席俊綸點頭道：「我聽得很清楚，但是我想聽聽小兄弟你的解釋。」

麥亮宇星目一眨，道：「幫主可是要聽那現場為何留有在下之名的解釋？」

席俊綸道：「不錯，希望小兄弟對此點能有個合理的解釋。」

麥亮宇注目問道：「幫主，你可相信在下？」

席俊綸正容說道：「我生平素以誠信待人，也極少有不相信別人的意念，只要小兄弟你說的有理，我自然相信。」

麥亮宇點了點頭，神色突然一肅，說道：「幫主乃當代高士，應該想得到，在下如果真是那殘殺他們三派弟子的兇手，既敢在現場留名，就沒有個不承認的，反過來說，在下既然不欲承認，又何必當初，留名給人証據，自找麻煩。」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於此可見，那殺人的兇手，根本不是在下，事實也至為明顯，那兇手殺人留名的用意，乃是『嫁禍』。」

這番話，雖然不能說是絕對合理，但也不能說是無理。

席俊綸微微一沉吟，道：「你知道那冒名嫁禍之人是誰麼？」

麥亮宇搖頭道：「在下要是知道，早就去找他了。」

易瑞棠忽然嘿嘿一笑，接口說道：「俗語有云『口說無憑』，你這番話說來雖然似乎有點道理，但是焉知你不是使的那『以進為退』的詭計。」

麥亮宇雙眉挑然地說道：「易瑞棠，你應該明白，在下決不是怕事之輩，天塌下來也敢一肩承擔，話，在下已說得很明白了，你們三派弟子一個都不在下殺的



，信不信那就只好聽由尊便，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神色沉寒地又道：「在下警告你，你最好別迫在下過甚，否則，一動上手，你將是第一個濺血斷魂刀下之人！」

他說時神色沉寒肅殺，語聲冷凝如水，令人聽來打從心底泛起一股寒意。

易瑞棠臉色不禁倏然一變，厲聲喝道：「小子，你好狂妄的口氣，老夫……」

他話未說完，席俊綸陡地冷聲截口說道：「易大俠，在兄弟和他交談之時，你可否暫別開口？」

易瑞棠在無極派中身份地位雖然不低，在武林中雖也頗負盛名威望，平素十分狂傲自大，但是與這位一身俠骨，義薄雲天，名滿江湖的「窮家幫主」比起來，他可就差得遠了。

是以，他對「落拓書生」席俊綸不得不稍存顧忌，也有點兒不覺像對一般武林人一樣的狂傲自大。

其實何獨是他易瑞棠如此，就是他師兄「無極派」當代掌門「乾坤聖手」袁堯，面對席俊綸也不得不稍存顧忌之心。

是以席俊綸語音一落，他立即嘿嘿一聲乾笑地說道：「幫主既這麼說，老朽遵命不再開口插話就是。」

席俊綸展顏一笑道：「謝謝易大俠給予兄弟面子。」

語鋒一頓，目光倏然一凝，望着麥亮宇，問道：「小兄弟，可否實答我一個問題？」

麥亮宇道：「甚麼問題？」

席俊綸道：「小兄弟最近十幾二十天來的行踪，可否坦誠賜告？」

麥亮宇星目一眨，道：「幫主可是要在下以行蹤來證明所言確實不確實？」

席俊綸微微一笑，道：「小兄弟是聰明人，當知此一問題，對小兄弟是益多害少。」

麥亮宇心念電轉，想起「獨臂神叟」之言，連即正容答說道：「那天上午在下和我大哥二姊隨同孤獨客離開『萬盛莊』以後，便一直和孤獨客一起，當晚一同前往路加山赴約，由二更一刻直等到三更將半辰光，因未見青城七子和葉靖欽踐約，乃即前往『萬盛莊』尋找青城七子查問失約原因，那知到達葉靖欽家中時，在下等所見到的除了那些屍首外，未見一個活人。」

席俊綸問道：「當時孤獨客和你們一起沒有？」

麥亮宇點頭說道：「除孤獨客以外，在路加山上等着熱鬧的那些江湖人物也都隨着在下等人身後去『萬盛莊』上。」

席俊綸道：「知道那些江湖人物都是些甚麼人？」

麥亮宇搖頭道：「不知道，可能大多是江湖道上的人物。」

語鋒一頓又起，接說道：「在下等離開『萬盛莊』以後，便和孤獨客一起同赴鳳陽，直到十天前才分手。」

席俊綸道：「這麼說來，十天以前被殺的三派弟子，孤獨客都可以證明不是你殺的了？」

麥亮宇道：「除了在下的大哥和二姊以外，孤獨老人家乃是在下唯一証人。」

我？」

席俊綸欲容搖頭道：「芮兄弟，這並不是信不信得過的問題，而是……兩位的師承出身我已毫無所知，日後如有事情，我何處去找二位？」

芮詩純微微一笑，道：「幫主請放心，關於我的師承，稍時我自當奉告。」

席俊綸道：「何不先告訴我？」

芮詩純搖頭道：「除幫主以外，我不想讓第三個人知道。」

席俊綸雙眉微皺，默然沉思了利那，目光深了望芮詩純和麥亮宇二人一眼，轉向靈虛道長問道：「道兄意下如何？」

靈虛道長雙目一凝道：「幫主當真要替他們作保？」

席俊綸點頭道：「尚請道兄給兄弟這個面子。」

易瑞棠忽然輕咳一聲，接口說道：「幫主這是何必？」

席俊綸道：「易大俠可是認為兄弟不該這麼做？」

易瑞棠道：「幫主和他兩個既是萍水相逢，素昧平生，何必多管閑事替他們作保？」

席俊綸微微一笑道：「這麼說，易大俠是不給兄弟的面子了？」

這時，杜浩然恰好已運功療傷完畢站了起來。

席俊綸語鋒一落又起，望着杜浩然問道：「杜兄傷勢已經無碍了麼？」

杜浩然抱拳一拱道：「謝謝幫主關懷，一點輕傷，已經不碍事了。」

目光一瞥地上兩名門下弟子的屍首，

席俊綸道：「知道孤獨客，去了何處麼？」

麥亮宇搖頭道：「那就不知道了。」

席俊綸微一沉思，雙目忽然一凝，又道：「聽說你曾經夜入少林，盜去了兩部佛門真經秘本，有這回事麼？」

麥亮宇道：「沒有，並且那也根本不可能。」

席俊綸道：「何以不可能？」

麥亮宇道：「少林失經之日乃上月二十三日，而那時在下正遠在兩千里以外和孤獨老人家一起，由武昌同往鳳陽途中。」

席俊綸道：「你既然沒有去過少林，又怎知少林失經之日是上月二十三日？」

麥亮宇道：「六天之前，在下曾途遇少林一心監院和十戒僧。」

「哦。」席俊綸說道：「一心監院，他相信小兄弟確實不是盜取那兩部真經之人？」

麥亮宇道：「一心監院自是不肯相信，當時幾乎動手，恰好『獨臂神叟』龍老前輩趕到，經他保證，一心監院，始才作罷。」

席俊綸道：「你和『獨臂神叟』龍老前輩認識？」

麥亮宇搖頭道：「素昧平生。」

席俊綸道：「那麼，他為何會替你保證？」

麥亮宇道：「龍老前輩和在下的二姊是熟人。」

席俊綸沉吟地道：「如此說來，殺人，盜經留名之舉，都是別人存心嫁禍？」

雙目赤紅地瞪視着麥亮宇厲聲喝道：「小子，你好好想清楚！」

麥亮宇神色冷凝地說道：「這焉能怪得在下，在下要是真狠真毒的話，此刻你已經無法開口說話了。」

杜浩然冷哼了一聲，倏然轉向靈虛道長和易瑞棠二人問道：「道兄易兄，你二位打算怎樣？」

不待靈虛道長接話，易瑞棠已搶先開口反問道：「甚麼打算怎樣？」

他明知杜浩然此問之意，但他却別有用心，故裝糊塗不懂。

杜浩然道：「這小子手下太硬，也太狠太毒，如不及早除去，你我三派門下弟子必將還有人毀在他的手下，請二位和兄弟同心協力聯手收拾他，以除後患，並為武林除害，二位意下如何？」

易瑞棠嘿嘿一笑道：「杜兄說的是，兄弟和靈虛道兄對杜兄此議雖然非常贊同，也有同感，只是……眼下的情勢可能不行，由不得你我。」

杜浩然道：「為甚麼？」

易瑞棠目光一瞥席俊綸，乾咳了一聲，說道：「席幫主不許。」

「哦……」杜浩然口中輕哦了一聲之後，立即望着席俊綸，問道：「是麼？幫主。」

席俊綸點頭正容說道：「請杜兄看兄弟薄面，暫勿向這位麥小兄弟尋仇。」

杜浩然心念電閃地轉了轉，又問道：「幫主和他有淵源？」

席俊綸道：「毫無淵源。」

杜浩然道：「和他相識？」

麥亮宇方自微一點頭，默立在一邊的芮詩純突然接口說道：「事實本來就是『冒名嫁禍』，而且我還遇見過那個殺害了一位華山弟子的冒名兇手，可惜我只看到了他的背影，沒有看到他的面目。」

席俊綸目光一凝，問道：「小兄弟貴姓大名？」

芮詩純道：「姓芮名詩純。」

席俊綸道：「你不是『寰宇三英』之一？」

芮詩純搖頭道：「我要是『寰宇三英』之一，就不會不知道那兇手是冒牌麥亮宇了。」

席俊綸道：「你們不是朋友？」

芮詩純道：「是朋友，只是甫才認識論交。」

席俊綸微一沉吟，目光灼灼如電般地望着芮詩純問道：「你這話絕對實在？」

芮詩純雙眉倏地一揚，正容說道：「不但絕對實在，並且願和『獨臂神叟』龍老前輩一樣，替他作保證。」

麥亮宇聞言，星目不由與采飛閃地深望了芮詩純一眼。

席俊綸默然沉思了利那，望着靈虛道長和易瑞棠二人道：「二位認為怎樣？」

靈虛道長目光一瞥芮詩純，口中輕咳了一聲，說道：「他二人所言都只是片面之詞。」

席俊綸雙眉微皺了皺，道：「那麼道兄的意思……」

靈虛道長尚未開口，易瑞棠已接口說道：「麥亮宇所言根本不可信，芮詩純之言也不可信，更不配替麥亮宇作保證。」

席俊綸道：「依據麥小兄弟所說最近二十天來的行蹤經過事實，他根本不是殺害你們三派弟子的兇手。」

杜浩然道：「幫主認為他所謂確實可信？」

席俊綸點頭說道：「兄弟認為應該可信。」

杜浩然道：「有道理麼？」

席俊綸道：「據他所說，自武昌和『青城七子』約戰之時起，他和他大哥二姊三人就一直和孤獨客一起，直到十天前才在鳳陽分手，於此可見，那殺害你們三派門下弟子的兇手，實是另有其人，留名麥亮宇顯然是個『嫁禍』的陰謀。」

語鋒一頓又起，說道：「所以兄弟才請杜兄和易兄靈虛道兄看兄弟薄面，暫勿向他尋仇，中了那兇手陰謀詭計。」

杜浩然雙目眨動地說道：「幫主這『暫勿向他尋仇』之意，可是要向孤獨客查証？」

席俊綸點頭道：「不錯，事實真相和他所言實與不實，只要找到孤獨客一問即知。」

杜浩然微一沉思，道：「幫主所言雖然甚有道理，可是……」

語鋒一頓，抬手一指地上那兩名門下弟子的屍首，說道：「他二人乃是他所殺，老朽請問，此事該當如何解決？」

席俊綸道：「杜兄乃當今武林高人，當知天下事總得講一個『理』字，他二人

芮詩純突然一聲冷笑道：「易大俠，你說我所言也不可信，不配替麥亮宇作保證，有道理沒有？」

易瑞棠道：「道理就是你人微言輕，身份聲望兩皆不配。」

芮詩純道：「如此我請問，要怎樣的身份聲望才配？」

易瑞棠道：「最起碼也得要有『獨臂神叟』龍大俠那等身份聲望。」

芮詩純眨眨星目，道：「席幫主的身份聲望怎樣？够不够？」

易瑞棠目光一瞥席俊綸，道：「你可以想請席幫主替他作保證？」

芮詩純冷冷地道：「不可以麼？」

易瑞棠嘿嘿一笑道：「你想席幫主會為他作保？」

芮詩純道：「那是席幫主自己的事情，我只問你席幫主的身份聲望怎樣？够不够？」

易瑞棠目光一瞥席俊綸，說道：「席幫主俠譽滿江湖，身份聲望乃當今武林數得出的高人，當然够。」

芮詩純星目轉望着席俊綸問道：「幫主能幫這個忙不？」

席俊綸道：「芮兄弟是要我替麥兄弟作保？」

芮詩純點頭道：「以三個月為期，讓他查訪那『冒名嫁禍』的兇手。」

席俊綸微一沉吟，說道：「根據兩位所言，一切如實是實情，這自無甚麼不能幫忙的，只是我和兩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

芮詩純接口冷聲道：「幫主是信不過

雖是他所殺，但以眼前的情勢言，却是錯不在他。」

杜浩然道：「照幫主這麼說，是他二人該殺該死了。」

席俊綸道：「此事應該留待以後再說，目前最要緊的問題應該先弄清楚他究竟是不是殺害你們三派門下弟子的兇手，如果不是，便應該同心協力着手追查那冒名嫁禍的兇兇。」

杜浩然道：「照幫主這麼說，是忽然轉向靈虛道長和易瑞棠二人問道：『席幫主之言，二位認為如何？』」

易瑞棠道：「但是兄弟却希望，也是幸賴幫主最好別管這件事。」

席俊綸道：「易兄應該明白兄弟的為人性格，既然遇上了這等事，既然開口問明了事情的因由，就決不會半途撒手不管。」

易瑞棠道：「這麼說，幫主是管定了？」

席俊綸道：「希望三位能看在兄弟的薄面上，一切留待查証之後再說。」

易瑞棠道：「兄弟等如果不願聽從幫主之意呢？」

席俊綸道：「易兄如執意要在此時向麥小兄弟尋仇，兄弟將不袖手。」

刀光劍影縱橫交錯，層層密密地將麥亮宇的身形團團圍住。

這種聯手圍攻，雖然不是甚麼久經訓練的陣式，但是因為圍攻之人，無一不是武學功力精深的一流高手，攻守進退之間，却配合得極其恰好處。

是以其攻勢之嚴密凌厲，自與普通一般圍攻不同。

靈虛道長和易瑞棠杜浩然等三派高手，自被麥亮宇出手一招即將他們攻出的兵刃盪開之後，已知麥亮宇所學功力高絕，不宜力敵，故而雖然各展一身所學全力圍攻，但却攻得極其小心，絕不讓自己的兵刃和麥亮宇的金刀硬接。

轉眼工夫，麥亮宇和三派高手已激鬥了二十多招，三派高手既未佔得優勢，麥亮宇也未獲勝，雙方只是個難解難分，緊張激烈的局面。

舊地，麥亮宇手中刀勢倏然一變，頓見金光暴漲，刀影化作千重怒濤般猛無倫地猛朝三派高手的兵刃揮去，口中同時一聲大喝：「撒手！」

說來實在太慢，就在他手中刀勢倏變，金光暴漲，刀影化作千重怒濤般揮出，口發「撒手」大喝聲中，立刻响起一陣震耳金鐵交鳴震响和一片「呀！呵！」的驚呼之聲。

利時，寒光電射劃空，人影倒縱，十多名高手，倒有半數變成了兩手空空。

這不用說，他們手中的兵刃，是在麥亮宇那一招刀影恍如千重怒濤般威猛無倫的絕學一揮之下，被震飛脫了手。

這情形很明顯，是麥亮宇不想濫殺無辜。

易瑞棠道：「你席幫主應該明白，易

席俊綸道：「易兄這

易瑞棠道：「你席幫主應該明白，易

易瑞棠道：「這話說，幫主是不惜和青城，崑崙，華山與敵派結仇為敵了？」

席俊綸道：「易兄，你這是想以此威脅兄弟？」

易瑞棠道：「幫主言重了，兄弟只不過是以事論事，說的乃是實情。」

語聲一頓，抬手指地上兩名崑崙弟子的屍體，接說道：「幫主應該看出來，姓麥的這種殺人的手法，可說是武林少見，實在是心黑手毒的惡徒，幫主與他既是素昧平生，毫不相識，又毫無淵源，又何必定要多管這場事非？」

不待席俊綸開口接話，麥亮宇突然軒眉朗聲哈哈一笑道：「易瑞棠，在下不是個『心黑手毒』的惡徒，日後武林自有公論，你此時說來無用，席幫主也不可能會聽信你的。」

語聲一頓，星目倏射冷電寒然地沉聲說道：「你們既然不信在下所言，認定在下是殺害你們三派弟子的兇手，要向下尋仇，那你們就趕快聯手齊上吧，在下當單獨和你們一搏。」

易瑞棠道：「這話說，幫主是管定了？」

席俊綸道：「希望三位能看在兄弟的薄面上，一切留待查証之後再說。」

易瑞棠道：「兄弟等如果不願聽從幫主之意呢？」

席俊綸道：「易兄如執意要在此時向麥小兄弟尋仇，兄弟將不袖手。」

刀光劍影縱橫交錯，層層密密地將麥亮宇的身形團團圍住。

這種聯手圍攻，雖然不是甚麼久經訓練的陣式，但是因為圍攻之人，無一不是武學功力精深的一流高手，攻守進退之間，却配合得極其恰好處。

是以其攻勢之嚴密凌厲，自與普通一般圍攻不同。

靈虛道長和易瑞棠杜浩然等三派高手，自被麥亮宇出手一招即將他們攻出的兵刃盪開之後，已知麥亮宇所學功力高絕，不宜力敵，故而雖然各展一身所學全力圍攻，但却攻得極其小心，絕不讓自己的兵刃和麥亮宇的金刀硬接。

轉眼工夫，麥亮宇和三派高手已激鬥了二十多招，三派高手既未佔得優勢，麥亮宇也未獲勝，雙方只是個難解難分，緊張激烈的局面。

舊地，麥亮宇手中刀勢倏然一變，頓見金光暴漲，刀影化作千重怒濤般猛無倫地猛朝三派高手的兵刃揮去，口中同時一聲大喝：「撒手！」

說來實在太慢，就在他手中刀勢倏變，金光暴漲，刀影化作千重怒濤般揮出，口發「撒手」大喝聲中，立刻响起一陣震耳金鐵交鳴震响和一片「呀！呵！」的驚呼之聲。

利時，寒光電射劃空，人影倒縱，十多名高手，倒有半數變成了兩手空空。

這不用說，他們手中的兵刃，是在麥亮宇那一招刀影恍如千重怒濤般威猛無倫的絕學一揮之下，被震飛脫了手。

這情形很明顯，是麥亮宇不想濫殺無辜。

易瑞棠道：「你席幫主應該明白，易

席俊綸道：「易兄這

易瑞棠道：「你席幫主應該明白，易

宇，麥亮宇却神情瀟灑地朝他一笑，說道：「在下想請幫主幫忙件事，可以不？」

席俊綸問道：「甚麼事？」

麥亮宇歛容說道：「在下想請幫主替在下做個公証人，証明今天之事，在下乃是被迫不得已，並非恃技欺人，也並不是個『心狠手毒』的惡徒。」

席俊綸對麥亮宇要單獨和三派高手一搏之舉，心中雖然有著「太過狂妄」的感覺，但他眉鋒深蹙地微一沉吟之後，立刻點頭說道：「小兄弟，你只管放心動手吧，我這是在個鐵打的証人。」

麥亮宇含笑欠身一禮，道：「謝謝幫主。」

話落，脚下倏然跨前一大步，星目電閃地一掃易瑞棠三派高手，臉色寒地冷聲說道：「諸位請出招動手吧。」

他手橫金刀，氣勢如山，煞威凜人心寒。

易瑞棠，靈虛道長和杜浩然三人，雖然都已暗中提起一身功力，準備全力一搏，但是由於麥亮宇那煞威凜人如山般的氣勢，心中都有些遲疑地不敢輕舉妄動，不敢搶先出手。

他們三個不敢出手，所率門下弟子自然也就不敢亂動，只擬功蓄勢地時立著，待令撲攻。

麥亮宇星目左顧右盼，忽然朗聲一笑，說道：「諸位如果不動動手，現在就立刻退走，一個月之後的今天再作了斷。」

易瑞棠和杜浩然靈虛道長三人互望了一眼，陡地一聲喝叫，同時發招攻出。

靈虛道長和杜浩然兩枝長劍，劍走輕

某並不是你窮家幫的屬下。」

席俊綸雙眉倏地一軒，但是靈虛道長却已適時抬手朝他一搖，說道：「幫主且請息怒。」

語聲一頓，目光轉望著麥亮宇說道：「對於施主堅說殺人兇手另有其人之語，貧道心中已思之再三，認為施主所言也許確實不假，也許確是冒名嫁禍，因為施主一身所學功力高絕，似乎應該不是那敢作不敢當的怕事之徒，不過……儘管貧道心中作如是之想，雖然有著今天到此為止之心，但是貧道等都係奉掌門命諭而來，施主必須給貧道等一個明朗的交待，才好向掌門人覆命。」

他為人沉穩，機智勝人，從適才那二十多招激鬥中，他已經看出麥亮宇一身所學功力高不可測，此時此刻如再逞強動手，激起對方的殺機，他們三派高手，只怕將有半數人會落個傷亡當場。

是以，他心念暗轉之間，乃才作如是之說，意在藉此收帆暫且作罷，一切留待以後再說。

麥亮宇雖然明知靈虛道長的用心，也知道錯開今天此地他們三派再找上他時，那將會是個實力更強更大，更難對付的場面。

但是，靈虛道長說的也是道理，他自己是不便不理會。

於是，他暗吸了口氣，問道：「道長，想在下如何交待？」

靈虛道長道：「請施主訂定一個時日地點，由本派掌門親與施主面談解決。」

麥亮宇默一沉思道：「一個月後的今

靈，寒光電閃，冷氣森森，一刺咽喉，一扎腰肋，劍勢凌厲狠辣。

杜浩然因為金刀已被麥亮宇所奪，只好以一雙肉掌隨同攻出，左掌右揚，拍點向麥亮宇背後的重穴要害。

他三人招式一發，其他高手也就立即各揮手中兵刃分朝麥亮宇飛快地攻出。

麥亮宇自離開十萬大山月餘時間來，一身武學功力不但大為精進，並且由於一路上力鬥「陰司無常」翁明坤，「勾漏四惡」蔡天壽兄弟，「青城七子」之首玄智子等人，搏戰經驗與信心已兩皆大增。

是以，對於眼前三派高手這等羣毆圍攻的局面，心中早有成竹在胸，毫無慌亂懼怯之意。

因此，他眼見十多件兵刃同時攻到，口中倏然一聲朗笑，身形電旋，手中金刀電揮，一陣「叮叮噹噹」金鐵交鳴之聲過處，所有攻到的兵刃，立時全被盪開，杜浩然則被凌厲的刀氣迫得撒招倒身暴退不已。

易瑞棠和靈虛道長等三派中高手，一見麥亮宇只一招出手，便將他們攻出的兵刃，全部封擋盪開，心頭齊都不禁暗暗一震！

不過，他們心頭雖然齊都暗暗一震，但是又豈甘就此罷休？當下各舉一穩手中兵刃，便又再次攻出。

麥亮宇見狀也就立即揮動手中金刀，展開身形，閃身騰挪，封擋迎拒，與這些素向自視極高，自負不凡的三派高手，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險惡激烈的搏戰。

利那間，頓見寒光飛閃，冷氣森森，

天午後，請貴掌門和崑崙，無極二位掌門同往中岳少林聽候在下的消息。」

靈虛道長目光凝注地道：「屆時施主必到麼？」

麥亮宇口中輕聲一哼道：「在下一定準時前往。」

靈虛道長點頭說道：「如此貧道當將施主此意稟告掌門，由掌門人定奪！」

語聲微微一頓，轉向杜浩然和易瑞棠二人問道：「二位意下如何？」

杜浩然似乎已知靈虛道長用意，聞問立即領首道：「老朽以道兄之意為是。」

易瑞棠乃是個心機陰深之人，他很明白眼下情勢，此時此刻如不和青城，崑崙兩派共同進退，那是自討苦吃，他和所率門下弟子，一個個可能都得躺在此地。

因此，杜浩然話音一落，他立即乾咳了一聲，說道：「道兄既已和他訂約，易某當將今天的情形歸稟掌門，請掌門人屆時前往少林赴約。」

靈虛道長點了點頭，朝席俊綸稽首一禮，說了「再見」，隨即轉向杜、易二人說道：「杜兄易兄，我們走吧。」

杜浩然連忙命兩個弟子脫下外衣包起地上那兩名弟子的屍體，和靈虛道長等人正待舉步離去時，麥亮宇突然揚聲說道：「易瑞棠，你等一等。」

易瑞棠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麥亮宇神色冷凜地說道：「所有之人，均可平安無事的離去，唯有你易瑞棠不行。」

易瑞棠雙目陡地一瞪，喝道：「麥小鬼，你想要怎樣？」

(未完)

三日驚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姚鳳起陰謀敗露後，被囚牢房，慘為人暗殺。薛子秋依原定計劃往會劉惠蘭，被劉慶雲和劉惠蘭合演一招自我失蹤，薛子秋信以為真，快快而去。劉慶雲目送薛子秋走後，擬往火車站，途遭馮朋截擊，待劉慶雲反攻，發覺馮朋已為潛伏暗中的趙飛所制服，趙飛向馮朋迫問刀疤辛老四下落，馮朋不肯說出，趙飛恫嚇他是一塊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聰明的話，便立即老老實實的說出辛老四潛匿之處，馮朋忍住痛楚，氣喘吁吁地向趙飛反議道：你又何嘗不是一塊砧板上的肉——

殺人冀滅口 獻策反成仇

「這是什麼話？」趙飛愕然地問。
「你是個有頭腦的人，」馮朋一個字一個字地道：「該仔細想一想，銀娃子到那兒去了？」

「你說什麼？」趙飛不禁吼了起來。

劉慶雲連忙搶着問道：「莫非你將銀娃子綁走了？」

「不錯。」馮朋竟然一口承認。「我派兩個兄弟將她請了出去，想問問她在鴻興莊跟趙老弟說些什麼悄悄話，誰料半路裏殺出程咬金，遇上了黑吃黑，因此銀娃子又落到別人手裏去了。」

趙飛疾聲問道：「在誰手裏，快說！」

「在他手裏。」馮朋抬手指着劉慶雲，「所以我說，你也是砧板上的一塊肉。」

劉慶雲不禁暗地裏打了一個冷顫，幸好他是一塊老薑，還算沉得住氣，冷笑道：「姓馮的，你的口舌白費了，趙老弟是英雄漢子，是個明是非，辨黑白的人，不會相信你的挑撥離間。」

馮朋冷笑一聲，道：「信不信是他的事了。除非他是一個沒有心肝的人，根本不將銀娃子放在心上。不然，他只怕還要費點手脚哩！」

在這一瞬間，趙飛像是落進了大海，翻滾在驚濤駭浪之中，他雖然不會信馮朋的話，却又有些相信，因此他鬆開了馮朋，回頭望着劉慶雲，似乎在等待他的解釋。

劉慶雲目光如炬，一眼就看透趙飛的心意，立刻沉聲道：「老弟！這是咱們心換心，肝血肝的時候，千萬不能聽這小子的閑話。你的劉大哥跑了一輩子的江湖，絕不會幹出這種卑鄙醜態的事。」

馮朋嘿然笑道：「姓劉的，別說得這樣冠冕堂皇，這位小兄弟雖然信你一時，却不能信你永遠。一旦水落石出，他不剝你的皮才怪。」

劉慶雲沉叱道：「你再囉嗦，我就斃了你。」
他當真拔出了槍，咔嚓一聲拉上了機頭。

「斃了他太便宜啦！」趙飛很快地擋住了馮朋的身子。「讓我來收拾他。」

突然一掌切在馮朋的左頸處，馮朋身子向右一幌，嚙！右太陽穴又捱了一記重拳，他的身子像扭麻花似地作了幾個旋轉，然後躺下了。

「劉大哥！」趙飛放倒了馮朋，轉過身來，輕言細語地道：「我不會相信姓馮的話，不過，我有些不放心，想到銀娃子家裏去看看。」

「這會兒去？」

「嗯！我立刻就趕來火車站煤堆旁邊跟你見面。」

「人呢？」劉慶雲指指躺在地上的馮朋。

「麻煩劉大哥扛一扛，薛隊長一定有處理的方法。」

「好吧！」劉慶雲顯得有些無奈地地點點頭，然後又以教訓的口吻說道：「去看看銀娃子是對的，不過，作大哥的要說一句話，私情事小，正事才大，老弟可不能因私情……」
「大哥說那裏話，我趙飛絕不是那種人……」話聲未落，人已去遠了。

劉慶雲凝視着趙飛的背影，陷入沉吟之中。良久之後，他突然發出一聲冷哼，蹲下身子，掄起拳頭，猛力在馮朋的右太陽穴處敲了一記。

然後，他才扛起馮朋，貼着草叢的陰影裏，向車站方向飛快奔去。

那邊，薛子秋和常德勝兩個人已經等得有些發急了。一見劉慶雲趕來，他們才算鬆了一口氣，及至劉慶雲來到面前，發現他肩頭上扛着一個人時，二人的心房重又懸了起來。

薛子秋搶着問道：「那是誰？」

「馮朋。」劉慶雲將肩頭上的人放下來。

「哦？」常德勝驚呼了一聲，蹲下去，用手摸摸馮朋的鼻息，更是驚疑地道：「沒氣了。」

「糟！」薛子秋也蹲下去摸摸馮朋的心口，同時埋怨地道：「我說過要活的呀！」

「這傢伙真是太不濟事了，」劉慶雲也裝模作樣地摸摸馮朋的鼻息。「趙老弟只不過敲了他一拳頭，就完蛋了。」



薛子秋問道：「趙飛的人呢？」

「到銀娃子家去了。」

「幹啥？」薛、常二人同聲問。

劉慶雲嘆道：「小趙到底年紀輕，沉不住氣。馮朋失手被制之後，施展挑撥離間之計，說我綁走了銀娃子，小趙就急了……」

薛子秋接口道：「我方才跟福旺嫂碰過頭，銀娃子失蹤倒是千真萬確的事。」

「哦！」劉慶雲故作驚色：「由此可見，對方計劃得非常週詳，綁走銀娃子好要挾趙飛，綁走惠蘭想要挾我。這……這趙老弟只怕真要對我誤會了。」

「放心！」薛子秋拍拍他的肩頭：「由我來跟他說，趙老弟絕不是一個不明事理的混球。只是他一去，見不到銀娃子，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得到這裏來。」

劉慶雲道：「他說隨後就到。」

薛子秋沉默了，低着頭，似在思索什麼。

常德勝問道：「可有刀疤辛老四的消息？」

劉慶雲吁了一口長氣道：「——別提啦！他那夥囉哩的巢穴都跟我小趙摸得差不多了，可就是不見辛老四的影兒。就是爲了查問辛老四的下落，趙老弟才上火一筆敲扁了姓馮的。」

常得勝喃喃地說道：「這，可有點麻煩……」

「不……」劉慶雲很快地接口道：「擒賊擒王，蛇無頭不行。我看這已够了，辛老四那夥人根本就不必去動他，只要嚴守車站，把住通道，不讓他們去蒙自報信呢？」

話聲剛落，趙飛已到了面前。

他顯然跑得很急，不禁氣喘吁吁。精銳的目光向左右一掃，疾聲道：「劉慶雲呢？」

「回客棧歇息去了，」常得勝接上了腔：「見着銀娃子沒有？」

「沒有，」趙飛神情沉重地搖搖頭，然後一彎身子，一把抓起馮朋的領口，劈了兩個耳光，沉叱道：「他媽的別裝孫子，老子要問你的話。」

「老弟別費勁，」薛子秋拉他的手臂，讓他放下馮朋：「他已經歸天啦！」

「什麼？」趙飛不禁大吃一驚：「我下手一向有分寸，這姓馮的難道是豆腐作的。」

在他倆說話之際，魏雲已經蹲下去察看了馮朋的死狀，此時接口道：「死者雙睛突出，鼻孔流血，太陽穴瘀紫，分明是受了重擊，方才趙兄下手時……」

趙飛這在發現魏雲，連忙問道：「這位是……？」

常得勝搶着說道：「名重雲貴一帶的江湖豪客『一响倒』魏雲，唐團長的密使，也是我多年的好友。」

「神槍『一响倒』，久仰了！」趙飛伸出手去，與對方重重一握，然後又將話題轉到死者身上：「魏兄！薛隊長曾經交代，這姓馮的務要活口，所以小弟下手時非常有分寸。魏兄是技擊高手，敲昏與擊斃之間相差的勁道該有多少？」

薛子秋喃喃道：「是啊，馮朋怎會死了呢？」

魏雲神情凝重地道：「我與劉慶雲有

就行了。這是我的意見。」

薛子秋輕言細語地道：「我看還是等趙老弟來之後，商量一番再作決定吧！」

劉慶雲故作愠怒狀，冷笑道：「原來薛隊長不信任我。」

此語一出，倒使得兩個人吃了一驚，異口同聲地道：「劉兄會錯意了。」

劉慶雲仍是語氣冷冷地道：「我千里迢迢從廣州趕到這碧色寨來是爲啥？我爲啥要不顧危險地戳穿那副隊長在酒裏下得有毒？女兒被綁，生死不明，仍然無動於衷，又是爲啥？我……我……」

他似是非常氣憤，激動得渾身發抖。

常得勝搶着說道：「劉兄！千萬別動氣，咱們披肝瀝血，都只爲了一件事——保護蔡都督安全到達昆明，與唐都督共舉護國義旗。薛隊長方才的話也並無惡意，劉兄千萬別誤會。」

劉慶雲雙手緊握拳頭，以感嘆的語氣道：「我只是一個草莽人物，根本就不配與二位同起同坐，共商大事。這樣吧！如何進行，由你們決定，我隨時聽候差遣就是，恕我先走一步。」

「劉兄回去歇會兒也好，」常得勝堆下一臉笑容，「待會兒展開行動時，再來通知劉兄好了。」

劉慶雲拱拱手，一句話也沒有說，扭頭疾步走去。

待他去遠，常得勝才低聲道：「子秋！你還疑心劉慶雲嗎？」

「看他的言行，倒像是一個直性漢子，應該不會弄奸使詐，而且……」頓了一頓才又接道：「馮朋跟辛老四還綁架了他

標子，本不該說這句話。以我猜想，劉慶雲必然事後補了一筆，才會要了姓馮的性命。」

薛、常二人同聲道：「劉慶雲因何要殺他？」

魏雲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這與銀娃子失蹤的事大有關連。」

一提到銀娃子，趙飛不由得疾聲道：「魏兄！此話怎講？」

「趙兄！」魏雲不慌不忙地說道：「銀娃子的確是被辛老四的手下綁了去，却又被劉慶雲救了回來。而他却没有將銀娃子送回家，在趙兄面前也沒有提及這樁事，顯然他有險惡的居心。聽說，馮朋受制之後曾向你提起這件事，劉慶雲自然要殺人滅口了。而他却没有想到有我姓魏的探他的盤子，對他的所作所爲一清二楚。」

常得勝憂慮地道：「如此看來，這姓劉的來路只怕大有問題……」

魏雲接口道：「根本就是個問題，我看他是萬金油——虎（唬）牌。」

薛子秋緩緩道：「如有問題還是大問題，他既不是爲南方革命黨工作，如何知道蔡都督過境的事呢？不過，這件事情咱們千萬要慎重，將友軍當作敵人，那就犯兵家大忌啦！」

「隊長！」趙飛接上了口：「這事該由我負責，如不是我拿出高大哥的名號去拜訪他，他也不會打蛇隨棍上。我現在就去客棧創他的底，若發現有什麼不對，我立刻放他的血。」

「趙兄！」魏雲好心地向他提出告誡：「劉慶雲的陰險毒辣，簡直讓你都想

的女兒，我當然不會疑他。只是，有許多事情也不能由他作主，你說對不對？」

「嘿！」常得勝點點頭，突然語氣一轉：「子秋！有個人你是不是忘掉了？」

「誰？」

「魏雲。」

「我當然不會忘掉……」

「那就好，」常得勝面上浮現着詭譎的笑容：「咱們不妨聽聽他的。」

他說完之後，輕輕吹了一聲口哨，哨音方落，就有一道人影向他們立身之處疾射而來，正是那「一响倒」魏雲。

「辛苦！辛苦！」常得勝拱手致意。

魏雲面上喜有疲憊之色，而他說話的聲音却極爲清晰有力：「那裏話，這原是一份內的事，只不過劉慶雲那條狐狸太狡了，使我累得慌。」

薛子秋恍然大悟道：「原來魏兄一直在探劉慶雲的盤子。」

魏雲點點頭，道：「不錯，我跟了他整整一晚。這老傢伙功夫愈來愈了得，幸好老是在這碧色寨小圈圍裏轉來轉去，不然我還真跟不上他。不過，這老傢伙也太自大了，竟然沒有發覺有人踩他的尾巴。」

常得勝關心地探問道：「跟出什麼名堂來沒有？」

「二位聽我說，」魏雲慢條斯理地道：「趙飛去鴻興飯店赴馮朋的約，他在暗中保護，馮朋派人劫走了銀娃子，他又趕去救了回來，他還一路上跟蹤馮鳳起，不然絕不可能戳穿老馮在酒中下毒的狡計。而這個跡象看來，姓劉的真可能改邪歸正了，爲南方的革命軍作秘密工作。只是

不到，依我看，客棧之行，最好還是不要去。」

趙飛微微皺了一下眉頭，咬着牙道：「銀娃子是无辜的，她若不是趕去鴻興飯店跟我送信，也不至於落入歹徒之手。她在牢籠裏多耽擱一刻，就多一分凶險，我得趕緊將她救出來。」

常得勝點點頭，道：「趙老弟這話也很有道理，不過，這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局面。還有，原訂的行動計劃是否要展開，這都需要商量一下。」

「這樣吧！」薛子秋到底是這項行動的指揮官，立刻作了果敢的決定：「距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趙老弟先去找劉慶雲，不過，只許軟泡不可硬上，任何情況都不能表露聲色咱們在隊部等你的消息。」

魏雲豪氣地道：「趙兄！我在暗中爲你『護拖』。」

（註：「護拖」即掩護保護之意。）

「多謝。」趙飛拱拱手，疾步離去。

客棧早已關門，趙飛乾脆越牆而過。剛一落腳院中，忽聽一個冷漠的聲音道：「你來了麼？」

趙飛雖然有些吃驚，表現得還算鎮定，站在那兒紋風不動，冷靜地道：「是那一位？」

「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竟是劉慶雲，果然是一頭老狐狸：「你一個人來的？」

「嘿！」趙飛緩緩轉過身子，發現劉慶雲站在牆角落陰影之下，於是慢步走了過去：「真怪！馮朋竟然死了。」

有一樁我不明白；救回來的銀娃子不知送到那兒去了？」

常得勝緊張地問道：「當時你沒有一直跟着他嗎？」

「本想一直跟着他的，」魏雲有他的解釋：「當他背着銀娃子離去時，正好又有兩個刀疤辛老四的手下來查看，所以我轉身料理那兩個小子，好讓姓劉的從容離去。就那個時候斷了線。」

「以後呢？」薛、常二人同聲問。

魏雲皺皺眉頭，緩緩道：「我猜想姓劉的必然立刻將銀娃子送回家去，所以就到碧色茶館去打聽。誰知那位老閻娘和駝背老孟正爲了銀娃子失蹤的事鬧翻了天。我教老孟趕回家去看看，銀娃子根本就沒有回去。」

常得勝道：「你看清楚沒有？救走銀娃子的人真是劉慶雲？」

魏雲毫不遲疑地點點頭，道：「是他。當時他還用帕子蒙上了臉。銀娃子不認識他，辛老四的手下不認識他，我却認識他，因爲我一直跟在他的身後。」

「這就怪了？」薛子秋喃喃自語：「從辛老四的兄弟們手裏將銀娃子救回來，應該是件好事。方才既然馮朋提起，劉慶雲怎不明說呢？」

常得勝老謀深慮，語氣沉重地道：「我看這內中必然大有文章……」

他的話剛說到一半，瞥見一條人影如流星般向車站奔來。

魏雲疾聲道：「我要不要避一下？」

「不必，」薛子秋已經看清楚了來人：「那是趙飛，你倆正好會一會。」

「我加他一筆，」劉慶雲直言不諱，顯然又在施展什麼陰謀了：「這種人絕不能留下活口，不過，在死前，他又給了我一個驚人的消息。」

「什麼消息？」趙飛直走到劉慶雲面前才停住腳，這種近距離對方休想動槍。

「老弟！只怕我說出來，你也未必肯信。」

趙飛毫不猶豫地道：「劉大哥！在我心目中只有一個高大哥哥，而高大哥哥生平只對你最高敬仰，你說的話我怎會不信？」

「告訴你，」劉慶雲壓低了聲音，一個字一個字地道：「碧色寨的人除了你我二人之外，其餘的人，無不想要蔡都督的性命。」

趙飛心中不禁冷笑，暗想：任你舌燦蓮花，我是絕不信你。口裏却噴噴稱奇道：「會有這種事？」

劉慶雲挑起了大拇指：「先說雲南省最大的人物唐都督，他就不想讓蔡都督活着，姓常的來，打着護衛的旗號，其實是想殺他。」

「這……」趙飛摸着腦壳，迷惑不勝地道：「……這我就不明白了……」

「老弟！你當然不會明白。唐都督是反對老袁當皇帝的，他已決定起義護國，但他要一個人幹，絕不跟蔡都督聯合。爲啥？」劉慶雲提出問題後，又連忙加以解答：「蔡都督目前是個空殼子，他手下却有兵力，自然不願讓蔡都督分享這份榮譽了。」

幹軍人的爭權，趙飛也曾聽說過，要不是銀娃子那件事使他對劉慶雲的信心打

了折扣，他倒真有些相信這種說法。

「目前最可憐的還是薛子秋，」劉慶雲又自顧自地說了下去：「完全被蒙在鼓裏。姓常的任務完成後，說不定還要殺他滅口哩！」

趙飛並非完全沒有城府，他也開始用心機了。以輕描淡寫的語氣道：「劉大哥！對於官場中事，我一向沒有興趣，千里迢迢趕到碧色寨，只是爲了向辛老四索回一命。目前的情況簡直弄昏了我的頭，分不出誰是誰非，我看，了結了我的私事，趕緊抽身而退吧！」

「你能抽身我却不能抽身，蔡都督是頂天立地的漢子，愛國救國的英雄，我一定要盡全力保護他。老弟！如果你有一點血性，就不該抽身而退。」

「那我該怎麼辦？」

「助我一臂之力。」

「又如何助法？」

「無二心，一切聽我。」

「劉大哥！人是將心換心的，你要我無二心，可以，有一件事你可要向我交代明白。」

「什麼事？」

「銀娃子到底在那裏？」

劉慶雲先是一楞，繼而嘿連聲地乾笑了一陣，反問道：「你說她在那裏？」

「正要問劉大哥。」

「老弟！劉慶雲一隻手搭上了趙飛的肩頭，這是一種親暱的舉動，也是一個防範姿態。『你還真不簡單，怎麼想到來找我銀娃子的下落？』

「我盤問了辛老四一個手下，他說，

銀娃子被劉大哥帶走了。」趙飛倒是很會說假話的。

「哈哈！」劉慶雲又發出一聲乾笑。

「你老弟真行。不錯，馮朋派人劫走了銀娃子，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又將她弄了回來。」

「可是，銀娃子並沒有回家。」

「她在另一個地方。」

「在什麼地方？」

「在一個只有我知道的地方。」

「爲什麼不送她回家呢？駝背老孟急死了啊！」

劉慶雲陰森森地道：「我要用銀娃子的性命來要挾一個人。」

「要挾誰？」

「你！」劉慶雲的手指險些戳到了趙飛的鼻子。

趙飛心中已然起了怒火，而他却還沒有形之於色，緩緩道：「我不明白劉大哥爲什麼要防我一手？」

「因爲我不知道你是否被常得勝他們收買了。」

「我不會被任何人收買。」

「連我也不能收買你？」

「只要你心正、行義，根本不用收買我，我就會爲你賣命。」

「哈哈！」劉慶雲又是一聲刺人的乾笑，還用力在趙飛肩頭上拍打了一下。『只要你老弟這句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那麼，請劉大哥立刻將銀娃子送回家。」

「不行！」劉慶雲連連地搖頭。「事關蔡都督的安安全全我不能輕率從事。」

趙飛面上不禁一訕，疾聲道：「話不是那麼說，她如果不到鴻興飯店給我送消息，不會有這種遭遇，我該負責。」

「你是一定要看看她？」

「不錯。只要她還好好地活着，我對你的話無不聽從。」

「好！」劉慶雲點了點頭。「我立刻帶你去。」

「劉大哥！」趙飛壓低了聲音道：「恐怕姓魏的在暗中釘着咱們，路上可得小心點。」

「哼！」劉慶雲冷笑了一聲。「這一路上你老弟可得好生保我的駕，銀娃子在什麼地方，只有我一個人曉得，我要是一死，她就活不成了。」

趙飛原已有七、八分信任劉慶雲了，一聽對方說出這種威脅性的話，立刻發現對方是一個非常陰險毒辣的人，這證明魏雲的話不錯，因此對劉慶雲的信任也就完全推翻了。

劉慶雲剛一轉身，準備開門外出，這邊趙飛已經拔出了手槍抵上了劉慶雲的脊樑骨。短槍是臨時向福成堂藥舖的張紹基借用的，然而使喚起來却也十分靈巧，他也曾玩過幾天。

劉慶雲的腳背上像是釘上了釘子，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冷靜地道：「老弟！是怎麼回事？」

「劉大哥！得罪！」

「是怎麼回事？」劉慶雲的聲音提高了一些。

「劉大哥！」趙飛很沉着地道：「我現在不問蔡都督的死活，也不問常參謀他

趙飛這時已經有些忍不住氣了，他畢竟只是一個讀書不多的江湖漢子。但是一想到薛子秋臨行之際的再三叮囑，他又將火氣隱忍下來，心平氣和地道：「劉大哥！我從高大哥口中已經得知你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好漢，你說的話我不能不信。只是這件事牽涉太大，你不能輕率從事，我也同樣不能馬馬虎虎。所以我有個請求。」

「說！」

「你爲南方革命黨工作，總該有點憑據，我想看一看。」

「跟我來！」劉慶雲招招手，超前帶路，向他住宿的房間走去。

進入房間，劉慶雲取火點燃了燈，小心翼翼地關上房門。然後拿出一件簇新的青緞棉襖，撕破內裏，從棉花中取出一個小油紙包。

打開油紙包，裏面是一張摺疊得四方方的紙，展開，原來是一張派令。寫得明明白白，派劉慶雲爲雲南省特派員，蓋上了鮮明殷紅的大印。

這證明劉慶雲的身份不假，趙飛不禁吁了一口長氣。然而劉慶雲方才告訴他的話又使他皺緊了眉頭。他喃喃道：「劉大哥！薛隊長他們當真奉到上面的命令要殺害蔡都督？」

「老弟！我的消息非常可靠，方才在馮朋口中又得到了印證。」劉慶雲將手中的派令揚了一揚。「如今憑據給你看了，你該表明態度啦！」

「我當然是站在劉大哥這一邊。」

「那我就放心了……」

「不過，」想不到趙飛的話還有尾巴

「我還是記着銀娃子，她總是局外人，將她扯進來，我頭說什麼也難安。」

「天亮之後，我一定讓你們見面。這會兒還有要緊的事，眼看就是三更天，咱們得合計合計，該如何對付薛子秋那一夥人。」

「以大哥之見呢？」

劉慶雲壓低了嗓門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幹掉他們，佔領保安隊，接管本地的治安。」

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想法，趙飛倒抽一口冷氣，半晌沒有吐出話來。

「嘿！」劉慶雲冷笑了一聲。「你以爲我在吹牛說大話？」

「劉大哥！就咱們兩個人，似乎力量太單薄了一點吧？」

「要人？嘿！多的是。」

「原來劉大哥還有伏兵。」

劉慶雲目光中流露出詭譎之色，輕言細語地道：「我說的，是刀疤辛老四那批手下，只要我略施小計，他們都肯爲我賣命。」

「可能麼？」

「你等着瞧……」

「對了！」趙飛突然低呼了一聲。「劉大哥！有個人你大概認識，『一响倒』魏雲，他也來到了碧色寨。」

他此刻提出魏雲，是有作用的：一方面探探劉慶雲的虛實；另一方面則想摸摸姓魏的底子。到目前爲止，他對兩方面的話都是半信半疑了。

劉慶雲的反應是出奇的冷靜，只是一雙眼睛中射出了異樣的光芒，緩緩問道：

「那要等放下槍之後再說。」劉慶雲顯然已經吃定了趙飛，所以態度才會這樣強硬。

然而趙飛也不是過份軟弱的人，他發覺到劉慶雲是個很難纏的人。姑且不管他的身份是真是假，他擄銀娃子作人質的行爲就非常可惡。因此趙飛決定不和他妥協。

人沒有不怕死的，趙飛不信劉慶雲能够硬到底，因此語氣嚴厲地道：「劉大哥！你要弄清楚一件事，我跟銀娃子才認識兩天，並沒有深厚的情誼。只不過基於道義，不能不關心她的安危。你若堅持不帶我去見她，那也無所謂，因爲我已經盡心盡力了。她也不會白死，我要殺你爲她填命。」

劉慶雲沉默了一陣，才緩緩問道：「老弟！你決定這樣作了？」

趙飛語氣堅定地道：「在動槍之前我就決定了，而且一經決定的事情，我是從來不改變的。」

「嘿！」劉慶雲聳肩一聲乾笑。「若有機會，我要問問姓高的，他這個弟娃怎會如此不明利害……」

他的話才說到一半，身子突然飛快一旋，肘臂猛力撞在趙飛的右腕上，啞地一响，趙飛手裏的槍立刻落下了地。幾乎同時，他那結實有力的右拳已經狠狠地敲上了趙飛的左額。

這一拳，打得趙飛眼冒金星，身子搖晃。劉慶雲乘虛蹈隙，全力前撲，又在趙飛的小腹上猛擊兩拳，只打得趙飛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未完）

「你已經和他見過了？」

「嗯！就是剛才。」

「這個人跟警衛團的唐團長很好，據我所知，他專門在暗中爲唐家兄弟剷除異己份子，是個夢想升官發財，被唐家兄弟收買的殺手。」

「哦！」趙飛微微一驚，對劉慶雲的信任又多了一些。『劉大哥！如此說來，對方的實力倒很雄厚，咱們該怎麼辦？』

「還是那句老話，只要你肯助我一臂之力，蔡都督就可以安然抵達昆明。」

「劉大哥！並非小弟多疑，既然唐都督起了異心，蔡都督即使安全抵達昆明，早晚還不是一個死字。」

這一問，並沒有將老奸巨滑的劉慶雲問倒，他立即回答道：「老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蔡都督在雲南起家，有不少基層幹部。只要到了昆明一露面，姓唐的就不敢動他一根毫毛了。」

「哦！原來如此。」

「那麼，我就等你老弟放一句話出來了。」

趙飛稍作沉吟，就作了答覆：「沒話說，我是站在劉大哥這一邊。不過，我有一個請求，請大哥立刻放銀娃子回家。」

「如今是擒虎容易放虎難。」

「此話怎講？」

「放回銀娃子，我就休想在碧色寨站住腳了。」

「那麼，」趙飛退而求其次，提出另一個條件。「讓我見見她。」

劉慶雲冷笑道：「這個女娃子對你是如此重要麼？」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僞冒為車伕，投宿於一下等客棧，碰見了前曾一度榮任劍王宮總管的麻金甲，探知如意娘也已到了洛陽，正在施展手段引誘假冒天殺星的尙三郎，麻金甲建議申無害，不必前往找尋他們，只要在這下等客棧中守株待兔便成，申無害接納他的意見，安心在客棧中停留下來。尙三郎在天殺幫總管擺脫了黑心書生羊百城及方姓漢子，喬裝中年人，往見隱居在城隍廟中的陰陽老魔，伺機在酒中下毒，不料為陰陽老魔洞悉其奸，欲將他置死，三郎忙跪地求饒——

喋血為黃金

獻媚圖藏寶

陰陽老魔道：「又打發你來下毒？」三郎磕了個頭，又打了自己兩個嘴巴道：「是的，三郎該死，不該聽那女人輕兩句話就以爲非如此不能解決問題。」陰陽老魔道：「那女人怎麼說？」三郎道：「她說：你雖然當他是舅舅，不會把主意打到他的頭上，但是，你現在的這種手段，任誰知道了都難免會寒心，有這是：人無傷虎意，虎有噬人心。將來你舅舅知道了，我敢說他一定不會饒了你。」陰陽老魔點點頭，道：「她說得一點不錯。」三郎道：「舅舅……」

陰陽老魔目光一寒道：「懂我這句話的意思嗎？我現在就饒不了你！」話發聲中，單足飛起，突向三郎眉心踢去！三郎表面上雖然裝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其實當老魔點頭表示那女人說得不錯時，他已從老魔一雙冒火的眼光中，看出今天這檔子事，十之七八無法善了，所以幾幾乎隨時隨地都在等候着老魔猝然變臉。

陰陽老魔見他手上多了一支明晃晃的匕首，益發怒不可遏，不待他身形穩定，雙掌一錯，一聲怒叱，再度飛撲而上！三郎知道現在無論說什麼也沒有用處了，當下心腸一橫，決不再退讓。他不待老魔一掌劈落，腰身微弓，力沉下盤，雙掌一合一分，左臂上揚，格擋老魔之來掌，右手匕首曲腕一揮，對準老魔肩頭之間，橫切過去！他知道老魔招式詭異，與其巧打，不如硬拚。

他的一條左臂如被老魔一掌劈實，這條左臂固然難免筋斷骨折之厄，但他仍不難從右手的匕首上撈回本錢。他不相信老魔的喉結骨，會比他這支純鋼打造的匕首，還要來得堅硬結實！這是一種兩敗俱傷的打法。



星殺天

文圖
美令
慕盧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因為他知道只有落個兩敗俱傷，才有活命之望。好死不如惡活，爲了活命，就顧不得許多了！

陰陽老魔似已聽透他的心意，不禁冷笑了一聲道：「你的算盤倒不錯！」

說也奇怪，老魔自言自語的說了這麼一句，就像念的是什麼咒一般，話未說完，去勢一頓，全身突於原地僵立不動，就彷彿突然之間變成了一座沒有血肉和靈性的石像！

三郎慌了！

因爲凡是練武的人，都知道一件事，高手過招，最講究的，便是制敵機先。無論攻守，重要的不是敵人使出之招式而是對敵人招式變化之判斷，而現在他所有的判斷都落空了！

他算定老魔即使招式上會有變化，也不致於突然停止攻擊，即使想停止攻擊，也絕無法一下利住去勢。

人不是魚。

只有魚在水裏游動時，才能隨時隨地說停就停。

陰陽老魔當然不是一條魚。

可是，怪就怪在這老魔在極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就像游魚一樣，突然一下停住了前撲之勢！

老魔停住了前撲之勢，他呢？

他的動作照舊，只是所攻去的部位，已於這一瞬間全成了空檔！

老魔是用什麼方法將身形突然定住的呢？

這一招老魔沒有教過他，他跟老魔學了三年武功，連聽都沒有聽說過，可見老魔

魔授他武功時，自始便藏了私。他左臂格空，右手的匕首，也只在空氣中劃了個很不雅觀的弧形。

但老魔却又復活過來。

一掌照常劈下，劈在他的胸口上！

三郎身軀失去平衡，不住踉蹌後退，心頭血氣泛湧，如被火烙，他沒有聽到肋骨斷折的聲音，但已感到一股熱泉，在咽喉噴奔。

他沒有讓這血噴出來。

他還不想死。

但是可怕的東西，無論在什麼地方看到鮮血，都會爲人帶來一陣怵目驚心之感，但是，從仇家身上流出來的血，却只有令人感到快意，感到興奮！

就在這時候，月牙門中，忽然出現一條人影。

三郎心頭一動，突然高喊道：「不，艾老總，這是我們甥舅倆的事，用不着你插手！」

陰陽老魔也已聽到了腳步聲，他原以爲來的是廟祝湯老頭，所以一時亦未在意，現在一聽來的竟是那位劍宮總管無情金劍，不由得暗吃一驚！

因爲他知道無情金劍是個有名的大莽夫，三郎這小子在身份沒有拆穿之前，仍是該宮的錦衣劍士，如果這位莽總管看到該宮的錦衣劍士正在與人交手，他以總管的身份，會袖手不管嗎？

三郎這小子雖然可惡，但這小子剛才已經中了他一掌，而且傷得相當不輕，他的一口惡氣，總算出了一點，等以後有機會，他想怎樣還可以慢慢再找這小子算帳

房門口站了人，但是，她沒有理睬，她只當沒有看到，仍然在慢條斯理的抹拭着那雙牙篋。

「井家老店」是客棧，「及第客棧」也是客棧，規模雖有大小之分，但同屬客棧則一。

城裏的客棧數來數去就是那麼幾家。如果無情金劍那老鬼不肯死心，一定還會在城裏繼續搜查，只要老鬼有意這樣做，老鬼第一個想到的地方，必屬客棧無疑。

他想着想着，一顆心越來越是沉重。現在的及第客棧四週，會不會已經佈下了劍士呢？

他沒有勇氣再想下去，甚至沒有勇氣再回到客棧，但是，他忘不了那女人，忘不了那女人仍在客棧裏等他回去。

所以，他儘管一顆心浮沉不定，走的却仍是一條老路。

×

客棧裏外都沒有什麼異常的地方。後院子裏也很平靜。

×

那女人已經爲他準備好了一桌可口的酒菜。

大概是忙碌了一陣的關係，那女人臉頰上泛起了紅暈，明艷得像七月晚霞。

他站在房門口，深深的嘆了口氣。

「姑娘！」

他輕輕喊了一聲。

沒有回應。

姑娘正坐在桌子旁邊，用一方絲絹在細心地抹拭着一雙牙篋。

她沒有聽到這聲呼喚？

她聽到了。

其實，早在這聲呼喚之前，她就發覺

，如今權衡輕重，自然仍以先應付身後這位不速之客要緊！

老魔念轉如電，不敢稍存大意，當下只好將三郎暫擱一邊，迅捷地轉過身去。

老魔轉過身子，頭抬之下不禁一呆！

什麼無情金劍？

來的原來正是那個廟祝湯老頭！

只聽身後三郎嘿嘿一笑道：「舅舅，你上當了！」

陰陽老魔迅疾轉身大吼道：「小子，你敢——」

三郎等待的，正是這一剎那。

「刷」！

一道銀光，電射而出！

陰陽老魔心神已經分散，加以身子才轉過一半，既不能前進，又不能後退，等他發覺上了小子的當，那支匕首已經涼嗖嗖的齊根插入他的咽喉！

老魔歪歪斜斜的向後退了兩步，伸手在空中比了一下，然後慢慢的倒了下去。

三郎大喜，但他仍不怎麼放心，又衝過去在老魔心窩上狠狠補了一腳，才掠起身形，向院外追去。

廟祝湯老頭是個不會武功的人，加以一向胆小如鼠，他見老魔被殺，兩條腿早嚇軟了，向前還沒跑出幾步，便給三郎一把揪住。

收拾這樣一個可憐的小老頭，自然不費什麼手腳。

三郎只將抓住衣領的五指，改抓住小老頭的後頸骨，使勁一扭一絞，小老頭的頸子，便告歪去一邊，幾乎連哼也沒有能哼出一聲，就這樣不明不白的，賠掉了老

一陣雜沓的腳步聲在院子裏停下來。接着只聽有人在問道：「這間呢？」

店小二回答道：「這一間住的，是一對姓夏的夫婦。」

那人道：「什麼時候住進來的？」

店小二道：「昨天晚上。」

那人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昨晚什麼時候？」

命！

×

城隍廟前，熱鬧如故。

三郎緩步穿過人羣，脚下虛浮飄忽，頭也有點眩暈，他知道這是吐過血後必然會有的現象。

老鬼那一掌，傷得他不輕，他心裏清楚，不過他並不在乎這一點。

不管傷得多重，只要悉心調養，總會復原的。

他這並不是第一次受傷，過去有好幾次，他傷得比這一次還重，但結果他還是治好了。

如今令他煩心的是，他實在不想讓花娘那女人知道他受了傷，而這一點明顯的辦不到。

一個人受了傷，尤其是內傷，最忌諱的兩件事，便是「酒」和「色」。

他可以購得了任何人，但絕購不了那女人。

女人可以在床上知道很多事。

一個有經驗的女人，甚至只要在男人上床之後，摸一摸他的手，便知道男人今天在外面有沒有做「壞事」。

還有一件事，也使他煩心。

那便是在內傷復原之前，兵書寶劍峽的那四千兩黃金，他只有乾瞪眼份兒。

調養這種內傷最少也得花上個把月。

這一個多月如何打發？

呆在城裏，是否安全？

搬到及第客棧來住，是那女人出的主意，這個主意雖然不錯，但却不是最好的主意。

一家客棧裏，又該如何解釋呢？他掙了一下，想坐起身來，但沒等坐起，皺皺眉頭，輕嘆一聲，復又躺下。

他如今傷得這麼重，既不能逃跑，也無法與人動手，就是坐起來又有什麼用？

店小二的腳步聲由遠而近，瞬息來至門外。

花娘秋波一轉，忽然低聲道：「別擔心，我有一個辦法。」

說着，匆匆拉過一條棉被，蓋在他的身上，附耳又叮囑道：「等會他們來了，你別開口，就裝作病得很重的樣子，一切自有我來應付，包管沒有事。」

三郎苦笑，他還有什麼話說？他的命運，只好由天作主，全部托付給這個女人了！

房門上响起一陣剝啄之聲。

花娘嬌聲細氣的道：「誰呀？」

店小二道：「是我。」

花娘道：「是店家麼？」

店小二道：「是的。」

花娘道：「來啦！」

她站起身子，慢慢的向房門口走去。

三郎一顆心騰騰跳個不停，胸口血氣又在泛湧，他剛才吐的血，已經够怕人的了，若是再吐一次，就是鐵打的漢子，也會承受不住。

就在這緊張得令人窒息的一剎那，事情突然起了變化。

敲門的聲音忽然停止了。

只聽有人啞聲笑道：「小二，你過來一下！」

接着是兩頭蛇冒大勇的聲音道：「噴

其實，早在這聲呼喚之前，她就發覺

！吳兄幹嗎不讓他叫門？」
那個聲音有點沙啞的吳姓漢子笑着道：「這一間既然住的是一對夫婦，我看算了。」

吳姓漢子笑着道：「艾老總的意思，只是要我們來這裏看看，看這裏有沒有形迹特別可疑的人住進來，並不是叫我們過來一問一問的打開門來盤查，我們又不是官廳裏派下來的，萬一問不出個什麼名堂來……」

兩頭蛇冒大勇搶着道：「你剛才不聽小二說這對夫婦是昨晚起更之後才住進來的嗎？」

吳姓漢子道：「這個我當然知道。」

兩頭蛇冒大勇道：「那麼——」

底下，那個聲音有點沙啞的吳姓漢子，不知低低接了說了幾句什麼話，兩頭蛇冒大勇罵了一聲：「缺德！」然後，兩個人不約而同，一起哈哈大笑起來。

腳步聲就這樣在笑聲中漸漸遠去。

三郎這才深深鬆出了一口氣。

聲音有點沙啞的吳姓漢子，他也認識。此人名叫吳德全，外號追魂蜂，在錦衣劍士羣中，雖不如何出色，但比兩頭蛇冒大勇的資格却要老得多。

他儘管未能聽得這位追魂蜂最後說了些什麼，但不難想像得到的是，一定是這位追魂蜂告訴兩頭蛇冒大勇：天殺星雖然喜歡殺人，却未聽說這小子歡喜跟娘們攪在一起，尤其是目下這種風聲鶴唳四面楚歌的處境下，這小子更不可能弄個娘們自己增加累贅！

一對夫婦住進客棧，大白天裏，也將房門關得緊緊的，所為何來？不問可知。而這，無疑正是這兩人最後相與大笑的原因。

腳步聲漸漸遠去了。

花娘也鬆了一口氣道：「好了！走啦！你也起來先喫點東西再說罷。」

她像想起什麼似的，忽又轉過臉去道：「那個傢伙怎麼樣了？」

三郎點點頭，虛弱地道：「東西我不想吃了，你去找店家要副紙筆，我來開個藥方子，等天黑了，你改扮一下，去替我抓藥……」

花娘道：「不請大夫來看？」

三郎道：「用不着，我自己的方子靈得很。」

他頓了一下，又道：「藥舖子找個僻靜一點的，就推稱是你家的長工，在春米時不慎被春板撞了胸口，千萬記住，別讓人看到。」

這時，及第客棧前面兼營酒食的店堂中，在靠近西北角落的一副座頭上，兩名衣着考究的中年人正在吃酒談笑。

兩人看派頭便知道是做大生意商人。因為兩人面前那一桌酒菜，少說點也值個三五兩銀子，不是腰纏萬貫的巨賈，根本就喫不起這種上等筵席。

桌子上已經擺滿了菜，菜還在一盤盤的往上端。

就在棧中伙計為這兩位客人端上一盤栗子雞時，店門口光綫一暗，又走進來兩名客人。

進來的這兩人不但是別人，正是方姓漢子和黑心書生羊百城！

兩人仍然留着小鬍子，容貌與打扮，均未改變，只是不見了先前僞充布販的那兩個大包袱。

兩人進店之後，只在店堂中隨意地四下掃了一眼，便由一名伙計招呼去後院。

西北角落上左首那兩名商人低聲笑着道：「你瞧，多巧，這兩個傢伙也來了。我說這兩個傢伙決不是兩個布販子，沒有說錯吧？」

右首那兩名商人點點頭，沒有開口。

原來這兩名商人也並不是真正的商人，而是申無害與麻金甲離開井家老店之後所改扮。

兩人為什麼要離開井家老店呢？

依麻金甲的意思，本想等天黑了再過來，因為這裏與前面無情金劍等人住的四方客棧只有一街之隔，天黑了動手，比較不易引起注意。

但是，申無害不願冒險。

他認為這對男女如果再給跑掉了，要想找到將不是一件容易事，要喝這酒裏有酒，要房間這裏有房間，還是早一點先過來等着，較為妥當。

麻金甲想想也是道理，於是兩人就趕來了。只是兩人沒有想到，事情竟有這麼巧，對面廂房住的那兩個布販子，居然也在兩人到達不久，雙雙趕來了。

麻金甲笑了一下，又道：「申兄有沒有看出這兩個傢伙究竟是什麼路數？」

申無害搖搖頭道：「看不出。」

麻金甲道：「兩個傢伙忽然也來了這

裏，申兄以為會不會只是一時之巧合？」

申無害道：「很難說。」

麻金甲道：「那麼你看我們要不要跟去後面瞧瞧？」

申無害又搖了一下頭，望着面前的酒

歪怔怔出神，似乎正在思索一件什麼事。

就在這時候，店堂裏的伙計忽然再度

响起一陣吆喝，兩人轉臉望過去，原來又有

四個客人，走了進來。

這四人衣着都很普通，年歲也相去無

幾，全在四五十之間。

四個人是一起走進來的，但在進門之

後，却分成了兩批，其中兩人由店伙領去

後院，另外兩人則在店堂中挑了一副座頭，

坐了下來。

麻金甲神色一動，傳音說道：「申兄

留意，來的這四人，小弟全認得，都是錦

衣劍士。這四個傢伙跟蹤的對象，如果是

那兩個布販子，還不趕緊，要如果是冲着

三郎那小子來的，事情就麻煩了。」

申無害點點頭，也以傳音方式道：「

現在你可以跟去後面瞧瞧了！」

麻金甲立即起身跟去後院，隔了約莫

盞茶光景，帶着笑容回到座位上，低聲笑

着道：「幾個傢伙不是冲着那小子來。」

申無害道：「何以見得？」

麻金甲道：「四個傢伙的房間，都開

在後院第二進，兩個布販住的是西廂七號，

兩名劍士住的，則是東廂八號，正好遙

遙相對。」

申無害道：「三郎那小子不是住在第

三進院子裏嗎？」

麻金甲道：「是啊！所以我說這四個

很重的內傷，而且知道三郎一定已經吐血很多血。

此外，她還知道一件事。

一個人受了這樣重的內傷，在一個月

之內，絕對經不起車馬舟船之勞頓，三郎

能為自己開藥方，一定也知道這一點。

那麼，兵書寶劍映的那批黃金怎麼辦

呢？

等一個月之後再去提取？

這一點麻金甲完全估計：她等不及！

藥方開好，三郎又上了床。

她只好等。

因為天還沒有黑。

在天黑之前，她不能從三郎口中，

套出兵書寶劍映那批黃金詳細的藏放位置

呢？她沒有太大的把握。

因為他們認識才兩天，她也不是他有

生以來的第一個女人，至少在目前來說，

他還沒有把她看得比四兩黃金更重要。

更重要的是，他迷戀上她，除了她的

美色之外，仍是見面時她對金錢的冷漠態

度，如果她在言詞之間，突然對那批黃金

發生興趣，一定會使他對她的觀感，整個

為之破壞無遺！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在閒談之中，

設法讓對方不知不覺的將那處藏金之所

自動說出來。

這需要很大的耐心，而且不一定有效

果，但她必須一試。

她等他躺下，先拿枕頭墊高他的頭，

再替他蓋上薄被，然後就在床沿上坐下，

手伸入被中為他輕輕揉着胸口，一面柔聲

道：「現在有沒有好點？」（未完）

麻金甲點頭道：「如果真是這個姓方的，這四名錦衣劍士就要倒大楣了。」

申無害喝了口酒，皺皺眉頭道：「這些狗咬狗的玩藝兒，咱們暫時可以不談，另外有件事，我還得請麻兄幫我動動腦筋。」

麻金甲道：「什麼事？」

申無害道：「剛才我已仔細的想過了

傢伙可能都不是冲着那小子來的。極可能是冒充布販子的那兩位仁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露了馬脚，正好落入這些劍士眼中。如果真是這樣，恐怕不消多久，就有一場好戲可瞧了！」

申無害微微搖頭道：「戲是必定有一場，如說這場戲有多精彩則未必見得。」

麻金甲道：「為什麼？」

申無害道：「因為我已約署猜付出這兩個布販子的真正身份。」

麻金甲不禁一哦道：「你猜想兩人是誰？」

申無害道：「其中一個我還不敢十分確定，但兩人之中，必有一個是那姓方的所喬裝，則絕無疑問！」

麻金甲道：「姓方的？就是你說的那個已練成驚天三式，雖然一身武功不弱，但却缺乏江湖經驗的副幫主方介塵？」

申無害道：「是的。」

麻金甲道：「剛才你不是說，這斯已被誘去北邙那天殺總宮，很可能已經遭了三郎那小子的毒手嗎？」

申無害道：「是的，但也可能事情臨時起了變化，以致三郎那小子實際上並未得手。」

麻金甲點頭道：「如果真是這個姓方的，這四名錦衣劍士就要倒大楣了。」

申無害喝了口酒，皺皺眉頭道：「這些狗咬狗的玩藝兒，咱們暫時可以不談，另外有件事，我還得請麻兄幫我動動腦筋。」

麻金甲道：「什麼事？」

申無害道：「剛才我已仔細的想過了

三郎這小子也不是個好纏的人物，我担

心這小子自知難逃一死，很可能咬緊牙關拚得一命不要，也不肯說出藏金之所。」

麻金甲沉吟道：「是的，這小子的確很難纏，不過，小弟所担心的，倒不是這一點。」

申無害道：「除此而外，還有什麼顧慮？」

麻金甲道：「我並不擔心這小子不說，而是擔心這小子胡說一通。比方說：他告訴你，金子藏在川西的打箭爐，或是湘南的九疑山，試問你信不信？你相信了，你就得去。同時，為了防備他說起見，又勢必要將他帶在身邊一起走。小子像這樣只要亂指兩個地方就够你吃不消了。」

申無害道：「否則怎辦？」

麻金甲思索了片刻，忽然眼中一亮，抬頭道：「如果這批黃金轉移到如意嫂那女人手上，申兄覺得過問起來是否要比比較容易些？」

申無害點點頭道：「是的，那就容易得多了！」

麻金甲笑道：「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不妨耐心慢慢的等着吧！」

申無害道：「等？」

麻金甲笑道：「不錯，等！」

申無害道：「麻兄的意思，我還是不明白，能否請麻兄說得清楚一點？」

麻金甲傾身向前，低聲笑着道：「這不已經够明白了嗎？剛才那小子回來時，腳步虛浮，臉色蒼白，兩眼呆滯無光，顯然是什麼地方與人交手，受了重傷。小子如要將傷勢完全治好，最少也得個把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牡丹及榮敬宗等，在飛龍關口一舉滅了飛龍堂主饒三村、黃龍堂主郝飛鵬後，凌君毅、牡丹聯袂闖進關內，遇傷重垂危的公孫相，凌君毅以靈丹及內功療好他的傷勢，公孫相愧感交集下說出當年冒充凌君毅騙騙芍藥之事，凌君毅由迷宮闖出，全都聽到，忿而斷去公孫相一臂後急馳而去，公孫相為求贖罪，立刻跟蹤而去。凌君毅把失陷迷宮的百花幫中人全數救出後，與榮敬宗、玉蘭等會合向飛龍堂行去，驚聽前面有人激鬥，榮敬宗催促各人快去應戰——

群英出玄關

嶽廟締絲羅

凌君毅想起芍藥和公孫相搶先衝了出去，莫要遇上了敵人。

尤其公孫相傷勢未痊，又斷了一條左臂，心念一動，不由的心頭大急，忙道：「晚輩這就趕去。」

沒待榮敬宗再說，身形一掠數丈，朝甬道疾奔過去。

甬道盡頭，是一個高大的圓洞門，門外擋着一道丈許高的白石屏風，晶瑩如玉，光可鑑人！

轉過屏風，竟是一座寬廣的穹頂大廳，階前是一個大天井（所謂大天井，當然仍是山腹石室。）

但大天井的外面，一道高大的石門之外，已經透射進天光，隱隱可見蒼翠的山林！

此時，大天井中，正有四五個黑衣勁裝漢子，手持狹長烏黑長劍，圍攻一個青衣漢子，打的十分激烈！

凌君毅一眼就認出那身穿青色勁裝的正在甬道中失散的丁嶠！

他雖被圍在中間，一柄鐵骨摺扇，却使的開闔如風，勢道威猛已極，逼得圍攻他的五人，退避不迭，但他們此退彼進，誰也不肯絲毫放鬆。

凌君毅心頭不禁一喜，急忙掠過大廳

，站在階上，大聲喝道：「住手。」他這聲大喝，聲若春雷，直震得場中幾人猛然一驚，各自收勢，向後躍退一步，回頭看來。

丁嶠一眼看到凌君毅，不由的大喜過望，急急叫了聲：「總座！」

五個黑衣人瞥見飛龍堂後，忽然闖出一個身穿青衫的人來，也大感意外！

其中一人一揚手中長劍，大聲喝道：「快截住他，別讓他逃走了。」

此人喝聲出口，五人之中，立時分出兩人，朝凌君毅撲來！

凌君毅凜立不動，朗笑一聲道：「你們都給我站住，黑龍會業已破去，會主韓占魁，飛龍堂主饒三村，黃龍堂主郝飛鵬，均已授首，爾等幾人，還不放下兵刃，聽候發落？」

珍珠令續篇 / 東方玉·文
盧 令·圖

影劍潭龍



那為首的黑衣人厲聲道：「大家別聽他胡說，還不快走！」

就在此時，榮敬宗、辜鴻生領着眾人，一齊走出大廳。

榮敬宗洪聲道：「凌公子說的不假，爾等只要放下兵刃，老夫保證不傷你們性命。」

那為首的黑衣漢子看出情形不對，腳下不禁後退了幾步，口中喝了一聲：「風緊，扯！」

疾然一個轉身，飛快朝大門外掠去。

他身法原極快速，一掠之勢，便已奔到門口，那知抬頭看去，方才明明還站在階上的青衫少年，不知他何時，已經站在門口，擋住了去路，含笑說道：「你們想逃，那可沒有這麼容易。」

為首的黑衣漢子看他空着雙手，那邊遲疑，口中冷喝一聲：「小子找死！」

身形疾進，手中長劍已經當胸直刺過去。

凌君毅只一偏身，就避過了劍鋒，右手一把扣住對方手腕，左手駢指如戟，一指朝他「靈台穴」上點落。

那漢子機伶伶一個冷顫，口中悶哼一聲，登時臉色煞白，一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虛脫得幾乎站立不穩。

誰都看得出，那漢子是被凌君毅廢去了武功。

凌君毅倏地回過身來，目光一掃其餘四人，道：「你們都過來，黑龍會清廷鷹犬，你們是鷹犬的爪牙，鷹犬不能赦免，爪牙可貸一死，但你們都得廢去武功。」

四人聽的面面相覷，過了半晌，其中溫婉君把小葫蘆一起遞了過去，說道：「辜朋友如果認識字，這上面不是寫的很清楚麼？」

辜鴻生接過小葫蘆，看着標籤，說道：「溫氏秘製解迷丹，姑娘給兄弟服的是『解迷丹』！妳沒騙兄弟吧？」

溫婉君接過小葫蘆，咕的笑道：「我騙你作甚？因為當時榮老伯說你利祿心重，未必可靠，我才故意要服下一顆藥丸，說是『失魂丹』，這樣你才肯替我們出力呀，其實這『解迷丹』專解各種迷藥，預先服下一顆，能在十二個時辰之內，不懼任何迷香，迷藥，對人身體並無損害，還要什麼解藥？」

榮敬宗一手捋鬚，呵呵大笑道：「辜兄現在可以放心了吧？」

辜鴻生老臉一紅，不自然的笑道：「溫姑娘真會捉弄人，兄弟算是陰溝裏翻了船。」

榮敬宗忽然臉容一正，說道：「辜兄方才說的不錯，咱們昔年同列黑龍會三十六將，算來該是兄弟了，離開崑崙山，咱們也就此分手了，三十六將，如今已只剩下你我兩人，回首前塵，真是恍如一夢，辜兄今後有何打算，兄弟也無權過問，但兄弟有一句臨別贈言，那就是：咱們是炎黃子孫，要堂堂正正做人，希望辜兄三復斯言！」

辜鴻生拱拱手，說道：「榮兄金玉良言，兄弟奉教，咱們後會有期，兄弟告辭了。」

說完，朝眾人一抱拳，轉身朝外走去。

一人說道：「我們都是江湖上人，武人一旦失去武功，那是生不如死了。」

凌君毅道：「你們仗着一點武功，才會為惡江湖，廢去武功，正是好讓你們重新做人。」

四人互望一眼，突然一聲吆喝，四條人影，四支烏黑的長劍，同時撲起，朝凌君毅集中刺到。

丁嬌大喝道：「狗娘養的，你們還敢動手！」

摺扇倏然張開，正待出手。

只聽凌君毅長笑一聲道：「在下說過，你們都得廢去武功，誰也逃不脫了。」

話聲甫落，悶哼和「哎喲」之聲，同時响起！

誰也沒看清他是如何出手的，但四個漢子已經長劍脫手，跌坐在地上。

不用說，他們都在一招之間，已被凌君毅廢去了武功。

凌君毅依然像沒事人兒一般，連看也沒再看他們一眼，抬目朝榮敬宗問道：「榮老伯，從這裏出去，就是出口麼？」

榮敬宗含笑點頭道：「不錯，這裏就是飛龍堂，外面是玄關殿，和黃龍洞已經隔了一個山頭，咱們現在就是從這裏出去。」

凌君毅目光一掠在「青龍潭」投降的五個青衣漢子，說道：「你們過來。」

那五個漢子聽的失色道：「凌公子，咱們兄弟早已真心投降，還帶着公子，深入地牢，和進入『六衍迷陣』中救人，咱們不敢說立功，也可以贖罪了，還望公子高抬貴手，饒了小的吧！」

榮敬宗將五名青衣漢子揮揮手道：「你們也可以走了。」

那五個青衣漢子一齊躬身一禮，朝山外而去。

榮敬宗輕歎一聲，仰首道：「老會主一手創立的黑龍會，前三十年是反清復明的忠義之旅，後二十年是被清廷鷹犬所控制的殘害義民的創子手，前後五十年，老朽就在這裏渡過了整整四十個年頭，當年來的時候，還是一個弱冠少年，今天走出去的，已是白髮鬚眉的衰年老頭，這一升大好基業，從此就永埋荒山了。」

說到這裏，不禁潸然淚下。

凌君毅道：「榮老伯，這座山腹洞窟，秘道縱橫，如果任由它留着，一旦被江湖黑道中人作為巢穴，實是後患無窮，不知是否可以把它封閉？」

榮敬宗微微一笑道：「凌公子但請放心，老朽選擇這裏出來，就是為了準備把此山秘道，一起封死，因為其餘幾處出口，皆閉的機括，均在裏面，只有飛龍堂大門，可以由外面啓閉，咱們到了外面，再把它關上，外人就無法進入了。」

凌君毅道：「此處既可由外面啓閉，除了榮老伯外，一定也有其他的人知道的。」

榮敬宗道：「這是黑龍會列為最機密的事項，只有堂主以上的人才知道，如今死的已經死了，活着的人，連老朽在內，大概已經只有三個了。」

凌君毅道：「不知道其他兩人又是誰呢？」

榮敬宗將鬚道：「一個是令堂，另一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你們幫我救人，凌某十分感激，但你們不過中年，離開黑龍會，依然踏進江湖，還有二三十年時光，誰能保證誰不去為惡？」

五個漢子同聲道：「小的立誓重新做人，決不再入江湖。」

凌君毅道：「你們既然不入江湖，還要武功何用？」

五人一齊跪了下去，說道：「但求公子高抬貴手，小的如若出去之後，還敢仗着武功，為非作歹，就死在刀劍之下。」

凌君毅道：「你們起來，在下姑念你們救人有功，只點幾你們一處經絡，仍可保有四成武功，足以使你們保身衛家，只是無法再練上去，和人動手，只要不用十分氣力，決可無碍，這樣一來，因你們受到限制，才不至於再為惡了。」

五人面露希求之色，還待再說。

榮敬宗洪聲道：「凌公子如此處置，已是法外施仁，你們還不滿足麼？黑龍會二十三年來，不知殺害了多少江湖忠義之士，照說清廷鷹犬爪牙，誰的手上，都有血腥，把你們一體誅殺，都不為過，你們想死還是想活？」

五個青衣漢子聽他這麼一喝，就不敢多說。

凌君毅出手如風，在他們身上，輕輕點了一下。

五人但覺機伶一顫，別無感覺，這就朝溫婉君躬躬身道：「小的五人，已蒙凌公子法外施仁，保留了部份武功，如今即將離開黑龍會了，姑娘答應小的五人，在離開之前，解去身中之毒，還望姑娘賜給

個是水輕盈，唉，咱們當時應該把她截住才好。」

凌君毅想起師傅兩次出聲阻攔，任由水輕盈退走，心中不禁暗暗暗咕：「不知此女是何來歷？劍法武功，都不在自己之下！」

說話之時，已經跨出「飛龍堂」大門，外面還是一個高有數丈，足有五六丈深廣的大石窟。

榮敬宗等大家走出大門，然後俯下身去，在右首石壁下，搬開一塊大石，伸進手去，掏摸了一回，但聽一陣軋軋震動，一方巨石，從門上緩緩開下！

「飛龍堂」大門，登時變成了一堵黝黑的石壁。

榮敬宗依然蹲着身子，回頭說道：「凌公子，老朽要借你巨劍一用。」

凌君毅答應一聲，抽出巨劍，遞了過去。

榮敬宗接過短劍，朝窟窿中一陣亂削，但聽連連響起幾聲「錚」「錚」輕响，敢情他已把石門開啓的機關削斷了。

榮敬宗依然把石塊砌上，站起身來，臉上猶有凄楚之色，遞還短劍，一個人好像蒼老了许多，黯然一歎，當先舉步朝洞外走去。

石洞外面，陽光普照，蒼翠欲滴，天風吹來，使人精神為之一清。

洞在玄關殿右側，陡峭百丈，危崖如覆，洞外，只是橫層的斷崖，容得一點足尖。

如果你不會武功，那就必須雙手攀住石隙，足尖踩着石梗，身子整個懸在空中

解藥才好。」

溫婉君溫聲問道：「你們中了什麼毒呢？」

五個青衣漢子道：「小的服了姑娘的『失魂丹』，十二個時辰不解，就得終身成為白痴，姑娘就高抬貴手，饒了小的吧！」

溫婉君「哦」了一聲，回頭朝辜鴻生問道：「辜朋友呢？你也要解藥？」

辜鴻生連忙陪笑道：「姑娘答應的話，自然算數了。」

辜鴻生心中雖感憤怒，但臉上絲毫不敢流露，依然陪笑道：「嶺南溫家秘製的『失魂丹』，自然也只有姑娘才有解藥了，姑娘答應過兄弟，在離洞之前，給予解藥的。」

溫婉君低低嘴，輕笑一聲，道：「嶺南溫家根本沒有『失魂丹』，我又那來的解藥？」

辜鴻生急的沁出汗來，說道：「姑娘那是要兄弟的老命了。」

溫婉君笑着道：「我沒有騙你，真的沒有啊。」

辜鴻生拭了一下臉上的汗水，急道：「但兄弟明明服了『失魂丹』，榮總管，你親眼看到的，咱們也算是兄弟了，你總不成看兄弟後半輩子變成白痴吧？」

溫婉君從身邊摸出一個小葫蘆，倒出一顆藥丸，托在掌心，說道：「辜朋友，你服的是不是這顆藥丸？」

辜鴻生仔細看了一陣，點頭道：「正是這顆藥丸，姑娘說它叫做『失魂丹』，一點沒錯。」

緩慢的橫着移動，才能渡過這近百丈遠的巖崖。

就算你會武功吧，但武功較差的人，走在這上面，一樣艱難難行。

榮敬宗領着大家走完這段艱險的路程，轉過山腰，雖然同樣是巖巖斷壁，同樣無徑可循，但已沒有方才的險峻。

一行人中，大半是姑娘家，走完這段路，誰都禁不住要舒上口氣。

榮敬宗看看天色，已是巳牌稍偏，這就回頭道：「大家要不要歇歇再走？」

凌君毅忍不住問道：「榮老伯，從這裏到嶽姑廟，不知還有多少路程？」

榮敬宗道：「快一點，大概未牌時光，就可以趕到了。」

牡丹根本不知道太上已死，只道已在嶽姑廟等候，這就掠掠髮髻道：「我們還不累，不如趕到嶽姑廟再休息吧。」

榮敬宗點頭道：「如此也好，大家全都空着肚子，早些上路，還趕得上廟裏的素齋哩。」

嶽姑廟，座落在嶽姑頂下，廟貌宏偉，香火極盛。

廟中奉祀的是東嶽大帝之女碧霞元君，塑的是一尊少女神像，鳳冠霞帔，綺年玉貌，肅穆端莊。

每年四月十五日，神誕前後十日，香客雜沓，絡繹於途，附近百里的人，都會扶老携幼的趕赴廟會。

這時山前演劇酬神，百戲雜陳，各種攤販，也在山脚下搭起一二里長的布棚，吃的玩的，應有盡有，呼盧喝雉，通宵達

去。

去。

去。

去。

去。

且，真是崑崙山一年中，最熱鬧的一段日子。

未牌方偏，榮敬宗領着凌君毅，牡丹等一行人，已經趕到嶽姑頂下面，老遠就看到嶽姑廟門口，站着一個身穿藍袍的高大人影，好像在眺望什麼。

唐文卿不覺低啊一聲，說道：「會是巴總管！凌大哥，巴總管怎麼也會在這裏的呢？」

這話，凌君毅也無法回答，只是點點頭道：「大概是找妳來的了。」

他們看到巴天義，巴天義自然也看到他們了，三脚兩步的迎了上來，連連躬身陪笑道：「凌公子，二姑娘，三姑娘（方如蘋拜在唐老夫人膝下，自然稱作三姑娘了）都來了，兄弟從早上站到這時候，連脚骨都站直了。」

凌君毅還了一禮，方如蘋已經搶着問道：「巴總管，乾娘也來了麼？」

巴天義道：「是老莊主和少莊主。」

接着又道：「三姑娘的令舅祝莊主，和嶺南溫家老莊主溫二莊主都來了。」

祝莊主驚啊一聲道：「爹也來了。」

溫婉君同樣驚奇的道：「我爹和二叔怎麼也會來了呢？」

巴天義道：「事情是這樣，溫家有一個使女叫做小燕的，因溫姑娘潛入百花幫，一去就沒有消息，心頭一害怕，就趕去報告溫家老莊主，正好溫老莊主和咱們老莊主，少莊主都在龍眠山莊作客，同時也發現祝姑娘，二姑娘，三姑娘都已有多日未曾返家，就一起找上百花幫去……」

牡丹驚啊一聲，問道：「你們都去了

百花洲？」

百花洲花家大院，雖有梅花，蓮花等人留守，但去的人如果都是用毒名滿天下的四川唐門老莊主唐天縱，迷藥獨步江湖的嶺南溫家老莊主溫一峯，和潛龍祝文華，聯上了手，就算有太上坐鎮，只怕也難以應付。

她身為百花幫主，那得不驚？

巴天義不知道她的身份，但因她和凌公子同行，又走在衆人之前，倒也不敢怠慢，含笑說道：「沒有，咱們一行人剛到嶺南附近，就遇上了凌公子的尊師，要咱們不用再去百花幫，只須到崑崙山嶽姑廟來就好。」

牡丹舒了口氣，沒有再說。

凌君毅問道：「你們已來了幾日？」

巴天義道：「昨天才到。」

剛說到這裏，但見山門內快步走出一個豐神清朗的青衫少年，一眼瞧到衆人，就飛奔了過來，叫道：「凌兄，你怎麼才來？想死小弟了。」

凌君毅也慌忙迎了上去，叫道：「唐兄。」

原來來人正是唐門少莊主唐少卿，兩人緊緊握住了手。

唐文卿，方如蘋也跟着上去，叫了聲：「大哥。」

凌君毅替唐少卿引見了榮敬宗，牡丹，溫婉君等人。

唐少卿一拱手，然後說道：「凌伯母會說，諸位今天上午就可來的，一直等到中午，還沒有來，準備了的素齋，都已涼了，此刻凌伯母和家父等人，都在後進

花廳上呢，在下替諸位引路。」說完，領着衆人，朝廟中行去。

一行人進入大殿之後，榮敬宗示意小桃和四名黑衣劍士留在殿上。

牡丹也要紫微，芙蓉，鳳仙，玉蕊和護法丁嬌，冉遇春，杜乾麟，羅耕雲，和四名侍女茉莉，瑞香，杜鵑，薔薇等人，都留在殿上，自有唐門總管巴天義把大家引到前面客室待茶，廟中早已準備了素齋，不在話下。

唐少卿陪同凌君毅，榮敬宗，溫婉君，唐文卿，祝莊主，方如蘋，萬人俊，許家驊等人，往裏面去。

第三進方塘一鑑，游魚成羣，是放生池。

兩旁花圃中繁花如錦，中間一條平坦石橋，護以白石欄桿，越過石橋，迎面一排長廊，三間精舍，正是嶽姑廟接待貴賓之處。

這三間花廳，並不會隔斷，越發顯得敞軒明亮，四壁張掛了不少名人書畫。

唐天縱，溫一峯，祝文華，鐵氏夫人等人，正由一個黃袍老僧陪着閒談。

唐少卿走到門口，就搶着叫道：「爹，凌兄他們來了。」

廳上諸人，紛紛站了起來。

凌君毅讓榮敬宗走在前面，大家跟着入內。

鐵氏夫人首先替唐天縱等人，引見了榮敬宗。

然後凌君毅又替萬人俊，許家驊，牡丹，玉蘭，引見了母親。

大家一陣寒暄之後，相繼落座。

鐵氏夫人道：「毅兒，你快去見過天虛老禪師，這位老禪師，是你外公昔年方外至交。」

凌君毅早已看出黃袍老僧白眉低垂，貌相清癯，少說也有九旬以上，但雙目神光內蘊，分明是位身懷上乘武功的有道高僧。

聞言立即恭敬的走上前去，作了個長揖道：「再晚凌君毅見過老禪師。」

天虛禪師雙手合十連連躬身道：「不敢，小施主不可多禮，再晚的稱呼，老衲更不敢當。」

鐵氏夫人道：「老禪師怎地和孩子也客氣起來。」

天虛禪師呵呵笑道：「夫人有所未知，老衲和鐵老施主，當年雖是交論方外，但凌小施主的尊師，算起來還是老衲的師叔，小施主不就成了老衲的師弟麼？」

凌君毅心中暗道：「原來這位老禪師，也是少林支派。」

鐵氏夫人道：「這個我倒不知道。」

祝文華朗笑一聲道：「凌夫人不用爲難，老禪師和鐵老會主既是方外至交，如以師門淵源排來，又是凌老弟的師兄，兄弟覺得有凌夫人在場的時候，就矮上兩輩，凌夫人不在場的時候，再以平輩論交不遲。」

唐天縱一臉俱是笑容，望着凌君毅，一手燃鬚，含笑說道：「凌賢侄，這回又是你立了殊功，一舉破了黑龍會，替江湖同道，救平大患，看來，老夫等人，真是老了。」

凌君毅躬身道：「老伯誇獎，小侄愧

不敢當。」

溫一峯接口笑道：「賢侄無須太謙，江湖後浪推前浪，這天下本來就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了。」

唐老莊主，溫老莊主從「絕塵山莊」起，一直稱凌君毅爲凌老弟，如今忽然全改了口。

這也沒錯，凌君毅和唐少卿，唐文卿平輩論交，唐老莊主稱他一聲「賢侄」，原也理所當然。

但凌君毅和溫婉君，本是兒女私情，溫婉君自然不會告訴乃父，那麼溫老莊主也改口以「賢侄」相稱，就顯示出他已經知道兩人之事。

這自然是小燕說的了。

凌君毅那會聽不出來，臉上覺得有些訕訕的，一時不好多說。

牡丹進來之後，始終不曾見到太上，心中正在暗暗納罕，自己師傅和凌夫人，原是姐妹，她老人家既然要自己等人到嶽姑廟來，如今凌夫人和唐老莊主等人，全在這裏，師傅決不會先走，那麼，她老人家呢？

她坐在椅上，正在默默沉思之際！鐵氏夫人已經嫣然含笑：「牡丹姑娘，芍藥姑娘沒來麼？」

牡丹連忙應了聲「是」，答道：「二妹平日嬌縱慣了，方才衝出飛龍關，就獨自負氣走了，連家師說的話都敢不聽。」

鐵氏夫人點點頭道：「不錯，要你們到這裏來，原是你們師傅的意思，毅兒大概已經告訴妳了，老身和你們師傅，原是姐妹，她在臨終時，曾和老身說過，她把

你們視如己出，妳叫我一聲姨媽就好。」

「臨終」這兩個字，聽到牡丹，玉蘭兩人耳中，只覺頭腦轟然一震！

牡丹目承淚水，忍不住抬頭問道：「姨媽，妳說家師她老人家……」

鐵氏夫人面現淒容，含淚道：「怎麼？毅兒，你沒告訴她們？」

凌君毅道：「孩兒因幫主，總管等人，初離險地，由娘告訴她們的好。」

牡丹淚水奪眶而出，撲的跪了下去，咽聲道：「姨媽，妳老人家快告訴侄女，師傅如何死的？」

她這一跪下，玉蘭也跟着跪倒地下，陪着流淚。

鐵氏夫人慌忙把兩人扶了起來，口中說道：「孩子，妳們起來，聽老身慢慢的說。」

牡丹，玉蘭兩人站起身子，只是流淚不止。

鐵氏夫人溫言安慰了兩人一陣，才把自己和太上的身世，及太上遇害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牡丹，玉蘭兩人想起師傅從小把自己扶養長大，不料這次崑崙山之行，和師傅從此慈顏永訣，人天殊途，一時又悲從中來，哭的淚人兒一般。

鐵氏夫人也陪着她們垂淚，一面說道：「孩子，你們且節哀順變，如花妹子，在臨終之時，還有兩件事情，要老身告訴你們。」

牡丹拭着淚水，說道：「姨媽，師傅有什麼遺命，妳老人家請說。」

鐵氏夫人神色一正，說道：「你們師

傳臨終時曾說，當年她收養你們，手創百花幫，原是一心要和黑龍會在江湖上一爭短長，後來她得知先夫殉難，黑龍會已被清廷收買，就存了消滅黑龍會，繼承先父遺志之願。因此又開始物色各門各派門下傑出才俊之士，擴張勢力，另一方面，又因黑龍潭留有長春真人的劍譜，如能得到劍譜，就可獨步武林，無人能敵，決心親自長征黑龍會，要你們分三路吸引敵人，她潛入黑龍潭去。

「如今黑龍潭已破，一切已成過去，但清廷因黑龍會失事，決不會輕易放過，百花幫自然是他們第一個要撲滅的對象，因此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妳迅速傳令，解散百花幫，免得被清廷鷹爪追緝。」

牡丹含淚點頭道：「侄女遵命。」

鐵氏夫人又道：「妳師傅第二件事，也是她的未了心願，那是因爲老身只是鐵老會主的義女，如花妹子才是鐵氏門中的繼承人，因此她要繼承鐵氏香煙……」

牡丹聽到這裏，不禁淚如雨下，泣不成聲。

鐵氏夫人續道：「早在百花幫選拔總護花使者之時，如花妹子已經有意把妳許配毅兒，她在臨終之時，又向老身提出請求，不論毅兒是否已經訂親，要老身替妳作主，與毅兒成親，將來有了孩子，都要姓鐵，這就是說，妳不是凌家的媳婦，是鐵家的媳婦，這是妳終身大事，如花妹子雖要老身作主，但老身總得徵求妳的意見，不知妳願不願意？」

凌君毅站在一邊，早已俊臉通紅，要待迴避。

唐少卿一把拉住，含笑：「凌兄別走，還有呢！」

牡丹本來淚流滿面的人，這回鐵氏夫人說到她終身大事，她雖然是一幫之主，但女孩兒家聽到這件事上，誰不羞得低垂粉頸，一張臉比大紅緞子還紅？

心頭儘管一百二十個肯，就是羞難啓齒，喘喘了半天，才低低的道：「這是師傅的遺命，侄女但憑姨媽作主。」

說到後來，聲音簡直比蚊子還輕。

鐵氏夫人諷然含笑：「妳既然同意，那就這樣定了。」

這個「定」字，牡丹好比嚇下了定心丸，一顆芳心也定了下來，低垂粉頸，應了聲「是」。

鐵氏夫人回過頭來，朝凌君毅道：「毅兒。」

凌君毅紅着臉道：「娘有什麼吩咐？」

鐵氏夫人道：「爲娘聽唐老莊主說起，唐老夫人有意把唐姑娘許配給你，當日送你巨額劍，正是此意，溫老莊主只有一位千金，慢和你認識在先，溫姑娘爲了你，還喬裝改姓，進入百花幫，兩家都挽視莊主眼爲娘提親，經爲娘和三位莊主商量的結果，溫老莊主膝下只有一位千金，因此也依照繼承鐵氏香煙的辦法，你們有了孩子，繼承溫氏香煙，唐老莊主的千金，繼承咱們凌家的香煙，這樣三家都有了繼承香煙的人，三位姑娘在名份上，也並不衝突，這三件親事，就這樣定了，你趕快去叩拜兩位岳父。」

唐姑娘，溫姑娘早已羞得臉紅着臉，一齊躲了出去。

凌君毅聽了母親的吩咐，紅着臉，依言走到唐天縱面前，屈膝跪拜下去，口中說道：「岳父在上，請受小婿一拜。」唐天縱滿臉高興，慌忙伸手扶起，大笑道：「賢婿快快請起，哈哈，老夫第一眼看到你的時候，就想到小女身上，那知拙荆比老夫還要先上一步。」

凌君毅站起身子，又向溫一峯拜了下去。溫一峯也趕忙扶起，笑道：「賢婿少禮。」

接着哈哈大笑道：「唐兄這個女婿，是丈母娘看中的，兄弟這個女婿，却是小女自己挑的，咱們都是現成丈人。」

祝文華連連拱手道：「兄弟這大媒，才是現成的呢！」

榮敬宗，萬人俊，許家驊一起向鐵氏夫人，唐，溫二位莊主道賀。

榮敬宗一手攔腰，笑道：「今天破賊歸來，三喜臨門，果然是一件大喜事，但兄弟覺得三喜不如五喜，五喜自然更熱鬧了，因此兄弟也想作個冰人，向凌夫人，祝莊主討杯酒，不知二位肯不肯賞兄弟一個薄臉？」

鐵氏夫人奇道：「榮大俠說的五喜，不知要給那一家提親？」

榮敬宗呵呵一笑道：「兄弟提的這兩門親事，是黃山萬家，石門許家，只要凌夫人和祝莊主點頭，兄弟這冰人就當成了。」

祝文華看了萬人俊，許家驊兩人一眼，心中約已有個譜兒，一面問道：「榮老哥是給萬許二位世兄提親，不知是那家

的姑娘。」

榮敬宗呵呵一笑道：「萬家和龍眠山莊，稱得上武林世家，門當戶對，萬老弟和令媛情投意合，自是良緣天成，兄弟不過是當個現成的媒人，不知祝莊主意下如何？」

祝文華笑道：「黃山萬家兩代執掌武林盟主，稱得上武林第一家，榮大俠玉成小女，兄弟算是高攀了。」

榮敬宗笑道：「祝莊主那是答應了，哈哈！老朽這媒算是做成了，萬老弟快來叩見岳父。」

萬人俊依言走到祝文華跟前，跪行大禮。

祝文華眼看自己坦腹東床，不僅出身武林世家，又是一表人才，也是滿懷高興，還了半禮。

榮敬宗轉身又朝鐵氏夫人道：「兄弟現在還得向夫人討杯酒喝呢！」

鐵氏夫人道：「榮大俠但請吩咐。」

榮敬宗道：「夫人言重，兄弟是替這位許老弟說親，二姑娘遺命解散百花幫，該幫總管玉蘭姑娘，明慧溫淑，和許老弟也是天成佳耦，兄弟已和許老弟提過，只要夫人答應，也是一門美滿的親事。」

鐵氏夫人點頭道：「二妹臨終之時，也曾提到百花幫解散之後，她門下弟子，最好擇人而事，有個歸宿，榮大俠說的，自是最好不過，但，老身總得問問玉蘭自己。」

說到這裏，回頭朝玉蘭含笑問道：「榮大俠提的親事，妳也聽到了，不知妳願不願意？」

玉蘭果然跪了下去，叩頭道：「娘，女兒給妳老人家叩頭。」

鐵氏夫人一把把玉蘭攬入懷裏，滿然道：「好孩子，真是娘的好孩子。」

大家自然又紛紛向鐵氏夫人道賀。

方如蘋眼裏看着唐姐姐，溫姐姐，表姐，牡丹，玉蘭等人，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大家喜氣洋洋，只有自己，爹爹過世，剩下母女兩人相依為命。

方家既不是武林世家，母親不會武功，也不似百花幫太上，沒聲沒勢，自然不會有人理會自己。

舅舅（祝文華），有自己的女兒，乾

靜，也多方探聽，畧知一二，唉，老朽隨時注意了二十年，也只不過畧知一二，你說這老賊有多狡猾？」

萬人俊道：「他是先祖的義子，先父只怕就是他害死的了，凌兄，小弟和你同去如何？我要當面問問他。」

他右手握拳，露出憤憤之色！

凌君毅道：「萬兄和威承昌既有殺父之嫌，兄弟就不好阻止，但就是要去，也只宜暗中進行……」

萬人俊道：「豈止殺父，我黃山萬家遭到滅門之禍，說不定就是老賊主持。」

榮敬宗道：「這大有可能，威承昌現在是熱河副都統兼行宮侍衛營的統帥，可說權勢顯赫，他還會親自跑到大別山去主持絕塵山莊，足見他極可能仍然是黑龍會的幕後主持人無疑。」

玉蘭雙頰飛紅，撲的跪倒地上，流淚道：「師傅既然要媳婦作主，侄女一切都聽媳婦的了。」

鐵氏夫人拉着她的手，說道：「好孩子，起來，媳婦都答應了。」

榮敬宗笑道：「恭喜許老弟，夫人已經答應，百花幫太上已經故世，凌夫人就是她們長輩，你也上來磕個頭，唔，我看乾脆叫聲岳母吧！」

許家驊平空賺得一個如花似玉的嬌妻，自然興高采烈，依言走上幾步，跪下叩頭道：「小婿叩見岳母。」

凌君毅連忙把他扶起。

鐵氏夫人滿然笑道：「許相公叫了老身岳母，老身實在愧不敢當，這樣吧，玉蘭這孩子，老身也挺喜歡，殺兒沒有妹子，我看玉蘭就給老身作個義女，這岳母就名符其實了。」

牡丹大喜道：「三妹，還不快給乾娘叩頭？」

玉蘭果然跪了下去，叩頭道：「娘，女兒給妳老人家叩頭。」

鐵氏夫人一把把玉蘭攬入懷裏，滿然道：「好孩子，真是娘的好孩子。」

大家自然又紛紛向鐵氏夫人道賀。

方如蘋眼裏看着唐姐姐，溫姐姐，表姐，牡丹，玉蘭等人，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大家喜氣洋洋，只有自己，爹爹過世，剩下母女兩人相依為命。

方家既不是武林世家，母親不會武功，也不似百花幫太上，沒聲沒勢，自然不會有人理會自己。

舅舅（祝文華），有自己的女兒，乾

靜，也多方探聽，畧知一二，唉，老朽隨時注意了二十年，也只不過畧知一二，你說這老賊有多狡猾？」

萬人俊道：「他是先祖的義子，先父只怕就是他害死的了，凌兄，小弟和你同去如何？我要當面問問他。」

他右手握拳，露出憤憤之色！

凌君毅道：「萬兄和威承昌既有殺父之嫌，兄弟就不好阻止，但就是要去，也只宜暗中進行……」

萬人俊道：「豈止殺父，我黃山萬家遭到滅門之禍，說不定就是老賊主持。」

榮敬宗道：「這大有可能，威承昌現在是熱河副都統兼行宮侍衛營的統帥，可說權勢顯赫，他還會親自跑到大別山去主持絕塵山莊，足見他極可能仍然是黑龍會的幕後主持人無疑。」

說到這裏，忽然一拍大腿，笑道：「沒錯，老朽曾聽韓占魁說過，通常派赴各省的大內高手，大多都是熱河行宮侍衛營派出去的，因為熱河行營，滿清一年只不過上去一次，平日就無所事事，因此把監視大吏和緝拿所謂叛逆，都歸行宮侍衛營承辦，黑龍會是他們對付江湖中人的一處秘密機關，自然由威承昌主持的了。」

凌君毅道：「看來水輕盈是他派來的，唉，咱們沒把她截下來真太可惜了。」

鐵氏夫人道：「這是你師父的意思，決不會沒有緣故的。」

天虛神師忽然雙手合十，低喧一聲佛號，接口道：「阿彌陀佛，大通師叔前晚和老衲說過，水施主，她不是雪山神尼的得意弟子，而且還是大有來歷的人，決

不是威承昌派來的。」

凌君毅問道：「家師還說了什麼？老禪師能否說的詳細一點？」

天虛神師道：「老衲只聽大通師叔這麼說，旁的就不知道了，唔，那位水堂主，這裏來過兩次，老衲看她並不像兇狠嗜殺的人，凌小施主日後遇上她的時候，不宜過份使她難堪，逼她走上極端，雙方都沒有好處。」

凌君毅聽的出這位老禪師言有未盡，他說水輕盈大有來歷，明明知道底細，却又不肯明說。這是為什麼呢？莫非她師父是雪山神尼，大家就得讓三分？

心中想着，一面朝榮敬宗問道：「榮老伯，入境問俗，老伯能否把熱河的情形，賜告一二？」

榮敬宗道：「承德府在熱河西岸，本來是一座山城，滿清建了一座離宮，名叫『避暑莊』，威承昌就是『避暑莊』的侍衛頭兒，但他地位高過行宮侍衛營統帥，還兼了熱河駐防副都統，行宮侍衛營，計分東西兩個營，每營十班，每班連領班為十一個人，也就是說，威承昌手下，有二百多個武功高強的人，這些人都是賣身投靠的江湖敗類，但其中不乏身手高超之士，總之，他們比起黑龍會飛龍堂的劍手，都要高明得多了。」

口氣微頓又道：「哦，老朽忘了一點，威承昌生性好色，他有一個外室，住在避暑山莊外面，據說他一個月中有二十天在那外室處過夜，公子如能打聽到他外室的住處，就比在避暑山莊中下手方便多了。」

（未完）

依言走到唐天縱面前，屈膝跪拜下去，口中說道：「岳父在上，請受小婿一拜。」

唐天縱滿臉高興，慌忙伸手扶起，大笑道：「賢婿快快請起，哈哈，老夫第一眼看到你的時候，就想到小女身上，那知拙荆比老夫還要先上一步。」

凌君毅站起身子，又向溫一峯拜了下去。溫一峯也趕忙扶起，笑道：「賢婿少禮。」

接着哈哈大笑道：「唐兄這個女婿，是丈母娘看中的，兄弟這個女婿，却是小女自己挑的，咱們都是現成丈人。」

祝文華連連拱手道：「兄弟這大媒，才是現成的呢！」

榮敬宗，萬人俊，許家驊一起向鐵氏夫人，唐，溫二位莊主道賀。

榮敬宗一手攔腰，笑道：「今天破賊歸來，三喜臨門，果然是一件大喜事，但兄弟覺得三喜不如五喜，五喜自然更熱鬧了，因此兄弟也想作個冰人，向凌夫人，祝莊主討杯酒，不知二位肯不肯賞兄弟一個薄臉？」

鐵氏夫人奇道：「榮大俠說的五喜，不知要給那一家提親？」

榮敬宗呵呵一笑道：「兄弟提的這兩門親事，是黃山萬家，石門許家，只要凌夫人和祝莊主點頭，兄弟這冰人就當成了。」

祝文華看了萬人俊，許家驊兩人一眼，心中約已有個譜兒，一面問道：「榮老哥是給萬許二位世兄提親，不知是那家的姑娘。」

榮敬宗呵呵一笑道：「萬家和龍眠山莊，稱得上武林世家，門當戶對，萬老弟和令媛情投意合，自是良緣天成，兄弟不過是當個現成的媒人，不知祝莊主意下如何？」

祝文華笑道：「黃山萬家兩代執掌武林盟主，稱得上武林第一家，榮大俠玉成小女，兄弟算是高攀了。」

榮敬宗笑道：「祝莊主那是答應了，哈哈！老朽這媒算是做成了，萬老弟快來叩見岳父。」

萬人俊依言走到祝文華跟前，跪行大禮。

祝文華眼看自己坦腹東床，不僅出身武林世家，又是一表人才，也是滿懷高興，還了半禮。

榮敬宗轉身又朝鐵氏夫人道：「兄弟現在還得向夫人討杯酒喝呢！」

鐵氏夫人道：「榮大俠但請吩咐。」

榮敬宗道：「夫人言重，兄弟是替這位許老弟說親，二姑娘遺命解散百花幫，該幫總管玉蘭姑娘，明慧溫淑，和許老弟也是天成佳耦，兄弟已和許老弟提過，只要夫人答應，也是一門美滿的親事。」

鐵氏夫人點頭道：「二妹臨終之時，也曾提到百花幫解散之後，她門下弟子，最好擇人而事，有個歸宿，榮大俠說的，自是最好不過，但，老身總得問問玉蘭自己。」

說到這裏，回頭朝玉蘭含笑問道：「榮大俠提的親事，妳也聽到了，不知妳願不願意？」

玉蘭果然跪了下去，叩頭道：「娘，女兒給妳老人家叩頭。」

鐵氏夫人一把把玉蘭攬入懷裏，滿然道：「好孩子，真是娘的好孩子。」

大家自然又紛紛向鐵氏夫人道賀。

方如蘋眼裏看着唐姐姐，溫姐姐，表姐，牡丹，玉蘭等人，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大家喜氣洋洋，只有自己，爹爹過世，剩下母女兩人相依為命。

方家既不是武林世家，母親不會武功，也不似百花幫太上，沒聲沒勢，自然不會有人理會自己。

舅舅（祝文華），有自己的女兒，乾

靜，也多方探聽，畧知一二，唉，老朽隨時注意了二十年，也只不過畧知一二，你說這老賊有多狡猾？」

萬人俊道：「他是先祖的義子，先父只怕就是他害死的了，凌兄，小弟和你同去如何？我要當面問問他。」

他右手握拳，露出憤憤之色！

凌君毅道：「萬兄和威承昌既有殺父之嫌，兄弟就不好阻止，但就是要去，也只宜暗中進行……」

萬人俊道：「豈止殺父，我黃山萬家遭到滅門之禍，說不定就是老賊主持。」

榮敬宗道：「這大有可能，威承昌現在是熱河副都統兼行宮侍衛營的統帥，可說權勢顯赫，他還會親自跑到大別山去主持絕塵山莊，足見他極可能仍然是黑龍會的幕後主持人無疑。」

說到這裏，忽然一拍大腿，笑道：「沒錯，老朽曾聽韓占魁說過，通常派赴各省的大內高手，大多都是熱河行宮侍衛營派出去的，因為熱河行營，滿清一年只不過上去一次，平日就無所事事，因此把監視大吏和緝拿所謂叛逆，都歸行宮侍衛營承辦，黑龍會是他們對付江湖中人的一處秘密機關，自然由威承昌主持的了。」

凌君毅道：「看來水輕盈是他派來的，唉，咱們沒把她截下來真太可惜了。」

鐵氏夫人道：「這是你師父的意思，決不會沒有緣故的。」

天虛神師忽然雙手合十，低喧一聲佛號，接口道：「阿彌陀佛，大通師叔前晚和老衲說過，水施主，她不是雪山神尼的得意弟子，而且還是大有來歷的人，決

不是威承昌派來的。」

凌君毅問道：「家師還說了什麼？老禪師能否說的詳細一點？」

天虛神師道：「老衲只聽大通師叔這麼說，旁的就不知道了，唔，那位水堂主，這裏來過兩次，老衲看她並不像兇狠嗜殺的人，凌小施主日後遇上她的時候，不宜過份使她難堪，逼她走上極端，雙方都沒有好處。」

凌君毅聽的出這位老禪師言有未盡，他說水輕盈大有來歷，明明知道底細，却又不肯明說。這是為什麼呢？莫非她師父是雪山神尼，大家就得讓三分？

心中想着，一面朝榮敬宗問道：「榮老伯，入境問俗，老伯能否把熱河的情形，賜告一二？」

榮敬宗道：「承德府在熱河西岸，本來是一座山城，滿清建了一座離宮，名叫『避暑莊』，威承昌就是『避暑莊』的侍衛頭兒，但他地位高過行宮侍衛營統帥，還兼了熱河駐防副都統，行宮侍衛營，計分東西兩個營，每營十班，每班連領班為十一個人，也就是說，威承昌手下，有二百多個武功高強的人，這些人都是賣身投靠的江湖敗類，但其中不乏身手高超之士，總之，他們比起黑龍會飛龍堂的劍手，都要高明得多了。」

口氣微頓又道：「哦，老朽忘了一點，威承昌生性好色，他有一個外室，住在避暑山莊外面，據說他一個月中有二十天在那外室處過夜，公子如能打聽到他外室的住處，就比在避暑山莊中下手方便多了。」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應天府尊胡正光偕文案師爺劉文長，總捕頭楊晉往訪岳秀，說服岳太夫人，命岳秀協助胡正光辦理王府案件，岳秀要胡正光往請示七王爺意見，然後再定行事計劃。楊晉邀請岳秀到家中下榻，岳秀爲了要向楊玉燕查詢王府中人與事，使對此次事件多些了解，遂不推辭的跟隨楊晉回家。楊玉燕果有很多事未曾向楊晉透露過，此刻說將出來，楊晉爲着將來能放手與對方週旋，遂秘密安排家小遷居，楊玉燕對岳秀似有極深情意，無限關懷地向岳秀詢問，是否決定和強徒們一較——

誓師挽浩劫 折節晤英豪

岳秀笑一笑，道：「妳說呢？」
楊玉燕說道：「我不知道，但我却感覺到這件事十分嚴重，他們不像是虛言恫嚇。」

岳秀道：「他們不是恫嚇，問題是，咱們不應該管這件事，如是應該管，縱然是艱苦無比，咱們也得伸手，如是不該管，就算伸手之勞，咱們似乎也用不着多管了。」

楊玉燕有些意外的抬起頭，道：「岳兄，你真的要幫我爹這個忙麼？」

歎口氣，岳秀緩緩說道：「本來，我不喜捲入江湖上是非紛爭，但令尊和胡大人，去見家母，說服了我母親，家母下令

使我無法不管，再說，他們的行動，也有些使我惱火。」

楊玉燕說道：「岳兄，我知道，爹的能耐，管不了這件事，所以，我勸他不要管，但岳大哥插手進來，那就大大的不同了？」

岳秀道：「燕姑娘，你好像知道很多內情？沒有說出來？」

楊玉燕道：「不算太多，因為爹管不了，所以，不用告訴他，你不願管，自然也用不着告訴你了。」

岳秀笑一笑，說道：「現在可以說了麼？」

楊玉燕點頭，道：「岳大哥決心管

這件事了，你不問我也要告訴你……」

語音微微一頓，接道：「他們沒有把爹放在眼中，但却把你看作了勁敵，他們要我勸告你，不要多管閒事。」

岳秀道：「是銀姥，鐵姥？」

楊玉燕道：「不是她們……」

岳秀精神一振，道：「什麼人告訴你的？」

楊玉燕道：「我沒有看到她，但陪我去的，是銀姥，他坐在一間雅室中，我們隔着一張竹簾交談。」

岳秀道：「是不是男子口音？」

楊玉燕道：「不是，一個女子口音，她要我轉告你，你插手此案，目的何在，如只是想要一筆銀子，可以和她說明，她可以送給你？」

岳秀道：「是不是王爺夫人呢？」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圖
盧令·圖

龍遊眼神



楊玉燕道：「聲音不像，我聽過七王爺夫人的說話聲音，但決不是她。」

岳秀道：「燕姑娘，妳如沒有說錯，事情就更複雜了。」

楊玉燕忽然垂下頭去，道：「她還問我，有什麼希望她幫忙的地方？」

岳秀一笑道：「姑娘怎麼說呢？」

楊玉燕抬起頭來，臉上情愛橫溢，微微的搖頭，道：「我告訴他，我很快樂，用不着他們幫忙。」

岳秀道：「燕姑娘，本來，你很快樂，如若不是令尊發生了這檔事……」

楊玉燕淒涼一笑，道：「岳大哥，我爹的事，多承你幫忙，我們父女，都感激不盡。」

岳秀道：「不用客氣啦，事情是我自己的，遇上這樣的強敵，倒是逐漸激起了我的鬥志。」

楊玉燕道：「我一直擔心岳大哥心中不高興……」

岳秀微微一頓，道：「岳大哥，妳看我和過去，是否有些不同？」

楊玉燕道：「恩！很大的不同。」

岳秀道：「你現在似乎是長大了，也變的溫靜多了。」

楊玉燕道：「近一個月來，對我而言，像過了幾十年似的，我自己也覺着懂事不少。」

岳秀笑道：「那很好，記着我們初見面時，妳兇霸霸的，一言不合，似是要找人打架。」

楊玉燕道：「大哥，我很慚愧，那時

間，似乎是大幼稚了。」

輕輕歎口氣，道：「岳大哥，我有一點不情之求，不知你是否答應？」

岳秀心頭一震，口裏却笑着說道：「什麼事，先說說看，如是我能答應，自然不會推辭。」

楊玉燕道：「近月來的經歷，使我知道自己的武功太差，希望大哥能指點我幾招，不知可以麼？」

岳秀一沉吟，道：「好吧！不過，我得先看看你的成就。」

楊玉燕道：「那是自然，岳大哥如有興趣，咱們現在就去試試如何？」

岳秀點點頭，站起身子。

楊玉燕帶岳秀行入後院之中，先演拳腳，後用兵刃，而且，連她最拿手的蜂翼鏢也使了出來。

岳秀背手而立，看着楊玉燕演完了所有的武功，點頭道：「身手不凡……」

楊玉燕道：「岳大哥，我是誠心領教，我知道，我這幾招花拳繡腿，只怕難入法眼。」

岳秀道：「一個女孩子能有這點身手，已經是很不錯了。」

楊玉燕道：「人家要你指教錯失，誰要你誇獎我了？」

岳秀道：「我指點五招劍法，三招掌法。」

楊玉燕一啣小嘴道：「岳大哥，你不覺着太小氣麼？」

岳秀笑道：「只要你能練熟我傳的五劍，三掌，一般江湖人物，妳都可以對付了。」

楊玉燕眨動了一下大眼睛，道：「真的麼？」

岳秀微微一笑：「大概可以吧！」

楊玉燕在岳秀指點下，開始習練劍法，前兩招都是守勢，後三招才是攻敵的劍招。

楊玉燕人本聰明，武功上也有了很好的基礎，一開始就感覺到那是很奇奧的劍招，深合劍勢中以靜制動的要訣。

化了大半個時辰之久，岳秀才傳完了五招劍式。

楊玉燕抿嘴一笑，道：「大哥回書房喝酒去吧！」

岳秀道：「妳呢？」

楊玉燕道：「我還練幾遍，剛剛入門，不練的熟悉一些，只怕會忘去了。」

岳秀道：「不累麼？」

楊玉燕道：「累！不過，我不能使你失望，覺着我太笨了。」

岳秀道：「你已經很聰明了，不到一個時辰的時間，你已能學熟了五招劍法，這是很難得的成績了。」

楊玉燕笑道：「多謝大哥誇獎。」

岳秀發覺她目光神情中，對自己似有着無比的崇敬和眷戀，心頭微微一震，道：「你一個人練吧！我不打攪你了。」

轉身行入書房。

不知何時，楊玉燕已回來，一個人在喝着酒。

岳秀一抱拳，說道：「大人幾時回來了？」

楊玉燕道：「老弟，這稱呼太見外，也叫的我汗顏無地，妳如不嫌棄，就叫我一

聲楊兄。」

岳秀道：「這個，不太好吧！你和我舅父是多年好友，長幼之序……」

楊玉燕道：「武林人不講究這……」

語聲一頓，道：「我回來一陣了，看你們在習劍，我沒有敢打擾，先回書房來了。」

岳秀道：「令媛好學不倦，磨着要我指點幾招劍法，在下無法，只好……」

楊玉燕口氣，道：「我知道，老弟，小女任性慣了，但她對岳兄，却似是千依百順，老弟，你不但幫了我的大忙，而且，也幫我把小女改成了嫻靜的性格。」

岳秀輕輕歎口氣，欲言又止。

楊玉燕喝了一杯酒，道：「老弟，我有幾句話，說出來太荒唐，不說嘛，又鑒在心裏難過！」

岳秀道：「什麼事？」

楊玉燕道：「關於少女的事，我看得出，他對老弟很傾心。」

岳秀道：「這個，在下倒沒有感覺到什麼。」

楊玉燕道：「我知道老弟，她不配，所以，我準備把她送走！」

岳秀一怔道：「送走！送那裏去？」

楊玉燕苦笑一下，道：「跟她娘去一個親戚家裏。」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覺着這樣妥善麼？」

楊玉燕道：「知女莫若父，她一定不肯，但這總比留在這裏糾纏你老弟好些？」

岳秀笑道：「談不上對我糾纏，但在下也不便多作主意，你們父女研商一下，

他們而言那是一件終身難忘的大樂事……」

楊玉燕道：「老弟，你呢？」

岳秀道：「我！能不管，最好不管，事實上，對官場和武林中的複雜事務，我一直十分厭煩，唉！錯的是，我不該到金陵來。」

楊玉燕哈哈一笑，還未來得及說話，瞥見一人，急步直衝過來。

是五花刀王勝，跑的滿臉大汗，氣喘吁吁。

楊玉燕一皺眉頭，道：「什麼事？」

王勝道：「衙門裏出了事！」

楊玉燕聽得一呆，道：「什麼事？」

王勝道：「兩個殺死蘭妃的要犯，都被人劫走了。」

楊玉燕臉色大變，道：「你們都是死人麼？」

王勝連應了兩個是字，道：「更糟的是，七王爺已有令諭傳下，要胡大人把犯人送往王府，七王爺要親自審問，想不到的，就在王府令諭下達之時，兩個要犯全部失蹤，大人急的來回走動，請總捕頭立刻趕往府中一行。」

楊玉燕道：「兩個人，都是關在死牢中，是麼？」

王勝道：「不錯，昨夜還好好的。」

楊玉燕冷靜了下來，緩緩說道：「那是說，今天上午，大白天，人犯被救走！」

王勝道：「正是如此！」

楊玉燕道：「傷了人麼？」

王勝道：「連同看守死牢的門衛，有十二人被點了穴道，不過傷的都不重。」

楊玉燕臉望過去，只見岳秀神情鎮靜，

楊玉燕道：「聲音不像，我聽過七王爺夫人的說話聲音，但決不是她。」

岳秀道：「燕姑娘，妳如沒有說錯，事情就更複雜了。」

楊玉燕忽然垂下頭去，道：「她還問我，有什麼希望她幫忙的地方？」

岳秀一笑道：「姑娘怎麼說呢？」

楊玉燕抬起頭來，臉上情愛橫溢，微微的搖頭，道：「我告訴他，我很快樂，用不着他們幫忙。」

岳秀道：「燕姑娘，本來，你很快樂，如若不是令尊發生了這檔事……」

楊玉燕淒涼一笑，道：「岳大哥，我爹的事，多承你幫忙，我們父女，都感激不盡。」

岳秀道：「不用客氣啦，事情是我自己的，遇上這樣的強敵，倒是逐漸激起了我的鬥志。」

楊玉燕道：「我一直擔心岳大哥心中不高興……」

岳秀微微一頓，道：「岳大哥，妳看我和過去，是否有些不同？」

楊玉燕道：「恩！很大的不同。」

岳秀道：「你現在似乎是長大了，也變的溫靜多了。」

楊玉燕道：「近一個月來，對我而言，像過了幾十年似的，我自己也覺着懂事不少。」

岳秀笑道：「那很好，記着我們初見面時，妳兇霸霸的，一言不合，似是要找人打架。」

楊玉燕道：「大哥，我很慚愧，那時

間，似乎是大幼稚了。」

輕輕歎口氣，道：「岳大哥，我有一點不情之求，不知你是否答應？」

岳秀心頭一震，口裏却笑着說道：「什麼事，先說說看，如是我能答應，自然不會推辭。」

楊玉燕道：「近月來的經歷，使我知道自己的武功太差，希望大哥能指點我幾招，不知可以麼？」

岳秀一沉吟，道：「好吧！不過，我得先看看你的成就。」

楊玉燕道：「那是自然，岳大哥如有興趣，咱們現在就去試試如何？」

岳秀點點頭，站起身子。

楊玉燕帶岳秀行入後院之中，先演拳腳，後用兵刃，而且，連她最拿手的蜂翼鏢也使了出來。

岳秀背手而立，看着楊玉燕演完了所有的武功，點頭道：「身手不凡……」

楊玉燕道：「岳大哥，我是誠心領教，我知道，我這幾招花拳繡腿，只怕難入法眼。」

岳秀道：「一個女孩子能有這點身手，已經是很不錯了。」

楊玉燕道：「只要你能練熟我傳的五劍，三掌，一般江湖人物，妳都可以對付了。」

楊玉燕眨動了一下大眼睛，道：「真的麼？」

岳秀微微一笑：「大概可以吧！」

楊玉燕在岳秀指點下，開始習練劍法，前兩招都是守勢，後三招才是攻敵的劍招。

楊玉燕人本聰明，武功上也有了很好的基礎，一開始就感覺到那是很奇奧的劍招，深合劍勢中以靜制動的要訣。

化了大半個時辰之久，岳秀才傳完了五招劍式。

楊玉燕抿嘴一笑，道：「大哥回書房喝酒去吧！」

岳秀道：「妳呢？」

楊玉燕道：「我還練幾遍，剛剛入門，不練的熟悉一些，只怕會忘去了。」

岳秀道：「不累麼？」

楊玉燕道：「累！不過，我不能使你失望，覺着我太笨了。」

岳秀道：「你已經很聰明了，不到一個時辰的時間，你已能學熟了五招劍法，這是很難得的成績了。」

楊玉燕笑道：「多謝大哥誇獎。」

岳秀發覺她目光神情中，對自己似有着無比的崇敬和眷戀，心頭微微一震，道：「你一個人練吧！我不打攪你了。」

轉身行入書房。

不知何時，楊玉燕已回來，一個人在喝着酒。

岳秀一抱拳，說道：「大人幾時回來了？」

楊玉燕道：「老弟，這稱呼太見外，也叫的我汗顏無地，妳如不嫌棄，就叫我一

聲楊兄。」

岳秀道：「這個，不太好吧！你和我舅父是多年好友，長幼之序……」

楊玉燕道：「武林人不講究這……」

語聲一頓，道：「我回來一陣了，看你們在習劍，我沒有敢打擾，先回書房來了。」

岳秀道：「令媛好學不倦，磨着要我指點幾招劍法，在下無法，只好……」

楊玉燕口氣，道：「我知道，老弟，小女任性慣了，但她對岳兄，却似是千依百順，老弟，你不但幫了我的大忙，而且，也幫我把小女改成了嫻靜的性格。」

岳秀輕輕歎口氣，欲言又止。

楊玉燕喝了一杯酒，道：「老弟，我有幾句話，說出來太荒唐，不說嘛，又鑒在心裏難過！」

岳秀道：「什麼事？」

楊玉燕道：「關於少女的事，我看得出，他對老弟很傾心。」

岳秀道：「這個，在下倒沒有感覺到什麼。」

楊玉燕道：「我知道老弟，她不配，所以，我準備把她送走！」

岳秀一怔道：「送走！送那裏去？」

楊玉燕苦笑一下，道：「跟她娘去一個親戚家裏。」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覺着這樣妥善麼？」

楊玉燕道：「知女莫若父，她一定不肯，但這總比留在這裏糾纏你老弟好些？」

岳秀笑道：「談不上對我糾纏，但在下也不便多作主意，你們父女研商一下，

他們而言那是一件終身難忘的大樂事……」

楊玉燕道：「老弟，你呢？」

岳秀道：「我！能不管，最好不管，事實上，對官場和武林中的複雜事務，我一直十分厭煩，唉！錯的是，我不該到金陵來。」

楊玉燕哈哈一笑，還未來得及說話，瞥見一人，急步直衝過來。

是五花刀王勝，跑的滿臉大汗，氣喘吁吁。

楊玉燕一皺眉頭，道：「什麼事？」

王勝道：「衙門裏出了事！」

楊玉燕聽得一呆，道：「什麼事？」

王勝道：「兩個殺死蘭妃的要犯，都被人劫走了。」

楊玉燕臉色大變，道：「你們都是死人麼？」

王勝連應了兩個是字，道：「更糟的是，七王爺已有令諭傳下，要胡大人把犯人送往王府，七王爺要親自審問，想不到的，就在王府令諭下達之時，兩個要犯全部失蹤，大人急的來回走動，請總捕頭立刻趕往府中一行。」

楊玉燕道：「兩個人，都是關在死牢中，是麼？」

王勝道：「不錯，昨夜還好好的。」

楊玉燕冷靜了下來，緩緩說道：「那是說，今天上午，大白天，人犯被救走！」

王勝道：「正是如此！」

楊玉燕道：「傷了人麼？」

王勝道：「連同看守死牢的門衛，有十二人被點了穴道，不過傷的都不重。」

楊玉燕臉望過去，只見岳秀神情鎮靜，

既無吃驚之容，也無訝異之色。

王勝長歎口氣，道：「大人焦慮如焚，劉師爺也沒了主意，請總捕頭，立刻進府。」

楊晉道：「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們這做法的用心何在呢？」

岳秀道：「事情已經發生了，不用急在一時……」

目光轉到王勝的身上，道：「大白天，他們能把死牢犯中的人救走，那人不但要胆大心細，而且，還要一身極高明的武功。」

王勝道：「是啊！這是破天荒的事，從來沒有人胆大到這等程度。」

岳秀道：「這是很高明的設計，但不知你們查出一些內情沒有？」

王勝道：「好像是他們扮作了府中的捕快混了進去，直入死牢，傷人劫走要犯，詳細的情形，張是正在查詢中。」

楊晉歎口氣，道：「老爺，有與趣麼？要不要跟我到府中一行？」

岳秀緩緩說道：「在下如若不去，只怕大人心中不悅。」

站起身子，接道：「咱們走吧！」

楊玉燕突然出現在門口，接道：「爹！你可想這什麼人劫走了人犯麼？」

楊晉呆了一呆，道：「妳知道？」

楊玉燕道：「我沒有見到，但我能猜個八九不離十。」

楊晉道：「說說看什麼人？」

楊玉燕道：「爹，我告訴你沒有用，我要跟娘走了，沒有人會去問他！」

楊晉說道：「好啊，妳對爹也提條件了？」

楊玉燕道：「爹，我告訴你沒有用，我要跟娘走了，沒有人會去問他！」

楊晉說道：「好啊，妳對爹也提條件了？」

楊玉燕道：「爹，我告訴你沒有用，我要跟娘走了，沒有人會去問他！」

楊晉說道：「好啊，妳對爹也提條件了？」

楊玉燕道：「爹，我告訴你沒有用，我要跟娘走了，沒有人會去問他！」

楊晉說道：「好啊，妳對爹也提條件了？」

楊玉燕道：「爹，我告訴你沒有用，我要跟娘走了，沒有人會去問他！」

楊晉說道：「好啊，妳對爹也提條件了？」

楊玉燕道：「爹，我告訴你沒有用，我要跟娘走了，沒有人會去問他！」

楊晉說道：「好啊，妳對爹也提條件了？」

楊玉燕道：「爹，我告訴你沒有用，我要跟娘走了，沒有人會去問他！」

楊晉說道：「好啊，妳對爹也提條件了？」

楊玉燕道：「爹，我告訴你沒有用，我要跟娘走了，沒有人會去問他！」

楊晉說道：「好啊，妳對爹也提條件了？」

楊玉燕道：「爹，我告訴你沒有用，我要跟娘走了，沒有人會去問他！」

楊晉說道：「好啊，妳對爹也提條件了？」

楊玉燕道：「爹，我告訴你沒有用，我要跟娘走了，沒有人會去問他！」

楊晉說道：「好啊，妳對爹也提條件了？」

楊玉燕道：「爹，我告訴你沒有用，我要跟娘走了，沒有人會去問他！」

了？」

楊玉燕微微一笑，道：「爹這跟我娘而走！也不是娘的用心啊！」

楊晉道：「妳這丫頭……」

楊玉燕道：「爹，你別生氣，娘疼我知道，但她更希望爹能平安，她只生我這麼一個女兒，在這時間，自然希望我能助爹一臂之力……」

楊晉一揮手，接道：「够了，够了，妳先說說看，什麼人劫走了人犯？」

楊玉燕道：「銀姥，鐵姥。」

楊晉道：「你說是七王爺夫人身側那兩個老嫗子？」

楊玉燕道：「是，是，她們兩個人！」

楊晉道：「小丫頭，這話可不能隨便臆測啊！」

楊玉燕道：「女兒不是臆測，我聽到她們說過，似乎是兩個人犯之中，有一個對她們很重要，不能常因死牢……」

楊晉道：「為什麼？」

楊玉燕道：「為什麼，女兒就不知道了？」

岳秀道：「因為，怕他改變心意，招出了內情，處決囚犯，罪屬斬刑，故然要刑部呈准，但七王爺有聖賜上方寶劍，處決一兩個江湖盜匪，殺人兇犯，算不得什麼大事，偏偏是七王爺不肯下令處死，却要來一個親審親問他們不能冒這個險。」

楊晉道：「老爺說的是，但他們為什麼一下子劫去了兩個人犯呢？」

岳秀淡淡一笑，道：「他們不願留下一些把柄，兩個人一齊殺了，使咱們誤會他們是聲息互通。」

楊晉一皺眉頭，道：「岳老爺，你看她是否該去？會得你的事？」

岳秀道：「楊姑娘既然決心參與這件事，是否應該阻止她，該由你作父親的決定，我沒有意見。」

一記推手，把事情套到楊晉的身上。苦笑一下，楊晉緩緩接道：「如是岳老爺覺得不碍你，不妨叫她同去，王府中一頓皮肉之苦，她大約還沒有受够。」

岳秀道：「大人既然同意了，在下自無不答應的道理。」

三個人動身趕往應天府。

一路上，楊晉暗自付思着這岳秀的為人，他身負絕世武功，而且聰明才智，亦非常人能及得，但他作事為人，却是中庸的很，這不是像他這樣年齡的人應有。但他有着過人的氣度，視王公巨卿，有如平常的百姓一般。

對他為人，楊晉也有莫可預測的感覺，就拿楊玉燕這件事看來，以岳秀的聰慧才智，自然不會瞧不出楊玉燕的用心，他對楊姑娘不算壞，很耐心的傳她武功，但也算不上好，他一直逃避着對姑娘有任何一點承諾。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有時間，尖銳的很，有時間穩健的很。

楊晉一路上想着心事，不覺間已到了應天府。

帶着兩個人進入後宅花廳，胡大人，劉文長早已在廳中等候。

岳秀一抱拳，道：「大人找草民來此，不知有何見教？」

楊晉歎息一聲，道：「老爺，現在應該如何？」

岳秀道：「你不能帶人到王府中搜查，也不能坦然供述，告訴七王爺，人被夫人身側兩個老嫗子給劫了去。」

楊晉道：「是啊！這確是一樁很為難的事。」

岳秀道：「目下唯一之策，就是折服七王爺，因為目下的情形，已很明顯，如沒有七王爺大力支持，別說你這個總捕頭沒有法子辦案，就算是胡正光，也不敢輕將虎鬚，何況，胡大人還是個保官求貴的人。」

楊晉道：「折服七王爺，老爺，怎麼樣一個折法啊！」

岳秀道：「這要胡正光同意，帶區區見到王爺，自然，最好是能把七王爺請到應天府中見面。」

楊晉道：「這個，在下去和胡大人商量，他目前似是已到山窮水盡之境，不聽咱們的也不行了。」

楊玉燕道：「爹！我也去，有很多事，我可以為爹證明。」

楊晉道：「好吧！你總不能就這樣去見人吧！」

楊玉燕道：「有法子，岳大哥缺少一個隨侍的書童，我扮作他隨行的書童就是一個隨侍的書童，我扮作他隨行的書童就是一個隨侍的書童。」

楊晉苦笑一下道：「兒大不中留，看來我是管妳不住了。」

楊玉燕羞紅了雙頰，垂下頭，未再多言。

岳秀似是一直避免捲入兩父女爭執之言。

胡大人連忙還禮，道：「不敢當，岳世兄，楊總捕頭告訴了官你岳世兄的用心，下官照岳世兄的高見晉見了王爺。」

這麼一捧，岳秀也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欠身，道：「王爺怎麼說？」

胡正光道：「王府約下官，今夜初更時分，他來應天府和我會晤。」

岳秀道：「看來，七王爺並非是蒙在鼓裏，他大約也發覺府中的情勢有異。」

胡正光微微一笑，道：「下官推荐了岳世兄，七王爺特以囑咐下官，無論如何要下官留下你，希望能和你談談。」

岳秀道：「大人和王爺，都太過抬舉草民了。」

胡正光話題一轉，吩咐擺酒，酒席宴上，胡正光不提此事，而且，就有人提起來時，他也故意的把它岔開去。

平日裏端足架子的胡正光，此刻連一點官架子也沒有了，不但和岳秀談笑風生，而且把劉文長，楊晉，也讓入席中，全沒了上下的界限簡直像老朋友叙舊一般。

在楊晉記憶中，這是從沒有過的事。這席酒直吃到太陽下山，胡正光才吩咐撤出殘席，另外吩咐，準備了一席更精美的宴席，初更時分備用。

然後，交待楊晉，把岳秀安排在一座雅室中休息。

還不到初更時分，胡大人穿着便衣和楊晉，劉文長等恭候在府門外面。

表面上不見戒備，其實，王勝，張晃，各率着幾十名精幹的捕快，埋伏在暗中戒備。

初更時分，一輛輕便篷車，悄然的停

中，站起身子，道：「對方來勢洶洶，咱們不能處處受制，我出去佈置一下。」

楊晉道：「老爺，你幾時回來？」

岳秀道：「快則一個時辰之內，遲在太陽下山之前。」

楊晉道：「老爺，回來吃晚飯！」

岳秀道：「好！我就多多打擾了。」

轉身快步而去。

望着岳秀的背影消失，楊玉燕轉身欲走。

輕輕咳了一聲，楊晉低聲說道：「燕兒，你站着，爹有幾句話想問問你！」

楊玉燕道：「爹，什麼事啊？」

楊晉道：「齊大非偶，但男人太傑出了，也不是位好丈夫。」

楊玉燕低聲道：「我……」

楊晉一揮手，道：「為父的只要你記着這一句話，幾十年來，我看的太多，所以，為父的也不想管妳的太多，妳自己多想想。」

起身舉步，帶着恭候在大廳的王勝，直奔應天府。

楊玉燕未料到父親會講出這番話來，呆了一呆，悄然入廚，開始調治菜餚。

她分析過岳秀，自己不論從任何一方面，都無法及他，只有廚下整餚，比他強些，要逞強鬥勝，只有做幾味好吃的小菜，讓他低頭。

太陽下山前，楊晉趕了回來，片刻後，岳秀回到楊府。

半日張羅，楊姑娘捧出來幾味筆手小菜，三人同桌共餐。

敬過了岳秀一杯酒，楊晉才緩緩說道

在府門外面。

車簾啓動，緩步行下來，身着青緞子夾袍的七王爺。

胡正光一撩衣襟，準備跪拜，七王爺却一揮手，道：「起來，起來，這是什麼地方，用不着行大禮。」

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那位岳秀呢？」

胡正光道：「現在府中候駕。」

七王爺哦了一聲，撩袍向前行去。胡正光搶上一步，前面帶路，一面示意楊晉去通知岳秀接駕。

七王爺行到了花廳外面，岳秀已迎了上來，一欠身，抱拳道：「草民岳秀，叩見王爺。」

撲身欲拜。

七王爺一伸手，攔住了岳秀，道：「不用大禮，咱們是布衣論交，別把我看作七王爺。」

岳秀也沒有跪拜的意思，七王爺這一攔，也就順勢收篷。

行入花廳，七王爺坐了上位，暗中在轎頭頭的胡正光已看的心裏有數，至少，岳秀這一幅臨風玉樹一樣的外表，已瞧的七王爺心中歡喜竟把岳秀讓了主位，自己坐在橫裏相陪。

劉文長和楊晉都算是官府中人，那就沒有資格和七王爺這樣身份的人，坐在一席，兩個人，都站在花廳外面聽差。

花廳裏燈光很明亮，七王爺兩隻眼睛盯住岳秀瞧了一陣，才笑笑道：「胡大人向小王推荐岳兄，說岳兄武功絕倫，智學過人……」

（未完）

帶羅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偕同林百合、櫻兒主婢前往紅石堡，途中落入郝金堂、柳寒山的陷阱，林百合主婢被擄為人質，郭長風被脅，只好答應與郝金堂合作，先往紅石堡，柳寒山則押解林百合主婢隨後趕來，為不惹路人注目，郭長風代林百合主婢化妝，並將自己髮帶為櫻兒繫髮，諸事停當便偕郝金堂縱馬先行。柳寒山押着林百合主婢。那日，在梅花舖歇宿，為小強發現櫻兒頭上髮帶，大起疑心，晚與田繼烈祖孫潛入客棧，田繼烈敲昏守夜的馬老大後，發話叫柳寒山跟他往會朋友，柳寒山答以稍囑瑣事後隨往——

妙種調虎因

慘收畫餅果

田繼烈冷冷說道：「你有什麼遺言，趁早交待清楚，這一去，只怕不能再回來啦。」

柳寒山不答揮揮手，招呼馬老二一同退到上房門口。

馬老二低聲問道：「柳相公，你看這老小子會不會是紅石堡的人？」

柳寒山道：「不對，如果是紅石堡的人，他們會直接到客棧來，不會約我去鎮外見面。」

馬老二道：「既然不是，還有什麼好顧慮的，咱們聯手將他擺平了再說。」

柳寒山搖頭道：「他有同伴在鎮外等候，祇擺平了他，並無用處，不如跟他去

再見機行事，以免暴露林百合的秘密。」

馬老二道：「到了鎮外，他們的人多，豈不是會吃虧麼？」

柳寒山微微一笑，道：「不要緊，咱們兩人跟他去，留下四姬看守上房，只要林百合在咱們手中，諒他們未必敢開罪寂寞山莊和紅石堡。」

於是又隔窗叮囑四姬，謹慎守護，不可擅離客棧，等自己和馬老二走後，便設法救醒馬老大協助防禦……

匆匆交待完畢，柳寒山在袖筒內暗藏七枚淬毒喪門釘，故作瀟灑地向田繼烈拱一拱手道：「朋友請帶路，咱們明天還要趕路，早些了斷，也好早些回來安歇。」

田繼烈哂笑道：「放心，你會從頭永遠安歇，再也用不着辛苦趕路了。」

大袖一拂，身形凌空射起，直投牆外。柳寒山低聲道：「這老小子輕功不俗，咱們也加勁些，別被他恥笑！」

兩人同時提氣縱身，緊隨着田繼烈越牆而去。

「翠蝶四姬」中為首的「綠珠」，立刻拉開房門，道：「二妹和三妹看守人質，么妹跟我去救馬老大！」

綠衣飄閃，穿過廊簷，飛步向馬老大倒臥之處奔去。

來到屋角下，伸手試試，却發覺馬老大鼻息均勻，並無外傷，只是全身僵硬，沉沉昏迷，不知何處穴道受制？

綠珠連拍了他背部三處大穴，毫無效用，只得道：「先把他抬回房裏去再想辦

法吧！」
兩人一個頂頭，一個抱脚，剛把馬老大拾起來，忽聽身後有人哂笑道：「老公剛走，就把男人往屋裏拖，不嫌太性急了麼？」

二姬駭然失驚，手一鬆，「蓬」地又將馬老大擡落地上。

小強斜着身子坐在廊前欄杆上，雙手抱胸，笠帽壓得低低地，遮住了整個面孔，乍一見，直如幽靈。

綠珠急忙攔腰護身，沉聲喝道：「閣下是誰？」

小強吃吃而笑，道：「不必問我是誰，久聞『翠蝶四姬』絕人寰，我是慕名專程來瞻仰的。」

綠珠道：「閣下和鎮外那幫人是一路的嗎？」

小強搖頭道：「不是的，他們跟柳兒有仇，我和柳兒非僅無仇，彼此還有同好咧。」

綠珠聽他語帶輕薄，心裏暗罵，臉上却嫣然一笑，道：「這麼說，閣下真是專為咱們姊妹而來了？」

小強道：「一點也不錯，否則，我又何必等柳兒離去以後才露面，姑娘，對不對？」

綠珠點點頭，笑道：「閣下要見咱們姊妹，總該先報個萬兒。」

小強道：「我無名無姓，只有一個外號，叫做『持網使者』，專捕世間各種狂蜂蕩蝶。」

四姬中的公妹「碧玉」怒道：「這厮滿嘴不乾不淨，大姐，別跟他噲囉……」

綠珠却擺擺手，仍然笑容可掬地道：「沒姓名不要緊，請把帽子摘下來，讓咱們見見閣下的尊容，這總該可以吧？」

小強道：「我這副『尊容』難登大雅之堂，還是不見的好。」

綠珠道：「既然相識一場，兄兒又何妨？」

小強道：「好吧，姑娘一定要見，可別後悔。」

說着，一掀帽沿，仰起頭來。

那張傷痕遍佈的猙獰面孔，直把綠珠碧玉嚇得踉蹌退出好幾步，險些連長劍也失手丟了。

小強從欄杆前站起身子，露齒而笑道：「在下貌雖不揚，若論知情識趣，自問並不比柳兒遜色，何不試一試？」

一面舉步向前，一面伸手來拉綠珠。綠珠或許是嚇呆了，只顧喃喃咻咻，竟忘了閃避……

小強的手堪堪觸及綠珠的肘臂，碧玉突然驚呼道：「大姐快躲！」

斜刺裏飛出一劍直向小強手腕揮到。小強只得縮手身形疾轉，避開了劍鋒，笑道：「何必以貌取人呢？看我人醜就動傢伙，豈不太煞風景？」

有這一緩的機會，綠珠也由怔忡中驚覺，急忙揮劍出手，低叫道：「公妹，不要纏鬥，先退回房裏去！」

小強橫身擋住廊簷口，嘿笑道：「別走！這兒寬敞得多，還是把屋裏兩位一併請出來吧！」

展開一場激戰。
論武功，小強要比綠珠和碧玉強過一籌，可惜他外傷初癒，體力猶未復原，只能使出七成功力。

然而，綠珠和碧玉却被小強猙獰的面貌所攝，抗拒之間，不免心驚手軟，也同樣無法全力施展。

這一來，雙方竟變成勢均力敵，激鬥將近百招，仍然分不出勝負。

小強心裏不禁暗暗着急起來……

他最大的目的，是想將「翠蝶四姬」擋在房外，以便讓田石頭入房救人，現在時間已經不早，却不見另外二姬露面，自己又無力制服綠珠和碧玉，這樣拖延下去，真是後果堪慮。

綠珠和碧玉，心裏又何嘗不焦急……她們急於退入上房，以防人質有失，却被阻於門外，進退不得，既不見房內二姬出來援助，又不見柳寒山回來，更不知道對方來了多少人？一心掛三頭，怎能不急？

是以，三人一邊交手，一邊都在注意房內動靜，心情雖然各異，焦急之念却並無不同。

正在這時候，房內忽然傳來重物墮地的聲音，緊接着，又好像有衣袂飄風之聲，飛快地由房後逸去……

綠珠忍不住大聲問道：「二妹，三妹，發生了什麼事？」

連問數聲，房內毫無反應。

小強也不禁暗暗詫異，心想，二姬不在房中，剛才又似有衣袂飄風聲逸向屋後，莫非田石頭的行藏被二姬發覺了？

雙方各懷疑懼，劍招越來越散亂，彼此都已無心戀戰……
綠珠突然虛幌一劍，退出戰圈，沉聲道：「公妹，你纏住這厮，我繞去屋後看看。」

說着，仰身倒射，向對面屋脊掠去。

小強急忙喝道：「往那裏走？」

一緊短劍，奮力將碧玉迫退，左臂揚處，一縷金光電掣而出。

這是他的獨門利器，名叫「金爪銀絲飛蜘蛛」，係以數丈長的天蠶銀絲，繞藏在袖中，一端牢扣着手腕，另一端繫着一個純金打造的八腳蜘蛛，既可作登高攀物的飛爪使用，又可當作暗器，收發自如，十分靈便。

綠珠身子剛上屋頂，「飛蜘蛛」隨後亦到。

碧玉急叫道：「大姐，小心暗器！」

綠珠聞聲一驚，忙俯腰閃避，同時揮劍反掃……

誰知那天蠶絲異常堅韌，刀劍難傷，劍鋒掃過，竟然分毫無損。

小強借勢一抖手腕，大喝道：「下來吧！」

說時遲，那時快，「八腳蜘蛛」向下一沉，無巧不巧正鉤住綠珠的羅裙帶子。「嘶」地一聲響，整幅羅裙，當時被扯落下來。

綠珠失聲尖叫，也從屋頂滾落，人雖未受傷，下半身却成了「光棍」，按住前面，掩不住後面，直落得手忙腳亂，無地自容。

破裙，連忙掩蓋不迭。

小強見機不可失，揚聲叫道：「時辰到了！小兄弟，動手！」

呼聲方落，就聽見屋後「嘩啦」一陣响，一條粗壯黑影大步疾奔，衝出後院門而去。

碧玉驚呼叫道：「不好！人質被搶走啦……」

小強却長吁了一口氣，精神陡振，短劍飛舞，霍霍生風，將二姬圍入一片劍幕之中……

田石頭抗着兩個人，直奔鎮外密林，不多久，田繼烈和小強也先後脫身返回。

三人聚在一起，都欣喜不已。

小強道：「辛苦半夜，總算沒有白費工夫，剛才在客棧裏，我真替小兄弟担心哩。」

田石頭得意地道：「有什麼担心的？像這種事，簡直不費吹灰之力，比說網裏撈魚還容易。」

小強道：「現在人是救出來了，花柳柳寒山回去後，一定不會就此罷休，咱們得趕快把事情問明白，以便商議下一步驟。」

田繼烈道：「說的是，你快些詢問吧，或許郭老爺途中遭遇到什麼變故。」

小強點點頭，急忙動手，將圍裹在兩人身上的被褥解開。

解開被褥，小強突然驚呼起來……
田繼烈道：「有什麼不對嗎？」
小強跌足道：「咱們上當了，這兩個人根本不是咱們白天見過的老夫婦。」

田繼烈道：「那會是誰？」

小強道：「她們是『翠蝶四姬』中的兩個，那老夫婦已經被掉包換走啦！」

田繼烈大驚，急急脫亮火摺子……果然不錯，被褥中的兩個女人，身着綠色衣裙，穴道受制，正是「翠蝶四姬」的二妹和三妹。

田繼烈反手一把，抓住田石頭的衣服，怒目道：「畜牲，這是怎麼一回事？」

田石頭楞楞地道：「我……我……不知道……」

田繼烈喝道：「誤了大事，你還敢說不知道？」

揚手就是一巴掌，打得田石頭連轉了三轉，「蓬」地一聲，摔在一棵樹幹上。

小強連忙上前攔住，道：「老前輩，這事不能責怪小兄弟，當時房中漆黑無光，誰也會弄錯……」

田石頭挨了一巴掌，委屈得哭了起來，嗚咽着道：「我根本沒有弄錯，是你們自己弄錯了，却拿我出氣。」

田繼烈戟指叱道：「畜牲，你還敢強嘴？」

田石頭道：「本來就是嘛，你們說好要我等在外面，聽見暗號，便進去救人，祇有這兩個睡在床上，我不把她們抗回來，叫我去抗誰呀？」

小強道：「不錯，我想起來了，在小兄弟沒有進屋之前，房中有重物墮地聲音，又有衣袂飄風聲向屋後逸，顯然另外有人劫走老夫婦，却把二姬藏在床上。」

田石頭接口道：「原來你早就知道了？我還以為你是故意裝糊塗咧！」

田繼烈喝道：「你躲在屋後窗外，有人由窗口進出，難道你就沒有看見嗎？」

田石頭道：「我當然看見啦，二共是兩個人，由窗口進去，揀了兩人出來，然後就翻牆走了……」

田繼烈怒聲道：「當時你為甚麼不聲張？」

田石頭道：「你們只叫我等暗號，又沒有叫我看房子，不讓人進去。」

田繼烈氣得直躁腳，道：「真是一塊石頭，簡直比豬還笨！」

小強道：「小兄弟，你看見那兩人像甚麼模樣？往什麼方向走了？」

田石頭道：「我只看見其中有個老太婆，另外一個年輕女人，却沒看見她們往什麼方向走的。」

小強又道：「那老太婆是不是鄉下人打扮，手裏拄着拐杖？」

田石頭愕然道：「是啊！你也看見了嗎？」

小強輕輕嘆了一口氣，道：「不出我所料，果然是她。」

田繼烈忙問：「是誰？」

田繼烈道：「她們不是在襄陽嗎？」

小強道：「看來六哥赴紅石堡的消息已經洩漏，她們一定是聞訊趕來，湊巧遇見了柳寒山一行人，趁機插手，將人劫去了。」

田繼烈道：「她們跟那老夫婦倆並無關係，為什麼要插手參與這件事呢？難道她們也認識郭老爺的束髮緞帶？」

小強沉吟道：「我想，她們雖不認識緞帶，却很可能知道那老夫婦倆的身份，否則，就不會將人劫走。」

田繼烈道：「現在人已經被劫走了，咱們應該怎麼辦呢？」

小強道：「咱們必須先瞭解那夫婦跟六哥的關係，束髮緞帶怎會繫在他們頭上，然後才能決定應付之法。」

田繼烈道：「你的意思是說，咱們得設法把人搶回來？」

小強搖頭道：「暫時還不必如此，那老夫婦是什麼身份，柳寒山和四姬一定知道，從這兩個女人口中，應該問得出一份消息，不過，『翠蝶四姬』都是柳寒山的死黨，只怕她們不肯說。」

田繼烈道：「這有何難？你把她們交給我老頭子，不出頓飯工夫，保證叫她們俯首貼耳，有問必答。」

小強道：「老前輩真有把握？」

田繼烈笑道：「靈不靈當場試驗，不靈驗包退還洋。」

小強點點頭，道：「只是別把她們弄傷了。」

田繼烈道：「放心，絕對不會傷她們一根毫髮。」

林子裏有現成的棕櫚，田繼烈割了些棕毛，熟練地紮成一把小刷子，然後拍開二姬的昏穴，却將四肢關節穴道閉住。

二姬睜開眼睛，遊目四顧，滿臉驚怖之色。

其中一個便囁囁地答道：「我叫曉雲，她是我三妹，名叫媚娘……」

田繼烈道：「姑娘不必害怕，咱們三人，一個太老，一個太醜，一個又太小，都不會對姑娘們存什麼邪念，咱們只是有幾句話想請教希望二位能够據實回答。」

曉雲道：「你們想問什麼？」

田繼烈道：「首先，咱們想知道諸位準備往何處去？同行的那兩老夫婦是何許人？」

曉雲沉吟了一下，道：「我可以告訴你們，但告訴你們以後，是否就能放咱們姊妹回去呢？」

田繼烈道：「那要看姑娘說的是否實話了，如果是實話，咱們當然不會留難二位。」

曉雲故作遲疑，好一會，才嘆口氣道：「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許多了，只盼諸位言而有信不再為難咱們婦人家。」

田繼烈道：「好！請說吧。」

曉雲壓低聲音道：「實不相瞞，那兩位老夫婦姓劉，是退職的官宦，因為曾經許下宏願，要替華山青牛宮蓋一座大殿，這次特地攜帶了萬兩黃金，親赴西嶽還願，怕途中不靖，才聘請了咱們姊妹隨行保護。」

田繼烈輕哦了一聲，道：「原來柳寒山和翠蝶四姬，竟然改行幹起保鏢來？」

曉雲道：「咱們當然不是那種人，說穿了，還不是看在那萬兩黃金份上，準備找個機會，弄過手來，可惜這一路上，却發現有『點子』綴下來，所以直到現在，也沒敢下手。」

田繼烈道：「這是真話麼？」

曉雲道：「絕無半個字虛偽，諸位如果不信，可以去問咱們當家的，萬兩黃金，不是個小數目，咱們願意跟諸位聯手，事成後大家平分。」

田繼烈回頭向小強笑笑，道：「果然被你料中了，這位姑娘把咱們都當作三歲小孩子啦。」

小強道：「看情形，不給她嚐嚐滋味，她還會編出更動人的故事來。」

曉雲急叫道：「我說的句句都是實話，你們——」

田繼烈截口道：「石頭，把這位曉雲姑娘的鞋子脫下來，讓她涼快涼快！」

田石頭答應一聲，脫去曉雲的鞋襪。曉雲驚呼道：「你們要幹什麼？」

田繼烈不答，却拊指點開了她的亞穴，順手將小棕刷子遞給田石頭，笑着道：「女人的皮肉嫩，你可要輕一些，別太用力了。」

田石頭接過棕刷，竟在曉雲又白又嫩的腳板心上，輕輕地刷了起來。

用刷子刷腳心，雖然不痛，却叫人奇癢難熬，既想笑，又想躲，真是別有一番滋味。

可是，曉雲穴道被制，想笑不能出聲，想躲無法動彈，那滋味可就不太好受。只見她，先是咬牙咧嘴，彷彿在笑，却發不出聲音，繼而全身顫抖，嬌喘吁吁，好像樂不可支，再過一會，却五官扭曲，眼中淚水直流，已由「痛快」變成了「痛苦」，到最後，竟將牙齒咬得格格作響，雙睛暴突，滿臉通紅，幾乎整個人都快

要爆裂開來……

田繼烈道：「好了，且讓她喘口氣，咱們再來問這位媚娘姑娘吧。」

媚娘眼看曉雲所受「折磨」，早已胆戰心驚，連忙哀求道：「求你們別動手，我說實話就是了。」

田繼烈道：「如果不願意說也沒關係，這一次，老夫不點你的亞穴，儘讓你笑個痛快。」

媚娘急道：「說！說！我一定說。」

田繼烈道：「既然願意，就得說實話，咱們可沒有工夫再聽故事了。」

媚娘連聲道：「我一定說實話。」

田繼烈點點頭，道：「請說吧！」

媚娘道：「那兩老夫婦並不是退職官宦，也不是去西嶽還願的，更沒有攜帶萬兩黃金……」

田繼烈道：「廢話，咱們要知道的是他們的真實身份，你最好揀重要的話說，別跟咱們泡蘑菇。」

媚娘道：「可是，我若照實情說出來，你們一定不會相信。」

田繼烈道：「你說你的，信不信咱們自有分寸。」

媚娘想了想，道：「老實告訴你們吧，那老夫婦倆姓甚名誰，連咱們姊妹也不知道，咱們只是受人之托，送他們到紅石堡去。」

田繼烈道：「受誰之托？」

媚娘道：「洞庭君山麒麟寨總寨主，郝老當家。」

田繼烈道：「你是說郝金堂？」

媚娘道：「是的，咱們姊妹只是奉命

行事，根本不知內情，諸位不信，可以把那兩個姓馬的捉來一問便知，他們兩兄弟，就是麒麟寨的屬下。」

田繼烈道：「那麼我再問你，那兩老夫婦跟郭長風有什麼關係？」

媚娘道：「郭長風？咱們不認識郭長風，這件事也跟他毫無關係呀……」

田繼烈把臉一沉，揮手道：「石頭，脫鞋子！」

媚娘急叫道：「別脫！別脫！我一定實說，決不敢再隱瞞了。」

田繼烈喝道：「那就快說。」

媚娘道：「我說了實話，諸位千萬別洩漏是我說的，麒麟寨勢力龐大，咱們實在不敢開罪郝金堂。」

田繼烈道：「只要你不避重就輕，咱們自然也不會隨便告訴別人。」

媚娘心知無法隱瞞，只得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全是郝金堂和郭長風安排的，咱們只不過奉命行事而已，我把知道的都說出來，信與不信只好由你們！」

於是，便將如何與郝金堂定計要脅郭長風，如何談妥合作條件，如何替林百合主婢喬裝改扮……種種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三人聽了，都不禁驚愕變色。

田繼烈默然片刻，低聲問小強道：「你看這會是真話嗎？」

小強點點頭，道：「有七成可信。」

田繼烈道：「可是，郭老爺怎會把林百合主婢交給柳寒山？他決不是那種薄情寡義的人！」

小強道：「當時可能迫於形勢，不得不

不如此，他知道咱們就在後面，也料定咱們認出束髮綰帶之後，一定會加以援救，才大膽行此苦肉計，但他却沒有想到，半途會殺出黑衣少女那幫人來。」

田繼烈道：「黑衣少女與林元暉有仇，林百合主婢落在她們手中，豈非凶多吉少？」

小強沉吟道：「據我所知，黑衣少女雖和林元暉有仇，對林百合却並無恨意，她若要殺林百合，在襄陽隨時可以下手，根本不必等到今天，我想，她劫走林百合的目的，可能是爲了要脅六哥就範。」

田繼烈道：「就算是這樣，咱們也不能撒手不管，但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儘快設法阻止六哥隨郝金堂進入紅石堡，姓郝的老奸巨滑，又跟秦天祥素有勾結，六哥和他同行，一定會吃大虧。」

田繼烈想了想，道：「這樣吧，咱們雙管齊下，分頭行事，老夫脚程較快，由我去追郭老爺，勸阻他不可輕易進入紅石堡，你和石頭負責搜尋黑衣少女等人的行踪，如果沒有機會營救林百合主婢，就不妨暗地跟蹤監視，她們若想逼郭老爺就範，八成兒也是往紅石堡去的。」

小強道：「如此最好，但別忘了途中隨時留下標記，以便聯絡。」

田繼烈是個性急的人，當下約定了聯絡的方法，便匆匆上路，出林而去。

田石頭見祖父一走，心裏大感輕快，笑道：「這下可好了，省得一路總是挨罵，事事都怪我不對……」

小強道：「你先別太高興，爺爺不在，還有我呢，你若敢不聽話，我一樣會罵

人。」

石頭道：「我又沒說不聽話，只要你肯教我武功，我就聽你的。」

小強道：「武功不是三天兩天能够練成，我先教你一種特別的本領，你要不要學？」

石頭道：「什麼特別本領？」

小強道：「這種本領學會以後，可以隨心所欲，改變容貌，男的可變成女的，小孩子變成老頭，美醜俊妍，全由自己高興，就算站在你爺爺面前，他也認不出你是誰，說不定還會叫你一聲老大哥咧！」

石頭大喜道：「那敢情妙，你現在就快些教我吧！」

小強道：「現在不行，咱們得先進城去買些應用的東西，還得搜查黑衣女的行踪。」

石頭道：「等我的本領學會後，我要把自己變成一個白鬍子老公公，讓別人也叫我爺爺，行嗎？」

小強道：「當然行，你也可以把一個白鬍子老公公，改扮成小孩子，牽着他去逛街，買糖給他吃包準別人認不出來。」

石頭樂得嘻嘻直笑，連聲道：「那就趕快走吧！」

小強道：「別忙，讓我對這兩位少奶奶交待幾句話。」

媚娘忙叫道：「咱們已經說了實話，求求你，放咱們姊妹一條生路……」

小強屈指疾落，點了她的亞穴，說道：「論你們平時的所作所爲，本來死有餘辜，但我既然答應過，總要信守諾言，給你們一次活命的機會。」

說着，由行囊中取出一條薄氈，替二

女蓋在身上，又道：「這片子離鎮不遠，二位不妨小睡片刻，耐心等待，如果柳寒山還有夫妻之情，遲早會尋到這兒來，否則，我已盡到心意，你們只好怨自己遇人不淑了。」

含笑深深一禮，帶着石頭出林而去。媚娘和曉雲併排躺在樹下，既不能叫，又不能動，甚至想哭也哭不出來……

林百合和櫻兒也併排躺在一大床上，臉上易容藥膏已被洗淨，恢復了本來面目。

兩人安詳地閉目而臥，香息微微，好夢正酣，似乎並不知道自己已經「返老還童」了。

黑衣女站在床前，手裏不停在把弄着那條束髮綰帶，兩道深邃的眸子，瞬也不瞬地注視着林百合。

她面垂黑紗，看不見臉上表情，但目光中，顯然包含着太多，太複雜的神色，似恨，似妒，又似有幾分憐惜。

許久，黑衣女才幽幽說道：「郭長風說她長得跟我一模一樣，你們看，真的很像嗎？」

吳妮妮夫婦就在她身後侍立，不約而同道：「的確很像，就跟學生姊妹一般模樣。」

黑衣女輕嘆了一口氣，道：「面貌雖像，無奈却成了死敵，我即使不想殺她，總有一天，她也會殺我的。」

吳妮妮上前一步，低聲道：「小姐，既然知道終必成仇何不現在先下手……」

黑衣女搖搖頭，道：「我的仇人只是林元暉，與她無關，何必濫殺無辜。」

吳妮妮道：「但林元暉是她父親，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她豈會善罷甘休？」

黑衣女道：「我知道，可是，我只求能殺了林元暉，其他都不在意中。到那時，我願意給她一次公平決鬥的機會，各憑本領，作一了斷。」

吳妮妮還想再說，却被何老爺示意阻止，只得把已到喉邊的語，又嚥了回去。

黑衣女接着道：「何況，留她在咱們手中，既可辨認林元暉的替身，又可迫使郭長風就範，這不比殺她強得多嗎？」

吳妮妮乾笑了一聲，道：「小姐的想法，當然很對，不過，咱們總覺得還是不宜涉險進入紅石堡，萬一被人識破，後果堪慮。」

黑衣女笑道：「你們不是都承認她和我很像嗎？既然像，怎會被人識破呢？」

吳妮妮道：「老身的意思是，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黑衣女道：「這也容易，咱們可以用櫻兒作一次試驗，如果她都認不出來，別人也絕對認不出來。」

於是，向門口的春梅和秋月兩個丫頭抬抬手，道：「你們先把林百合送到隔壁去，準備更換的衣物，我隨後就來。」

兩名丫頭應聲走過來，抬起林百合。黑衣女又對吳妮妮夫婦道：「如果試驗順利，我就和櫻兒先動身，你們只須小心看守林百合，依原定計劃前往藥川等候消息就行了，事情能否成功，我都會設法跟你們聯絡。」

（未完）

雲風玉浮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單十二在禪源寺約門南池，除陰陽雙魔道約不能前往門場龍井外，郭老太祖孫，琴、玉二女和老鐵、羅漢均到場，雙方約定一搏三戰，負者任從宰割，首陣由南池出題，以木柴堆二小圈，各立一圍，縱火焚燒，不得發掌推撥柴堆，純以內功抗拒火力，柴圍堆好，羅漢發覺其中有詐，搜視之下，果發現其中有藏薰香春藥的柴枝，南池以詭謀敗露，赧顏認輸，第二陣由單十二出題，他命老鐵做兩隻木杯，老鐵應命，以掌緣削下二塊樹木，用內力逼乾水份，做成兩隻大小相同木杯交予單十二——

鐵掌降老魔

玉手刃親仇

單十二接過兩隻木杯，笑指天目龍井對南池道：「東西天目雙峯，因這雙峯之上望似『天目』的龍井而得名，井開已不知幾代，相傳井通龍宮，這雖是子虛之說，但泉出平地水香清絕却是真的，寺僧雖設有垂繩木桶，然未必潔淨，在下今願取龍井泉水與尊駕共嘗而消渴！」

內行廠的高手們，皆知井深難測，水距井口兩丈有零，這從寺僧所備井繩測知，單十二聲言繩桶不潔，想來是不用這兩般物件，那到要仔細看看是怎樣的取水品嘗法。

羅漢此時已將繩桶取下，放置一旁，單十二笑立井側，左手托着兩隻木杯，向南池微一點頭，南池站在單十二的正對面，中間隔着龍井，面色肅穆的注視着單十二每個動作。

單十二身形微弓，胸間似微波般起伏，右手五指平伸緩緩提與肩齊，猛地凌虛下按，井內無風與波，鏘鏘澎湃之聲不絕，適時下按的手掌猛地凌虛一抓一提一帶，一股水箭如噴泉般電射而出，高過井沿丈餘，單十二左手微震，雙杯平齊飛出，水注下瀉，雙蓋皆滿，指彈作聲，動力催動，一杯脫出水注飛向南池，右手五指一收，另一杯已握在掌中，哈哈一笑道：「微薄之技難登雅堂，總領班請盡此盞，遮余拙醜！」

水瀉之勢力有千鈞，木杯滿盛清泉，竟然隨心來去不洒點滴，南池心頭猛跳，面色頓呈敗灰，他經多見廣，非只驚懼單十二這手無與倫比的上乘牽引功力，更懾懷收發由心的準確火候，這第二戰休說是比，依樣兒畫葫蘆都辦不到，灰敗的面孔又加了羞紅，一對鷹眼閃光四轉，郭老太看出端倪，悄悄對琴、玉二姑娘道：「兩位姑娘當心留意，南池老兒敗羞成怒目光不正，不是要逃，就是又存了什麼歹毒心腸？」

兩位姑娘低聲管理會得，早已嚴密注意，這時南池已得主意，仰頭飲乾了木杯清泉之後，微笑一聲道：「單朋友，南池老來算是開了眼，這手功夫南池自承望塵莫及，認敗服輸，現在就煩請證人出第三場較搏的題目吧。」

單十二仁厚忠誠，明知南池無此功力，不再逼他相試，正要喚老鐵出題的當兒，玉姑娘已察着那張俊臉走到面前，自單十二手中取過木杯，半嗔半惱的說道：「琴姊早就渴了，有這麼多閒空去敬惡客，幹麼不先替琴姊取上一杯？」



看似玉姑娘在生單十二的氣，其實她是借這個工夫暗將內力提足欲藏不露，話講完後，緩緩將身探向井口，木杯放置井沿上面，雙掌悄沒聲的壓向井中，接着猛烈的向上一提，一片水花滾滾，大蓬寒雨銀絲騰起，左手順取井沿木杯注滿清泉，右手倏忽向大蓬銀雨飛絲一推，水簾洞開，玉姑娘穿身而出，身法如臨月仙子，美妙無雙，身上不濕半點水痕，人已到了琴姑娘面前，捧杯相敬。

內行廠一般孤風，見狀不禁人人震驚，南池老兒的凜凜尤甚他人，他只道赴約中敵者，除單十二外餘皆難敵自己，勝固不言，敗亦可通，夢想不到一位嬌嫩的女娃兒，竟然也有這般深厚絕的功力，看來敗逃怕亦不易，必須巧使毒謀或可求生於萬一，否則已方人手只怕皆難活命。

單十二明白玉姑娘是借此示威，叫內行廠的狐鼠們安份些，但私下也暗佩玉妹妹自獲寶笈功力猛進，為期甚暫竟達化境的苦修。

優老鐵說他像塊木頭，有時是一點不假，師兄施展神功，姑娘現出絕技，他都視如無睹，這時走近南池道：「我說優老小子，第二場你認敗了？」

南池冷冷地一點頭道：「不錯，請出第三題！」

老鐵哈哈一笑道：「優老小子真修痛快，第三題最簡單，咱們兩個人滾滾！」單十二聞言暗笑，那有證人和當事者動手的道理，才待開口制止，南池却已心喜若狂，他正不知道該怎樣才能全身而退，優小子自己送上門來，他認為若能擒獲

優老鐵，足以威脅單十二等人，看出單十二有制止之意，搶先說道：「證人動手真是有趣的事情，不知道這一戰算第三場呢還是另說另議外加的一場？」

老鐵從開始等到現在，早已不耐，揚聲道：「那有這麼多廢話，隨便你怎麼算都好。」

南池冷笑一聲道：「假如這一戰你敗了，怎麼說？」

優老鐵還真沒想到這一層，雖然自信敗不了，可是話總要講明白才行，猶豫了利那說道：「優老小子，鐵爺要是敗了，別人殺我不過問就是。」

南池不明白老鐵是實心眼，一着急就會說出大實話來，却認為優老鐵開自己的心，幾句不好聽的話才待出口，單十二一旁替了話：「尊駕鐵爺和師弟動手，勝敗單某願代負全責！」

單十二本是要制止老鐵動手的，見南池竟不知恥緊盯着老鐵，頓悟所以，才索與要南池自食惡果承諾下來。

郭老太趁此時機冷冷的問南池道：「姓南的，咱們的事何時了斷？」

南池彈笑一聲道：「憑妳還不配向南大人叫陣，等妳家南大人和單朋友把事了當好，自會找妳說話！」

郭老太不願和他賭狠鬥嘴，冷笑一聲道：「那我苦婆子就保佑妳活的長久些，免得我苦婆子這般難雪！」

南池揮手沉聲道：「現在妳退還！」郭老太沒再理會他，轉向優老鐵道：「鐵叔，（這稱呼是由羅漢而及雙珠關係而發）盼你能多疼雙珠這丫頭些，南池老

賊和我苦婆子仇深似海，動手時候千千萬萬留老賊一口半口氣，苦婆子和雙珠丫頭要手刃此賊。」

優老鐵不知為了什麼，郭老太這幾句平常話，在他聽來竟酸楚至極，悲傷欲泣，立即慨然而簡捷的點頭道：「老人家放心，老鐵準備留個帶氣的給妳！」

南池暗咬牙，冷哼一聲道：「空話人人會說，來，你說咱們是怎麼比？」

老鐵一挺胸道：「優老小子，要怎樣死憑妳挑！」

南池試探着要按步的行使自己的詭計，道：「和你動手，若比別的會叫人說我欺負你，俗語有『身大力不虧』這句話，咱們就比比氣力吧！」

老鐵簡單而乾脆的答應個「好」字。南池邁進一步，照預計而行，道：「咱們這一場共比三陣，硬功，舉重，內力，優朋友你怎麼說？」

老鐵道：「你怎麼說的我怎麼應，全算數。」

南池手指五丈外一塊丈餘大石道：「各以硬功打它一掌，以殘缺的痕跡的廣大深淺來論勝負。」

老鐵沒答話，却大步邁向巨石旁側，南池在話聲乍止後，和老鐵不差前後到達石前，雙方觀戰的人，也移步圍近，南池早已暗中提聚內力於右掌，轟地一聲暴喊，用「巨靈掌」中的「震天手」打向巨石！

一陣巨震傳响，碎石舞飛雲空，丈餘大石，硬讓他打去了三丈多寬尺餘深的一塊，聲勢端的威猛驚人，在場不論敵我

一是要留個看家的人，再者應該說他自知今朝一戰，是「五虎上將」的事，他無武可用，來作什麼？他沒來，羅漢成了沒人能管的小霸王，說話尖酸陰損，挖苦的南池由羞而惱轉恨，恨怒中，南池暴吼一聲撲近大石，提足內力揪拾巨石一角，很不含乎，被他揪起寸許，吐氣接連，又高了三寸，再接再厲，猛覺雙目一花，丹田一悶，知道不好，火速鬆手後退，雙手互探胸口，好半晌才恢復了原先的臉色，不過他已經腹內中傷只是一時不致發作而已。

老鐵到是有些佩服南池，能揪起巨石三寸，已不容易了，至少這次南池並沒有取巧，於是說道：「優老小子，看不出你還真有力氣，論年紀來說，這一陣你不算輸，咱們又打平了！」

南池緊咬牙關，沒開口，雙目噴射毒火，直盯着羅漢，羅漢嗤笑一聲道：「姓南的，空發狠是沒有用的，你叫七絕尊者，我是正牌的羅漢，陽間陰世，論公論私，你今天是輸定了也死定了！」

單十二看不過眼，低沉的喝令羅漢住口退向一旁，羅漢不敢不聽才閉上嘴巴。

南池與老鐵的第三場較搏，還剩內力一陣，輪到南池出題，他劃個大大圓圈，兩人左掌互抵，不准分離，各空出右掌以奇招相搏，出圈者負，主動撤離相抵左掌者亦負，老鐵立即應諾，單十二已知南池居心，不忍南池設阱自陷，有心點醒南池道：「且慢，適才舉重，尊駕不合先動怒氣，又強提真力，以單某看來，尊駕已受存氣內傷，這種掌相抵的內功拚鬥，似乎對尊駕不利，尚望再思再想。」

俱皆暗讚南池硬功了得，古稀高齡仍能出掌這般威猛，實是難得。

單十二却獨在暗中緊鎖雙眉，南池事先說過，首較硬功，現在竟暗合真力巧比劣性，更看出那種一向偷巧鄙卑掩人耳目的後天惡行，南池明知老鐵是單十二的師弟，仍敢心存僥倖掩耳盜鈴，實是欺人忘煞！

單十二只想到這一方面，那知南池之所以暗聚真力發掌是有心試探，試探單十二是否有足夠的搏鬥經驗和眼光，然後憑着這個判斷用作未來突施惡謀的張本，南池心存僥倖，希望單十二經閱不足，未能看破他暗聚真力之事，這難怪南池，世人遇事誰又不存有幾分僥倖之心，俗語所謂「作壞事的往好處想」，正是這個道理，等一朝事敗，後悔已嫌遲了！

單十二深知老鐵萬無敗理，優人性直，老鐵尤為莽撞，吃虧小虧多些經驗，上一次當學一次乖，所以故作未曾看出南池暗提真力，也沒有通知老鐵，只是冷眼旁觀。

南池在單十二神色上，沒發現任何可疑地方，不由自鳴得意，優老鐵可真買了火，直性人最信服的是事實，百思聖僧為當代第一奇客，所授藝業智仁勇兼顧，優老鐵所以能看出南池弄鬼，是憑自己的知識判斷，他認定南池若是硬功能到這般火候，內功牽引之力已足可和單十二相抗，如此則適才內功較技龍井吸水，就決不會藏拙認敗服輸，因此一掌擊石硬功的表現，必有毛病！

南池死星照命，却錯當單十二看出厲害有心維護老鐵，冷冷地答道：「事成定局，大丈夫生死何懼，不勞閣下掛懷。」單十二無奈一聲吁嘆，但仍轉對老鐵道：「師弟，存仁厚些！」

老鐵有了前鑑，生恐再受暗算，說道：「優老小子若守規矩，老鐵只守不攻就是。」

單十二別無可囑，道：「好，但不准殺人！」

老鐵點頭，南池暗中冷笑，自付道：「單小兒，只怕由不得你！」

羅漢看出端倪，悄悄對雙珠道：「是時候了，妳去問玉姑娘借劍吧！」

羅漢的是聰明，既知道老鐵的功力，又明白二叔的心意，郭家若想手刃南池老兒復仇，必須把時間變化等計算到分寸毫釐不差才行。

雙珠姑娘挨近了玉姑娘，低低數語，玉姑娘臉上帶笑，若無其事的把銀劍神刃插在雙珠後腰，神刃側斜，劍柄正齊右肘，取用極為方便。

此時，丈圓圈中，搏鬥已起！兩人聲明過搏鬥方法後，雙出左掌立即相抵，彼此上來各懷戒心，老鐵上過一次當，學到了一次乖，上來就封閉了重穴，提聚金剛佛火神功，果如諾言只守不攻，但已立於不敗之地。

南池七絕煞手陰力內斂，聚而不發待機而動！

一個不攻，一個不急，所以乍上來看似嬉戲般毫無妙處可言。

南池老奸，片刻之後緩緩將左掌的三

老鐵生平最恨偷巧的人，何況南池在羅漢渲染下，老鐵早已認定是個該死的壞東西，如今暗中搗鬼，老鐵惱在心上，却不說破，於是怒聲呼着，鐵掌暴起，擊向巨石的另外一角，老鐵是憑真功夫重手力，巨石被打出了個深七寸寬三尺有餘的痕跡來！

南池暗裏咋舌，現在他才明白，優老鐵的硬功最少比他高出兩籌，他雖是老奸巨猾無恥取巧，竟也不好意思說這第一陣是他獲勝，於是含混的說道：「論年紀火候，這一陣老夫自承是平手局面，如今比第二陣的舉重！」

老鐵嘻嘻一笑道：「第二陣是不是該輪到我出題了？」

南池已望不得是這樣，那第三陣正好又輪到他出題，陰謀恰好施展，遂笑着說道：「當然，咱們是輪流出題，這一陣該你。」

老鐵冷冷地接話說道：「優老小子你聰明，第二陣的舉重，誰也不能半途而廢，必須幹完了叫大家來公定勝負，那個中途偷巧認敗，他就是沒有命根子的鬼小子！」

南池想不明白優老鐵這番交待的用意，只好點頭認可，老鐵優笑兩聲又奔向巨石，他四邊看看，又試推了幾推，巨石重逾三千斤以上，誰能推得動它？

南池笑了，內行廠的鷹犬爪牙們也笑了，做笑聲震耳久久不歇，他們在笑優老鐵自不量力，除非霸王重生，李元霸再世，優老鐵能推動巨石，那是自找難堪！

真的是自找難堪嗎？未必！上眼瞧，

老鐵在眾人輕蔑的笑聲中，已奮起神威，兩膀凝聚一身真力，倏地揪起來巨石的一角，笑聲隨之立止！

再看，老鐵一聲「獅子吼」，雙膝頂住了揪起的石角，左手五指箕張，鷹爪重手金剛力，嘿！五指插入石腹中，右手霍地托住揪起的石角右端，巨石已搖搖欲起，場內鴉雀無聲。

突然一聲虎吼羅漢唱傳出，巨石飄起，過頂，旋轉，嘖的一聲天搖地動震响，巨石被老鐵拖於原處，歡呼掌者如雷鳴响動，久久不停。

歡呼及掌聲中，老鐵含着莊重的笑容對南池道：「輪到你了！」

南池早被老鐵神力驚的目瞪口呆，開言猶豫了好久才萬般無奈的說道：「神力無雙，世上何人能比，羞煞愧煞，南池只有認……」

老鐵並沒有攔他話鋒，只是含笑直視着他，是他自己驕地記起事前的話來，認敗服輸這次用不得了，當着這多人，他又怎能厚起老臉來，承認自己是個沒命根子的鬼小子呢？

話鋒一頓，哄笑四起，羅漢憤憤野火，這種機會怎肯放過，冷嘲熱諷的點道：「鐵叔可真叫損，姓南的伺候了一輩子那沒有命根子的人，臨到末尾，再把自己的命根子伺候去了，變成個實實在在的鬼小子，那多糟心，若叫我，就算舉不動石頭，石頭難道還碰不碎人頭嗎，一頭碰死也比落這份難堪強得多啦！」

簡雲自月前紅楓廬一戰重傷，傷是早已好了，但却變了性情，今朝他沒有來，

成內力撤掉，用意不外得機將殺手盡於右掌，他左掌真力一撤，老鐵立生感應，老鐵太過坦直，錯以為南池真如單十二所說已受存氣內傷，收轉真力是難支持，竟也將真力收轉，但因前次救訓，金剛佛火展佈到「少商」「魚際」兩穴，以防突然的襲擊。

狠毒萬惡天性原薄的南池，嘗試出老鐵竟也撤去真力時，明知優小子起了慈悲心意，他非但不感情德，反而陡與良機不再，若不下手又待何時的惡念，一聲譁笑，左掌心透發出十成蝕蝕陰煞煞功，右掌變爪，暴施化骨陰煞煞手抓下，端的是疾如閃電迅捷無倫！

老鐵驚覺一絲極寒陰氣自左掌心中射入，勁勢強過前次林某多多，少商，魚際兩穴所佈佛火竟自退，他不知金剛佛火真諦是乃自然之理，並非退失，而是正以不知覺間在化淨入體的陰毒，因之大吃一驚，全力催提佛火神功，失誤了對付南池右掌的襲擊機會。

巧的是南池也沒想到，老鐵會只顧左手陰煞入體的暗傷，所以他右掌變作爪式之後，並沒抓取老鐵的雙睛，也因爲化骨陰煞功力不論抓到何處，功效相同，前胸要比雙目近些，於是南池就直取老鐵前胸否則南池固然必死，老鐵只怕也難活命。

南池右手爪抓到老鐵前胸，蝕蝕陰煞穿透老鐵左掌心，和老鐵提聚金剛佛火功力，相等於同一時間發生，於是一聲裂帛响處，老鐵上衣全被撕碎，碎衣碍事，老鐵百忙中扯拋一旁，竟帶下一件黃光光亮晶晶的東西，隨殘衣破布飛墜數丈以外，

南池空門死穴，此地爲南池日夜有備將護受當的要穴，紅毛月牙飛刀排列空穴死處，實刀難傷，於是南池躲也不躲，靜待雙珠一刺無碍的剎那，轉身擒之！

說時遲那時快，銀鉗神刀已及南池肩胛，南池暗提餘力，準備當雙珠短刃刺中肩胛受阻阻滑驚愕的剎那，倏忽轉身以「鎖骨手」，相擒逼爲人質，豈料驚覺紅毛飛刀片片碎裂，失阻亡魂下，尺八短刃已入體尺許，空穴不容微物，南池一聲慘厲悲吼，七竅狂噴鮮血，身軀顛抖不已，直待血盡功散，這會爲一代巨盜又作奸宦鷹犬的黑道第一高手，方始魂斷命喪浮玉西峯！

雙珠事願達成，殺人滅血還是破題兒的第一回，凄呼一聲：「爸媽，阿爺，兩代血仇已報，南池老賊終於死在孩兒手中了！」悲呼凄聲中，撲伏地上。

怎知另一旁突然傳來一聲悲嘯，接着化作號啕大哭，哭聲震耳欲聾，原來竟是優鐵爺和郭老太！

郭老太自優鐵爺和南池拚搏，全副精神注意着南池，當優鐵爺甩落碎衣，帶飛出一物恰被郭老太接住，當時郭老太只是想暫代老鐵保管，候事了交還，不過人有慣性，東西接到手中，由不得會看上幾眼，誰知就這一看，竟使郭老太頓失心志，目瞪口呆如醉若痴，南池逃過她的身側都忘了追攔！

優老鐵自己身上甩落的東西，並不值錢，是一個用紫銅鑄成的小酒葫蘆，大僅八分，鑄造的很玲瓏，用一條柔軟而細的銀鏈穿鎖住，可以掛在貼胸，小葫蘆刻有兩

真機巧，郭老太人立於彼伸手接在掌中。

老鐵甩落敗衣，赤着上半身，慧光隱隱透體而出，怒目瞪着南池，南池老賊的化骨陰煞，被金剛佛火外彈之力撞回，只撕碎了老鐵一件上衣，五指反而震疼難忍，左掌透穿老鐵掌心的十成蝕蝕陰煞煞功，如投洪爐，非但不起絲毫作用，自己內力真氣竟消耗甚快，欲止不可，截之不能，頓時驚駭如大海崩舟，憶記單十二談吐間的暗示，恍悟林老二必係傷在優老鐵手中，林老二似乎當時尚有掙脫之力，而自己却已有此心而無此力了。

適時，單十二揚喝一聲道：「鐵師弟怎不聽話？」

優老鐵接口道：「這壞老小子壞透了頭！」話鋒一變，沉聲問南池道：「若不是我答應過別人留你一口氣，要不是師兄生了氣喝止我，壞老小子，我非制的你叫我老爺爺不可，現在放你半條生路滾！」老鐵左手揚甩右手承托，硬把南池送出兩丈，你說老鐵優，錯了，他不願真放南池逃生，叫雙珠姑娘失望，但又不能不聽單十二的話，於是存了機心，把南池震彈出去，竟正對着郭老太和雙珠姑娘的立處。

南池功力比林化春強厚多多，傷勢因之也重了許多，人被彈扔出來，老賊仍不慌亂，看出冤家攔路，所以他落地並不立即站起，寧願摔上一下重的，然後巧展十八翻滾側向飛滾出去三丈，才陡的縱起飛步而逃。

郭老太正當南池逃路，夫仇子債焉有不攔的道理，何況雙珠正在揚威嗚呼要老

奶奶就近出手。

怎料郭老太却像突然變了似的，只是緊握着自老鐵身上甩落下來黃澄澄的物件，直目不瞬的看着，大仇當前，孫女急喊，她竟不聞不見。

南池獲此意外良機，怎肯放過，腳步雖因內傷甚重而遲緩，却仍然勝過急撲到來的雙珠姑娘。

琴，玉二姑娘心裡着急，不由移步欲前，單十二手一伸，頭一搖，兩位姑娘只好恨然悻悻的止步。

雙珠雖已明白老祖母必是有重大的變故，但已無暇顧慮悲號一聲——老賊還我阿爺和雙親的命來！人已全力的撲上！

內行廠一干鷹犬，紛紛撤出刃刀，移動腳步企圖阻攔雙珠，單十二一步而前，肅色叱道：「單某攔阻師弟盟妹的原因，就表示出願意留南池一命，但郭家和他南池却有兩代血仇，何人胆敢妄阻人盡子女之孝？爾等立即退還，南，郭兩家事外人不得插手，否則真怪罪某無情！」

內行廠中鷹犬狐鼠，聞言噤聲，那敢妄動，此時雙珠業已撲近南池，成首尾之勢，南池本可由上山大路逃命，只苦在下有陰陽雙魔把關，難越雷池，後續逃生却須遠奔數十丈側斜山坡，適才被老鐵彈震出來，落身處離後山唯一的小徑甚遠，雙珠却正當直線，一走弓弦，一逃弓背，南池吃虧不少，所以在逃到山徑之時，雙珠業已到了他的背後。

按說已極危險，若在他後，必是應變或全力遠避避過後之一擊，南池老奸，聽出除雙珠外別無追襲敵者，他雖受重傷

一個雙珠還沒放在心上，並且暗中打算突地轉身向雙珠暴下殺手！

此時，雙珠霍地悄然探手自後腰拔出了銀鉗神刀，南池已有覺察，却未回顧，心中正思付着一條歹毒的惡計，他傷重，面對血海大仇，旁有無數高手爲冤家掠陣助威，通路被雙魔阻攔，這一切在說明若無奇跡難獲活命，奇跡只有一個，就是緊追自己不捨的雙珠，設能賣給這丫頭一個便宜，拼受點兒傷害，反手擒住對方，以這丫頭的生死交換自己今朝的活路，必可如願，他在這一瞬間決定了方策。

極惡之人的心胸和天性及作爲，往往令人無法瞭解，南池怎不多思考些，像單十二這樣料事如神，仁厚忠誠，待人以義的無敵高手，若不是確實知道雙珠姑娘是有獨手追趕的仗恃，又怎會放心到毫不聞問。

任憑玉妹妹怎樣小心，雙珠如何謹慎，借劍插劍之舉，早已盡落單十二眼中，南池內傷過重，七絕之技已難由心施展，雙珠寶刀在手，功力亦非下乘，追殺強仇或難免功，自保必無問題，內行廠其他高手不敢蠢動，後續只有一條通往「鐵心七賢」的道路，七賢已與單十二交成道義，斷然不會相助南池，有這種種原因，才使單十二安心的任由雙珠追殺南池。

南池自尋死路，竟想拚受微傷而誘擒雙珠，雙珠時已够上步數，悲叱一聲——老賊納命，金華閃處，尺八神刀全力刺下，刺處正是南池左肩胛穴！

這時南池若想像避，本極容易，只因已起惡邪念頭，巧又巧雙珠神刀刺處正是

一句。

「不錯！」老鐵點頭回答。

「我能！」郭老太身軀顛抖着道：「我能解釋出來這紫銅小葫蘆的來歷！」

「老人家快說！」老鐵面色陡變，急急追問道：「我是誰？」

羅漢和琴姑娘時已圍了上來，都以驚疑而期待的眼光看着郭老太。

郭老太強忍着傷懷道：「這紫銅小葫蘆是漢朝古物，也是我郭家傳千百件古董中的一件，長孫降生，起名繼業，才在原有的「善莫大於心正」左側，刻上「繼往開來業精於勤」八個字，傳說此物曾是漢高祖爲長亭時所佩，功能辟邪，所以由我親自繫掛在長孫頸間，十五年前爲逃殺夫仇家，將長孫及孫女雙珠寄養娘家，不幸子、媳又復雙雙喪命江湖，長孫繼志街頭貪玩竟被拐兒騙走，那時這小葫蘆就掛在他的頸上，若……」

老鐵夢寐以求家園身世而苦不可得，直爽人天性淳厚，情感淵深，十數年來的啞謎，一朝解破，不容郭老太話罷，已悲號出聲，郭老太也禁不住老淚傾瀉，祖孫緊抱一處大哭不止。

琴、玉二姑娘也心酸忍淚，只有羅漢優優地呆呆地木楞一旁，他苦在心裏，那裏是他的家？誰又是他的親人？

玉姑娘已收回了銀鉗劍，扶雙珠和胞兄相見，單十二吩咐內行廠的人，將南池屍體盡快抬走掩埋，郭家活在世上的人都團圓了，是件喜事，陰陽雙魔還在大樹王下守關，於是一行人動身回程。

行末十丈，老鐵突然問郭老太道：「

南池死了，阿爺和爸，纔早已過世，可是爲什麼結的仇，到現在我還沒弄明白，究竟……」

郭老太嘆息一聲搖頭作答，她雖然知道這些原因，但那只是自己的想象，即使想象屬實，南池已死，確切的內情已無法追察，世上多少不通的事，却被人們用「想當然」三個字定爲金科玉律，真理超然，真理永存固是不假，但事實真理而用想當然來作張本，却是世俗人的天性！

大樹王旁，奇怪的是竟沒有看見陰陽雙魔，再看那巨木偉幹上，有一大塊樹皮脫落，上面有陰陽雙魔以特殊陰功紫煞所刻留的指字，字是留給單十二看的，上面寫着——井氏兄弟突臨草廬，拂道簡雲，單哥兒速回！

單十二揮手削平樹上指字，兄弟情深，羅漢師徒恩重，一行人誰肯後人，個個提足輕功，飛般馳歸。

單十二功力最高，當先趕回，陰陽雙魔正在低低商議什麼，紅雲飛猿緊捧着一龍騰雲海「寶笈」，蹲在院中，一見主人歸來，歡嘯一聲撲抱上去，公孫子良搖頭而笑，一面遞過一張信柬交單十二過目，一面說道：「這東西忠誠無比，緊抱着寶笈就不鬆爪，我夫妻告訴他說已經沒有事了，牠就是不信！」

單十二笑了，撫摸飛猿赤紅長髮，一面展開信柬，上寫着——簡雲暫作人質，今夜三更，紅楓廬中靜候單朋友降駕一談。這信柬並未具名，但却畫了一支喪事用的掛幡，這正是喪門樞主井氏兄弟的表記！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在金山指點武當三老以三陽真火煉化身中寒冰真炁後，離開武當，借雷嘯天、桑祿、傅六官、婉兒、江瑤紅、羅湘梅僱舟北上，謝雲岳不想在途中惹事，一行七人均各化裝，這日舟抵夏口，謝雲岳化裝成一青衣老者，獨自前往黃鶴樓，驚見半半叟、四魔與蒼靈各據一桌，半半叟正向一紫臉漢子施眼色，紫臉漢子伸手入懷取出一小紙包欲向蒼靈施放無色無味毒藥，謝雲岳遂設法驚醒蒼靈，破壞了半半叟的陰謀，半半叟正欲發作，突有一白色小點，向他疾飛而來——

大魔華字低哼了聲，迅若電火五指飛向那白色小點攔去，一把接住，拿來一瞧，只是一團被揉搓成的白紙團。
饒華字是一功力絕頂的魔頭，也不由脊心冒出生氣，他知這團白紙定有蹊蹺在內，心靈上已有一種不祥的預兆。
他鋪開那團白紙，只見紙上寫着蠅頭小字！
「蠅屍劇毒，無味無色，君飲一口，穿腸化骨，百年彈指，人死何憂，惟其得所，樂在其中。」
下款「隱形客」三字，四魔半半叟皇甫嵩不禁面色大變，趕忙起身急急離去。

火焚助桀賊

計懲奸惡徒

藍面短鬚大漢不知高黎貢山四魔等人為何急急離去，但覺他們面色有異，只見他坐了一刻，徐徐起身，獨自一人走向樓下。

黃鶴樓下江水汨汨，中天一輪皓月，波光泛影，來往扁舟不絕，聲聲欸乃中送出靡靡管絃之音，景色幽麗不減於西冷，玄武。

月色清新若洗，黃鶴樓周近呂祖閣、張公祠、抱膝亭遊人不絕。

昭明太子墓柏森森，一塚隆巍，闕無遊人，月搖杯影中忽見一條人影疾馳而來，落在昭明太子墓前停住，微微吁了一口

氣。

這人正是黃鶴樓中紫面短鬚大漢，只見他吁了一口氣後，自言自語道：「宇文都主引狼入室，盡都是魅魍魎，頭指氣使，全都是瞧不順眼……」

驀然，一陣風送語聲，響生耳側：「瞧不順眼就別瞧，誰叫你聽從他人眼色施毒？」

他不由連打幾個寒噤，心中大生涼駭，四顧一望，只是涼風習習，枝葉微晃，那有半個人影。

不論他具何胆勇，此時此地也由不得疑神疑鬼起來，忖道：「莫非俺梁英禪今晚遇上了鬼麼？」

梁英禪在紅旗幫中人最豪爽方正，早已生出厭惡紅旗幫那種無法無天的勾當，無奈身受幫主八臂金剛宇文雷的大恩，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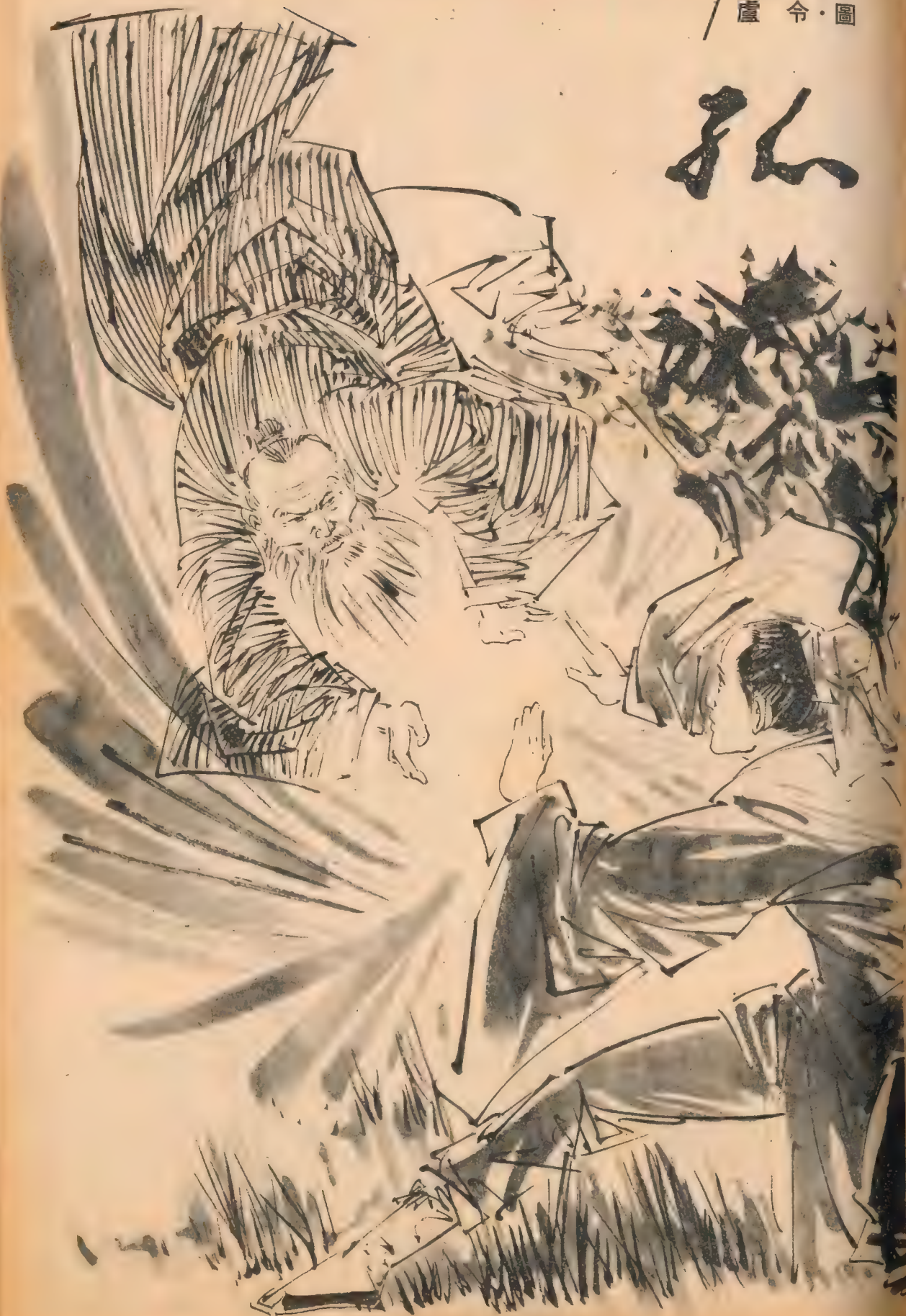
盟劍

孤

武陵子·文
盧令·圖



武陵子·文
盧令·圖



忍讓離。

他心存知恩當報之志，故願留在紅旗幫中不可自拔，然心靈上被蒙上一層暗影，每日在天天交戰中，只覺難予取捨。這時又是一陣涼風吹襲上身，由不得寒氣入骨，大喝一聲道：「什麼人在梁某面前弄鬼？」

話音一落，只聽得一人接口道：「有什麼人弄鬼，老朽自立在你身後多時，你耳目遲鈍不靈，怨得誰來？」

梁英禪大驚失色，回身一望，只見一青衣老者立在他身後不足五尺之處，目中神光，宛若電芒，攝魄奪魂。

不由驚得倒退一步，厲聲問道：「你是何人？為何鬼鬼祟祟藏在梁某身後？」

那青衣老者微微一笑，說道：「老朽說你耳目遲鈍不是，方才黃鶴樓上老朽就見過你。」

梁英禪不由憶起這老者就是那大拍大叫，語驚四座的腐儒，這老者語音一頓，又道：「這些且莫管他，老朽聽你是個血性漢子，寄人籬下已為人不恥，違背良知替人做些施毒絕滅人性勾當，難道你不覺內疚難安麼？」

梁英禪無言半晌，心中暗嘆一聲，徐徐說道：「江湖上捨命全交的人比比皆是，豈獨在下一人，何況宇文幫主對在下有恩，豈可臨危賣友，老英雄金玉良言，在下甚是心感，道不同不相與謀，請從此別。」

手拱了拱，腳下微動，即待奔去。誰知人才橫閃出了一步後，驀見面前人影一花，青衣老者却又阻在身前，不禁大怒道：「老英雄未免太強人所難，恕在下要弄了！」

雙掌猛出，破空風嘯，強厲無倫。青衣老者不閃不避，兩手電飛而出，眨眼之間，梁英禪雙腕已被扣住。

梁英禪不禁大吃一驚，奮力一掙，不掙還好，只覺氣血逆走，登時兩臂麻木不靈。

老者冷笑道：「想不到你竟如此冥頑不靈，空負有一身武功，用以濟惡，你難道不懼累及九泉之下祖宗之靈，以及後代兒孫麼？老朽這些話想必你也不聽，現老朽點上你三處陰穴，廢除全身武功，速歸紅旗幫傳話峨山二毒，老朽是他故交，請他們三日之內在黃鶴樓附近相見。」

梁英禪不禁胆戰魂飛，練武人視武如性命，忙哀聲道：「老英雄請勿下此絕情，在下每日也是憂懷難安，只是想不出善處之策罷了！」

老者微笑道：「如不點你的穴道，你歸去後難以見信宇文雷。」語聲頓了一頓，又道：「這樣吧，老朽點上普通穴道，暫廢除你的武功，你趕緊返回總壇，消個口信與峨山二毒，切忌誤人知道。」說着，右手一翻，兩指飛點在「期門」穴上。

梁英禪只覺全身氣血壅塞，氣逆不休，不禁張口吐出一口血痰，眼內露出恐懼之色。

老者見狀微笑道：「無須憂慮，只在十二時辰內趕至總壇，必不會廢命就是，你去吧！」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下要弄了！」雙掌猛出，破空風嘯，強厲無倫。青衣老者不閃不避，兩手電飛而出，眨眼之間，梁英禪雙腕已被扣住。

梁英禪不禁大吃一驚，奮力一掙，不掙還好，只覺氣血逆走，登時兩臂麻木不靈。

老者冷笑道：「想不到你竟如此冥頑不靈，空負有一身武功，用以濟惡，你難道不懼累及九泉之下祖宗之靈，以及後代兒孫麼？老朽這些話想必你也不聽，現老朽點上你三處陰穴，廢除全身武功，速歸紅旗幫傳話峨山二毒，老朽是他故交，請他們三日之內在黃鶴樓附近相見。」

梁英禪不禁胆戰魂飛，練武人視武如性命，忙哀聲道：「老英雄請勿下此絕情，在下每日也是憂懷難安，只是想不出善處之策罷了！」

老者微笑道：「如不點你的穴道，你歸去後難以見信宇文雷。」語聲頓了一頓，又道：「這樣吧，老朽點上普通穴道，暫廢除你的武功，你趕緊返回總壇，消個口信與峨山二毒，切忌誤人知道。」說着，右手一翻，兩指飛點在「期門」穴上。

梁英禪只覺全身氣血壅塞，氣逆不休，不禁張口吐出一口血痰，眼內露出恐懼之色。

老者見狀微笑道：「無須憂慮，只在十二時辰內趕至總壇，必不會廢命就是，你去吧！」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梁英禪極為費力的吐舌說道：「不知道老英雄如何稱呼，在下也好捎個信峨山二毒。」

老者沉吟須臾，方說：「你就說邯山故友，他們便知道了。」

梁英禪點點頭，拖着疲乏的身軀疾奔出去。

老者望着梁英禪身形消失後，不禁垂目沉思：「峨山二毒雖具毒名，性格乖張，但人却羽毛自惜，從不妄殺一人，他倆為何竟被宇文雷拉攏，做此絕滅人性的勾當？」心內反覆思量着，繼又轉念道：「只怕他倆不是情甘心願，內中定有什麼蹊蹺，且待他們來了再說。」正待舉足離去，忽聞人聲喝叱與凌亂步履聲，其中一人語音彷彿甚熟，不禁循聲望去。

只見月色之下，一條身影快步飛來，他閃身在一株柏樹之後，注視來者是些什麼武林人物。

七條身影在墓前停住，瞥見那是七個道人，一名正是自己在燕京打磨廠清風酒樓上，遇過的武當七道，那語音甚熟的却是松柏道人。

他不由心中驚疑道：「他們不在武當，來在此地做甚，自己在武當時却未聽見七道，莫非是雲遊在外未歸，尚未獲悉山中慘遭浩劫？」

只聽松柏道人沉聲道：「我們七人前住少林，逍遙客相率北冥三魔以及耶峽門下前來犯山，藍星師弟竟不傳訊於我們，七十二道觀大半被毀，這等剛愎自用，怎可身為掌門。」

另一道人說道：「師兄暫平胸中氣忿，藍星師弟有三位師叔支持，空說無用，反正我們也不貪心掌門之位，為今之計，只是我等要否與丐幫聯合，或逕奔紅旗總壇與北冥三魔和逍遙客比鬥。」

松柏道人搖首道：「北冥三魔與逍遙客功力精湛，我們七人非其敵手，紅旗總壇內天下羣邪大半均被網羅，他們豈能坐視我們尋仇不問，再過兩日三位師叔亦將來此，到時再作計議吧！」

忽聞一道人說：「青城道友葉少清約在此地見面，怎還未來？」

暮後起了一聲陰惻惻笑聲道：「葉少清人已在此，你們接着吧。」

一條龐大身形，從墓後甩拋飛出。武當七道一聽，便知葉少清已遭毒手，松柏道人長身一掠，將葉少清接住。

其他六道正待騰身掠去，忽聽一聲桀桀怪笑，笑聲中一具人影由墓後平平飛出，疾如離弦之弩，眨眼即至。

那人輕飄飄地望下一落，武當道士見那人形像，不由驚得倒退了一步。

原來來人形如殭屍，瘦骨嶙峋，身如長竹，散髮披肩，雙眼洞睜，遍射慘綠光芒，在這寒月墓地中見此怪人，分外可怖，不寒而慄。

松柏道人人大喝道：「你是何人，葉道友與你無怨無仇，怎敢下此毒手？」

那怪人目內綠光閃閃，陰森森地答道：「老夫北冥三魔門下勾魂神魔焦巫，葉少清本與老夫無仇，只因他無端辱罵老夫，老夫才打了他一記寒冰陰拳，想不到他竟禁受不起一掌。」

松柏道人一聽這怪物就是北冥三魔門下，不由一愕，問道：「葉道人在何處遇見尊駕？」

武當七道一見青衣老者轉身，同時彎腰稽首。

青衣老者身兒一晃，讓開大禮，口中連道：「不敢不敢，我與七位有過一面之雅，想必七位道長是為護送『無相金剛掌經』共赴少室？少林數位禪師可好？」

松柏道人等頓現驚訝之色，因為青衣老者形像陌生得緊，窮思苦索之下，迄未想起在何處見過。

青衣老者微微一笑道：「一元居士及胡谷蘭姑娘尚在少林否？」松柏道人頓時霍然而悟，知道面前青衣老者就是威震武林，負譽海內的怪手書生謝雲岳喬裝，忙稽首含笑道：「原來是謝少俠，貧道先就疑惑當今之世還有何人具此深厚之力，一元居士胡老前輩與蘭姑娘在貧道之前先一日離山，大概也是往夏口而來。」說時一頓又道：「敝派遭劫，金頂義救敵門三長老的人，想必也是謝少俠了？」

青衣老者祇微笑了笑，突然面容一整，似在凝耳靜聽。

武當七道見謝雲岳這種神色，知有所發現，但他們絲毫未曾察覺有異，須臾，松柏道人耳中漸聽得夜風悠悠中透着輕微衣袂帶動及足尖點地之音疾驟而來，不禁心中凜駭不已，付道：「無怪此人年才弱冠，武林震驚，僅就耳目聰靈而言，我們就望塵莫及。」

付念之間，夜月光之下，只見傍江懸崖之上，一條人影疾馳而來，迅逾飄風。這人來到近前，忽然身形放緩下來，在眾人面前一站，不聲不語，雙目逼人寒電不停地打量着眾人。

焦巫待劍芒距身一尺時，突然兩掌分甩，打出一片奇寒勁氣，震得七道長劍顫得一顫，人却冲天而起，半空中出聲喝叫道：「老夫賞你們九顆『五毒散火彈』試試。」

七道陡分身形，仰面只見勾魂神魔焦巫凌空旋了一匝，揚掌打出數粒磷彈，宛若流星飛射，電奔而來。

這數粒磷彈距七道端頂一丈高下時，突然碰在一處，發出爆炸音，呼地一聲，射出一片數十丈方圓的熊熊火焰，凌罩而下，尚帶着中人欲暈的毒味瀰漫播揚。

陡聞一聲大喝：「好怪物，怎敢造此大孽。」喝聲中，迅若電光地由柏樹後穿起一條人影，凌空推出雙掌，狂猛頓起，那「五毒散火彈」生出火焰立時被逼出，望勾魂神魔焦巫正望下壓的身形壓罩而下。

焦巫料不到變起非常，只見這掩天遮地的火焰向自己壓下，幾乎手忙腳亂，一個個倒翻，雙掌推出「寒冰真炁」推去。

物性相迥，寒冰真炁正是五毒散火彈的剋星，火焰遇上頓生出嘶嘶之聲，紅光趨弱。

但青衣老叟身形一沾地，又飛出雙掌，將火焰驟壓而下。

勾魂神魔焦巫只覺雙掌割痛如折，心胸宛若巨石重擊，那火焰狂捲而來，不禁怪叫一聲，縱身倒躍掠起。

他那裏快，火焰比他更快，身形才一躍出，火焰已將他全身捲來，禁不住狂叫出聲，滾翻在地。

眨眼之間，焦巫已滾出十數丈外，然而火焰不見熄滅，反愈旺盛。

只聽焦巫發出慘不忍聞激厲狂叫，愈來愈見微弱，翻滾之勢漸趨停止。

火焰頓時熄滅，只見焦巫已變成了一截黑炭，胸腹之間尚冒出一縷縷濃煙，中人欲嘔，腥臭之氣隨風直襲人鼻。

七道陡分身形，仰面只見勾魂神魔焦巫

七道陡分身形，仰面只見勾魂神魔焦巫

七道陡分身形，仰面只見勾魂神魔焦巫

七道陡分身形，仰面只見勾魂神魔焦巫

七道陡分身形，仰面只見勾魂神魔焦巫

七道陡分身形，仰面只見勾魂神魔焦巫

七道陡分身形，仰面只見勾魂神魔焦巫

七道陡分身形，仰面只見勾魂神魔焦巫

七道陡分身形，仰面只見勾魂神魔焦巫

另一漢子說道：「且慢，此處山坳，臨近那所大宅，並未佈設暗樁，其中分明有詐，這分佈樹叢中間的紅燈，大是可疑，它懸在手力不可及之處，顯然是誘人臨近發射，使人入伏，用心不可不謂之險毒。」

謝雲岳暗讀此人心思細密。這時三人又向謝雲岳藏身方向緩緩走來，以謝雲岳銳利的目力已瞧得異常清楚。

一人生像威猛，獅鼻海口，長鬚及腹，另一人五嶽朝天，雙睛外凸，繞腰濃鬚，尚有一人就是自己在太岳山中相遇的崑崙後裔小白龍萬天豪。

只見三人腳步又再停住，萬天豪道：

「小弟在離開太岳以後，自知天下能人甚多，小弟這身技藝猶若螢火之光，尤其是見那怪手書生岳雲神奧不測的身手，更怯於奔走江湖，逕自返山相求師長傳授鎮山劍學『乾坤三絕劍』，及大力鷹爪功，傲伴有成。但近月來，崑崙一派及華夏四惡門下與小弟鬥如水火，積不相容，處處尋仇，為他們暗算加害有八九人之多，師門尊長萬難相忍，風聞此次崑崙與華夏四惡亦被紅旗幫籠絡，師門尊長欲藉此一會，將他們連根剷除，掌門人現率師叔輩在奔來江夏途中，大約明後日可抵達。」

那生像威猛，長鬚及腹的中年人點頭答道：「如今武林魔道消，隱憂不已，若不早為之計，只恐來日武林之中，我等將無葬身之地了。」

另一五嶽朝天天中人帶着川音說道：「既然紅旗總壇設在大洪山下雲夢沼澤，

他們又為什麼在此處設此暗樁，未免畫蛇添足，若非是另有用意，則令人甚是費解了。」

小白龍萬天豪忽輕笑一聲道：「黃老師，小弟未明瞭以前，也着實費解，他們紅旗幫居心惡毒，將善用百毒毒藥崑崙二毒挾持來到主壇，極盡利誘威迫之能事，請崑崙二毒配製無形無色無味劇毒藥粉，派遣能手將這藥粉暗中襲殺赴會對方高手體內，令其無法施展全部功力，終被生擒，遂不知今晚黃鶴樓上，高黎貢山四魔等人亦為人下了毒去，嚇得胆戰魂亡，知被人藏破，於是將所有遺出用毒的匪黨召集此地，改弦易轍，一面飛報總壇。」

那姓黃的中年人，帶着驚異的目光問道：「萬少俠，你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的？」

萬天豪聳聳肩道：「方才在江邊，小弟捕獲一名紅旗匪黨，由他口中得知。」說着，忽然臉色一變，手朝樹叢間一指，詫道：「怎麼，紅燈突然增多了，這是何故？」

兩人聞言不禁一怔，抬目望去，果然如此。

謝雲岳亦不由一怔，他專心聽萬天豪說話，不禁疏忽一時，移目望去，紅燈比前增添了數十盞，只是懸在濃枝密葉中，透出一絲半綠濛濛的紅光。

各人心中驚疑不止，猜忖不出是何緣故。

小白龍萬天豪正要張口說話時，忽聞身後起了一聲冷笑道：「娃娃，你也胆子大了，竟敢窺視人家幫壇重地，有犯江

湖禁忌，趕緊離去，我老人家犯不着為了你們無知小輩要開殺戒。」隨風入耳，陰森懾魄，令人不寒而慄。

三人驚駭，倏然旋身掉首，只見是一身材乾枯瘦削的老叟立在兩丈遠處，目光有神有如電利刃，穿着一襲寬大無朋的白色長衫，可驚異的就是那身白衫在風中絲毫未曾飄動。

萬天豪打量了這老叟一眼，說道：「你是誰？這山坳大宅，是否就是你棲息之處？」

老叟乾癟的雙頰上浮起一絲冰冷的笑容，緩緩說道：「你們要知道我老人家是誰，那就立時死無葬身之地，這座大宅雖不是我老人家居處，但我……」

萬天豪忽截住老叟的話頭，說道：「既不是你的居所，那就無庸你來煩心，我們山巔賞月，並肩談心，也用不着你來管嗎？」

老叟聞言目中陡湧殺機，陰沉的低笑出自喉中，身形暴起，喝道：「小輩找死。」右掌迅如電光石火般拂出一掌，逼起一股碎骨寒勁，漫天匝地襲湧而來。

萬天豪早有備，自己話音一落，長劍脫鞘而出，沉肘一旋，舞起扇形劍幕，迎住老叟逼來陰寒氣勁，口中大叫道：「二兄速閃避遠處，免得誤傷。」

一接之下，萬天豪身不由己，蹬，蹬，蹬，倒退出了三步。

老叟大笑道：「娃娃，你也太自不量力了。」化拂為抓，捷如鬼魅飄風，五指向萬天豪手中長劍抓去。

豈知五指堪堪觸及劍身，萬天豪揮劍

動，直逼而來，胸頭宛如一塊鉛石重壓般，身軀連連晃動，不自主的退出兩步，腳下一沉，欲以千斤墜法紮穩步。

他那知青衣老者用出絕學「彌勒神功」卸壓二字訣，一式兩用，奇奧無比，只覺這片氣勁將全身束縛罩住，非但紮不住，而且護身玄陰真氣突破，五官窒塞得透不過氣來，面色立變。

萬天豪三人目擊青衣老者毫不起眼的一掌，能將宇內數一數二的魔頭制勝，不禁互望了一眼，暗暗驚詫不止。

只見魔尊者厲聲慘叫一聲，震得山谷迴應，喘喘不絕，突見魔尊者沖霄而起，拔起五六丈高下，轟然掉首，雙掌平胸壓下。

青衣老者暗暗心驚這魔頭委實不凡，深恐他這一聲鬼吼引來宅中羣魔，倏拾雙掌迎向擊去。

排空取雲的兩股巨勁一換，蓬的一聲大震，魔尊者身形望上一彈，又自電飛落地，欺身進掌。

氣勁連續相撞，發出一連串蓬蓬的巨音，四外山石橫飛，樹枝折斷，威勢實是駭人。

萬天豪等三人避在遠處觀戰，擔心宅中大宅羣魔出現。

轉眼，連續互擊了十數招，魔尊者人似瘋虎，毛髮根根戟立，兩眼暴射怨怒怒極神光。

奇招猛出，一式「蜜蜂戲蕊」，生起之字形劍浪，托着無數金花，逕削老叟抓來手臂，凌厲之極。

謝雲岳暗中讚嘆道：「萬天豪較諸太岳山中所見，劍式功力又精進了不少，只不知道老叟是誰？」

只聽老叟微噓了聲，撤腕縱身，凌空而起，轟然墜下，雙掌推出。

萬天豪清喝了一聲，手中劍平平旋起，極詭奇的連出三招，似緩却神速無比，只見劍光連閃，游晃不定，竟摸不出攻向部位。

令人驚異的是，老叟逼出陰寒氣勁，不但被卸向兩側分去，而且身形也被迫退一步。

萬天豪一式得手，不禁豪氣頓增，迅疾無比又起一式，逼得老叟連連退後。

謝雲岳暗道：「這定然是崑崙嶺山絕學『乾坤三絕劍』，果然威力不凡，但這老叟掌式怪異，諒必為一久未出世的魔頭，想傷他却不容易。」

果然不出謝雲岳所料，老叟驀然閃身飄出了四五丈外，喉間忽發出桀桀怪笑，聲播夜空，在這荒山月夜下，令人不寒而慄。

良久笑定，老叟目中凶光迸射道：「原來你這娃娃是崑崙門下，你以為乾坤三絕劍法可難倒我老人家，那你就錯了。」說着飛快絕倫欺身而上，寬大袍袖齊拂，氣勁湧湧而出，沙飛石走，威勢駭人。

萬天豪立覺長劍沉滯乏力，猛感被這陰柔剛猛潛勁震得手腕一軟，長劍脫手飛出，身形竟被捲起，沖上半空。

無法發覺得開，右臂登時一麻，右肘「曲池」穴被指扣住，頓感自己發出的掌力逆收了回去，胸口一陣震盪，張口噴出一腔鮮血，目中神光轉為黯淡。

青衣老者忙向萬天豪等道：「三位請隨老朽來。」五指一帶，魔尊者腳步輕浮，身不由主地跟隨青衣老者向一崖角奔去。

萬天豪知青衣老者說話必有用意，三人隨後奔去。

這處崖角，林樹繁厚，濃枝密葉，月色不能透入，幽暗異常，多好的目力，亦無從被人發現。

青衣老者扣住魔尊者進入樹叢之內，魔尊者口中嚙不能聲，渾身氣力散失，眼中露出極其驚悸與憤怒之色，無奈身已被制，概不由己。

魔尊者此刻的心情，悔恨交迸，屈辱較身死猶過百倍，可想而知。

青衣老者飛手在魔尊者「精絕」穴上硬戳了一指，只見魔尊者頹然無聲倒地。

萬天豪三人看得不由一凜，忽見青衣老者手向外一指，三人投目望去，嶺脊上現出十數條矯捷的人影，在方才交手拚搏之處停住，逗留片刻，又倏然四散窺視可疑之處有無發現。

但見數十人分而復聚，走近崖角林外，只聽其中一人說道：「我說我們堂主有點失策，聽信什麼八步趕蟬皇甫嵩之言，設下紅燈箭坑之計，誘人入伏，明暗椿一律撤入大宅中，非經命令，不得妄動，如今強敵到來，自己還藏在鼓中，據嶺上現時形勢看來，分明已經過一場激烈的拚搏

這時萬天豪翻身立起，與兩同伴立在一起，聞言不禁大驚失色，暗幸魔尊者對付自己未竟全力，不然必遭毒手，惴惴為青衣老者擔憂。

青衣老者聞言似乎怔一怔，默然無聲久之。

夜風如吟外，只覺這山峰之上空氣凝

忽地——

一株大樹之後，一條快得出奇的身影斜飛穿空騰起，在老叟及萬天豪之前趕到，右臂將萬天豪護住，左掌輕輕望外一送，身形頓時飄飄落地。

老叟立時呼得一聲，似風車般倒飛墜地，目露驚疑光芒望了來人一眼。

只見是一青衣老者，含笑望着自己。不禁冷笑道：「你知道我老人家是誰？竟敢輕將虎鬚！」

青衣老者極其鄙視地望了他一眼，若無其事般微笑道：「彼此而已，你也不知我老人家是誰，居然大言不慚！」

對方頓時被激怒得鬚髮怒張，喝道：「料不到我長白魔尊者開殺戒應在你的頭上。」

這時萬天豪翻身立起，與兩同伴立在一起，聞言不禁大驚失色，暗幸魔尊者對付自己未竟全力，不然必遭毒手，惴惴為青衣老者擔憂。

青衣老者聞言似乎怔一怔，默然無聲久之。

夜風如吟外，只覺這山峰之上空氣凝

萬天豪兩同伴齊齊大喝一聲，各持兵刃騰起猛勢而出。

老叟望也不望，左袖望下一拂，身形毫不停頓，反自加速往萬天豪撲去。

兩人呼得一聲，被老叟拂袖大力震下地來，只覺腕臂奇痛欲折。

眼見萬天豪險到毫髮，轉瞬便要被老叟傷及，不由驚叫得一聲。

忽地——

一株大樹之後，一條快得出奇的身影斜飛穿空騰起，在老叟及萬天豪之前趕到，右臂將萬天豪護住，左掌輕輕望外一送，身形頓時飄飄落地。

老叟立時呼得一聲，似風車般倒飛墜地，目露驚疑光芒望了來人一眼。

只見是一青衣老者，含笑望着自己。不禁冷笑道：「你知道我老人家是誰？竟敢輕將虎鬚！」

青衣老者極其鄙視地望了他一眼，若無其事般微笑道：「彼此而已，你也不知我老人家是誰，居然大言不慚！」

對方頓時被激怒得鬚髮怒張，喝道：「料不到我長白魔尊者開殺戒應在你的頭上。」

這時萬天豪翻身立起，與兩同伴立在一起，聞言不禁大驚失色，暗幸魔尊者對付自己未竟全力，不然必遭毒手，惴惴為青衣老者擔憂。

青衣老者聞言似乎怔一怔，默然無聲久之。

夜風如吟外，只覺這山峰之上空氣凝

奔馳，他爲着不露痕跡，脚程時快時慢。他走進一家酒樓，向一副空座頭坐下，喚來幾味時鮮吃着，寥寥三兩食客，醉醺醺地高聲談笑。

忽然有兩騎在酒樓前停住，騎上人落鞍進入在謝雲岳座旁坐下。

謝雲岳抬目望去，只見是虬髯漢子及一生像英俊的少年，背上均插有長劍。

這虬髯大漢雙眉微蹙，似不勝痛苦，但強自抑制着，少年不勝憂惶，謝雲岳付道：「這兩個人似乎不是紅旗匪幫，但爲何如此神情。」却見少年向外頻頻盼望，更是心內疑重重。

店夥趨了過去詢問兩人要何酒菜。

虬髯大漢雙眉一振，朗聲說道：「有什麼上好時鮮，拿手好菜，挑幾味送上，再來五斤竹葉青。」

店夥略略應聲離去，少年悄聲道：「何大叔，你打聽得往嗎？」

虬髯大漢瞪了少年一眼，低聲喝道：「青侄，你真少不更事，這點傷要不了命，你空自形於顏色，引人疑心。」

少年俊臉一紅，垂首不語。

大漢意有不忍，便低笑道：「還有三十里，就是雲夢縣城，屠龍老前輩說好在東郊呂祖廟會面，這點毒傷，請他老人家治療，不算一回事，青侄，你無須爲愚叔擔憂……」

少年軒肩一笑，店夥已送來酒菜，大漢止口不語，執起酒壺，斟了兩碗酒，咕咕嚕嚕飲了兩口，舉箸挾菜入嘴，豪邁之極。

兩人語音甚微，但謝雲岳聽來字字清

嗎？

謝雲岳冷冷答道：「紅燒團魚，炸蝦球，再來三斤竹葉青。」

店小二諾諾連聲，心內感覺異常詫異，天下竟有連續進食的人，然而開的是飯店，講究是多買多賺，其餘的事是多餘的關心。

須臾，那三道兩俗帶着一臉悽悽的神情走了進來，這只有謝雲岳心內明白。

那兩俗中除了紅巾紫額姓魏的漢子外，是一矮胖五旬老者，兩眼瞪得滾圓，氣憤憤的道：「中原的人都是鬼計多端，既然叫陣，又不敢現身，看來，中原人物品格又遜我們漢北豪爽多矣！」

他這句話太形容過甚，三道面色陰沉不語。

紅巾紫額漢子忙笑道：「余老師話雖然不錯，但不可一概而論，這武林之內，本是詭異波譎，變幻不測，倘盡如余老師這等豪爽肝胆，則武林紛爭不平也自然平了。」說着，哈哈一笑，又道：「這些無關重要之事，用不着多費心，既然這人無胆，就當做狗吠好了，來來來，在下要敬酒三杯。」

謝雲岳鼻中微哼了聲，只見一面色紫黑，雙目眯成一綫的道人說道：「聽說貴幫宇文幫主竟將他的師尊薩多和陀請來，這位西竹高僧武功深奧，號稱無敵，難道巧幫約請助拳的人，竟有這麼厲害麼？」

紅巾紫額漢子一臉詭笑道：「諸位老師不明內情，難怪有所猜疑，敝幫主目的不在外患，却在內憂啊！」

那道人忽地睜開雙目，懾人神光暴射

嘶異常，心中暗暗付道：「這大漢不知受了什麼毒傷，暗自掩飾着，又不急急趕路求治，大概有什麼顧忌，與自己一樣，恐引起匪徒疑心，易招殺身之禍……他所說的屠龍老前輩，莫不就是與一元居士胡剛齊名的屠龍居士蔣太虛，若然是他，自己却要見識見識，他那獨步海內的五十八招屠龍手法……」

店外又進入五人，三道兩俗，據案而坐，大聲談笑，意興飛揚，旁若無人。

其中一紅巾紫額，目光陰鷲的漢子道：「這家酒樓小弟常來，所選菜肴到也清新可口，小弟負責接待，如三位真不忌葷腥，叫他們泡製幾樣小弟認做最拿手的菜如何？」

一長鬚至腹，背插着雲帶的道者答稱：「貧道們不忌葷腥，只是不好讓鄰香主破費。」

目光陰鷲漢子道：「理當如此。」招來堂倌吩咐了幾句。

謝雲岳暗注那三道兩俗形像，暗說：「那紅巾紫額漢子顯是紅旗幫禮賓香主，其餘三道一俗不知是何來歷？」

但聽紅巾紫額漢子微嘆一聲道：「如今敝幫正是風雨飄搖之秋，岌岌可危，虧得諸位老師仗義，不辭跋涉，全力支持，這種隆情厚誼，令人感佩，在下謹代宇文幫主敬一杯……途中范香主不知受何人暗害身死，在下詳察傷痕，顯示爲人重手法震斷心脉所致，但是范香主那柄五毒爪鏢上沾有血污，對方亦必負傷，諒逃不出數十里之外，又不可不防患未然，故而不惜萬里傳信，將薩多和陀大師請來。」

道人驚詫問道：「不請自來的是些什麼人？」

紅巾紫額漢子道：「北冥三魔，逍遙客，長白魔尊者，高黎貢山四魔，半半更，黑白雙怪，還有一些江湖久聞其名的綠林怪傑……」

那道人呵呵大笑說：「武林之內邪魔皆已到齊了。」

謝雲岳忽覺那少年神色微變，大漢夷然自若，酒到碗乾，就知大漢是中途手斃紅旗幫匪，肩負了毒傷。

轉眼望去，只見長鬚及腹道人畧一沉吟道：「這種掌傷，與武林各大門派所宗的毫無相同之處，外表無損，只顯出極淺的掌印，其實內臟俱碎，方才貧道也曾思付很久，只有一人練有這種掌力，就是三十年前名震一時屠龍居士蔣太虛，不過范香主之死並非蔣太虛所爲，因爲傷痕顯示火候不夠，尚可見淺印，對方如不是蔣太虛門下，就是蔣太虛私淑傳藝之人。」

謝雲岳暗暗點頭，微驚這道人好銳利的目力。

眼角轉處，虬髯大漢面色突變得慘白，冷汗如雨，雙眉微微顫抖着，但仍強自支持身形不倒。

那少年只急得六神無主，又不敢妄動的目力。

謝雲岳亦深感棘手，他敬佩虬髯大漢強毅，不禁油然而起同情之心，腦中靈機一動，從懷中取出一錠銀放在桌上，大步走出。

三道兩俗座頭臨窗，窗外植有一株古松，將陽光遮沒，微風起處葉影婆娑。

忽地——

窗外隨風飄入冰冷的語聲道：「牛鼻子，你敢妄論屠龍手法，快出來受死！」

五人登時一怔，紛紛立起怒喝出聲，各各雙眉一振，疾如閃電穿窗而出。

幾乎在同一時間，謝雲岳又大步而進，若無其事把一粒藥丸放在大漢面前，低喝道：「快服下，可治傷毒。」

「但等敝幫主走近時，其中一道突然睜開雙目，射出精芒如電，緩緩伸出右掌，敝幫主只覺有一片無形滑動過來，身不由主地退出三步。」

「敝幫主大爲驚異，立時生起一個念頭，建幫不久，萬不能樹強敵，便說出此來本意，請二道長協助建幫。」

「那道人答道：『你要在此雲夢沼澤建幫，貧道絕不阻擾，但需應允貧道三個條件。』」

「敝幫主就問三個什麼條件，那道人道：『首先須將他們道觀五里方圓之內，列爲禁區，任誰不得妄入，就是幫主也不例外，妄入者死。其次不得暴露他們兩人形跡說在此雲夢沼澤內潛隱。最後就是在此雲夢沼澤區內不得有殺生害命之事。敝幫主條件應允，最初數年平穩相安，但近來本幫所擒仇家，禁囚總壇刑堂地牢，往往無故失踪，連追踪線索均無，幫主就疑心是他們所爲，便遣人以禮求見，然而所派去的人不是斷肢，就是殘腿，最後幫主忍無可忍，親身前往，不想兩道冷漠異常，道出當年與幫主約法三章，兩不相涉，幫主盛怒之下，出手拚搏，怎奈兩道武功詭奧異常，不敵而退，臨行之際，兩道竟出冷語諷刺之言，說是紅旗幫如敢再騷擾他們道觀，便是紅旗幫瓦解之日，縱目當今武林，堪受他們一擊之人，也寥寥無幾。幫主既伸量他們武功，腹中自然有數，知他們所說並非虛語，是以薩多和陀大師請來，意在對付他們。』」

那長鬚及腹道人突然站了起來，逼視着紅巾紫額漢子，說道：「魏香主，你

身形畧未停頓，又在原位坐下。

虬髯大漢及少年聽得窗外語聲，不勝驚疑，及至謝雲岳走入飛快地放下藥丸，不禁恍然大悟，這人有心想助，毫不遲疑，將藥丸服下。

只覺一股芳香熱流，剎那間密佈全身，肩上傷痛立時消失，真元比受傷前更爲充沛，知爲珍奇靈藥，心內暗暗感激。

那少年向謝雲岳凝望着，只見謝雲岳滿臉病容，黃蠟蠟地毫無生氣，兩眼黯淡無神，嘴脣就着碗沿，淺淺啜飲，面向着店外，對自己兩人，不置一眼，心頭甚感奇怪。

立在旁側的店小二，也付測不出謝雲岳爲何去而復轉，他正想去收拾碗盞，及謝雲岳放在桌上那錠紋銀之際，却見謝雲岳又大步邁入。

令人訝異的是，謝雲岳竟不向自己坐的桌上走去，却繞過虬髯大漢那張桌面，可是，他沒聽出謝雲岳放藥丸的舉動及語聲，因爲被隔着一張桌面醉酒喧嘩聲所掩沒。

謝雲岳這種莊稼粗糞裝束，在別處可能引人起疑，尤其是出手大方，一錠白銀至少也有五兩，當時食用便宜，最多有五錢銀就盡夠了。

但是在這雲夢沼澤轄境之內，紅旗幫來往頻頻，奇事異跡司空見慣，何況紅旗幫在這區域相約不得侵犯民衆一草一木，這正是兔子不食窩邊草，是以多年相安無事。

店小二也懶得多想，走在謝雲岳面前，哈腰笑道：「客官，可要添點什麼酒菜

可見這兩道人麼？形像長得如何？」

紅巾紫額的漢子經他一問，立時怔住，只覺他這句話大不尋常，緩緩說道：「那兩道人，只有敝幫主見過，其餘的人連面都沒見上，就殘缺一肢一腿，在下不便虛妄臆測，莫非含光道長知道這兩人來歷麼？」

長鬚及腹道人也不作答，只閉睛思索一會，緩緩坐下，目光移向其餘二道說：「難道是本門那兩個老不死的……」說至此處，目光突泛出冰冷寒電，望謝雲岳瞪着。

原來謝雲岳聽得紅巾紫額漢子說那兩道人自稱當今武林之中，甚少堪他一擊之人，不禁心頭微微一動，又見這長鬚及腹道人神色有異，更是生出好奇之念，由不得轉面望去。

這長鬚及腹道人說話之際，忽覺謝雲岳神情大異常人，語聲倏然中止，雙目逼視着他。

謝雲岳和他目光一觸，趕緊別面，若無其事般端起酒碗，仰飲了一口酒。

微風颯然，那長鬚及腹道人却已迅速閃電落在謝雲岳的身側，吐出冰冷語音道：「你望着貧道是何用意？」

謝雲岳似張惶不慮有此，目光一接，打了一個寒顫，一口酒含在口中尚未嚥下，噴了出來，哎呀怪叫，座位傾倒，人也跌了下去。

那口酒噴了道人滿臉都是，道人瞪着雙目射出怒光，只是發作不得。

原來道人發覺謝雲岳是個毫無武功的人，那口噴出來的酒一絲力道都沒有，深

謝雲岳鼻中微哼了聲，只見一面色紫黑，雙目眯成一綫的道人說道：「聽說貴幫宇文幫主竟將他的師尊薩多和陀請來，這位西竹高僧武功深奧，號稱無敵，難道巧幫約請助拳的人，竟有這麼厲害麼？」

紅巾紫額漢子一臉詭笑道：「諸位老師不明內情，難怪有所猜疑，敝幫主目的不在外患，却在內憂啊！」

那道人忽地睜開雙目，懾人神光暴射

恐傳揚出去，說他欺侮一個手無縛雞之力
莊稼粗漢，站在那裏，走也不是，不走也
不是。

紅巾紫額的漢子，走了過來，向道人
陪笑道：「無知之人，道長犯不着爲他惱
怒。」

道長哼了一聲，趁機下台，緩緩走了
回去，那紅巾紫額漢子，望了倒在地下的
恐駭驚懼的謝雲岳一眼，隨着道人身後走
回。

虬髯大漢及那少年，眼見道人身法奇
快，就知這道人身上有卓絕的武功，深恐
謝雲岳不是對手，少年不禁義憤於色，正
待立起出手，却被虬髯大漢眼色制止，眼
看謝雲岳倒了下去，不禁怔得一怔，繼而
大悟，是謝雲岳故意做作，以免被他們疑
心。

只聽得紅巾紫額漢子道：「這事久爲
敝幫秘密，不得外洩，但如今已不再成爲
一件秘密了，所以在下敢在這酒樓暢言無
忌……」

突然那長鬚及腹的道人阻住鬚頭，道
：「魏香主，煩請帶引貧道去至那道觀一
行如何？」

紅巾紫額漢子大爲作難，但終於答道
：「那在下實不敢犯敝幫禁條。」

三道兩俗霍地離座，向店外走去。

謝雲岳這時已顛巍巍爬了起來，喃喃
咒罵，在五人離去片刻後，向店外邁出。

虬髯大漢向少年急道：「咱們走。」

隨手扔了一錠銀子在桌上，急急閃出。
陽光照耀大地，連綿無盡崗陵，挾着

一條狹窄的山道，呈現一片金黃之色，只
見那三道兩俗望雲夢方向疾馳而去，身形
似豆，愈遠漸小。

滿臉病容莊稼粗漢却不知踪跡，不由
大爲驚異，少年走了出來，亦是一愕。

虬髯大漢嘆一聲道：「這位真是玩世
不恭，風塵異人，竟無法叩謝他賜藥全命
大德！」說着，解了繫馬的韁繩道：「我
們也走吧！」

雙雙一躍上馬，雲飛電掣奔去，馬後
捲起一股黃塵滾滾蕩蕩，似雲似霧。

兩匹馬如飛的轉過兩個大彎，虬髯大
漢不禁噫了一聲，只見那長鬚及腹的道人
靠在這旁一株樹幹上坐着，汗流滿面，尚
有一道蹲在一側兩手推拿這道人的腰脅各
大穴道，顯然是受了人家暗算無疑。

其餘三人却不知所踪，虬髯大漢與少
年暑駐馬瞥了一眼，又不顧而去。

才馳出未及數丈，道旁山坡上忽疾瀉
下來兩條身影，捷如鷹隼。

兩騎驟然受驚，揚起前蹄，昂首同聲
長嘶，騎上兩人飄身落地，抬眼望去，却
是那紅巾紫額大漢與那矮胖老者，目光灼
灼瞪着自己兩人。

虬髯大漢怒道：「尊駕何事阻住在下
去路？」

紅巾紫額漢子面目一沉道：「閣下可
曾見得暗算腔啗含光道長的風聲？」

虬髯大漢怔得一怔，繼而放聲大笑道
：「尊駕與那位道長同行，尚未見得，試
想在下兩人離得這遠何從見過，這不是問
道於盲麼？」

紅巾紫額漢子搖首道：「閣下誤會了

，我指的風聲就是方才在酒樓中，那面色
蠟黃莊稼粗漢，噴出一口酒後趁機暗算，
含光道長當時未曾發覺，途中猛感『期門
』穴下真氣受阻，呆滯不能運行，閣下出
來時，定然見得風聲，故而動問。」

虬髯大漢暗中心驚，面上不露形色，
笑道：「這個暗算？在下實在不信粗獷病漢
有此功力，暗算腔啗含光道長，不過病漢
先我們離開，却無法瞥見他向何方走去。

「說時，雙手一抱拳道：『在下還要趕赴
雲夢友人之約，容再相見。』與那少年掠
向道旁嚼草的兩騎之前，一提韁繩，便要
縱身上騎。」

忽見矮胖老者雙肩一振，捷逾飄風般
在馬前落下，口中喝道：「且慢！」

少年不由氣往上沖，邁前兩步劍眉一
剔，厲聲喝道：「你這是做甚麼？一再相
阻，有心故意生事不成？」

矮胖老者目光瞥了那少年一眼，
滿臉鄙視之色，冷冷說道：「娃娃，老夫
向你大人說話，站開些。」右手一拂而出，
一股猛烈無倫的潛勁，往少年逼去。

少年微一錯步閃身，讓開掌力，左手
兩指一式『流星奔月』，迅如電光石火般
向矮胖老者腕脈殺去，非但快絕無倫，而且拿
穴奇準。

矮胖老者不禁暗暗吃驚，猛撤右掌，
不料虬髯大漢見他無禮欺人，一掌振腕飛
出，口中怒喝：「好個狂妄無禮的老賊，
竟敢出手欺人。」

那矮胖老者撤回右掌又出，兩股潛勁
一捲，兩人齊皆退出兩步。

紅巾紫額大漢飛躍上前，大叫道：「

唐老師……」
矮胖老者哼了一聲，接口道：「魏香
主無須勸阻，今日老夫要教訓教訓這兩個
眼高於頂的人。」

紅巾紫額漢子不禁憂形於色，閃在一
旁。矮胖老者目泛怨毒，寧笑道：「老夫
有生之日，今天才有人敢面叱老夫老賊，
事雖無知，也需殘去一肢一腿，累予薄懲
。」語音森冷，聽來不寒而慄。

少年望了虬髯大漢一眼，朗聲大笑道
：「大叔，今日可算長了見識啦！居然撞
上這大言不慚的人。」

矮胖老者氣得一臉發赤，目湧殺機，
暴喝一聲道：「娃娃，你也不知老夫是誰
？老夫百步拘魂唐泰，向例手下無全屍之
輩，念在事出無知，自殘一肢好了。」

這一自報姓名，少年與虬髯大漢面色
倏變，要知四川唐門善使百毒，著稱武林
，這唐泰不僅是毒器出手奇絕，無法可避
，而且一身武學也淵博浩繁。

兩人心中凜駭之際，忽聞不遠處隨風
傳來一朗朗笑聲道：「連台好戲，不可不
瞧，反正四川唐門今日場台丟臉已經丟定
了，娃娃，這有什麼遲疑的，以你那身武
功，還怕唐泰不成？」

衆人心中一驚，循聲望去，只見一身
着紅葛色長衫，短山羊鬚老者倒懸在一株
白楊樹枝上，露出兩截毛茸茸的脛骨，打
秋千般來回晃動着，臉上帶出詭秘的笑容
。少年與虬髯大漢眼露喜色，百步拘魂唐
泰與紅巾紫額漢子心頭大大一震。

這老叟既未見其來，又未聽出半點聲
息，來人輕功超絕可知。

（未完）

最新出版 新派武俠小說



正是：

都是：

家家阿彌陀！處處觀世音！
江湖的風險！巨測的人心！
都市中巨惡！社會中敗類！
陰、狠、毒、辣，致使多少人喪生！
酒、色、財、氣，弄得人傾家蕩產！

革新再革新！
進步再進步！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電話：484221-4



名作家的心血結晶

最動人的構思

寫出了青年人的心聲
刻劃了青年人的苦悶
剖視了各階層的人生百態

陸續搬上銀幕

經已出版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綫)